

EVA Fanfiction

福音同人



声明：

本合集中作品由网络资源整理，整理者不具有 Evangelion 相关版权，如果原作者及相关版权方提出建议，整理者愿意对本合集中相应内容进行修改、增补、删除

Die besten Wuensche

2021. 1

目录

明日香，真嗣，和千纸鹤.....	3
善举 (Acts of Kindness)	10
逐风者 (Chasing the Wind)	54
当她微笑时 (When She Smiles) (节选)	117
花语	130
光	138
相聚	146
珍惜	154
真心	200
觉醒	204
幻想	239
Dim——黎明	242
Beautiful world (节选)	253
Asuka, will you dance with me?.....	262
Shinji, will you dance with me?	282
Go back to sleep, precious.....	300
Sing this corrosion to me	307
I mustn't run away	313

明日香，真嗣，和千纸鹤

原作：Random1377

翻译：ileva（不是我翻的哦）

“我恨你！”

明日香打开家门，竟从厅里听到自己在两天前的恶毒话语。

“我不在乎！我仍然爱你！我会永远爱你！”

“你在看什么玩意？”明日香走进厅里，“又是肥皂剧？”

“呃？”真嗣扭过头，一看到她的阴沉的眼睛就躲开了。“我没真的在看，只是……让它开着。”

电视中的女主角扑到男主角的怀里，哭着说并不是真的恨他。明日香一看到这个，眉头皱的更深了。

“把这垃圾关了。”她嘟囔着从沙发上拿起遥控器，按下开关。

真嗣还是头都不敢抬，明摆着害怕再激怒她。

这几天实在是太别扭了！明日香没在医院呆多久，但回家后她就一直没好气。好象觉得被凌波丽救了是一个无比残忍的笑话，而且每个她认识的人都在嘲笑她。

美里已经告诉真嗣，这几天别招惹明日香。其实在这么小的屋子，他躲还来不及呢！不论他怎么小心，还是常常撞到她。（有几次还是真的“撞”到！）总不能老在街上闲逛吧？剑介离开后，他也没什么朋友可以去找了……

一句话，他是无处可逃了。

“先回去睡了，”明日香先打破沉默，“好累。”她走过沙发，最后扫了真嗣一眼，不由得停住了。“那是什么？”

真嗣眨眨眼，抬头看看她，又看看自己的腿上“哦，是个纸鹤。”他把折纸举起来，让她能仔细的看看它，一手捏着纸鹤的身体，一手捏着尾巴，轻轻的拉动一下，那纸鹤的翅膀竟上下扇动了。

“看？”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

“因为我听到了一个传说，”真嗣不安的耸耸肩，“从咱班的佐佐木那听来。”

“樱子？那个总坐和优等生对角的小女孩？”

“对啦，就是她。她说有个古老的传说，如果你做了一千只纸鹤，神就会满足你一个愿望。”

“你就要叠那么多？”明日香摇着头走向卧室，“真是个傻瓜。”

真嗣低着头，没有看到她已经走了。“我没要折一千个，只是几个玩玩。”抬起头，却只赶上看到明日香的房门唰的关上。他叹了口气，把纸鹤放到一边，又打开了电视。到了晚饭时间，几乎就把这事忘光了……

###

“起来！”

真嗣喃喃的哼着，想要翻到另一边时，才感到有只手在摇他的肩膀。

“起来！你这白痴！”

真嗣坐是坐起来了，但眼睛还没睁开呢。边打哈欠边问：“明日……香？是你吗？”

“还能是谁？？ ”他得到一个气鼓鼓的回答，“现在 起 来 ！”

揉着眼睛，真嗣又打了个哈欠。“现在几点？”

“两点。”明日香回答，因为懒鬼的瞌睡，她的语气里透着沮丧和不满。“你是现在就起来，还是我帮你接桶冷水？！”

“两点？”真嗣终于睁开了眼，环顾黑黑的房间。“出什么事了？又来个使徒？”

为什么明日香会在这个时候在他房里？使徒是他唯一能想到的啦。要不然，难道房子着火了？他清醒了点，意识到自从那天在厅里，这是这几天明日香头一回和他正常的说话。突然间，似乎使徒和着火都不大重要了。

“这个。”明日香还是那么简单明了。

真嗣盯着明日香手上小小的白色物体。

“这是什么？”他的语气百分之百的真诚。

“啊~~~~！”明日香气得叫起来了，“这是个 纸 鹤 ！”

真嗣吓得往后靠了靠，“是啊是啊…… 对不起……”

“该死的东西！”红发女孩简直是咆哮了，狠狠的把奇形怪状的纸鹤攥成一团。“告诉我怎么叠这玩意！”

“这很难的，”真嗣试探的说，“你试了多久——”

“我知道这很难！！”明日香已经在尖叫了。“我花了整整一周了！！该死的，该死的破——”

“让我来做给你看？”

明日香站在那里，呼吸急促，轻轻发抖。最后她终于平静下来，把手里的废纸扔到地上，回身从真嗣的桌子上抓了一块纸，撒到他的床上。当然，谢字就免了。

“能不能打开灯？”真嗣小心的问，希望这个小小的要求不会引爆她，“这样可以看的更清楚。”

明日香皱着眉看着他，似乎在猜他到底是不是在耍她玩。可能决定给他一个机会，走到

墙边把灯打开。

“谢谢。”真嗣说，突然而来的光亮让他不大舒服。

“首先，你要折一个正方形。”

“我知道，”明日香嘟囔着，看着他小心的折出一个方型，“你该知道我不笨的！”

真嗣赶紧点头：“我没说你笨啊，但你刚才给我看的那个不是正规的方型，而且——”

“哦，就是说你是完美的而我是傻瓜，对吧？？”明日香的脸都气红了。

“不，不！”真嗣赶快解释，笨拙的到他的桌子里找剪子。“只是你要把多出来的部分弄下去，用剪的比用撕好多了。”

“多谢你的废话，”明日香讽刺的说。看到他开始叠了，又皱起眉头：“你先折个对角？为什么不是横折？”

真嗣谨慎的选择他的措词。

前几天他不得不坐在那，看着明日香被使徒精神污染，甚至说不出几句安慰的话。加上三周前看到美里哭时他也无能为力，很明显的，他还没有像明日香说的那样‘无所不能’。

“这样会简单一点，”他最后说，“如果先横折，纸会自己皱起来。”他把纸拿起来给明日香看，“是吧？”

“嗯——，”明日香仔细的看他完成了纸鹤，“我洗个澡就要去睡了。”

“要这个吗？”真嗣轻轻的说，把纸鹤递给她，“你要是想要——”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明日香转身去开门，“晚安。”

“晚安。”真嗣叹了口气，这才把举着的手放下来。他再次端详着手中的纸鹤，直到又打了个哈欠。关了灯又缩回被窝里。不知为什么，他的脸上一直挂着小小的微笑。

即使她没说谢谢，明日香还是可以有事用他帮忙的。

“即便是这么小的事，被她要求帮忙也是很幸福的。”

###

又一周过去了，明日香一有空就关在自己屋里，一只一只的折纸鹤。

‘谁说我要折一千个了？’有天中午她对真嗣说，‘我无聊，行了吧？！你和美里像傻子一样。不找点事做，难道要我和你聊天吗？！’

对于我们的真嗣，天天懒洋洋，生活没方向。他去学校上课，但却常常想起 EVA，使徒，他的同屋，关系疏远的父亲，或者是他受伤的朋友——铃原东治。其实，这些事他一次都没认真考虑过，因为没什么能令人振奋的吧。回家？没什么区别。美里要么在工作，要么去工作，一有时间就睡懒觉。

不过家里还是有一点比外面好，就是有纸鹤。真嗣越来越觉得，看明日香在她房里折纸鹤是件惬意的事。每天他们一言不发的回来。一起做作业，打扫屋子，真嗣为三个人做晚饭

时，明日香就去洗澡，然后她就回屋开工。一折就是半个钟头。真嗣先是满屋溜达，最后总会在明日香开着的门前停下，就这么看着她。明日香看起来并不介意，或者她一直抑制着自己的恼火？真嗣也不清楚。尽管她总是专心致志的裁啊叠的，但有时，也会和真嗣说话了。

“你去哪？”明日香看到真嗣穿上了鞋子。“我记得你后天有个论文要交？”

“我马上就回来。”真嗣回答到，声音中带着小小的兴奋。

“随便吧，我哪都不去。”

明日香看着真嗣走出去，不知不觉的生气了。“看来他终于烦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她坐下来继续折，把对真嗣的恼火推到一边了。她对自己细致精巧的手工很满意，尽管她从没和别人提起过。本来吗，这点小消遣不过是消磨时间罢了。

“我不是为了什么愿望，”她自言自语着，“只是折纸鹤。”

真嗣十分钟后回来了，明日香皱着眉头，看着他两手放在背后，笑的高高兴兴的。“你去了哪？”

“看？”真嗣把手上的东西递给明日香，“我想有这个会容易得多了。”

明日香迷惑的看着真嗣手上的塑料袋：“纸？”

“是手工纸。都已经裁好了，而且什么颜色都有。”真嗣开心的把小袋子给她，“剪纸很麻烦的，都是白色的也太单调了。”

明日香接过来，看着纸上各式各样的图案，青蛙，孔雀，纸鹤（好讽刺）。“恩，谢谢”。

真嗣微笑着点点头，转身要退到门口。“嗨，我要洗个澡，我回来的时候，你和我一起折？”

真嗣转过身，有点不知所措了。他尽量压抑着自己的惊讶：“没问题……好啊……”

“我不是需要你的帮助，”明日香继续说，“只是这静的有点过分了！”

“是是，”真嗣的表情阴暗了一点，他勉强的笑了一下，耸耸肩膀说：“再说了，我可能也帮不到你的。那个传说的意思好象是必须自己叠的才可以。回头我问问樱子……”

“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明日香怒气冲冲，“我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我根本不相信那些愚蠢的玩意！”

真嗣立刻屈服了，被明日香的爆发吓退了半步，双手举过头顶：“好好，我和你一起折，可以吗？”

“我不是说这太静了吗？！”明日香的脸色又沉了下去，“我去洗个澡，你要折就折，没什么大不了的。”

明日香洗完澡，用毛巾擦着头发走出来，还是有点不高兴。真嗣坐在她的屋里，读着手工纸带的说明。“上面写折纸鹤是只是中等难度，真不知道难的会怎么样。”

“恩哼”明日香嘟囔着，拿起一张纸翻着看了看，“我该向哪一面折？颜色面的还是白色面？”

“白色面，否则颜色面会皱起来。”

“啊。”明日香这就开始折了。

“我打电话给樱子了，她说传说是这样的：‘你必须用手碰过每一只纸鹤。’只要你碰过了，它就算是……”他停在这，把‘有效的’咽了回去。那不过是个传说罢了。

明日香的想法和他一模一样。“恩，”她耸耸肩，“随便它。”

在那个下午，他们一直在一起折纸鹤。每个真嗣折的明日香都碰一下。当然了，这没什么意义的。

###

又一周过去了，真嗣和明日香坐在屋里，懒懒的折着纸鹤，他们做了很多，但废纸篓里的更多。

‘翅膀一定要会动’樱子几天前和真嗣说，‘要么它们没法飞到神那里，也没法传达你的愿望。’

明日香对这可不高兴，不少都白叠了。但既然她说‘只是玩玩而已’，倒也没有抱怨的太大声。

他们折的时候并不说太多话，也没什么可着急的。两个人之间有个无言的约定，就是每只纸鹤都要完美无缺。

“你没想过我们为什么而战斗？”在格外安静的一次，真嗣用眼角看着明日香，问到：“我是说，我们为了保护自己而战斗，但使徒呢？你有没有想过它们的目的是什么？”

明日香停了下来，凝视着虚无的宇宙。“没有，”她承认平静的承认了，“我也曾经想过，就是停电爬通风管的那次。但没人能给我们答案吧？那还为它烦心做什么？”她把手里的纸鹤放下，转过头看着真嗣，说：“你看，我们可以猜来猜去，但如果没人能告诉我们‘答案就是这个’，我们只是在浪费时间，不是吗？”

“听起来傻乎乎的，”真嗣回答说，把他手里的纸也放下，“打来打去却不知为什么。”

“我的祖母说过，战争都是愚蠢的。”明日香沉思着，“所以我认为，我们只是做我们能做的事，努力去生存罢了。”她站起来活动活动胳膊，“我去洗个澡……回见……”

真嗣点点头。他没理由不注意到明日香现在一天至少洗两次澡。有时甚至一天五次——就像她总是洗不干净。考虑到上次战斗中发生的事，确实没什么可以责备她的。

他看着身边许许多多五颜六色的的纸鹤（一堆五十个——当然并不是要记数，只是为了移动方便），他不禁自己都吃惊。三周前，她不是还说她恨他吗？不是直到两周前，她才刚刚要求他的帮助？他看了一圈又一圈，突然发现了什么。

“明日香！明日香！快过来！”

“干什么啊？我都接好水了！”明日香生气的喊着。

“别管水了，快点来吧！”

“最好是件要紧事。”明日香过了一会嘟囔着走会屋里。“来了，怎么了？”

真嗣兴奋的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双手把着她的肩膀，推着她转了半圈，小声的对她说：“看……这些纸鹤……”

“是的，实在是太好了，”明日香白了他一眼，“简直就像很多纸一样，真嗣。现在我要去洗——”

“数一数。”

明日香楞住了，睁大了眼睛又扫视了一圈。真嗣转到她的面前，笑的傻乎乎的。“已经有九百八十九个了，就剩十一个！”明日香的吸了一口气，觉得她自己也激动起来了。

他们看了对方一眼，一起坐下去，肩并肩的开始折了。他们安静的折着，每只都折的干净而又完美。明日香屋里的空气似乎都变得神采奕奕。

“还剩一个了，”真嗣把他折的第五个也放到一起，看着明日香拿起了一张金色的纸，“就是它了！”

明日香犹豫了，纤细的手指抚摩着光滑闪亮的手工纸。“你知道的，这对我没什么意义，我也没觉得兴奋什么的。本来也不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这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她看着他的眼睛，把纸递给他。“你可以做这一个，”她嘟囔着，声音平白而空洞。“我去冲个澡……”

真嗣垂头丧气的接过纸，直到明日香站起来走到门口才鼓起了勇气：“嗨，等一下？”

“做什么，真嗣？现在很晚了，我想一会就睡觉。”

“你说得对，这不过是一张纸。不过——，”真嗣伸出双手，划过满屋的纸鹤。“我们是一起做到这么多，所以我们应该一起把它完成。”

明日香考虑了一会，看着他们的丰硕成果。“好吧。”她在他面前坐下来，折了第一下。“你是个傻瓜，知道吗？‘我们一起把它完成！’像是不入流的肥皂剧。”

真嗣的脸红了，但还是微笑着接过纸折了第二下。把纸递回去，又害羞的说：“也许，我可能确实是。”

“没什么也许。”明日香拿着纸，“整件事都是因为你愚蠢的小传说。”

他们俩把纸传来传去，知道只剩下最后一道工序。像是商量好一样，他们一人捏着一边，一起完成了这最后一个纸鹤。

时间似乎停止，两个人没说话，甚至连姿势都没有变。直到明日香长出了一口气。

“完成了。”她盯着金色的纸鹤，“没有奇迹，没有魔力，没有从天堂撒来的金色光芒。只有你，我，和一大堆的纸。”

真嗣点点头，奇怪的感到失望。他并不想承认，但其实心里面偷偷的期望着什么。魔法也好，神迹也好，他觉得也许——虽然只是也许——那个传说也许真的会有一点意义。他张开嘴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闭上了，发现他确实没什么可以说。

时间慢慢的流着，屋里静得可以听到呼吸声。外面的蝉还在嘹亮的欢叫着，两个孩子还是动也不动，想着传说，魔力，以及看上去没法实现的愿望。

明日香吸了一口气，有想告诉真嗣她要去洗澡。可这时，她突然感觉到有点不一样。

她的屋里没什么变化。纸鹤还是散乱的围着她，占据了每一寸的空间，有红的，蓝的，金色的，银色的和许许多多美丽的颜色。她干净的衣服还是整齐的放在衣柜里，和周围散乱斑斓的颜色形成鲜明的对比。她的闹钟还在滴滴答答的走着，一秒接一秒，从不错过每一个拍节。而她依然是她—仍是孤独的，仍是烦恼的，仍是怨恨的。不是吗？

明日香低下头，发现他们还是一起捏着那只纸鹤。她之前一直没注意到，自完成最后一折后，他们的手指就一直没分开，两个人的指头轻轻的靠在一起。她皱着眉，奇怪自己为什么一开始竟没注意。

自我们一起折开始，他像这样碰过我多少次？更关键的，为什么他会在这里？他已经教给我怎么做，为什么我还会让他和我在一起？

“你许了什么愿望？”真嗣轻轻的问，打断了明日香的思绪。她抬起头看着他，而他还是低头盯着纸鹤。

“可以再快乐起来。”明日香真诚的回答，竟没有一丝犹豫。

“和我的一样，”真嗣告诉她，随即有点愧疚的说：“我也许了一个愿，就在开始帮你做的时候，对不起。”

“没什么，”明日香小声的说，看着他们俩接触的手指。“你做了一半，也该得到一个愿望。”

真嗣什么都没说，而这似乎又给了明日香勇气。

明日香慢慢的，慢慢的把她的手指交叉过去，轻轻的握住他的手，比羽毛抚过还要轻。真嗣吃惊的抬起头，想要问她做什么，但立刻陷入到她深邃的，蓝宝石般的双眼里。

明日香看着他的嘴唇无声的动着，自己的表情一点变化都没有。她只是继续凝望着真嗣黑色的眼睛，感受着他略微粗糙的关节，在皮肤下坚强的手骨，和温暖光滑的掌心。每过一刻，这每一个细微的感觉都蚀刻入她的记忆，令她永生难以忘记。她又想起了她许下的愿望，怀疑是不是真的有魔力的存在？或者是全能的神在等这个时间来实现她的心愿？她回忆着他们这几周的经历，发现只要有这个男孩的陪伴，她就没感觉到过恼怒，失落，空虚和忧郁。

尽管他们走到路的尽头，却发现什么都没有，但是她一点也不失望。这是魔法的力量？不太像……但她不能否认的是，只要坐在真嗣的面前，轻轻握住他的手，凝视着他的眼睛，她就不会生气，不会怨恨，……不会伤心。

她想起有句老话叫沉默是金，所以只是一直握住真嗣的手，让这替她说要说的。她也知道，她现在不可能把自己脑海里的东西组成言语。

真嗣微笑着，慢慢的回握她的手时，明日香又想起一句老话：神迹总是让人无法预测的。

确实，她看了一眼金色的小纸鹤，确实是这样的。

（完）.

善举 (Acts of Kindness)

作者: Random1377

翻译: 不想长大的孩子

“完全不可能!”

惣流·明日香·兰格雷醒了过来，坐在床上，在黑咕隆咚的房间里眨着眼。到底怎么啦？她揉着酸胀的眼睛看了看闹钟，“凌晨2点？哦，真是太好了……”

她从床上下来，一边打哈欠一边穿过房间。当她靠近房门之后，她终于听清了那个把她吵醒的声音。

美里的声音突然响起来，明日香不禁缩了一下，就是这个声音吵醒了她的关于加持的美梦：“我说过不行!!! 你绝对不能去……”美丽的声音突然消失了。

“出什么事了？”明日香小声嘀咕着，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把耳朵贴上去。她闭上眼睛，让呼吸尽量平缓，终于辨认出一个微弱的男性声音。

“应该这么做……”那个声音说道，“而且你会把明日香吵醒的。”

是加持？明日香开始打小算盘了，也许他们在吵架……自从她吻了碓真嗣（她的另一个室友）那个晚上起，她不得不很不情愿地承认——加持和美里才是一对……不过现在，有可能……只是可能……

她集中注意力，试图听清那从客厅飘过来的声音。

“她睡得很熟，”美里反驳道，“你别想岔开话题。还是说刚才那个女孩——我说了你不能跟她结婚!”

“结婚?!”明日香一不小心喊了出来，她随即捂住嘴。

她紧张地等待着，希望他俩没听到，要是加持结了婚，我该怎么办？她伤心地想，他那么好，我找不到第二个像他……

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明日香收回思绪。（她坚信那是加持的声音——谁会在这么晚跟美里谈结婚的事？）那个声音说道：“美里……我不得不。她，怀孕了，我真的不能抛下她不管。”

这次明日香控制住了自己（差点没有）加持……做父亲了！她想都不敢想。

美里叹了口气，“我太累了，不想再烦这事……我想拿罐啤酒，喝掉……再拿一罐，再拿一罐，再拿一罐……直到我忘掉这场谈话。明天我休息，我会继续这么做。”她的声音严肃起来，“到了后天，我们会谈这事，到时候再说，再说……而在这之前，我想你最好不要再让我看到你。”

“我知道了，”那声音柔声答道，“抱歉。”

“是啊，”美里突然说，“我也很抱歉。那么，晚安。”

明日香听到前门关了上去，她在那儿等了几分钟，然后才打开房门探出脑袋。她两位室友的房门都关着，但里面的灯都开着。不知道真嗣是不是也听到了？明日香心想，他总是睡不好。可我怎么也不明白他怎么能开着灯睡觉的？

她决心明天早上问他，尽管一想到要跟第三适格者讲她心爱的加持可能要结婚的事情她就觉得有点不舒服。“我就问他：‘昨天晚上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了吗？’”她小声地自言自语，关上房门，准备回床上。

她对自己的小聪明很满意，一边微笑一边已经在想办法说服加持，只为一个孩子而结婚是不明智的……而且这一次，他也许应该考虑找一个更年轻的。

“更年轻，不过更聪明，”她缩进被窝，“一个～爱你的人。”

带着微笑，她进入了梦乡，已经在想象着他向她表白的那一天了。

##

美里的视线越过啤酒罐（这天早上的第三罐），发现明日香进了厨房。“你看起来相当开心嘛，”美里喝完那罐啤酒，看着她，“做什么好梦了？”其实她并不想知道明日香干嘛咧着嘴笑得像个傻冒——她脑子里在想着更重要的事，比如某个固执己见得让她恨不得杀掉的人。

美里咬牙切齿地拉开又一罐啤酒，下意识地低吼了一声。

“哼哼嗯嗯……”明日香一边哼着小调一边开冰箱找果汁，“说实话，是个很棒很棒的梦。”她边说边朝客厅张望，“嘿，那个令全世界的呆瓜仰慕的家伙在哪呢？”

美里把她手里的啤酒罐重重地砸在桌上，明日香吓了一跳。“如果你是在说真嗣，”美里的回答简短而生硬，“他早走了。”

明日香眨巴眨巴眼睛，听出了她这位监护人话音中的怒气。他昨天晚上一定听见了，然后在我起床之前问了美里……明日香猜想，真不会挑时候。

美里默不作声的盯着桌面看了一会儿，然后柔声说道，“你该去上学了。”

“是啊，”明日香说，“我就走。”

她抓起书包朝门走去，一句话也不说。她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从真嗣嘴里撬出他知道的事。

##

她快到学校的时候，看到她的朋友洞木光朝她招手。“明日香！”她喊道，“等一下！”

明日香停下脚步，不耐烦地点着脚。“什么事？”她催促道，“我得去找我那傻不拉叽的同事呢。”

小光跑到她身边，摇摇头说：“他不在教室里。”

“为什么？”

小光耸耸肩，“我不知道。他从我家经过时跟我说他今天不来。他说：‘我想我该告诉你，你是班长嘛。还有，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给明日香？’”她举起一个小小的棕色袋子。

明日香接过来，打开袋子往里瞅了瞅。“这是……午饭？”她有点搞明白了。

小光若有所思地摸着下巴。“我想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可他说他不能告诉我，”她有点愧疚地说，“不过他倒是说明天会回来。我估计这跟 NERV 有关……但是你既然不知道……”

明日香点点头，“回了家我会弄清楚的，”她很有自信，“他休想跟我藏什么秘密！”他会是去找加持吗？明日香一边陪小光往前走一边想，不会的，他们基本上不说话——他不会知道的，他甚至不会有那根经，为了自己半夜无意中听到的东西跑去问加持。

她们进校门的时候，明日香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一个可怕的、几乎无法想象的念头。

“你没事吧，小香？”小光担心地问她，“你的脸色好白。”

“小光，”明日香问她，“你上个礼拜不是跟我说友惠最近常常感到恶心想吐吗？”

棕色头发的女孩拉下眉毛，一脸的疑惑：“是啊，她怎么啦？”

明日香在教室门口停住，“过一会儿告诉你……”她说。一想到那个长着黑眼睛、总是安安静静的女孩，她就觉得不舒服。拜托可别让我猜对了……

##

横滨友惠坐在座位上，抬起头，看到那个蓝眼睛的女孩走到自己的课桌前，双手抱胸盯着她，脸上一副奇怪的表情。

【横滨友惠原文为 Yokohama Tomoe, Yokohama“横滨”是地名、不是人名。作者是美国人，找个日文名也真难为他了^_^】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明日香？”友惠彬彬有礼地问道，稍稍犹豫了一下才喊出明日香的名字。她一边说，一边从脸上拂去一缕头发。

“你有几个月了？”明日香小声问道。

友惠脸上渐渐失去血色。“你怎么知道的？”她四处张望，看有没有人在注意她们。

“你父亲在 NREV 工作，对不对？”红发女孩自顾自地说，“你常在他工作的时候去看他，对不对？”

友惠低下头，“没——没错，”她口齿不清地说，“不过最近他被调走了……”她鼓起勇气看着眼前的女孩，“你想干嘛？你为什么要来烦我？”她知道自己的声音听上去绝望而慌张，可她不在乎，她只想一个人呆着。

不过她不太走运。明日香两手撑在课桌上，身子向前倾，悄声说道：“我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友惠猛地站起来，“你想要怎么样？”她小声问道，声音有点儿嘶哑，努力不让自己内心的害怕表露出来。

“离他远点，”明日香淡淡地说，“他是我的。”

友惠瞪大双眼——这可出乎她的意料。“你的？”她怀疑她是不是在做梦，“你到底是哪种变态？”她大声喊着，从被惊呆的明日香面前跑开，奔出教室，眼里满是泪水。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残忍的人？”她一边跑一边想，“天哪，我真想死了算了……”

##

“惣流小姐，”校长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前向外眺望，“你不介意告诉我你跟横滨小姐谈了些什么吧？这也许能帮我弄明白为什么她这么急着离开学校。”

明日香瞪着那个男人的背影，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他的口气几乎是在……警告。好像他只想弄清楚她所知道的，而不会告诉她他自己知道的。

“我叫她离我男朋友远点。”明日香决定讲得和事实稍微偏差一点，“她又惊又怕，然后就跑掉了。”

平心而论，原田东洋当校长并不长（整整五年，他都被认为是新手），不过他了解孩子。而且，他比这学校中任何一个人更了解横滨友惠的情况（除了一个男孩）东洋知道事情比料想的更复杂，不会只像明日香说的那样。

“真的……只是争一个男人？嗯？”东洋柔声问道。

“没错，”明日香满不在乎地说，“她不能接受可不是我的错。”

东洋叹了口气，“惣流小姐，”他从窗户前转过来看着她，“横滨是个很坚强的女孩。”

难道她骗了我？ 明日香生气地想着，回忆起那姑娘边哭边跑的情形。

校长继续说下去，明日香把思绪拉回来。“她在你们班上还考过第四名……是个很有天分很有前途的女孩。”东洋在办公桌前坐下，靠在椅子靠背上，“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给她原本平静的生活带去了压力……我有责任确保她得到关照、不受伤害。我说清楚了吗？”

明日香不喜欢这个男人话音中透出来的威胁。“一点儿也没有，”她反驳道，“我完全知道她所谓的‘情况’，”她说这话的时候几乎有点轻蔑，“她自找的。”

“我对此表示怀疑，惣流小姐，”他严肃地说，“否则你就不会这么冷酷了——如果说你明知道她的处境却还那么狠心……那我建议您的监护人带你去看看心理医生。”

明日香的脸红了。“瞧，”她激动地站起来，把手撑在校长的桌子上，“她自己要怀孕的，这可不是我的错。我想不通我干嘛要对她……”

“横滨小姐是被强奸的，惣流小姐，”东洋平静地打断了她，“这绝非出于她自己的意愿，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明日香张大嘴巴，浑身瘫软地坐回椅子。 强奸……噢加持，你怎么能？不对！她马上反应了过来，一定还有别的解释。加持不会——绝对不会——永远不会那么做！

“这是私密消息，惣流小姐，”东洋轻声说道，“我不清楚你以为自己知道什么，不过我建议你——强烈地建议你——在你再一次弄错事情之前把你自以为知道的弄弄清楚。”他清

了清嗓子，“既然你是 EVA 驾驶员，我猜我可以相信你能保守这个秘密……你说呢？”

明日香麻木地点点头，脑子里还在试着把事情搞清楚。也许他说的是另一个女孩。想到这，她原本困惑而难过的内心又生出一丝希望。我敢打赌是这么回事……该死的真嗣！我当真要和你谈谈的时候你跑哪儿去了？！

“接下来三天你不用上课，惣流小姐，”东洋的口气不容争辩，“我建议你用这时间找个好方法向横滨小姐道歉。”

“是的先生，”明日香小声说着，心想这差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她起身鞠躬，提醒自己这事真的是自己不对（至少部分是），而且这会儿嘲校长大喊大叫也不是什么好主意。三天……她想，好吧，我的档案不会好看了，不过这至少给了我足够时间弄清楚这该死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东洋看着那姑娘走出办公室，心想她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她知道友惠怀孕了，”看着明日香关上门，他心里泛起嘀咕，“不过我猜她并不知道是谁干的。”他叹了口气，用手撑着脑袋，“她也不该知道……友惠真是不幸，可 NERV 处理这事的方式也……”他打了个冷战，赶走那些想法。

他当然相信罪犯应当接受惩罚，但他同样相信惩罚应当与罪行相称……他觉得这次惩罚的有点过头了。

当然了，他本人并不是一个女孩。

要是明日香知道那场暴行的经过还有对罪犯的惩罚，她会说这简直便宜了那个混蛋了。

##

美里慢慢醒过来。她坐在床上，睁着惺忪的睡眼，透过窗户凝视着黑夜中城市的灯火。

她摇了摇头，让自己清醒起来。“不知道真嗣回来没有？”她小声地自言自语，“估计没有……”她紧紧抱着脑袋，回想起下午她在睡着前打的那些电话。她也不敢确定自己是不是做对了。

有人轻轻敲了几下门。“美里，我能和你谈一会儿吗？”

美里叹了口气，心想：她肯定知道了，明日香从来都不安分。“可以，进来吧。”

明日香推开门，探进脑袋，小声说了一句：“你的样子糟透了。”

“多谢了，”美里干巴巴地回答她，一边叹气一边坐起来，“你想知道什么？明日香？”

明日香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柔声问美里：“加持是不是有麻烦了？”

美里莫名其妙地看着她。“加持？”美里问，“你到底——”

“美里，”真嗣的声音从前门传过来，“我回家了，还有……她怎么在这儿？”

美里紧张兮兮的，明日香皱着眉头，困惑地看着她。“能等等吗？”美里一边问她，一边从床上下来，“对了，你能到厨房来吗？你最好过来一下下。”

“嗯——好吧。”明日香跟在美里后面走出房间。怎么啦？明日香一点头绪都没有。不过当她走进厨房时，事情变得明白起来，因为她看到真嗣站在那儿，正握着一个人的手——“友惠！”

听到有人喊自己名字（尤其是那个“红发魔鬼”在喊她），友惠吓得缩了起来，下意识地靠向真嗣。“她在这儿干什么？”她的声音在颤抖。“我会受不了的……”她想，“她还想知道怎样？”

借着眼角的余光，真嗣发现他的同伴身子瘫软了下来。“友惠！”他小声喊道，转身扶住她，她的体重让他有点吃不消。

美里走过去，帮了真嗣一把。“我们把她抱到沙发上去。”美里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出奇的温柔。

真嗣点点头，跟美里抱着友惠朝沙发走去。明日香跟在后面，心里直犯嘀咕：我想不通……原田先生说过……该死！最好快点有人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美里小心地将那姑娘安置在沙发上。真嗣则跪在一旁，拿着一本杂志帮她扇风。

“好了，”明日香的目光从她的一位室友转到另一位，“快点讲话。”

真嗣的脸红了起来，他只是盯着地板。美里则不以为然地回答她：“真嗣和友惠，是一对儿。”

“就像……约会？”明日香一边问，一边还在拼命想把事情搞明白。

“不是约会，”美里双手抱在胸前，纠正她说：“是订婚。”

明日香硬生生地坐在一旁的椅子上。“订婚？？为什么？怎么会？”

“友惠……的孩子，”真嗣很羞愧地说：“是我的。”

不！明日香的脑子里立马迸出这个念头：不可能！原田说她是被强奸的。你绝对不可能让我相信这是你干的——要不然她才不会像现在这样握着你的手呢。明日香看了看美里，后者正朝真嗣皱眉头。肯定有什么话没讲出来。

友惠小声哼哼着，在沙发上轻轻动了几下，然后慢慢睁开眼睛。看到真嗣后，她微微笑了，向他伸出手；可当她意识到明日香还在屋里时，她又紧张起来。她的目光从真嗣转到明日香又转到美里，恳求有谁能告诉她，为什么天底下最残忍的人此刻正坐在离她三英尺不到的地方。

“友惠，”明日香低着头轻声说道，“今天下午，是场误会。其实……”她说到这顿了一下，看了一眼美里和真嗣，“其实我并不清楚那些我自以为‘知道’的事情。请接受我的道歉。”

“你以为是什么？”友惠的声音还在发抖，“你当时……”她的直觉告诉她明日香不想实话实说，于是就好心帮她掩盖关于她们那场谈话的真相，“你当时说的很明确。”

明日香点了点头，舔舔嘴巴。她在谨慎地措辞。要是真嗣和美里哪天知道了我当时对她说的话……她突然想到了什么：是真嗣！她心想，那天晚上是真嗣，不是加持。他声音太小我没听出来……她回答友惠：“我当时还以为是别人呢。”

友惠慢慢点着头，心里感觉轻松点了。

“你真打算嫁给那个呆子？”明日香换了话题，抬起大拇指指着真嗣。后者一言不发，不过明日香的嘲笑让他有点脸红。

“没错。”黑头发的女孩毫不犹豫地回答她，“我怀了……他的孩子，而且我爱他。”

明日香又皱起眉头。短短七秒，两句谎话。毫无疑问，有事被瞒住了。

友惠看得出明日香并没有相信。于是她就往前靠了靠，继续说：“我们偷偷摸摸地一起出去已经有几个月了，不过几个星期前我们做过头了，”她盯着地板，说谎让她不自在，“我们，没采取什么保护措施，但我们还是做了。然后，我有了。”

演得真像。明日香才不会相信呢。她又想到了什么，抬头看着美里，“你不会同意了他俩的婚事了吧？”明日香问，“你好歹也是他的监护人耶。”

美里脸红了。“呃，我一开始没同意……”她犹豫了一会儿，承认道，“不过细细想了想，我觉得真嗣是对的。是应该这样做——既为了友惠也是为了那孩子。”

我猜也是……明日香觉得事情开始变得清晰起来，美里和他们是一伙的，这儿没人会告诉我真话的……“那碇司令呢？”她问，“她会同意他自家的‘天才小子’被这个姑娘攀上吗？”

【“天才小子”原文：der wunderkind，德文哦！不过还好，牛津高阶把它收进去了。】

“他清楚……所有的事，”美里不慌不忙地讲，“他倒也没反对，只要真嗣还当驾驶员……”

真嗣清了清嗓子：“婚礼三周后举行，规模不会大。”他强迫自己看着明日香的眼睛，“明日香，求你能不能别把这事告诉别人？”

“等到班上点名变成碇友惠的时候，想遮都遮不住啦，你说呢？”红发女孩反驳他。

“他是说在结婚前，”美里打断她，“至于现在，他们只是在约会。行了吧？”

明日香点点头。“OK,”她边说边站起身,“我不会跟任何人提及此事的。”我倒不在乎,她心想,我只不过想到加持没事很高兴。她再次皱起眉头,加持……我敢打赌他知道这事的来龙去脉,美里那么信任他。

友惠也站起来,明日香的“善解人意”让她松了一口气。“很抱歉刚才我晕倒了,”她小声对真嗣说,“我只是……这个礼拜过得很艰难。”我刚才肯定是觉得自己是外人,心里不是滋味。真嗣轻轻拍着她的肩膀,试图打消她的疑虑,但是没用。我知道真嗣有这么一个室友……铃原还常常拿这对“新婚夫妇”开玩笑,我早该知道的。

“我要出去了,”明日香突然大声说,“真嗣,友惠,我祝你俩一切顺利。”

两人点点头,美里送明日香到门口。“别做傻事,明日香……”美里靠上前,不让别人听到,“别管这事,好吗?”

明日香耸耸肩,套上鞋子。“正如我说过的——跟我没多大关系。要是她想跟那家伙结婚,我才不会想阻止她呢!”突然之间,她想到真嗣很可能以后要搬走。那又怎样!她生气地想,走吧您咧!

【最后一句的原文: Good riddance! 是很常用的一句俚语】

美里看着这姑娘的脸色飞快地从坚定变成愤怒,再到困惑到悲伤。“你没事吧?”美里柔声问她。

明日香用力甩了甩头。“我当然没事!”她不以为然地说,“我干嘛要有事?”没等美里回话,她已经跨出大门,“晚餐前我回来。”

看着门关上,美里叹了口气,慢慢踱回客厅。

她还有一个婚礼要准备呢。

##

加持良治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没错,”他朝搁在肩上的话筒说道,“我就知道这些情报……是的……好,我明白……”

他一边把电话放回去一边叹气。

“一人事两主可真是——魅力无穷。”他苦笑着想，“至于那姑娘的事……”他抿了抿嘴，“真是让人不爽。”

“加～～持～～”

一个温柔的女性声音飘进了他的耳朵。随即他被一双纤细的胳膊从后面抱住。

“明日香？”还好我的电脑显示器关了，他想，没必要让她看到马尔杜克机关的事，那只会让她头大。“真高兴你过来。”

听到他话音里发自内心的喜悦，明日香忍不住“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她显然是乐坏了。“要是你想要，”她凑近他耳朵说道，“我以后可以常常过来。”

加持在心里面叹了口气，温柔地松开她的双臂。“这听上去挺可爱的，”他用带着歉意的口吻对她说，“可惜我不知道 NERV 的《办公室卫生许可手册》有没有包括年轻姑娘。J”

“有这么个手册吗？”明日香不相信，她松了手臂，不过还是跟在他身旁。

“我亲爱的第二适格者，NERV 有各种各样的手册——涉及所有方面。”加持淡淡地说着，把椅子转过来（挡在两人中间），然后坐了上去，“那么，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吗？我今天真的很忙……”

“的确有，”明日香边说边靠上去，“我有件事很想问你……”

她的动作并没有被忽视。

加持又叹了口气。尽管明日香不是第一个坠入他爱河的姑娘，但是毫无疑问她是最坚定不移的。要是我能让美里也像这样追着我……他边想边咧了咧嘴，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想问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友惠的女生？”明日香盯着他问。

他表面上装得很镇静。“友惠？”他笑了笑，安安稳稳地坐在那儿，尽量让自己听起来

满不在乎的。

“横滨啦，”她提醒他，“就在我们班上。”

“嗯……”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没在你们学校待过多少时间，小香。她是不是借了你的口红没还给你？”他朝她挤挤眼睛，“是不是想让我帮你查一下？”

这一点倒是真的——他的确没在那儿待过多少时间（他一只手就能数清楚自己踏进她学校的次数），但他知道明日香说的人是谁，不仅仅是因为他记得她所有同学的名字，更因为他知道友惠的遭遇……可他并没有义务要把这些告诉明日香。

明日香鄙夷地瞪了他一眼，口气变得简短而生硬：“不是口红的事，加持！这事超严重的。”

比你想的还要严重得多，加持心想。他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决定只说一部分真话：“好吧，明日香，”他把双手枕在脑后，“我真心希望能告诉你点儿什么……”

“这么说你不知道？”明日香不耐烦了。

我可没这么说。加持意识到她没这么好蒙。

一声敲门声拯救了他。

“加持先生，我可以进来吗？”伊吹玛雅的声音从金属门外传进来，话音中透着不情愿。

“门开着。”加持注意到明日香失望地叹了口气。他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估计她要死心了。

“很抱歉打扰您，”那位年轻的女技术人员犹豫不决地说，“不过前辈——我是说赤木博士，她给您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

“哦，我把线拔了，”加持笑了笑，“我讨厌被打扰。”

“好吧，”玛雅点点头，“不过她想跟你谈谈，是关于横——”

“没问题，”加持连忙打断她，“我们走吧，可不能让博士等急了，呃？”

明日香眨了下眼睛：“你刚才是不是说横——”

“你用了葛城的熏衣草香水，对吧？”加持飞快地问她，“她同意了吗？”看到明日香一脸惊讶，他微微笑了，没想到这一招吧？他双手扶着明日香的肩膀，温柔地——同时也是坚定地——推着她朝门口走去。

“我，我自己买的。”她结结巴巴，有点摸不着头脑，“可是加持，我真的想知道友——”

“替我跟真嗣还有美里问好，”加持再一次打断她的话，“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到时候我们好好聊聊。”

不等明日香再开口，他迅速抓住玛雅的胳膊，跑出办公室，奔走廊，一路拖着她走，也顾不上那位年轻女士怎样大喊大叫。

##

明日香出了 NERV 本部后，比刚才进去时更困惑了。

加持知道这事。可他干嘛不告诉我？他看上去甚至有点……害怕？

“问到你想知道的事了吗？”

一个声音突然从她右边响起来。明日香吓了一跳，一只手紧紧捂住胸口，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别这样！友惠！”

友惠笑了：“说实话，咱们头两回谈话的时候，我也是根本就没准备……”她边说边从她靠着的墙上起来，“当时我就想，总有一天我会‘报答’你的。”

“唉，想得美你！”明日香眯起眼睛阴沉沉地说：“你想要我干什么？”

友惠慢慢靠近她，然后低下头：“惣流，除了美里，你是唯一一个知道这事的女孩，”她

的声音越来越低，“你能帮帮我吗？”

明日香听得出来，友惠说这些话的时候心里七上八下的。“帮你？我对小孩子可是……一窍不通！”

“不是那个。”友惠依旧恭恭敬敬地低着头，“我是说，我还没有伴娘，连名义上的都没有。没人帮我做准备……”

“你要我做……你的伴娘？？”明日香吓坏了，想都没想就喊了出来。

友惠又想了一会儿，点点头。“是的，是伴娘，我不知道还能怎么说。”她笑了笑（明日香觉得有点恶心），然后接着说，“我一个人办不到。葛城少校说在婚礼之前我不能跟别人说这事，可是时间不够啊。我需要裙子、鞋子、鲜花……好多东西！”她又忍不住笑了一下，“真嗣很棒，可你会想像他能帮我做这些事吗？”

明日香的脑海浮现出这样的景象：真嗣跑进花店，左挑右拣，不知道是雏菊好呢，还是百合更好……她也忍不住笑了。

“那么，”友惠轻声问她，“你会帮我吗？明日香？”

明日香考虑了一会儿，没别人了……她心想。她也弄不清自己到底是迫不得已呢？还是有点兴奋了……

友惠在一旁紧张地等着。

最终，明日香握紧了拳头，突然打破沉默：“没问题！”

她迈着坚定的步伐拉着友惠离开 NERV 的大楼。友惠问她：“我们要去哪？”

“你傻啊？”明日香回过头瞟了她一眼，气呼呼地说：“去花店、鞋店，再去找条礼裙。”

“这么说，你答应了？”友惠满怀希望。

“说不定很有趣呢，”明日香耸了耸肩，“何况你也找不到比我更有品位的人，所以这样

做再好不过。”

“谢谢你！”友惠激动万分。

“千万别感情泛滥。”明日香一边说，一边已经想好了要去第三新东京市 4 大商场中的哪一个了，“你只是刚巧遇上我心情好。”

“好的。”友惠开心地露出了笑容。真嗣，你是对的。

要是明日香能看透友惠的心思，她肯定会很惊讶地发现：这居然是真嗣的主意。

“要是她高兴，她真的会变得非常非常好。”真嗣在不到两小时前这样跟友惠讲，“去问问她……我想她会答应的……”

两个女孩手拉着手，一起出发去置办友惠需要的东西了。

##

碓元渡的办公室里阴云密布，冬月幸增紧皱双眉看着他以前的学生。

“横滨的问题解决了，”话音中带着明显的厌恶感，“按照你的指示。”

元渡的脸一如既往：“很好！”

“阿碓，”坐在椅子上的冬月直了直身子，“你不觉得这件事你做的有点……过分吗？”

元渡盯着他以前的老师的眼睛。“一点也不，”他说得镇定自若，“我倒是奇怪你会这么想。”

冬月清了清嗓子：“好吧，强奸的性质确实很严重，可也用不着把那男的——”

“我的机构中绝不容许那样的人，”元渡冷冰冰地打断他，“不可原谅！”

冬月受不了司令这样子，他低下头：“我只是觉得惩罚用不着这么重——尤其考虑到那

个男人的职位和重要性。”

元渡看了看他的朋友：“我不会允许的，幸增。”他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我不光是在拿他开刀，还是在杀鸡给猴看。我要人们知道 NERV 绝不容许这种事——尤其是对于那些高级别的雇员。”

冬月不情愿地点点头。“我想你是对的。可是——”

“你还有别的事吗？”元渡又打断他。

冬月叹了口气，他知道再谈下去也没用了：“没有了。”

元渡点点头，十指交叉。办公室又变得跟一开始时一样安静。

过了一会儿，冬月起身鞠了一躬，朝门走去。

他快要握住门把手时，元渡的声音让他停了下来。元渡问他：“在你对我下评论之前，我的老朋友，想想看：如果她是你的孩子你会怎样？”

满头银发的老人又一次低下头：“一个父亲做出的决定，和我们这样的组织做出的决定之间是有差别的，阿碇。”

“回答我。”

冬月转过身来看着他，露出一个并非完全发自内心的微笑。“如果她是我女儿，我会让那家伙死无全尸。”

元渡点点头，对这个回答很满意。

“可你不会想告诉我你要把全 NERV 所有员工的子女当成自己的骨肉吧？”

“如果是这种情况——强迫一个孩子做那种事……那我给你的回答是肯定的。就像我之前说的，有的罪行不可饶恕。”

冬月又鞠了一躬：“如您所说。”

元渡重新躺回他的椅子，仰头看着天花板上镌刻的生命之树。他的副司令已经离开了。

##

“那么，”明日香停下来喝了一口苏打水，“礼裙和鞋子我们都有了，对吧？”

友惠点点头，有点惊讶地看着桌子旁的大包小包。她的惊讶可以从语音中听出来：“嗯，我想我们什么都有了……不过好像还缺点……”

明日香咧了咧嘴。“好吧，也许你还需要点新衣服。”她一本正经地说，开心地看着友惠瞪大的双眼。

友惠把目光从那些袋子转向她面前的女孩，也笑了：“噢，我可不是在抱怨。”她眨了一下眼睛，“我只是奇怪 NERV 居然帮它的驾驶员买这么多单——你肯定花了不少钱吧，大部分还是花在我身上的。”

明日香的脸红了一下，耸了耸肩。“瞧，”她一边吃她的午饭一边随随便便地说着，“我总是有不少衣服要买——而你，明显需要有人帮你挑点儿时髦的。”

“嗯哼，”友惠边喝饮料边看她，“我刚才可看到你挑了一件我昨天穿过的衬衫。”

明日香的眉头紧了起来。“我有吗？那我最好把它退了。”

友惠笑出声来：“别担心，我可以借条裙子给你，跟那件衬衫很配的。”

明日香眨眨眼，然后有点轻蔑地眯起眼睛：“我不需要你帮我……”

“哎哟，冷静点，”友惠摆摆手，“我又不是要帮你穿衣服。”

“随你的便。”明日香咕哝了一句，显然是不想再谈下去了。

友惠看着她吃饭。她好敏感……她边想边咬了一口自己的食物，“以前，我也是这个样

子……”

“怎么啦？”明日香满嘴东西地讲，“饭冷了？还是什么？”

“不是，我只是……吃不下这么多咸的东西——让我想吐。”

明日香扮了个鬼脸：“我能问你件事吗？”

“嗯，当然可以。”

明日香向前靠了靠，“你并不想要这孩子，那你干吗不堕胎。”

友惠低下头，“我永远不会，那么做……”她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让她不知如何回答。（不过倒也没出乎她的意料）

“为什么？”明日香淡淡地问，“你知道这有多难的。你才十四岁，一个人，”看到友惠张开嘴想反驳，明日香立马抬起手阻止她，“好啦，好啦，别说什么‘真嗣会帮忙’之类的——我才不吃这一套呢。你跟我一样，并不爱他！”

友惠看了她一会儿。“既然你都说了；好吧，我爱他。”她双手抱胸，轻轻说道。

明日香觉得脸上有点热。“拜托！”她大声说，“真嗣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动不动就哭的小懦夫……如果说我爱他那我也爱你——但是相信我，横滨小姐，我可没那念头！”

黑眼睛盯着蓝眼睛——两个女孩都想让对方承认自己错了，可是谁都不买账。

最后是明日香打破沉默，不过两人的目光还是“恋恋不舍”。“我们要谈论的并不是真嗣……”她一字一顿地说，“而是你。”

友惠叹了口气：“我不能那么做……”她停了一下，确定明日香在听，“我不能杀一个孩子——何况是我自己的。”

明日香躲开她的目光。“看来你还不明白……”她小声嘀咕，“你是在出力不讨好……”

“明日香!这是我的孩子——我自己的,一个小生命,在我身体里孕育,我怎能杀了他?”

“我知道你是被强奸的,”明日香小声说,重新注视着友惠的双眼,“我知道这孩子不是真嗣的。”

这回轮到友惠避开明日香的目光了。“没关系,他照样是我的孩子——不管怎样,他是我的。”

“到底谁是父亲?”明日香追问她。

“天色不早了,”友惠突然说着,撑着桌子站了起来,“我该回——”

“不是加持吧?”明日香等不急了,真希望她回答说“不是”。

“谁?”友惠感到很奇怪,她摇摇头,“我不能,我不能告诉你,明日香……我真的不能。谢谢你今天帮我,但我得走了……”

“友惠!”看到她起身要走,明日香连忙喊住她,“我,我不问了。过来,坐下来吃完午饭。我们还有事要办呢。”她紧张地等着,没有去接包里正在响着的手机。如果真是什么要紧事,铃声不会停的。她正想着,铃声停了。

友惠盯着桌子看了一会儿,咬着嘴唇点点头。“好吧。”她慢慢地、平静地吸了一口气,回到位子上坐了下来。

看到那女孩重新开始吃午饭,明日香松了一口气。这关我什么事?她意识到刚才友惠要走时自己多么担心。我们又不是密友,什么也不是……我甚至对她一无所知……

等到她们吃完了,友惠站起来说:“对不起,我真的不能说。其实……只是……现在不行……对不起。”她都不敢去看明日香的眼睛。

明日香倒是摆摆手,意思是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管它呢,小事一桩。我也不是太想知道。”再说,我早晚会搞明白的。

说不定真嗣知道这事,不管怎么说,他不是要做她的丈夫吗?想到这,明日香差点想

拍拍额头。

友惠听了她的话，点点头。两人打点东西准备前往“新婚小屋”；明日香坚持说这是第三新东京市最好的婚嫁用品专卖店（不过她不愿意说她是怎么知道的）。

一路上，她们的心思不自觉地想到一块儿了……当然原因是不一样的——不过两人都在想那父亲。

##

真嗣躺在他床上，一只胳膊伸在床外面，另一只搁在前额上。“三个星期，”他自言自语，“好像也不算长，一切都那么突然……”

“真嗣？”美里的声音从门外传来，“我能进来吗？”

“当然，可以。”

门滑开来，美里慢慢走进来，坐在床沿，一言不发。

真嗣仍旧只是盯着天花板。他脑子里像是有团浆糊。不知道孩子会不会像他，如果是的话，我想她不会高兴的。

“真嗣，”美里终于决定打破这沉默，她慢慢开口，“我……很抱歉那样粗暴的对你。我知道你坚信这样做是对的——而且我想，对她也是——我只是想要保护你……我不想看到你受伤害……”

借着客厅里射进来的昏暗灯光，真嗣看着她。黄昏尚未来临，所以他不急着开灯，而且这灯光让她看起来更显柔和……掩盖了她平常有些生硬的地方。“她没有别的亲人了，美里，我必须帮她。”

她点点头。“我知道你的感受，但我希望能有其他的解决之道。”

真嗣露出一个苦笑。“我也希望……”他叹着气放下脚，坐在她身边，“我害怕，美里……”

她低下头。“我也一样，小真，”她小声说着，“你们俩都太小了，你们不应该被逼到这个地步。”

他闭上眼睛。“是她不该被逼到这个地步，”他的声音开始发抖，“比起她要承受的，我的害怕不算什么，什么都不是。”

“我猜你是对的，”美里也叹了口气，“尤其是当那父亲被……”她说不下去。

“是啊……”他轻声说着，回忆起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对他而言，整件事是场意外，自己却卷了进去。

五天前，他在陪他的一个好朋友相田剑介一起做值日。相田为了看那天的军用飞行器展览，没干完就早退了；真嗣倒是不在乎。

“没事，”他向他朋友保证，“只要五分钟我就好了。”

“你确定？”相田是这样说了，可却难以掩饰自己的欣喜，“我是说，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留下来。”

真嗣朝他这位已经喜出望外的朋友挥挥手，微微笑着让他离开。

我们这位眼镜兄走了半小时后，真嗣的工作差不多也结束了。

可当他提着最后一袋垃圾去焚化炉的时候，却听到另一间教室里传出什么奇怪的声音。

带着好奇，他打开门，然后就发现横滨友惠坐在一张课桌边上，两手捂着脸小声哭着。

“横滨小姐，你没事吧？”真嗣犹豫了一会儿问道。

她抬起脸的时候，真嗣看的心都快碎了。她的眼睛又红又肿，头发乱七八糟。

“碇君……我……”

他强忍住想逃跑的冲动，伸出一只手扶着她的肩膀，露出了一个迟疑不决的微笑：“怎么啦？”

真嗣也弄不清她怎么会一下子崩溃，把整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只记得她满脸泪痕，伸手抱住他，一边哭一边诉说，泪水把他的衬衫都湿透了。

友惠告诉他，自己被强奸了……而就在四个小时之前，她获悉自己怀上了罪犯的孩子。真嗣听到这，心里已经满是震惊和恐惧。

“哦天呐！”她说着从真嗣身上推开，“对不起，我，我不该跟你说这些的……对不起……”

真嗣站在那儿不声不响的足足有一分钟，接着，他做出了他这辈子最勇敢的决定：“没事的，说出来吧。”

她的嘴唇在发抖，终于决定这也许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她需要把事情说出来，否则她准会疯掉的。于是，她点了点头……

“美里，世上怎么会有人做那种事呢？”看到美里起身要走，真嗣问她，“那么残忍地……伤害一个人。”

“我，我不知道……”美里的心里也在挣扎，每个人关于爱情和慰藉都有自己的看法，她回答真嗣说，“不过，那个罪犯已经受到了惩罚。”

【爱情和慰藉，我想大家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作者不愿明讲，我也不愿明讲。用用你的想象力吧^_^】

真嗣看起来很难受。“我知道，”他轻声说，“赤木博士跟我说了。”

美里点点头。“我想我早该猜到她会跟你说，”她的话音里带着一丝忧伤，“她全都……告诉你了？”

“是的，”真嗣盯着地板，“她说我有权知晓实情。”

“她错了，”美里把一只手放在她肩膀上，“你知道得够多了，够你难受的了。”她的另一只手也把住真嗣的肩膀，让他转过来看着自己，“友惠绝对不能知道他的事，你明白我的

意思吗，真嗣？”

【这里的“他”是那强奸犯，可是他的情况并不像各位所能想到的那样，耐心看吧，也许还要用点推理】

真嗣把头扭了过去：“就算她自己知道了，也不会是我告诉她的。我连想都不愿想这事，当然也不会说出来——至少不会跟她说……”

美里点点头，把他拉进怀抱，两人都被这个举动惊呆了。美里紧紧地抱着他，郑重说道：“我为你感到骄傲。”

然后，不等他回答，也不等他抱她，美里松开他，快步走出他的房间。

##

“好了没？”明日香边问边把头贴在卫生间那光滑舒适的瓷砖上。

“嗯……”声音很微弱。

明日香听到厕所里冲水的声音，然后友惠从里面走出来，脸惨白惨白的。

明日香递给她几张纸巾：“给，我想你用得着。”

“谢谢……”友惠接过来，有点厌恶地擦着嘴。还好我在吐之前把礼裙脱掉了，要不更糟。

“还有八个月了对吧？”明日香朝她眨眨眼。

友惠扮了个鬼脸：“其实还有九个月。完整的妊娠期有十个月……”她阴着脸又说道：“要是我天天都有晨起恶心的症状，我会恨不得杀了自己。”

“为什么叫晨起恶心？”明日香突然问她，“现在可是……下午五点。”

“通常是在早上来，”友惠耸耸肩，走到水池边洗手漱口，“并不是每个孕妇都会那样，我想……我算是幸运的了。”

“是啊，是挺幸运。”明日香双手抱胸，“幸运到你要挺着个大肚子然后从身体里挤出一个大胖小子。”

“多谢了……说到底现在还不算麻烦。”友惠感激地说，“真高兴你在这儿提醒我那些负面影响。”

“这么说还有正面的？”明日香认真起来。

“是啊，医生说我的毛发和指甲会变得很……很发达。”友惠老老实实地说。

【发达……我不知道还能怎么翻译 strong】

“呜～～呼～～”明日香举起手指在半空中画着圈圈，“那倒真是挺划算……”

“而且，我会有自己的孩子，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崭新的生命……”

明日香陷入了沉思，等友惠烘干手，她决定换个话题：“你打算给孩子起什么名字？”

“如果是女孩就叫琉璃子，”友惠几乎是立刻回答，“这名字是我最好的朋友的。第四次使徒进攻后她搬走了。”

“如果是男孩呢？我猜你会用你父亲的名字，对吧？”明日香问她，这是种很传统的做法，而明日香觉得，友惠是个很传统的女孩。

友惠关水龙头的手轻轻抖了一下，不过她还是让自己保持镇定：“不……他走了——被调到美国的第二支部去了，就在三个星期前。”

“抱歉。”明日香赶紧凑上前去问她，“那你想给他起什么名字？别告诉我说是‘真嗣’。”

友惠转过身看着她笑：“你干嘛不找个比碇真嗣更糟的……”

明日香皱起眉头，她听出来这句话一语双关，觉得还是装傻比较好，于是咕哝了一句：“有他一个就够了……”说着她捡起刚才放在地上的袋子。

“的确。”友惠看着明日香收拾她们的东西，心想这个姑娘为什么不捷足先登，却把那个年轻、英俊、又有点害羞的小伙子“让给”自己。

她喜欢他…… 友惠想，继续看着明日香朝门口走去。 她掩藏的很好，但毋庸置疑，她喜欢他……

“我想说什么来着？”两人走出商场里的盥洗室，明日香说道，“我想我们要买的都买了。”

友惠柔声说：“还有一件事。”等明日香转过身，她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你，我一个人绝对做不了这么多。”

“别这样，有人看着呢。”明日香看看身边的行人，“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快别这样。”

“你说真的？可不管怎样，我会报答你的。”

“好吧，”明日香无所谓，“随便你。”

她们离开商场，登上第三新东京市开往市郊的一班列车。

等她们到了目的地，明日香惊讶地发现友惠住的房子又大又漂亮，带四个卧室呢。“还有谁和你住一起吗？”她在走上台阶时问道。

“没有啊。”友惠说着到包里找钥匙，“只有我，还有我爸爸。他现在不住这了，那就只剩我一个了。”

“你怎么住得起的？”明日香问她，“你有工作吗？还是别的什么？这房子绝不便宜，两套房子就更贵了。”

“爸爸在部门里位子很高，他的待遇很好。”友惠的话音里带着一丝苦楚，“我有个账户，不是很宽裕，但是足够付房租买点衣服、食物之类的了。”

“你母亲呢？”进了房子，明日香又问她，“他们离婚了吗？”

“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去世了。”友惠说，“我只有她的几张照片和一条项链。”

“对不起，”明日香把包放下来。听起来跟我一样，她想，不过我至少对妈妈多少还有点印象，直到，直到……她不想让这些痛苦的回忆再一次占据她的头脑，所以她狠狠地摇了摇头。

“没关系的。”友惠说，“我早习惯了。我现在都快记不起她来了，想她的时候就更少了。”

明日香知道她在撒谎，但却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她耸耸肩：“那好吧，我想我该走啦。祝你一切顺利啦。”

“再一次谢谢你，”友惠又鞠了一躬，“我真的很感激。”

“你要再这样我可就不客气啦，”明日香生气了，“我说了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友惠笑笑：“我知道，我只是喜欢看你激动时的样子。”

明日香眨眨眼，然后皱着鼻子朝她吐了吐舌头。

友惠被逗乐了。她给明日香开门：“有空来玩啊。”

“这本来就逃不掉的，”明日香耸耸肩，“跟你结婚的是我同事嘛。”

“真惨，看来你以后得天天看到我了。”

明日香扭过头，不让她看到自己正在笑。“是挺惨……更要命的是，我是你的伴娘，我得帮你准备那么多事情，到那时我会过来的。”

“瞧你……”友惠靠在门框上，她脸上的微笑慢慢散去，“别等到那时候，好吗？”

明日香稍稍想了一会儿。“OK，”她点点头，“我想这周末我会过来。因为我不小心把你弄哭了，所以校长放我的假一直到下周一。”

“我一般不会那么……容易哭的。”友惠朝她翻翻白眼，“只是最近，我有心事了。”

明日香耸耸肩，那件事确实是自己不对，不过她不想老实地承认。她喜欢友惠这个人，这点她不否认；但要承认自己做错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好啦，”友惠说，“宝宝饿了，我要去做饭了。”

“我可以在这儿呆一会儿，也许你需要帮助。”

“谢谢，可是你跟葛城少校说过你要回去吃晚饭的，我也不想再看到你为我操心了，少校好像心里挺烦的。”

明日香又做了个鬼脸：“好理由。那好吧，过几天我来看你……”

“好的……嘿，对了！你周五过来。还记得婚嫁店说过礼裙那时候会送过来吗？我想有个人帮我看看好不好。”

“没问题，这事包我身上。”

友惠点点头，看着明日香走下阶梯，她把门关了上去。

谁会料到我们间的关系会变得会这样呢？……两个女孩同时想着。

##

回家路上，明日香想起来她还有个电话没接。

“说不定是加持，”她在空荡荡的车厢里兴奋地说，“打电话来告诉我那些秘密。”

她赶紧拨了号听留言，当听到那个扎辫子男人的声音时，她的脸上浮现出微笑。

“明日香，”加持的声音有点迟疑，“你问的关于你朋友友惠的事……我劝你还是忘了吧。”

明日香莫名其妙地眨眨眼，加持的声音继续说下去，听上去挺急的。

“这事比你想象的来得严重，小香……有些狗既然睡着了，就让它们睡下去吧；至于这一条狗，千万别吵醒它。”

他这家伙在说些什么？

“我不是吓你……只是如果你还要把这事挖下去的话，估计真相会让你心里不好受的。跟你讲——我要带你去吃饭，随便什么地方只要你喜欢，我们可以谈各种各样的事情……除了这件事。我要挂了，明日香，记住我说的。”

一声轻轻的“咔啦”，留言完了。

这男人就不能说点简单的日语？她把手机关上，放进袋子。有些狗睡着了，就别吵醒它？难道就不能跟我直说吗？

“加持先生是对的。”一个声音从她身后轻轻响了起来。

明日香差点从座椅上跳起来。“优生生？！”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绫波丽就坐在她后面，手上拿着一本翻开的书。“别这样好不好！”天，今天已经是第二次这样了，我都快要吓得不行了。

丽翻过一页书，没有抬头：“我建议你听他的话。”

“你知道些什么？”明日香对她刚才偷偷吓她的行为很生气。刚才车厢还是空的，她到底是怎么偷偷摸摸钻进来的？

也许她是太喜欢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了，没发现丽从另一个车厢溜进来。

“我完全了解横滨小姐的事情，”丽淡淡地说，“但我不能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

“等等，”明日香想不通，“你怎会知道？”

丽淡淡地看了她一眼，然后又把书翻过一页：“当你平时不怎么讲话的时候，你听到的就更多……”

明日香气得头发都快竖起来了，她别过头，抱着胳膊。“我才不吃那一套呢，如果这事真像加持说的那样严重的话，他们也不会在你面前说的——NERV 可是有很多保密措施的。还有你是怎么听到我跟加持的谈话的！”她用沉默来表达她的愤怒，在那儿等了足足有一分钟，但丽根本就不回答她。

这下明日香火更大了，她转过头想朝丽大叫，却发现身后的位子 is 空的。

她扫视整个车厢，然后又站起来走到后面，往后面的车厢里看了看。

“该死的她到底去哪了？”列车里连丽的影子都没有。

她猜丽肯定跑到最后面一节车厢里去了，于是耸耸肩，走向自己的位子。

可是……就在丽刚才坐的位子上……那本书……!!!

明日香伸出脖子，读着做了标记的那页。

“人类总喜欢寻找一个又一个人。不管一个人认为自己到底有多孤单，他/她都会不由自主地强迫自己去寻找他人来陪伴自己。没人能够在毫无人际交流的情况下安全地活在世上。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方式。”

“什么东东？”明日香翻过封面。

看到书名后她大吃一惊，差点没站稳——《人世杂谈》 作者：惣流·恭子·泽柏林

【这个人的名字不熟吗？明日香的亲妈呀】

##

星期五下午，友惠正一个人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这没什么稀奇的，她总是一个人回家……不一样的是，她的脸上此刻挂着一个灿烂的微笑，正一步步走上门前的阶梯。

“时间刚刚好。”她自言自语着把书包放下来。

婚嫁用品店说她的礼裙会在四点准时送达，说到做到，客厅里的报点钟声刚刚散去，快递卡车的汽笛随后响起。

一名快递员来到门口，手里拿着装衣服的塑料套和一个写字板。

“请问是横滨友惠吗？”看到她点点头，快递员递过写字板，“请在这儿签字。”

友惠写好名字，接过袋子说谢谢，脸上洋溢着喜悦。快递员微笑着看着她，心想这姑娘肯定很高兴。

他压了压舌帽，跳上卡车继续他的行程。

友惠走进客厅，把袋子挂在门后。打开包装后，她情不自禁地露出微笑。

好吧，看来结婚和我一开始想的真不一样，不过说实话，还真没我过去想得那么糟。

她开心地抚摸着礼裙。“碓君……我怎么这么幸运？”

她轻轻叹口气，摸着肚子。

“你也很幸运，他可是个好人。他会好好照顾我们……因为，因为……”突然她感到肚子里一阵抽痛，疼得她皱起眉头。

“噢……”她大口喘着气，“这是怎么——啊!!!!!!!!!!!!!!!!!!!!!!”

不一会，又一阵绞痛袭来，友惠叫得更惨了。

“这是……怎么了？”她用手紧紧地抱着腰。

当她低下头看时傻了眼。

一块暗红色在她的牛仔裤前面蔓延开来。就像每个月那个来一样……

##

明日香慢慢地走上台阶。

真是个大房子，住在里面一定会很孤单。

友惠前天过来找真嗣说过话，她也和明日香谈了一小会儿，其实也就是说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两人都很开心，尤其是明日香——她因为在学校里的“表现”被美里关在家里直到星期五。

她尝试过反抗——特别是她拼了命地想把那个蓝头发的 EVA 驾驶员找出来。明日香恨不得掐死她，她怎么能开那么伤人的玩笑（明日香就是这么看待那件事的——否则丽干嘛要把她妈妈写的书摊给她看，还故意把明显是针对她的那一页标出来？）但是美里的态度很坚决。

“你该把这当成机会，好好在你的汉字课程上下下功夫。”美里当时皮笑肉不笑地跟她说，“也许下次考试你能拿一个比 B 好点的成绩。”

“又是该死的汉字，”明日香生气地咕哝，“我都大学毕业了……是这个落后的国家非要用那些弯弯曲曲的线条而不肯使用真正的字母，这怎么能怪我？”

她在门口停下来，心想自己要不要等一会儿再敲门。

“我比约定的来早了一个小时，也许她不想我现在就闯——”

一声尖叫让她从思绪中回到现实。

“友惠！”她大声喊道，“友惠！”

她试着推了推门，却发现锁上了，她拼尽全力去撞，希望这门能给点面子——不过这门实在太结实了。

她闭上眼睛，准备好即将到来的疼痛，然后一拳砸在门中间的窗户上。

几片碎玻璃割破了她的手和胳膊，她忍不住大叫了一声。里面友惠的喊声还是撕心裂肺。

“坚持住……”明日香从外面摸索着门把手。

好不容易开了锁，明日香猛地把门撞开。

“友惠！”

友惠躺在走廊地板上，两手抱着小腹蜷成一团。

“痛……”她说话带着哭腔，“天哪，明日香……好——啊！！！！！”

明日香赶紧打电话，听到电话通了，她伸出手抓住友惠的胳膊：“坚持住，我会找人救你的。”

友惠抖得厉害，她点点头，咬着嘴唇。“那孩子……”她上气不接下气，“快点……他们……要快点……”

明日香很快把她知道的情况告诉了急救中心的接线员，听到电话里的女人说他们会在几分钟后赶到，她挂了电话。（谢天谢地，离友惠家最近的医院不过三英里开外）

又一阵绞痛袭来，友惠又忍不住叫了一声。“明日香……”她说，“你保证……保证会好好待真嗣……”

“我……”明日香有种不好的预感：她快要死了。她马上说：“你知道我会的。”拜托救护车你快点来。

“我知道……你爱他……”友惠喘着气，“你得告诉他，求你，他应该享受这份快乐。”

“我不爱——”

“啊！！！！！！！”明日香刚想抗议，友惠的叫声打断了她，她的背弓了起来，弯得快成90度了。

“千万别死，”明日香急坏了，“你不能死，我不会让你死的！”

这时救护车来了。一位医护人员对她说：“请往后站，小姐，我们要对她进行急救。”

“友惠……”明日香不忍心，她呜咽着站起来让医生过来。

她一直陪在友惠身旁，看着那些医生努力想让友惠的血压稳定下来。

去医院的路上，明日香一直握着友惠的手，一旁的医护人员则帮她包扎手上的伤口。

然后她又跟着她一路到了手术室门口，直到这时她才不得不停下……

##

“惣流小姐。”

明日香揉了揉眼睛，抬起头。她和真嗣还有美里一起在休息室里，一名医生走过来。“怎么了？”明日香的声音里还有着一丝希望。

她到这儿五分钟之后，真嗣和美里就赶过来了……说实话，她还是第一次看到真嗣这么恐慌。

当时大家足足花了十分钟试图让他冷静下来，最后还是医生给他打了一针镇静剂。

“横滨小姐很幸运，能有你这样一个朋友，惣流小姐……”

“她还活着！！？”明日香大声喊了出来，她简直不敢相信。

“千真万确。”医生朝她笑了笑，“这得谢谢你，要是再晚几分钟，她就会流血过多而死。”

“那她的孩子呢？”真嗣问，“孩子没事吧？”

医生顿了顿：“我被告知了……这件事的情况，既然你将要成为她的丈夫，那你应当享

有跟父亲一样的权利。”他看着真嗣的眼睛，一只手扶着他的肩膀，“孩子没了，我很抱歉……真的很抱歉。我们竭尽所能了，可我们……救不了……”

真嗣看上去有点虚脱：“我知道了，谢谢。”

医生点点头。“今天横滨小姐得休息，不过明天早上你们可以看她了。”他叹了口气，“我会建议你们回家睡点觉，不过，一般人们都不会答应的，”他从三个人面前转过身，“我还是去给你们拿几条毯子还有枕头过来吧。”

“谢谢您，医生。”美里说，“谢谢你这么好心……”

那医生试着微笑，却发现自己笑不出来。

明日香看着医生像个吃了败仗的士兵一样低着头走进走廊。她转过来看着真嗣，想着友惠的恳求……以及真嗣许下的要保护她的孩子的诺言。

“嘿，美里，”她轻声说道，“你能不能，让我们单独呆一会儿。”

美里有点儿奇怪，不过在看到明日香脸上恳求的表情之后，她点点头：“我去，给咱们弄点咖啡……”

“什么事？”真嗣的声音好空洞，“怎么了，明日香……”

她想了一会儿该怎么回答，努力想弄明白自己到底想说什么。

最终，她放弃了。

她慢慢走近他……当明日香轻轻地把真嗣拉进怀里时，他的眼睛一下子瞪得老大。

明日香感觉到他的身子抖了一会儿，她在想他会不会挣脱开……过了一会，真嗣崩溃了，他紧紧地抱着她，把脸埋在她的肩膀上。

听到真嗣的抽泣，明日香闭上了眼睛，用还缠着绷带的手温柔地抚着他的背。 我并不爱他，这得另当别论……这只是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罢了……

她想到了友惠，还有当她说到自己孩子的时候眼睛里闪现的光彩。

“明日香……”真嗣枕着她的肩膀，小声说着，声音断断续续，“你，你不是想，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吗？”

于是真嗣跟她讲了友惠孩子的父亲，以及那个男人后来的下场……明日香听着，紧紧闭着眼睛……真嗣讲完之后，哭得更厉害了；明日香更紧地抱着他。

真嗣嚎啕大哭，泪水横流……明日香默不作声，内心难以平静。

##

友惠缓缓睁开眼睛，慢慢地环顾房间的四周。

真嗣在墙角的椅子上睡着了，眼睛边上一圈黑眼圈。美里的红夹克挂在衣架上，可她自己却不知去向。

明日香就坐在她身旁，等着友惠看到自己，然后慢慢点点头：“你差点把我吓死……”她伸出手想握友惠的手。

“不要，对我这么好。”友惠小声说，“我流产了，对不对？”两行泪水滑过她的脸颊。明日香张开嘴刚想回答她，她却摇了摇头，“别再费口舌了……我自己能，感觉得到。”

明日香紧紧握着她的手，却一句话也不说。

“我以前从来不想有小孩……”友惠闭上眼睛，“当我知道小孩是怎么有的时候，那种想法真的让我感到恶心。”她轻轻抖了一下，“可当我有了之后，明日香，我知道，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孤单一人了。”

“我……”明日香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友惠擦了擦眼睛。“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找个想要孩子的人……”她看着明日香的眼睛，“不仅仅是因为这样我不会再感到孤独，更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在这世上的原因。”

明日香翻了翻眼睛：“别胡说了，你到这世上来可不是就为了生孩子的——你又聪明又漂亮又讨人喜欢……怎么啦？”

友惠在微笑：“谢谢你。”

明日香耸耸肩。“是啊，好吧。”她心不在焉地回答，脸上却泛着一丝红晕，“我猜真嗣这种人会要孩子的，”她看了看正在睡觉的第三适格者，“他那样子真傻。”

友惠笑出声来……然后又叹了口气：“我希望他是，我更希望那些孩子的母亲能明白他们的父亲多么与众不同……。”

【哪些孩子？当然是真嗣长大后他的孩子。】

“你现在不想跟他结婚了吧？”

“不想了。”友惠稍稍犹豫了一下，“不过并不是因为你所想到的原因。”

“你什么意思？”明日香很明显是莫名其妙。

友惠微微笑了：“你以为我想嫁给他只是想让孩子有个父亲对吧？这倒是事实……开始是的。”

“你说什么呀？”明日香气坏了。

友惠叹口气：“可是我对他了解得越多，我发现自己越是喜欢他。他英俊、善良、体贴人……真的很可爱。”

明日香吊着下巴瞪着她，很是惊讶：“你……你爱他……”

“是的，干嘛不爱呢？”

“瞧，”明日香有点慌乱，“他从来不锁门，考试前天晚上老开夜车，他会把鞋子脱在房间中央，他还从来不把马桶盖放下来，他……你干嘛？你笑什么？”

“还有别人知道他这些事吗？”

明日香脸红了：“你到底在——”

“明日香，听我说，”友惠打断她，“我说我爱真嗣，这是事实……”她又摇了摇头，“可是我不傻——我知道他不爱我。哦，我知道他会信守诺言来娶我——因为他说了他会，除非还有别的原因——而且说不定他后来会渐渐爱上我。”她抓着明日香的手说，“但我能隐约感觉得到他爱着别人……”

“谁？”明日香眨眨眼睛，不明白自己听了这话干嘛这么生气。她到底在讲些什么？

“别装成小女生，”友惠的口气中带着不快，“那不适合你。”

“别开我玩笑了。我和他之间屁事没有，而且也永远不会有。”

友惠直直地盯着她的眼睛问：“为啥？”

“因为，因为……好吧，因为他是个笨蛋，一个总喜欢发牢骚的小懦夫，从来不为自己事情考虑考虑，凡事总依靠他人。”她说的越来越快，差点语无伦次，只好停下来慢慢讲，“他只知道学校和EVA——他从来没有真正的人际交往，他这样子我永远都不会爱上他……”她的长篇大论突然停了下来，友惠听得目瞪口呆。

两个女孩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房间里静得连根针掉下来都听得到。

最后明日香转过脸，友惠抓住这个机会：“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明日香张开嘴想反驳说那根本不可能……可最后却说不出话来。

“你醒了！”真嗣的声音把两人吓了一跳。

明日香突然站起来，冷冷地说：“你们肯定有不少话要说，我去看看美里到底怎么了，去了那么久……说不定她在从餐厅回来的路上迷路了。”

她走到门口时，友惠轻声喊住她：“明日香，考虑考虑，至少考虑一下。”

明日香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柔声答道：“也许吧。”

然后，她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

##

一个星期之后，明日香、真嗣、还有友惠三个人站在第三新东京市的火车站上，等着开往新大阪的第 956 次列车。

“真希望你可以不用走。”真嗣看着地面，第三次这样说。

“我姑姑真的很好，”友惠平静地答道，“我在那儿会过得很好的。”

她肯定要走，没人怀疑这一点。因为真嗣最终还是没能坚持住，他告诉了友惠真相，以及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事；而且她也用不着再结那个临时安排的婚了……所以，对她而言第三新东京市再也没有家的感觉了。去别的地方住，有利于她忘记过去几个月发生在这儿的事。

就算不是这样，那么至少至少，远离记忆的根源可以抚平她内心的创伤。

“可是你才刚出院几天啊，”真嗣说，“干嘛不等到学期结束呢？”

友惠笑了笑：“我在书上看到过：如果你打算重新开始，那最好立即开始。既然你知道那是你想要的，那干嘛非要一推再推呢……你说对不对，明日香？”

两个女孩目光相遇的一刹那，真嗣突然感觉自己好像站到了高压线下面。他眨眨眼，仿佛眼前的两个人是两台失去控制的机器，只要他说错一句话就会有生命危险。

于是他决定一句话也不说。

明日香双手抱胸，心不在焉地回答她：“你书看得太多了。既然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干嘛傻乎乎地往里面跳呢？”

“可有时候就是要冒冒险，要不你怎能知道是否——”

“那不是你的火车吗？”友惠的话被明日香打断了。

“她说对了，看起来确实是那列车……”真嗣显得很沮丧。

他们一行往月台走去，真嗣拎着她唯一一只箱子。

他把箱子递给搬运工的时候，友惠真诚地笑了：“谢谢，真嗣……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

她走上前，轻轻地在真嗣的嘴唇上吻了一下，明日香扭过头。

真嗣的脸涨得通红，说话也变得结结巴巴：“没，没什么。”

两个女孩的目光再一次相遇，友惠微微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明日香的嘴角露出一个小小的微笑，并且也向友惠点点头。

真嗣看看这个人又看看那个人，又怀疑自己是不是搞错什么了。

友惠突然说：“好吧，我想我该走了。”

“再见，”明日香向她道别，“我会考虑我们说过的事的。”

友惠再次点点头，然后转过头：“希望你会……”

真嗣和明日香看着她登上列车，在车门口挥了挥手。

两人一句话也不说，就这么看着。列车长大声喊道：“所有人已经上车！”

“她说她会回来看我们的……”明日香轻声说。

“她意非如此，”真嗣凝视着渐渐加速的列车，“你知道她不是这么想的。”

“是啊，”她承认，“我知道。”

真嗣皱起眉。“你知道吗？”他轻声问她，“她在医院里的时候，当时大家都以为她活不了了，你猜我一直在想什么？我在想她父亲。”

“她父亲？”明日香莫名其妙地眨了眨眼。

“她父亲。”真嗣确定，“我就一直在想：‘他到底遇到了什么事，要对她做这种事？’还有，‘要是她死了，他们父女还会再相见吗？’”他低下头，“挺滑稽，对吧？”

她想了一会儿，一边看着黄昏霞光照耀下他的侧影。“你心肠太好了。”她说，不过话音里并没有生气或轻蔑的味道，只有深深地思索。

“我猜也是。”真嗣说，“我只是希望我能找到什么办法来阻止这一切发生。我是说，我很高兴自己能认识她……但我真的希望是通过另一种方式……”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他有点伤感地想道。

“你饿不饿？”过了半响明日香问他。

他疑惑不解地看着她，但在落日的余辉下，她脸上的表情看不清楚。他把手插进口袋，很高兴能换个话题：“是啊，我饿了。”

明日香对自己点点头。“那我们去吃点饭吧，怎么样？我请客。”

她温柔的语气让真嗣很惊讶。他眨巴眨巴眼，然后慢慢露出微笑，轻声回答她：“我……好啊。”

于是，俩人一起转身走出火车站。

【完】

##

【删减场景】

就像一部电影一样，小说也常常会有一些无足轻重的、或是前后不相称的场景。这里就有两段，各位如果有兴趣，那就读读看吧

1) 阐述元渡要杀横滨的原因

元渡直勾勾地盯着朋友的眼睛。“如果是这种情况——强迫一个孩子做那种事……那我给你的回答是肯定的。就像我之前说的，有的罪行不可饶恕。”

冬月又鞠了一躬：“如您所说。”

元渡重新躺回他的椅子，仰头看着天花板上镌刻的生命之树。他的副司令已经离开了。

“你会同意吗？”他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自言自语，“如果是真嗣呢……如果是丽呢……”

他闭上眼睛，感到一阵恶心。

他看过验尸官拍的照片……那些眼泪……那些瘀伤……还有那鲜血……

冬月是不对的——照看好那些孩子是他的职责。因为他也是一位父亲（不管他这个父亲做得怎么样，他还是爱着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女儿”），还因为他是司令。

更因为唯会要他这么做。

2) 扩充的，额外的，同时又是没啥用处的小结尾

明日香对自己点点头。“那我们去吃点饭吧，怎么样？我请客。”

她温柔的语气让真嗣很惊讶。他眨巴眨巴眼，然后慢慢露出微笑，轻声回答她：“我……好啊。”

于是，俩人一起转身走出火车站。

当两人在十字路口遇到红灯停下时，明日香悄悄地握住真嗣的手。

他奇怪地低下头看，然后又抬头看她的脸，张开嘴想问她想干什么。

“嘘——”她小声说，“过一会儿我们再谈，至于现在，还是……嘘……”

他点点头，轻轻地回握她的手。

两人都没再说话，但是在接下来的路上，两人脸上都带着灿烂的微笑……

【作者后记】先别急着说“撕掉”。这个故事（尤其是开头）其实灵感来自 *Shinagami* 一篇小说靠近结尾的一段场景，这是我的诡计……不过这可不是抄袭，而且在开头之后真的有很多改变。

这是我写过的最长的单章小说，我至今仍然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不是正确。怀孕、少年婚姻、流产、乱伦……而且还是强奸——这些都是很沉重的话题。我知道我一开始就想把它写成一篇长长的小说，但我也知道自己肯定不愿意把它分成好多章节。我只希望我已经有力地将这些问题的严肃性传递给读者。

友惠的父亲怎么了？好吧……他并没有被调到另一个分部，我们有十足的把握说他是被杀了……不过很显然，在最后下手前，他们还对他做了很多事情。不管我想到什么，写了什么，那都远远超出强奸犯所应受的惩罚，即便考虑受害者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伤害。所以我让你们自己去填补空白，自己去进行评价，全凭你们自己的感觉。（是的，我当然憎恨强奸）

干嘛不找个更司空见惯的人来怀孕呢？**【可能是指明日香】**原因一大堆：首先，既然是司空见惯，就太乏味了（就说 Axel Terizaki 写的《Child of Love》吧，那是最早的跟怀孕有关的同人小说）；其次，我是想要探讨明日香关于孩子、家庭、以及友情的感受，我原来可以让洞目光来代替她的位子，但我总觉得光的家庭还算可以……而且我也想象不出她的父亲会强奸她（是，是，我知道——尽管这样好像表面上挺不错，但是后台工作很复杂……好啦，总之这次不行）；最后，我总是尽量少用配角——这是明日香的故事，又不是 EVA 总动员（也许您早发现了：整整 38 页，明日香差不多在每一页都出现）

不管怎样，我希望（要是没别的事情的话）我讲了一个好故事。

谢谢观赏。

感谢以下各位的预览：Ryoma，20Eva，Shinigami……和以前一样，我感激不尽。

欢迎反馈：random1377@yahoo.com

【译者后记】这是我翻译完的第一篇可以算长篇的中篇小说。有关内容的看法，其实作者已经代我说了。我在高考前一两个月的时候才开始搞翻译，刚开始翻译出来的东西惨不忍睹，几个月下来，我觉得已经大有长进，你们可以从这篇文章前后的句子结构和词语运用的情况看出来，变化还是很明显的。整个翻译过程不算辛苦，虽然要查字典（开始用的是牛津高阶第六版，后来在电脑上用金山词霸，英语水平多少有一点提高）、上网搜人名，但说实话，拖拖拉拉的，我倒不觉得累，尤其到后来。

我喜欢明日香在这部小说中的表现，比她原来要更有爱心，不过我并不是说真的明日香不会这么做，我永远永远相信：ASUKA IS A GOOD GIRL！借用明日香的眼光，去发掘人内心的明与暗，去看待永远都很难分清的所谓好人坏人。也许友惠的遭遇不算这世上最残酷的，但作者已经成功地用那些敏感的话题将主旨凸显出来：平等，友爱，责任……生命的美好！

在此，我向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此外，对于各位的支持和期待，我感激不尽。

2008 年 8 月 18 日星期一

中午 12：30

完稿于溧阳家中

不想长大的孩子

2008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一

凌晨 2：00

二次修改于天津大学

逐风者（Chasing the Wind）

作者：Random1377

翻译：不想长大的孩子

头——写字楼顿时粉身碎骨。

说的好听点：今天不太顺。

碓真嗣摇摇头，试图保持清醒，然后控制那巨大的机甲重新站起来，胡乱地四处寻找那只跑得飞快的使徒。“它跑哪儿去了？”他心急如焚，“不能把它丢了，得去——”

“它在你左边，傻瓜！”

真嗣驾驶初号机猛地闪向左边，使徒尖刀般的腿刺了过来，穿透了初号机的小臂，火烧火燎的疼痛闪电般袭向他自己的手臂。真嗣倒吸一口气，强忍着疼痛提醒自己，EVA 不仅仅是一台装着自己的兵器，还是他自己身体延伸出去的一部分。

第二适格者，惣流·明日香·兰格蕾的声音又在他耳边响起：“离开那儿，蠢货！你想变得跟零号一样吗？”

真嗣抽空朝零号机的方向看了一眼，丽的机器 20 秒钟前被甩了过去，掀起的烟尘挡住了真嗣的视线，他不知道零号机怎么样了。

“你联系上她了没有？”他一边飞快地躲开又一次进攻一边问明日香。

她应该能和我们联络才对呀……真嗣开始担心那个蓝头发的女孩，老天！拜托保佑她没事……

“好像我有那个闲心思似的！”红头发女孩生气地回答，“你不知道是吧？那我告诉你好了——我正忙着呢！”

她的机体也受了伤，胸前的伤口正在汩汩地流着血。她还在战斗，不过在真嗣看来情况不太好。

因为还有不到两分半钟，一切都将结束……

“主发射井堵住了……”赤木博士在三个孩子穿好战斗服之后对他们说，“你们只能用备用的，从侧面攻击使徒。”

“我们该怎么进攻它？”明日香面露难色，“你说我们只有几分钟，对吧？这点时间不够——”

“你们要在3分钟内到达地面，”律子打断她，“机体上的外挂电池包会给你们足够的时间去消灭敌人的……不过动作要快。”

“时间足够了……”真嗣自言自语着，看到二号机又发动了一次徒劳的冲锋，结果被那家伙的腿扫了回来。至少它只能用它底部的眼睛来施放酸液，他宽慰地想，我猜这可以……

“太棒了！”明日香兴奋地大声喊道，“好了，真嗣，我们这么干——我从一侧进攻使徒，你从另一侧包抄。它只有四条腿，不可能同时攻击我们两个，对吧？”

“知道了，”真嗣赞许地点点头，“不过要快点……我只剩下1m40s了。”

“当然了，木头脑袋！”明日香一句话顶了回去，她已经害怕得着急起来，“我的时间也不多了。数到三，怎么样？”

真嗣张开嘴刚想同意，突然呆在那儿，他在机器左边的房屋废墟中看到了什么东西。他感到浑身冰凉，根本没办法去回答明日香。

“天哪，”他轻声喊道，“噢我的老天呐！”

坐在驾驶舱里的明日香困惑地看着初号机俯下身子，用它巨大的手抓起什么东西。那傻瓜在干嘛？她心想。使徒显然决定继续入侵本部，它又在往主发射井里分泌酸液了。“井就快要被穿通了。”明日香看着蹲在那儿的使徒，然后又看看真嗣的机器，然后又看回去，“我们动作要快点了……”

初号机突然站起来，拼了命地朝远离战场的方向奔去，连头都不回一下。明日香的蓝眼睛瞪得老大，她几乎是惊恐地看着这一切。

“真嗣？！”明日香朝着通讯器大喊，她真的害怕了，“你在干嘛？！！”她的声音小了下去，“你、你也要抛下我？”

真嗣没听到她的声音，他的眼睛牢牢地盯着自己机器的轻轻合着的手……他一门心思全放在手里抓着的东西上。

“好吧，”明日香已经有点发抖了，“我自己来。”她把操纵轆向前一推，二号机奋力冲向使徒，试图穿透对方的防线。

不过她没成功……

#

真嗣在努力让初号机跑快些，驾驶舱里只能听到他自己气喘吁吁的声音。通讯系统被关闭了，外置传声装置被屏蔽了，连备用 LCL 循环系统也不工作了……只有必要的功能在运行。

随着第三新东京市综合医院映入眼帘，初号机硬生生地双膝着地，掀起大片的尘土，猛地停了下来。真嗣打开对外广播系统：“我需要医生，”他大声喊着，难以掩饰心中的恐惧，“快点！”

他知道有些医生从不离开医院——哪怕发布了疏散令——他们太敬业了。真嗣祈求他们快点，已经没时间了——半点时间也没有了。

一名黑头发的年轻医生谨慎地探出脑袋，咬着嘴唇，显得忧心忡忡。他走出大门，慢慢靠近那台跪在地上的巨型机甲。他尽力控制住自己的舌头：“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真嗣缓缓降下双手，小心打开，就像一个小孩给他妈妈看手心里的蝴蝶一样。那位医生瞪大了眼睛，看到一个小女孩躺在那巨大的紫色手掌上。她不会超过九岁，一头被鲜血染红的金发在她的脸庞四周散成一圈。

“快——来——人!!!”那位医生一边喊人一边跑上去，毫不犹豫地爬上眼前的机甲。

真嗣看到又有几名工作人员走出医院，带着各种各样的器具、设备。“救救她……”真嗣已经顾不上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是什么样了，“你们一定要救救她……”

那名医生一言不发地忙着检查女孩的生命迹象。她用一支小手电筒照了照她的蓝眼睛后急忙说：“她还活着！快把担架抬过来，她不能就这样躺着。”

他抬头看着这台巨大的紫色涂装的机甲，心想是什么样的人在驾驶。他肯定也有孩子，否则他怎么会这么担心呢？糟了，这可能就是他的孩子。他张开嘴想告诉驾驶员他们会尽力而为……然而机甲的眼睛突然变暗，伴随着一声电力耗尽的哀鸣，头垂了下去。

“救救她……”真嗣坐在静谧的驾驶舱内，他知道就算自己声音不这么小，外面的人也不可能听到了。他突然意识到不管明日香是输还是赢，她的战斗也该结束了。想到这，他有点害怕……但他仍旧只是希望那个小女孩能没事。

过一会儿他就会知道答案的——等机体回收小组把他从驾驶舱里弄出来之后……然后……他们会把他送去关禁闭。

#

牢房的门滑开了，不过真嗣没有抬起头。

管他是谁呢？

“碇，”声音很温柔，“我想和你谈谈。”

“你想知道什么，绫波？”真嗣说话干巴巴的，他的眼睛还是盯着地板，“你怎么会在这儿？我猜他们会禁止别人来看我的……对待叛徒本来就应该这样。”他在说那个词的时候嘴唇哆嗦了一下。谁会料到我会被加上这么一个罪名呢？

“我得到了特许，”绫波边说边走进来，“从司令那儿。我真的想和你谈谈昨天的事。”

“为什么？”真嗣问她，“他们已经跟我谈过了……我被判犯有反人类的罪行，”他深深

地吸了一口气，“我还被认定精神不正常……”

“使徒被歼灭了，”丽说，“驾驶员惣流和我——”

“是啊，”真嗣打断她的话，“我已经知道了。”他终于抬起头，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我听说最后是你打败它的。”

里转过头看着别处。“不是，”她轻声说，“使徒打算把脚收回去发动进攻时，我驾驶零号机抓紧了它的腿。惣流给了它致命一击。”

真嗣叹口气：“既然它都死了，那谁杀了它也就不重要了。毕竟，消灭使徒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对，”丽表示赞同，“这才是我们待在这儿的原因。”

真嗣低下头，一言不发；周围又安静了下来。

我原来还以为我们是来救人的，他伤心地想着，看来我弄错了。

丽走近了些。“我想问你点事，”她停在这个苦恼的男孩面前。我以前从没看见他这样过，也许他精神上真的受了很大的打击。

真嗣再次抬起头来看她。“怎么了？绫波？”他的语气中充满了疲惫，“他们已经把我问遍了。美里、律子、还有我爸爸……关于我的事报告上都写了，你还想怎么样？”

丽微微蹙眉。这不太像他，他从不会这么粗鲁——这也是她想问的……她盯着他的眼睛柔声问：“你为什么要脱离战场？”真嗣眨了眨眼，脸上的表情很明显是在问她：你到底听没听到我刚才说的关于报告的话？面对真嗣的沉默，丽接着问：“你为什么要把一个孩子的生命置于 NERV 那么多人的性命之上？”

他又叹了口气。丽的红眼睛在试探他。过了好一会儿，他轻轻地答道：“我不知道，当时我就看到她躺在那儿。也没别的，我就是想救她。绫波，她是那么……”他的嗓音开始变得嘶哑，不过他坚持说了下去，“那么渺小。”

丽歪着脑袋。“但是你没成功……”她轻声指出这一点。

真嗣抖了一下：“我知道……”

“你干嘛要哭？”丽突然有种莫名的冲动，想帮他把眼泪擦掉。

“我失败了，绫波。”他伤心地说，“她死了……我竭尽全力让初号机跑快点，可她还是死了——可是为什么？这事好吗？她才八岁……”他用带着手铐的手抹了一把眼泪，他不想在这女孩面前哭，但他做不到，“她只有八岁……”

绫波看着他擦了一会儿眼泪：“你觉得自己对此负有责任……”

“初号机撞上了她身旁的大楼……”过了一会儿真嗣回答她，他的声音空荡荡的，“她本该呆在原地等医生过来，可我却动了她……而且我又没来得及送她到医院。”他的脸因痛苦而扭曲起来，“我没来得及……”

丽觉得很矛盾。一方面，从逻辑的角度讲，他知道真嗣的想法没有道理：那个小女孩应该呆在避难所里的；而且楼房被撞塌只是一场不幸的意外。但是，从更深的层面上考虑，她觉得不管真嗣有没有责任，自己都应该安慰安慰他，因为他……什么？到底是什么？……自己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碇君，”她摇了摇头，赶走那些古怪的想法，然后柔声对他说，“你尽力了。”

真嗣慢慢摇了摇头，然后盯着她——或者不如说是“透视”她——的时候，丽被他空洞的眼神吓呆了。“我曾经尽力做过很多事，绫波，可是没一件成功过。”

丽的眉头又皱了起来，可她说不出来话。

“绫波，你到这儿来干嘛？”过了半晌，真嗣又问她。

她本想告诉他说他刚才问过了，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下了。她只是慢慢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该来看看你。”

“谢谢，丽。”从她到这儿开始直到现在，真嗣第一次朝她露出真心的微笑。

丽的脸红了。“不……客气。”他的话带来一种不寻常的感觉，让她有点奇怪。
怪了……她心想，这么普通的一句话居然打动了自己。

“你还想知道什么吗？”真嗣轻声问她，“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告诉你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有些话我还会不会说第二遍。”

丽又歪着脑袋，打量了他好长一会儿。“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再跟你谈一次。”

等她转过身朝门口走去，真嗣喊住了她：“绫波！”她转身看着他，真嗣也强迫自己面对着她，“过了明天我就不在这儿了，”他的脸微微泛红，“要是你……真的想和我再谈谈，那得等到我的听证会结束，并且他们决定好怎么处理我之后了。”

丽迟疑了一下，然后点点头。

等到她离开后，真嗣再一次叹了口气。他们会以“叛徒”的罪名处决他吗……或者只是撤销他的职位，把他关起来。真嗣觉得不管是那种情况都无所谓。

连条命都救不了，我还有什么用呢？他疲惫不堪地想着。

碗真嗣闭上眼睛睡着了。在梦里，到处都是那个小女孩的身影，她那太阳般灿烂的金发，蓝天般深邃的双眸，还有那似曾相识的微笑——尽管他从未亲眼见过——宛如天堂般美丽。

#

“我……什么？”真嗣惊讶地合不拢嘴。

“我想我说的很清楚了。”冬月教授看着这个小伙子的眼睛，“我再说一遍，你会被关在葛城美里家，直到你第一次去看心理医生。在那之后，由她负责看着你，确保你每周看两次心理医生。”

“我，我不明白。”真嗣看看冬月又看看他的父亲，“这就是给我的惩罚？”
不是开玩笑吧？他有点不知所措，这顶多只能叫警告。

元渡仍旧只是盯着他。副司令则双手抱胸问真嗣：“莫非你是想要死刑？”真嗣点点头，他真的认为那有可能。副司令微微笑了：“也许你不知道使徒已经被消灭了……或者没意识

到我们没有那么多后备驾驶员。”

“可-可是，”真嗣的舌头差点打结，“明日香差点死了。”

“驾驶员惣流安然无恙，”冬月说，“她一切都好。”接着他又摇了摇头，“被误以为这是在宽恕你，也别自以为这是你父亲的缘故。你将会被拘禁在葛城上尉家，因为你的精神状态不稳定。要是你的心理医生认为有必要，你还得接受药物治疗。”

“遵命……”真嗣觉得脸上火烧火燎。

“好了，你可以走了。”

真嗣刚转身要离开，冬月叫住了他，又补充了几句：“明天要举行仓沢小姐的葬礼。她的父母想见见初号机的驾驶员。”

真嗣僵在那儿，想想自己将要面对那个小女孩的家人，心儿怦怦乱跳……他还要告诉他们正是自己没能挽救他们的爱女。“我想我不能——”

“作为 NERV 的一名代表，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明白吗？”副司令打断了他。

“遵命……”真嗣再一次无可奈何地回答。

“三点钟会有车来接你，准备好。”

真嗣点点头，离开了。元渡终于把他一直坐正的身子靠在靠背上。

冬月轻声问他：“你说他还会驾驶吗？”刚才冬月和真嗣讲话的时候，元渡一直缄口不语，他觉得这很别扭，但也知道他必须这么坐在那。

“心理医生会告诉我们的，不过马尔杜克机关已经准备好找第四适格者了……”元渡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摩挲着，“以防万一。”

“你真是铁石心肠，阿碇。”冬月摇摇头，“他可是你儿子——你多少该有点怜悯……”

“我的老朋友，”元渡推了一下眼镜，反唇相讥道，“怜悯可是奢侈品。何况要拒绝那对夫妇的请求简直是小事一桩。”

“除非你不是人。”冬月小声说。

周围安静了下来。过了很久，响起了元渡轻轻的一声叹息。“还有别的事要做呢。”他开始伏案审阅起桌上的文件来。

冬月从侧面盯着这位他以前的学生，心里有点难过：再不会有人像你这样冷酷了。随后他赶走脑子里那幅真嗣低着头的景象，开始着手眼前的工作。

#

真嗣慢慢推开公寓的门，有点心虚地跨过门槛。

后天要去看心理医生，而明天……天哪，我该怎么面对他们？他无精打采地她脱下鞋子，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美里刚才开车送他到这儿，却叫他自己进去。他问她要去哪儿。她耸了耸肩，不敢看他：“开车四处转转吧。”她没法告诉他真话：自己被命令把他当成精神病人对待……他们还对她下命令说如果他的情况“恶化”，她必须把他弄“残废”。

尤其让她坐立不安的是，他们跟她说这个和她一起住了几个月的男孩已经疯了，有可能会攻击她（而且要是他真的这么做了，她得开枪打他）……所以她决定躲开几个钟头，心想开一会儿车兴许能让她好受些；至少也能让她少想想这个残酷的事实。

真嗣也许能理解她——“逃避”不正是他擅长的吗？

至少她朝我笑了，他经过厨房的时候在想，我打赌她并没有讨厌……

“嗨！”

一个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轻轻打断了他的思绪。他停下脚步，转过头去找跟他说话的人。“明日香？”他紧张起来，咽了一口唾沫。明日香坐在桌子旁，手里拿着一片烤面包，脸上一副奇怪的表情。

“好啊，好啊。”红头发女孩一边小声说着话一边撕面包皮，眼睛死死盯着她眼前这个棕色头发的男孩，“这不是鼎鼎有名的第三适格者吗？”

真嗣避开她的目光。“我很……很高兴你没事……明日香……”他倒是说的真心话，“我很抱歉——”

“生死关头你抛下我不管，”明日香冷冷地打断他，慢条斯理地把面包撕碎，让碎片从指间掉出来，“你他妈的可把我害惨了，第三适格者，你以为一句‘我很抱歉’真能弥补这一切？”她死死盯着他，眼睛眨都不眨，“要是我当时死了，你的‘对不起’能让我活过来吗？”

真嗣被她那空洞的、跟平时不一样的声音吓住了，他转回身子看着她。“我真的……那是什么？”他终于看到了明日香面前那只一直摆在桌上的鞋盒子，开始好奇起来。

她盯着他的眼睛，蓝色双眸中似乎深藏着某种东西，真嗣被这吓得打了个激灵。她柔声问他：“想看看吗？”

真嗣点点头，走了过去。等他朝里看了一下，立马瞪大了眼睛：里面是一只浅棕色的田鼠，正津津有味地吃着面包屑，一双漆黑的小眼睛盯着他的“大”眼睛。真嗣嘴上不知不觉挂上了一个小小的微笑，根本没想到坐在一旁的少女正狠狠地瞪着他。

“很可爱吧？”明日香瞅着他，边说边站起来，“那么渺小……那么无助……”

真嗣又打了个激灵。“你想把它怎么样？”他突然感到浑身冰凉。

它肯定是从另一间公寓来，估计是从哪个通风口爬进来的。他担心地看着明日香，后者却不急着回答他。

“真嗣，我是不是应该杀了它？”她走近他对着他的耳朵轻声说道，“对于有害的动物，你不是应该那么做吗？”

真嗣觉得嘴里发干，他把目光从田鼠身上收回来（小家伙已经吃饱了，正在用爪子抹嘴）慢慢抬起头看着明日香的脸。他终于看出她的眼睛里是什么——是愤怒。他听见自己喉咙里哽咽的声音。“明日香……”他呼吸急促起来，想逃走。

明日香伸出手，没等他跑掉就抓住了他，拉过他的手让他摸那只小动物，然后轻声问他：“是不是很柔软？真嗣？你不想保护它吗？真嗣？”他呆在那儿，僵硬地点点头，一声轻轻的呜咽好像是从他内心深处发出来的。“你想把它从我这儿救走吗？”她的嘴在真嗣耳边轻轻动着，“你会为了救它来伤害我吗？我们俩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你会把它置于我之上吗？真嗣？”

男孩痛苦地吐出一口气。“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明日香？”他的心都快要碎了，“我——”

“嘘——”她的声音一直很小，“别急着回答，第三适格者，我希望你好好想想……我想知道为了拯救这世上那么多软弱无助的生命，你到底会做得多过分。”她的嘴唇在他耳边萦绕，“美里叫我别骂你，真嗣，”她慢慢吹着气，“她说当你回家的时候，你会，变得很脆弱——可她一次也没问过我的感受：我被迫去依赖他妈的优等生时的感受，还有乞求别人时的感受，”她停了一下，接着问，“你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吗？真嗣？”

“你非常生气，”他一边发抖一边说，“你对我很生气，你还——”

“我一点也不生气，”她打断他，更用力地抓着他的手，“天底下没有一个词语可以用来形容我此时的感受。”她的嘴唇轻轻碰着真嗣的耳朵，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你愿意保护我吗？真嗣……我难道不柔弱吗？”

真嗣摇摇头，被她前后矛盾的话吓坏了。他不知道她会不会抓起一把刀来扎他……或者相反的，来吻他——说实话，随便哪种情况都比现在这种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要好。“你不柔弱，”他让自己的声音温柔一点，明日香还抓着他的手在摸那只小田鼠，他强迫自己说下去，“不过，不过我会保护你的，明日香……”

“我不需要！”红发女孩粗暴地甩开他的手，径自走开，真嗣的身子瘫软下来，两手撑在桌子上。明日香边走边说：“我不需要任何人保护我，真嗣。你要是再敢放这种屁，我会要你好看！”

等到她准备开门的时候，真嗣鼓起勇气喊她，他不能就这么让她离开，否则以后她再也不会信任他——他必须把心里想的说出来：“明日香，我知道我不需要你，我也知道自己现在一团糟……但如果你有麻烦，我还是会保护你……如果你为此恨我，我很抱歉，但是——”

“为什么？”她依旧背朝着他，“为什么，真嗣？我说了我不需要、也不想要你的帮助。

你干嘛还要说你会努力帮我？”她转过脸来看他，“你是不是想惹我生气，还是以为我会可怜兮兮地扑进你的怀抱大喊：‘噢真嗣，你好强！抱着我！保护我！’是这样吗？”

“不是。”真嗣低头看着小家伙，不知道明日香是不是真打算把这可怜的小动物杀死，“只是因为你是我的朋友。”他觉得这回答也许太简单了，也许应该补充点什么，告诉她对他而言有个朋友多么重要……但他知道这没用。明日香是那种“说自己的话，让别人走去吧”的女孩。不过至少他已经告诉她“为什么”了。

接下来是漫长的沉静，长的足够明日香细细琢磨他的话。最后她转过身，随手指了指盒子：“你自己看着办吧。”

真嗣喜上眉梢，心里轻松了不少。“谢谢，明日香。”他说，“我真的很抱——”

“够了！”

真嗣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低下了脑袋。明日香走向她自己的房间，打开门，走进去，然后从里面把门关上，再也没有说一个字。

#

天应该下着雨才对，要不至少应该再阴沉一点……真嗣边想边抬头看着那万里无云的晴空，耳边是神父感慨那女孩来世匆匆的凝重话语。

葬礼比他想的要久，或者这也可能只是他的错觉……不管怎样，他盼望着一切早点结束。他努力让自己静静地站在那，压住烦躁不安的内心，听着那个男人继续讲女孩的朋友、爱好。由于这家人信仰基督教，文化的差异让真嗣有点不适应：他们不仅坚持要用土葬不用火葬，而且还要有牧师和鲜花；他们选择在户外进行葬礼，而不是在自己家里。美里一直陪着他（没办法，她得好好守着他），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凝视着自己抱在胸前的胳膊，姣好的脸庞上一丝愁容。

虽然身着素衣，她还是那么漂亮。真嗣看着他的监护人身上裁剪得体的裙子，不过我更喜欢她的短夹克。

一头黑发的牧师结束了悼词，他们站起来，双手合十，低头祷告，看着棺木慢慢吊进墓

穴。沉重的木棺消失在大地上，美里闭上眼睛，不愿再看下去，这样的场景她看得太多了……她希望今后几年自己不用再目睹这样的一幕。

“红叶的父母想说几句。”牧师大声宣布，请上一对年轻夫妇，后面跟着他们的一对儿女，男孩大概十二岁，女孩看上去有十六了，两人都有着金黄色的头发，和真嗣看到的那个小女孩一样。

那对夫妇站在人群前看着大家。“谢谢各位今天能来，”这是那姑娘的父亲在说话，他的声音很有力，不过并不响，“如果红叶能看到这么多她认识的人，她一定会很高兴。”他微微一笑了一下，低下头，“当然……要让她开心并不难——她总是开开心心地起床迎接每一天。”

他痛苦地哽咽了一下，深深吸了一口气：“我向来……向来不擅长……把心里的东西说出来，”他开始发抖，他的妻子伸出手轻轻抚摸他的肩膀，“但我知道我必须说出来……为了我们的女儿。”

他抬起头，任凭泪水流过脸颊：“我知道……如果她在这儿……她一定会露出笑容……她常常笑，而且……”他再也说不下去了，伸手捂住脸，“对不起，各位……”

真嗣闭上眼睛。那位父亲回到自己的座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红叶的母亲温柔地吻了吻丈夫的手，慈祥地看着他：“圭一【**仓沢红叶的爸爸**】想说的是，”她的语气柔和舒缓，更像是在和她丈夫而非周围人说话，“红叶不想看到大家悲伤——悲伤不是她的风格。她希望每个人都能开心——一起聊天、一起欢笑……”

她自己面带笑容，看着大家宣布道：“我们决定取消原本安排的聚会。我们希望各位在离开这里时能开开心心的，和你们的家人在一起，”她转身看着她丈夫，用小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并且能够面带微笑。”

原本沉浸在悲伤中的人们慢慢散开，走向那对夫妇致以吊慰之意，很多人都在脸上露出笑容。随着人越来越少，美里对真嗣说：“来吧，真嗣，我们去跟他们说说话。”

真嗣环顾四周，突然有种逃跑的冲动。“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他就要同那女孩的家人见面了。他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点点头，用有点发抖的声音说：“好吧，我们走。”

美里先走过去，等到他们注意到她时，她严肃地鞠了一躬：“仓沢夫妇，本人是葛城美里，NERV的作战指挥官。”她往旁边站了站，一只手扶着站在一旁的真嗣的肩膀，“这位是碇真嗣，EVA初号机的驾驶员。”

红叶一家人细细地打量着他，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位母亲有点惊讶，她的儿子则一脸崇拜……至于那位父亲，则明显的带着敌意。

“我真的很难过……为她的离去，”真嗣小声说，不敢看他们的眼睛，“我真的尽力了，真的……”

他们才不想听你说什么“竭尽全力”，真嗣伤心地想，也许他们什么也不要，只是想让你在这儿承受这份悲伤。

他觉得这就是他们要见他的原因。要不还能是什么？他们还能要什么？是你害死了他们的女儿！！

“碇君，”那女孩的母亲朝他走过来，“请原谅我。”真嗣闭上眼睛，准备挨上一巴掌……可他发现自己居然被她抱住了……“谢谢，”她轻声说，“谢谢你为了救我女儿所做的努力。”

真嗣呆呆地站在那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差异就是如此的残酷而又真实——红叶的父亲咕哝了一句：“梢枝，你用不着抱他的。”**【这位母亲的名字有点怪吗？也许吧】**

那位母亲松开真嗣，轻轻叹着气走回去。美里能从她的眼中看到同她丈夫一样的痛苦，就算不全一样，也肯定会有点。当那些医生、消防员或者是街边行人试图救人时，不管他们怎么努力过，只要他们失败了，遇难者的家人总会多少有点生气的。

这对夫妇间的区别在于：那位母亲能够把自己的痛苦和悲伤暂时放在一边，她知道真嗣至少已经做了他能做的，所以她听到自己丈夫的话后有点脸红，轻声说：“别再说了，圭一。”

真嗣也脸红了。“嗯，我，”他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以前从未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原以为会有人朝他发火，结果却是一个拥抱，一声感谢。“我很抱歉，我当时跑得不够快，”末了，他又加了一句：“我很抱歉。”

“你尽力了，这就够了。”那位母亲脸上带着伤感的微笑，低着头小声说道，“虽然她已经去了，你还是做了你能做的。对我们而言，你永远是英雄，碇真嗣。”不等真嗣回答，她

把手伸进包里，“请收下这个，”她递给真嗣一个小小的绒布猫头鹰，“这是红叶生前最喜欢的……如果你能收下它，我们会觉得很有意义。”

真嗣盯着那个小小的棕色玩具，仿佛那是一条有毒的虫子，正等着他伸出手的时候咬他呢。

“谢谢你，”美里平静地接过它，真嗣仍傻乎乎地站在一旁，“恐怕我得带真嗣回 NERV 了。”她又鞠了一躬，“我为你们女儿的事感到难过。”她扶着真嗣转过身去，“我们走，真嗣。”

“请等一下。”两人身后响起一个声音，真嗣回过头，发现是红叶的姐姐。她走过来，郑重其事地说：“碇君，我想我妈妈没说清楚：你所做的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我原来还有一个妹妹，她是在红叶和我之间出生的，第二次使徒来袭时她死了。”她牢牢盯着真嗣的眼睛，“她也是被楼房的碎块砸到的，可是当时没有人去救她……等到后来人们看到她的时候，一切都晚了。”她向真嗣弯腰鞠躬，“我相信——我们都相信——你是想救她的，碇君。对我们来说，这比你没能挽救她这点重要得多。”她低下头，“请你，原谅我父亲的粗鲁。红叶，是他最喜欢的孩子，我想是的……他仍然认为这只是一场噩梦，还在努力想醒过来。”

真嗣张开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他点点头，希望那女孩能明白，她的话让他感触颇深。那姑娘凄凉地笑了笑（只是微微弯了一下嘴角），也向他点点头，似乎有点明白他的感受。

“来吧，”美里领着这小伙子离开那一家人，回到她停车的地方，“我们回家吧，真嗣。你看起来累坏了。”真嗣一边点头一边坐进车里，回头望了望那片无边无际林立着的墓碑。红叶一家仍然站在原地，正看着他。

那女孩朝他挥了挥手，大声喊着什么，但声音全被苍凉的大地吞没了；接着，她转身抱住了她的妈妈。

#

“你今天不用去学校，”美里靠着真嗣的房门轻声对他说，她的耳朵轻轻碰着衣领，“也许等到明天，要不……要不等医生说你是不是有点问题……”说着说着，

她的笑容消失了。然后她叹了口气，靠着房门坐了下来，低头抱着膝盖。

静了好长一会儿，真嗣的声音才从房间那头飘过来：“美里，你是不是也认为我是……”

美里没说什么，只是盯着明日香冷冰冰的蓝眼睛，后者把她的背包甩过肩膀，然后走了，美里摇了摇头，“真嗣，”她看着红发女孩走出公寓，“我是你的监护人，而且，我也希望，我是你的朋友。在我看来，你的做法很勇敢，”她顿了顿，吸了一口气，“但是，作为你的作战指挥官，我觉得那很愚蠢。你丢下了你的同伴，违抗了我的命令，而且背叛了其余 30 亿人——他们把你看作这个世界的守护神啊。”

她等了等，继续说下去：“真嗣，我并不认为你疯了。”她看着地板，“不过我真的觉得你该花点时间把这些事情想想清楚，你得排好优先顺序。你得让我还能信任你。”她叹口气，“我觉得你很勇敢……只是你得搞清什么是最重要的……”

“勇敢……”真嗣思忖着美里刚刚说的话，自己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怎么可能。明日香恨我，爸爸觉得我疯了，而我都没跟朋友好好谈谈这事。”他痴笑了一下，“是啊，我是个英雄呢……”

美里轻轻叹了口气，无意中她看到了那个小女孩的玩具猫头鹰，就在客厅的桌子上，刚好能看到。英雄，仓沢的母亲是这样叫他的。“英雄并不总是胜利，”她收回目光，还是看着地板，“但是他们总是竭尽全力，真嗣。”

男孩轻声问她：“什么时候去看医生？”

他的监护人闭上眼睛。“还有三个钟头，你想不想吃点午饭？我可以叫点外卖，只要你想……”她希望他答应——她需要他答应，这样可以让她为他做点什么，哪怕只是卸掉一点包袱。天哪，难道有孩子就是这样子？她睁开眼睛，疲倦地把头靠在墙上。我从来不知道会这么难。

真嗣的房门轻轻地滑开，那个一头棕发的男孩走出来，低头看着作战科科长。“我自己弄点吃的好了，”他柔声问她，“你呢？你想吃点什么，美里？”美里难过地告诉他他不用自己动手，真嗣微微笑了一下：“我不得不，我真的得动动，不管怎样。拜托了，别让我就那么坐在那儿。美里，求你了……”

美里抬头看着他，不情愿地点点头。“随你做什么，我随便……噢，也不是完全随便……”她笑了，“你知道我什么意思。”看到真嗣脸上有了一丝光彩，一丝笑意爬上他的嘴角，她的心情也好了一点。“关于明日香，”她看着真嗣的眼睛，“给她点时间好吗？我觉得她并不是在撒气，她是吓坏了。等她慢慢冷静下来，她就会明白的。”

真嗣并没有因为这话而高兴：“我不知道，她……从那次战斗之后就没跟我怎么说话。”他决定不告诉美里那天在厨房里他和明日香的谈话，因为他觉得明日香非常有权利生他的气。

美里觉得脸上发热，可她还是看着真嗣。明日香已经跟她说过那件事了——说的时候直冲冲的，好像明日香故意想让美里发火惩罚她似的。明日香糊涂了。美里心想，她看看眼前的男孩。他也糊涂了——靠！全都犯糊涂了。整件事都他妈的一塌糊涂。

“你想来点拉面吗？你想吃什么我都可以做……”过了一会儿真嗣问，他心想：不管是什么，只要你能让我做点事——哪怕只是做饭。天哪，要是我能装作什么也没发生该多好，哪怕只是一小会儿。

美里露出了微笑：“拉面？听起来不错。昨晚我什么也没吃，真的饿坏了。”突然她希望他们之间的关系能再亲密一点。她好想抱抱他，像对自己儿子一样搂着他，对他说些安慰的话，把他心里的担忧赶得远远的。

真嗣那感激的微笑真是凄凉，看得美里差点要哭出来。“我去做了，”那男孩开心地朝厨房走去，“只要弄出一大块炸——”他突然停了下来，因为美里的手飞快地、同时又是轻轻地抱住了他。真嗣低头看着她的手，然后慢慢地转过身，困惑地看着她的脸。

美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握在一起的手，惊讶让她的脸都有点滑稽了。她抬起头，看到他了那双因困惑而睁得老大的眼睛。她觉得嘴发干，忍不住舔了几下，真想告诉他自己心里的话：她多么想安慰他，多么想给他安全感，多么想看到他开心……可是那么多话到了嘴边却说不出。

谁也不知道他们就这样看着对方、一句话也不说地待了多久。直到一声敲门声响起，两人才回过神来，美里马上松开手从地上站起来：“我去开……我说你干吗不，嗯～去做饭呢？”

真嗣点点头，仍然盯着自己的手，想要牢牢记住她的感觉。

我本该说点什么的。我也许该给她个拥抱。他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赶紧摇了摇头。是啊，那样的话兴许她会给我讲个小孩子睡觉前听的故事。天，我真是个白痴，她只是心肠好。

想到这，他失落起来，可还是赶不走脑海里刚才抓着美里的手的那种感觉……而且说实话，我真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

美里过去开门的时候脸都红了。我本该说点什么的。也许该给他个拥抱。她狠狠地责怪自己。我应该跟他说会没事的。真希望他别把我当成变态，我可不是诚心想吓他——老天，这是我最不想……

打开门之后，她愣了一下，她发现门口站着的是……“丽？”

“你好，葛城上尉。”那个蓝头发的女孩轻声跟她打招呼，“我到这儿来看看碓君。”丽安静地等着，不知道美里为什么看上去那么困惑，心想自己的请求并不过分。美里还在试着让自己冷静下来，听了丽的话，她点点头。

“当然可以，阿丽，他就在厨房里。”美里说着让丽进屋，她看着她从自己身边一声不响地走过，关门跟了上去。她来这儿干嘛？美里心想，碓司令是没有禁止有人来看他，可是谁来也轮不到她呀……

真嗣估计也这么想，否则他不会在扭头发现丽站在门口时把刚从冰箱里找到的胡萝卜掉到地上。他回过神来赶紧跟她打招呼：“嗨，绫波。”

绫波没顾着跟真嗣打招呼，直截了当地说：“我想把那天的谈话继续下去。”

真嗣看了看美里，然后跟丽说：“让我把这事做完。”他指了指盘子，“我们可以在煮东西的时候谈，好吗？”他怯怯地笑了笑，“要是你高兴，你可以留下吃午饭。”

丽看了看灶台上那些食料，当看到牛肉时，她眼里闪过一丝不安：“我，不喜欢肉的味道。”

“没事，我可以不把它们放进去。”

“那就好。”这下丽放心了。

“你开始做饭了没？”美里挑着一根眉毛问他，看到真嗣一边道歉一边把砧板拿出来，她又把目光转向了丽。“瞧，你居然来看真嗣，”她若有所思地问这姑娘，可还是不忘朝她眨眼，“是不是作业遇到不会的了，丽？”

“我的成绩还可以，上尉，一直在平均分上面呢。”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着美里，语气很平淡，“而且，我觉得把我和真嗣的谈话告诉你不太好，因为那是我们俩之间的事。”

美里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她是在开玩笑吗？美里有点摸不着头脑，不过很快她发现丽很是认真。于是她决定装装傻，她可不想就这样吃瘪：“抱歉，小丽，我不会再试着打听你俩的私人问题了。不过，嗯……”她故意很甜地笑了一下，“就这样吧，要不你们去真嗣房里谈，我保证连门都不敲一下。我绝不过问任何……私事。”

真嗣咕哝说他俩之间没什么事，丽却背对着我们的作战指挥官，干净利落地说道：“行。”

#

几分钟后，丽在他们往真嗣房间走的时候说了一句：“上尉真是容易激动。”

“我知道，绫波。”真嗣摇摇头，因为他又想起美里那张惊讶的脸，“我想你只是让她有点措手不及，就是这样。”他微笑着拉开房门，“我相信过会儿她就会恢复原状的。”走进自己的房间后，真嗣回过头看了看丽，发现她还站在客厅里，“怎么啦？”

蓝头发的女孩稍稍朝前探了探头：“你房里有只啮齿动物。”

真嗣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哦，”他笑着从地上捡起一堆堆的衣服，“他不会伤害你的。”

丽盯着那只小动物；当它从自己的小铁丝笼子里朝外观望时，一双黑溜溜的小眼睛和丽的红眼睛不期而遇。“它怎么会在这儿？”丽还是站在原地不动，“老鼠不是害兽吗？”

【害兽！害兽！我找不到更好听的了】

真嗣把衣服放进墙上的架子里。害兽……明日香就是这么叫它的。他想到这，轻轻皱起了眉头。“不过，不过有时候它们也可以做宠物。”他跟丽说。

“为什么要有宠物？”

“它们就是……”真嗣不知道该怎么讲，“用来让你开心的。”他耸耸肩，“如果有个人、或者就算是只动物，它希望看到你，你会感到高兴的，哪怕只是因为你喂它东西吃。”他说着坐到床上，“我猜，每个人都需要些什么，就算只是一点点陪伴。”

丽鲜红的双眸盯着他海蓝色的眼睛，两人对视了好长时间。“那碓君，你想要什么？”

他眨了眨眼，没想到自己的话(他自己觉得很深刻)会被这样一个问题来回应。“呃……”他用小得不能再小的声音回答她，“我需要……我需要喂养他，”他避开她那令人紧张的目光，“我目前就需要这些。”

丽没有被他转移话题：“你需要有人陪吗？还是你需要的更多？碓君？”看到他从床上站起来走到笼子那儿，她终于走进房间。

真嗣静静地看着那只老鼠好一会儿，肩膀耷拉了下来。“我不知道，丽。”小老鼠钻进它那用雪松枝条搭起来的窝(这还是真嗣叫美里去宠物店买笼子的时候，店里的伙计告诉她的)“我试着相信某些东西，想要相信自己做这些是有道理的。”

有那么一会儿，丽没有说话。然后她走近真嗣。“信仰必然是从人的内心产生的，碓君。”看到真嗣惊讶地看着她，丽点点头继续说下去，“我对这个问题了解得并不多，”她低下头看了看那只啮齿动物，眉头还是皱着，“但是据我所知，只有你自己能让自己相信，这是没法强迫的。”

“你相信什么，绫波？”

“我相信碓司令，”她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想别人不这样，我没问过他。”小鼠用后腿站了起来，朝她的方向嗅着什么，再一次望着她；丽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令人尴尬的沉默再一次降临。真嗣清了清嗓子：“你想喂他吃点东西吗？”真嗣脸上带着怯怯的微笑，“我是说老鼠，不是我爸爸。”

丽眨眨眼睛。我干嘛要喂司……她突然反应过来他是在开玩笑。她抬头看着真嗣，认真地考虑着他的提议。这是一只害兽，她看着那对黑溜溜的小眼睛，不过它被关在笼子里，所以它不会伤害我，碓君也认为这没什么不好。半响，她点点头：“好吧。”

真嗣长出一口气（他都快憋死了），弯下腰拿出一袋美里帮他买的宠物饲料。改天记得要好好谢谢她。他熟练地抖出几粒放在小碗里，递给丽。“用手指夹着给他，他自己会取下来的……他很聪明。”

丽按照真嗣说的去做了。她把一粒饲料从笼子的铁丝之间伸进去，小老鼠直起身子。丽一动也不动，看着它的爪子轻轻地拂过自己的手指。

当丽把小碗还给他的时候，真嗣脸上的表情沮丧极了。丽忍不住把手在校服裙上擦了擦，她还皱着眉头。“我改变主意了，我还是不喂它了。”

“这没事的，”真嗣把笼子的顶盖打开来，小心地把碗放进去。我早就不该希望她会顺着我。他知道，但还是有点失望。

“我搞不懂你，碇君。”她轻轻地摇着头。你会不顾那么多你认识的、共事的人的生命，而去救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你还把一只害兽当成宠物来养。还有，你不知道自己信仰什么，而且你还不想知道。她又看了一眼那只老鼠：“我不明白。”

真嗣觉得她的话语中透着责备，甚至还有一点控告的感觉。他的脸红了，好像没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是他的过错。他最终还是不敢看她，只是说：“我也搞不明白我自己。”

丽想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朝门口走去，轻声说了句“再见”。我没有理由待在这儿，我什么也弄不明白。

真嗣抬起头想叫她回来，可是已经晚了，她已经走了。于是他转过头，看着正吃得兴高采烈的小老鼠说：“嘿，你是只害兽，这有什么不好吗？”小家伙不停地嚼着食物，偶尔抬头看一眼眼前的男孩。“肯定很不错，因为你永远不需要担心别人怎么看你。”

他慢慢地坐到床上，背靠着墙看它吃东西。他闭上眼睛。突然间，他的鼻子让他注意到了美里即将说的话：“真嗣？我想有什么东西烧糊了，我刚才没当心，我猜是……对不起。”

“好的，我来了。”真嗣小声回答说。

“那么，碗君，你干嘛不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真嗣感到坐立不安，他心不在焉地环视着整个办公室，这里东西不多，感觉有点“家徒四壁”，不过倒是挺舒适。墙上挂满了证书和文凭，其中一张引起了真嗣的兴趣，那是一张精神病医师资格证，上面明确声明藤山健太郎是一名经过认证的精神病医师。

他们已经说过客套话，如今开门见山了。我原来还以为这里会在病房里放张床，就像电影里那样。俩人各自坐在用羽毛填充的扶手椅上。

“我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真嗣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话，“我敢打赌你肯定有关于我的文件资料之类的……”

“的确，”健太郎大声说道，“可我想听听你自己心里想说的话。我的经验是：‘官方’文件向来不够人性化——而且通常是有问题的。”他脸上一直带着令人安心的微笑，“你可以随便说你想说的——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认真听的。”

真嗣看了看放在桌边的磁带录音机，和他的 SDAT 随身听没什么不同，不过它有个容量更大的磁带，还带有自动停转的功能，可以在没人说话的时候节省磁带。真嗣想这肯定很贵。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健太郎若有所思地咬着笔杆：“好吧，我开个头，自吹自擂一下吧，我善于弄园艺——我喜欢我自家的花园——你不会因为我是个种花人就不喜欢我吧？”看到眼前的男孩点了点头，他随便笑了笑，“行，那么……我们可以谈任何你想谈的，只要是你自己愿意的。”

尽管这位医生脸上在笑，但是心里却很生气。这孩子有毛病，他干嘛那么紧张，而且他到现在连一句评价的话都没有，一句也不说。他耐心地等着，而真嗣还是在东张西望。那位救治那个女孩的医生叫什么名字来着？对了，安德森，是个外国佬。连他都能从这男孩的廖廖数语中听出来这孩子有毛病……

“我养了一只老鼠……”最后，真嗣说道。

“我养了只壁虎，”健太郎很轻松地回话，“它喜欢吃蟋蟀。你喂你的老鼠吃什么，真嗣？”

好吧，至少他开始说点什么了。他有点高兴地想，这在他的资料上可找不到……也许我只要

再鼓励他几次，说不定还有希望。

真嗣耸耸肩：“就是老鼠吃的食物，”他尴尬地笑了笑，“我没仔细看包装。”

“反正是老鼠喜欢吃的，对吧？”医生朝他眨眨眼，“它是男的还是女的？叫什么名字？”

真嗣犹豫了一下，不得不承认：“我……还不知道它的性别，我不知道该怎么看，不过我自己当它是个男孩。”

“为什么？”健太郎有点好奇。

“我不知道……”真嗣依旧是实话实说，“就是，觉得他是个像我这样的男孩。”

“好吧，”医生笑了，“我的壁虎，叫露西，她一眼看去就知道是雌性的。她很挑剔，很容易发火——说实话有时候还真的很难跟她相处……不过她非常非常可爱。”

“露西？”

“来自一个很老很老的故事，”健太郎微笑着说，他很高兴终于跟这个男孩谈得投缘了，“你的老鼠叫什么？”

“我，还没有给他起名字。”

“哦？”健太郎想了想说，“是不是还没找到合适的？”

真嗣的回答让医生警觉起来：“不是，我压根就没想给他起。”

随便哪个大人都会跟你说，孩子得到宠物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它起个名字。这样做，孩子觉得宠物和自己的关系更亲密，而且宠物也更像一个家庭成员。有时候，就算连宠物的影子都还没见到，孩子们也会提前很久就想好一个名字的。

而这个男孩有了宠物（虽然只是老鼠那么丁点儿），可是却不给起名字……这可让医生有点想法了。他自己有两个孩子，每次当新的宠物来家里时，起名字总是家里的头等大事，每个人都有自己想好的名字，每个人都会温和地争论自己的名字多么多么的好。

健太郎没有直说，而是采取迂回战术，拐着弯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怎么得到他的？宠物店？还是朋友那儿？”

真嗣有点发毛，他看着自己的手背想了一会儿，然后简短地回答：“明日香。”

医生感觉不妙，赶紧又换了策略：“你的监护人，葛城美里是怎么看待你养宠物这件事的？我知道很多女人都害怕老鼠，这话虽然是老黄历，但我想应该是真的。”

真嗣耸耸肩：“她说这挺好，她还帮我买了给他的笼子和食物……”他露出一个并不完全发自内心的微笑，“她还挺喜欢阿基拉这个名字。”

“你呢？”健太郎试探地问，他很高兴这男孩自己把话题又转回来了。

“我猜可以。”真嗣无所谓的样子。

“谈谈你的学校呢。”这位医生觉得自己需要时间来好好想想，为什么他自己觉得挺平常的东西，这个男孩却莫名其妙地不感兴趣。他听着这个小伙子简单地讲他跟同学老师间的关系，自己则不停地问他问题，帮他阐明，或者是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过了一会儿，他看看表说：“好了，真嗣，我们差不多可以结束了。”

真嗣轻轻地皱了皱眉头：“你不问问我关于 EVA 的事吗？或者是……关于红叶的？”

健太郎耸耸肩：“你想聊那些事吗？”真嗣摇摇头。“所以嘛，我们不聊那些事。就像我说的，我想听任何你想说的事，真嗣……不过，咱们来谈个条件怎么样？”他往前靠了靠，从近处打量着眼前的男孩，“我会让你自己选话题——随你想说什么。不过你必须得说你想说的，而不是你认为我想听的……明白了吗？”

真嗣简单想了想，点点头，有点开心，但还是很谨慎：“好的。那就是说，你不会让我谈 EVA？”

“我不会要求你谈任何事，真嗣。我只是想和你分享一下你的生活，真的是‘分享’——不是要谈你的作业，或者你早饭吃什么之类的……我了解你，想知道你喜欢的。”他微

笑着站起来，“真的很高兴认识你，真嗣，”他伸出手，“三天后我们还会见面的。”

等真嗣走了之后，健太郎叹着气坐了下来。他看了看收信机，拨了他之前被告知的电话号码。验证身份后，他被接到那个让他报告第三适格者情况的人那儿。

“这么说，他还能驾驶？”电话另一端的人问道。

“我相信是这样。”健太郎叹了口气，“不过他不是个快乐的孩子。”

电话那一头稍稍停了一下。“我问你他到底能不能驾驶？是，还是不是？”

健太郎皱了皱鼻子。“是，不过——”不等他说完，电话被挂断了。他把话筒放下，接着说了下去：“可他真的不开心……如果还是没有人跟他说‘我是你朋友’的话，我想他的情况会越来越糟。”他很无奈，“但跟他说这话的人不会是我了，因为他已经把我当成‘他的医生’了，他绝对不会像在朋友面前那样向我敞开心扉了。”

他看了一眼妻子和两个女儿的照片，闭上眼睛，躺在椅子上。我要帮你……真嗣，让我帮你……

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收拾好文件，准备回家，那个充满了爱和温馨的家……但这只是他自己的生活，他没法忘掉真嗣的脸，‘我没能让他快乐。’

不知为什么，他很希望真嗣在他们下次会面之前，能给那只小动物起个名字。

#

明日香抬起头，她刚才收拾书包的时候听到有人喊她：“驾驶员惣流？”

看到是丽站在课桌边上，明日香眯起了眼睛，冷冷地说：“我还以为你不想跟人交朋友呢，看样子你是接到了要跟我说话的命令，或者还是另有原因？”

上次她主动接近丽的时候被晾在了一边，幸亏她在那种情况下还是很健谈，可是被这个红眼睛的女孩忽视——她甚至都没从书上抬头看她一眼——真的是很屈辱的事情……所以，她早就死了心绝不想再试一次了。

“不是那样，”丽看着她的眼睛回答说，“我是想谈谈碇君。”

明日香的脸色沉了下来，这可不是个好兆头。“走开，”她还是冷冰冰的，“我不想‘谈谈碇君’。”

丽微微皱起眉，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真是碇回到学校后的第二天，可她还是不明白他当时那么做的原因……而现在她的想法中有了新的困惑，她不再仅仅对碇的行为感到奇怪，还对那个男孩本人感到无法理解。

“你干嘛不自己跟他谈谈呢？”明日香把包甩到肩膀上，朝碇的座位那儿看了一眼。他还坐在那儿，等着美里来接他。（美里接到的命令是送他上学放学，直到他的第二次精神状态鉴定之后……当然这只是出于安全考虑）“或者我还有个更好的主意，”明日香不怀好意地咧着嘴，“你干嘛不问问他的小耗子呢？”

那个傻小子居然真的把那个小动物养了起来，这件事让明日香很是恼火，尽管这也在她的意料之中：他不是很温柔吗？既然如此，那么养只又小又可怜的老鼠也就不稀罕了。

“他给我答案了，可是我不懂。”绫波丽实话实说，“他的啮齿动物又听不懂人话。”明日香瞪着她，开始怀疑丽是不是真的跟那只老鼠说过话。丽继续说着：“既然你跟他住在一起，那你应该有机会好好观察他，从日常生活方面。”

明日香盯着碇看了一会儿，他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两手叠在课桌上，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她知道他那些朋友曾试图让他高兴起来，可他们能做什么呢？反正她是不闻不问——她才不想管。她现在还是气得要命，她对那个男孩的感觉只有蔑视……难道不是吗？

“那你想知道什么呢？”红发女孩柔声问道，目光仍旧在碇身上。我才不在乎……他只不过是熟人，一个一碰到大事就只会跑的小懦夫。她咬着下嘴唇，看到碇的两个好朋友铃原冬治和相田剑介，两个人满脸堆笑走到碇旁边跟他说话。可他干嘛要救那个小女孩呢？他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

“我想知道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丽疑惑地看着碇，“我是指当他不在这儿、不在EVA里的时候，我想知道他在没有压力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你凭什么认为他在家就会感到没有压力？”明日香耸耸肩，“不管他到哪儿都一样——他是个傻瓜……在家里就会不一样了？”

“家就是家，”丽平静地回答，“家是安全的……”

明日香斜着眼瞄她：“真的？”有那么一会儿，两人都没有说话，静静地看着真嗣和他的朋友说话。“你到底想找什么？绫波？还有，你为什么要让我来帮你？”

丽摇了好长一会儿头。“我想弄明白……”她小声说着。她看着明日香亮闪闪的蓝眼睛：“我之所以找你帮忙，是因为他倾佩你。”

“什么？！”

丽又看了一眼那三个男孩，他们正在谈他们最喜欢的棒球队。“他真的很倾佩你。第八使徒战斗后他一个劲地说你多么多么勇敢，差不多持续了一个星期。”丽侧过头，“那是他话最多的时候，而且他好几次提到他多么希望自己能跟你一样。”

“他跟你说的？”明日香不敢相信，她突然觉得奇怪，心想：说到话多，你自己什么时候开始会说超过三个音节的句子的？

丽摇摇头：“他跟相田和铃原讲的，我只是听到的罢了。”

“偷听的吧？一号。”明日香咧了咧嘴，“我原来还以为你不动声响的是因为害羞呢，没想到你居然是个小间谍。”丽对她的评价表示反对，明日香叹口气，挥挥手：“管它呢……告诉你吧，我可没有花多少时间来研究那小傻瓜，所以我没什么好告诉你的，行了吧？”

丽想了一会，把目光转回到真嗣身上。“那太不幸了。”顿了顿，她又小声说，“也许，你可以现在观察观察他？”

“你说什么？”

丽很平静地看着她，没觉得自己的请求有哪儿不对。

“一号，你怎么对他那么感兴趣？”明日香压低音量，“你是不是……喜欢他？”

丽安静了好长时间才回答：“我不知道……我只想多了解他一点，可我说不出原因。”

明日香考虑了一下，点点头：“好吧，这事交给我。不过我不是为了你。”美里这时从门口走进来，准备带真嗣离开。“我这么做是因为现在我也想知道，你先让我好奇了……”

“你会把你看到的告诉我吗？”丽的话音透出一丝欣喜。

明日香耸耸肩，朝美里喊道：“等等我！”然后问能不能带上自己，还故意瞅了一眼真嗣，后者立马变得跟只乖乖兔一样。她从丽面前走过的时候悄声跟她说：“没错，我会告诉你的。”

教室里只剩下丽一个人了。她轻轻叹了口气，回到位子上，看着窗外的风景，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她不知道明日香能不能有所发现，因为她自己只发现一头雾水。

“肯定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她在空荡荡的教室里自言自语，想到自己跟明日香那并不可靠的约定，她慢慢皱起了眉毛，“说不定惣流能发现什么……可为什么我自己不行呢？”

终于她站了起来，给西边的落日最后一瞥，然后准备回她的小公寓，她可以在家里继续她的沉思。

#

真嗣坐在床上，听着他最喜欢的 SDAT 磁带。明日香今天晚上怎么了？他心不在焉地看着桌上的铁丝笼子。我觉得她还是很生气，哦不对……想起她说的话，真嗣马上纠正自己，她并不是生气。他叹了口气，把放到一半的巴赫的曲子暂停掉，然后从床上爬起来。

他自顾自地拿起了那盒专给啮齿动物的团粒饲料，没有注意到身后的门轻轻地滑开了来。“饿了吗？”他轻声问那双一直盯着他闪着蓝光的小眼睛，“我不认为她会原谅我。”他边说边往小碟子里倒进几粒饲料，“我真的不怪她……我的意思是——”

“这些话可不应该在别人背后讲。”明日香的声音悄悄地插了进来。

真嗣吓了一跳，手里的盒子紧跟着掉在了地板上，里面的东西撒的到处都是，老鼠要是看到了肯定乐死。真嗣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低头看着脚下的一片狼藉，过了半天才跟明

日香打招呼：“明，明日香，你好……”

明日香双手抱着胸，悠闲地靠着门框，看着这个男孩狼狈地跪在那儿努力把饲料装回去。她挑起一边眉毛，轻声问他：“第三适格者，你是不是感到紧张啊？”

真嗣的脸有点红，最后终于把大部分的饲料装回盒子。“抱歉。”他小声说，站起来把包装放到书桌上，然后打开鼠笼把小碗放进去。

“你干嘛道歉？”红头发的女孩皱起鼻子问他，看到他有话又讲不出，就摆摆手，“算啦，当我什么也没说。”她径自走进房间，靠近那只老鼠的小房子。“看来你还没打算把它杀掉，”她把头凑近笼子，“也许你该把它的亲朋好友也一同请来？”

“我觉得，他是，孤零零的。”真嗣还是不敢看眼前的女孩，“其实他是我看到的第一只老鼠。”接着他又摇了摇头，“我不是说以前从来没见过，只是在第三新东京市里还是第一次。”他勉强露出一个微笑，“我真的觉得它们太聪明了，这里有使徒、还有其他可怕的东西，可它们却在这里生活着。”真嗣终于抬起头来看着明日香。

明日香不在笑，也没有皱眉，她的表情很平静。“你在干些什么？真嗣？”她轻声问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只小不点，这会儿它正东张西望。“你先是脱离了一场跟使徒的战斗，毫无希望地追逐着你根本抓不住的东西——而那本该是别人的事……而你现在又养着这个，”她指着那只小动物，微微蹙眉，“把它当成一只宠物。”

真嗣看着那只老鼠，咬着嘴唇，过了好长一会儿才回答她：“我讨厌痛苦……”

“没人喜欢！”明日香大声反驳，使劲压住胸中的怒火，“第三适格者，是什么让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嗯？你以为‘不喜欢痛苦’就让你有权利抛下我不管了吗？还有……”她的声音逐渐变小，最后停了下来。该死！她生气地想，怎么我听上去像个惯坏的孩子？？他才是逃跑的人！！

真嗣避开她的目光。“当时你没看到她……”他的声音小得几不可闻，“你——”

“使徒更重要！”红发女孩厉声说道。她抓住真嗣的手臂把他转过来，准备好好训训他：“只为救一条命而抛开其他人的生命，那些人的，那些……”她的怒火眨眼间消失了，因为她看到这个男孩内心深处极端的痛苦，此刻正被毫不遮掩地印在他那无限悲伤、满是泪痕的

脸上。

封闭、伤心、困惑……孤独——真嗣伸出手，就像一个落水的船员挣扎着寻找任何他可以抓住的东西一样……从身边唯一一个人那里寻求慰藉。

明日香还没反应过来，真嗣的手已经抱住了她，脸埋在她的胸口，明日香听到了一种她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是痛苦。她想着，紧紧地闭着眼睛，真希望他别抱的这么紧，那样她就能捂住耳朵了；如果有一种声音可以代表痛苦，一定是它了。

“放开我……”明日香说，她的声音在颤抖，夹杂着怜悯、困惑，还有一点点害怕。真嗣抓紧她，不停地抽泣着。“真嗣，放开我！”她试着让这听上去像命令……可结果却更像一个无力的请求。

就算这男孩听到了她的话，他也不会有什么反应。什么也不管了，他比刚才更紧地抱着她，断断续续地说：“对，对不，起……”他一遍又一遍地说着，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停下来，也不知道从此以后她会不会再也不会靠近他。

至于明日香，她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他的哭泣让她恶心，他赤裸裸的无能的表现令她作呕……但她也感受到了另一些东西……一些她不太熟悉的东西……一些她几乎说不出感觉的东西。

明白了。

过了很久很久，真嗣感觉到红发女孩的手臂慢慢地围住了他，她的右手伸上来，轻轻摸着他的后脑勺。真嗣缩了一下。 老天！他竭尽全力控制住自己，心想自己居然这么可怜。她并没有想要伤害我，相反地，她在试图安慰我。意志顽强的第二适格者、战无不胜的 EVA 驾驶员、惣流·明日香·兰格蕾，发现他如此可怜、如此令人难以相信的软弱和绝望以至于对他产生同情……这想法本身就令他大为震惊。

突然间，真嗣试着把自己从她身上推开。“别乱动，傻瓜。”明日香嘟哝道，“别动，这就好了。”而真嗣还在可怜兮兮地啜泣。

真嗣最后放弃了挣扎，让她把自己带到床边上。可当她让真嗣躺下来的时候，他真的不想让她离开。“别，别……”真嗣终于说了出来，“求求你……” 求求你别把我一个人扔在

这儿，求求你…… 不管他怎么努力，那不争气的眼泪就是止不住。

他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反正他是一边哭泣一边进入了梦乡……

#

美里慢慢走进黑黢黢的公寓。灯怎么都熄了？她觉得奇怪。“真嗣？”她轻声喊道，顺便把鞋子脱下来，“明日香？你们上哪儿去了？”她不由担心得皱起了眉。“要是出了什么事的话，”她自言自语地走进起居室，顺手打开灯，“第二课肯定要找我麻烦。莫非，莫非真嗣……？”她把这个想法丢到一边，“他绝对不会伤害任何人，我才不管司令怎么想呢。”对此她坚定不移。

美里先朝明日香的房里看了看，猜想说不定两个孩子比平时早睡了。我猜已经很晚了。她看看表。可是平常他们俩谁都不会这么早上床睡觉的，今天俩人同时……不可能！

伴随着一股朦朦胧胧不祥的预感，这位作战指挥官把明日香的房门关上，转身走向真嗣的，并且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夹克里去摸手枪。等打开房门后，她飞快地捂住嘴，吓得喘着气说：“明，明日香？……”

起居室的灯光照进昏暗的房间，美里只能看出两个孩子的轮廓。两人躺在真嗣的床上，看起来像是连体婴儿。明日香睁着眼睛，有点呆滞地看着美里站的地方……而她胸前的T恤似乎湿透了。

一个恐怖的念头一闪而过，美里好像看到了整个过程：明日香走进真嗣的房间，说他是懦夫、是个逃兵，不停地折磨他，而且逼得越来越紧，直到那男孩再也无法忍受；真嗣心里越来越难受，终于爆发了，他抓起一把刀，或者是一把剪刀，也可能是任何足够尖的东西，然后大叫着扎了下去，根本不管女孩的哭喊声……

关于这场暴力谋杀的幻想突然间烟消云散——明日香慢慢眨了眨眼睛，她的目光同美里的相遇。“怎么啦？”过了一会儿她问，“你怎么啦？美里。”

难道，那，不是血？…… 突然间席卷全身的释然让美里有点晕眩。也许是水，看起来她把什么东西洒到自己身上了。“我只是找不到你们俩。”她在哆嗦，但还是尽力让自己的嗓音保持平稳，稍稍迟疑了一下，她接着问：“你们在干嘛？”

明日香皱皱眉头，低头看着怀里的男孩（这着实让美里吃了一惊）。“只不过是在休息，”她轻声回答，“声音小点，你会把他吵醒的。”

美里咽了一口唾沫，慢慢走进房间，压低声音问她：“小香，你胸前是什么东西？还有，你怎么会在这儿？我还以为你在生他的气呢。”

“我胸前是什么东西？”明日香嘀咕着朝下看，“你是说除了这个超级大笨蛋之外？”她发现自己的玩笑一点不好笑——甚至她自己都觉得没意思——于是她叹了口气，“那是眼泪，美里，是眼泪……”她不舒服地扭着身体，直到背靠上了墙壁，但却一直没有松开紧紧抱着她的男孩。“至于我为什么在这儿？”她闭上眼睛，“我不知道，美里，我真的不知道……我还在生他的气，可是……我自己也不清楚。”无奈之中她叹了口气，“我不知道该跟你说些什么。”

美里点点头，热切地伸出手摸了摸真嗣的头发，后者在睡梦中颤抖了一下，朝他身旁的明日香身上靠了靠。美里自言自语地说着：“我想我明白了。当初他们把他从驾驶舱里拉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想把那些人好好揍一顿——我对天发誓……”她突然发现自己呼吸急促，正紧紧地抓着真嗣的床沿。她知道那些记忆又让她情绪激动起来了。“那么，”过了好一会她才开口，并且强迫自己的手松开，“你接下来打算干什么？”

第二适格者耸耸肩，睁着大眼睛，尽力让自己显得无所谓的样子。“睡觉吧，我想也只有这样了。”她打了个大大的哈欠，“看来我也没别的地方好去。”她打量着那个和她一起躺在床上、已经睡着的男孩，“你刚才过来的时候我差点就要睡着了。”

美里忍不住笑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来打扰你们的。”

这句话招来的脸色估计会吓死胆小一点的人。“哎哟，谢啦美里，”明日香没好气地说，“既然今天晚上低俗的性暗示已经不碍事了，那我可要睡了。”她闭上眼睛咕哝，“你可以走了……”

我们的作战科科长红着脸点点头。“抱歉……”但是她并没有直接离开，而是走到真嗣的衣柜边，拿出一条薄毯子盖在两个孩子身上。“今天晚上会有点冷，别冻着。”

等到美里出了房间，明日香又叹了口气。“这不会改变什么的，小傻瓜，”她轻轻对那睡

梦中的孩子讲，“我还是对你气得要命，而你还得向我解释很多事情我才会饶了你。”

她突然觉得自己的口吻很像真嗣和他的老鼠在讲话，她微微笑了，闭上眼睛心想：到了明天早上，我们会谈那些事，到早上再说……

五分钟后，美里偷偷回房间看他们，发现两人已经睡着了……真嗣依然把头枕在明日香的胸前，而明日香则把脸靠的真嗣的头上。

看着这一幕，美里差点流出泪来。她慢慢地、轻轻地把门带上。

#

真嗣醒过来的时候，感觉比前几天好受多了，尽管他回想起昨晚发生的事情后不由自主地脸红了。“得赶紧去找明日香，”他一边睁开眼睛一边自言自语，“跟她说声对不起……”他停住了——发现红发女孩熟睡的脸庞就在自己眼前。

真嗣咽了一口唾沫，细细看着她美丽的容貌。她不发火的时候真的好漂亮……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听着她在睡梦中喃喃细语……突然，明日香把他拉近了些，然后满意地哼了一声。这可把真嗣吓坏了。

“明日香？！”他小声问她，担心她又在捉弄他，“你醒了吗？”

明日香微微动了动，把脸埋向床单——好像她在试图躲开从窗口照进来的光线。

真嗣发现自己的手一直靠着她裸露的肚子，顿时觉得有点上火。她的 T 恤在半夜里滑了上去，露出半个胸罩。真嗣把手移开（他的手抖的厉害），然后慢慢地、小心地伸上去，想把她的 T 恤拉下来。

但他的手迟疑不决，让人觉得鬼鬼祟祟的——他把明日香弄醒了，后者猛地睁开眼睛，立刻发现了他的动作……空气中开始充斥危险的味道。“你——在——干——什——么！”她生气地低声说，一边狠狠地瞪着他的手。

真嗣痛得龇牙咧嘴，急着想找个好听的借口，但是没编的出来，手上的痛楚逼得他实话实说：“你的 T 恤，滑上去了，”他平视着她的眼睛，一个劲的祈求上帝让她相信他，“我正

在，把它拉回去……”

明日香想了想，还是不想松开他：“变态，你看到多少了？”

真嗣在考虑要不要对她撒谎。这下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她会杀了我的，可我什么也没做啊！“嗯，没——没全看到……”他只敢小声哼哼，脸涨得通红。

好长一会儿，明日香就这么一直盯着他，鼻翼在生气地扇动着。突然间，她放了手，根本没注意到真嗣因解脱而大出的一口气。“以后你休想再有这样的好运……”她嘟囔着，想到让他看到自己的裸体，明日香微微有点脸红，“这可真是怪事。”真嗣张开嘴想要道歉，被她一下捂住嘴（动作可一点都不温柔）。

“听着，”德国女孩低声说，牢牢盯住他的双眼，“昨天晚上不意味着任何事。只不过你像个婴儿似的啼哭让我可怜。”她轻蔑地眯着眼睛，“而且你不肯松开我，我实在是没办法脱身。”看到真嗣脸色凄凉，紧张地咽着口水，她满意地点点头，“既然这事已经过去了，”她把手收回来，语气开始变得柔和，“那么告诉我为什么，真嗣……当时为什么抛下我一个人？”

看到她的蓝色双眸中流露出的悲伤，真嗣感到惭愧，还有一点点惊讶。“明日香，我……”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甚至都没有，嗯，想到你。”看到明日香对他皱起眉头，真嗣别过头，“我不是那意思，”他轻声说，“我只是……我什么都没想，我就是想救她。对不起，明日香，我没想到这会伤害你……”

“看着我，”明日香柔声要求，直到那男孩照做后，她才说下去，“我没法再相信你了，真嗣……我不知道你还会不会再次扔下我，去救另一个小女孩，或是小男孩，抑或是一只困在树上的猫，以及其他什么的……”她叹了口气，奇怪自己居然还抱着他，“也许我说的有点过，但有些事必然比其他的来的重要。真嗣，我得知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在那儿，明白了吗？”

真嗣点点头，奇怪为什么她明明在训斥自己，可自己还是跟她靠得这么近。他用发抖的声音向她保证：“我再也不会让你失望的，我发誓，绝不……”

明日香想了想，严肃地点点头。“好吧，我相信你，真嗣……但要是你再让我失望的话，”她皱着眉，闭上眼睛，轻轻吐出那些她知道最伤人的话语，“那我就再也不跟你讲话，永远都不，哪怕像一句‘你好’或者‘早上好’都没有，什么都不会说。你听明白了吗，真嗣？”

真嗣的下嘴唇在哆嗦，声音小的可怜：“是的，我知道了。”

“几点了？”明日香打了个哈欠。

“六点一刻。”真嗣看了一眼摆在房间另一头的书架上的钟。

“我要接着睡。”明日香宣布，她的声音已经很微弱了。

“在，在这儿？”真嗣吓得喘不过气来，“和我一起？”

明日香脸上带着笑，眼睛却闭得死死的。（尽管她很想看看他脸上的表情，那可是无价的）“你真是个傻瓜。我的手臂都被你枕麻了，何况我累坏了，不想再回自己房间。”她顿了顿，然后接着说，“闭上你的眼睛接着睡觉，我会假装你没有摸过我的。”

听到真嗣结结巴巴地说他没有那么做的时候，明日香轻轻笑了。现在该松开他了……

她很快滑入梦乡，迷迷糊糊之中觉得自己还抱着那男孩。那变态可能会……以为我……喜欢……他……

真嗣看了她足足有十分钟，心想他们从床上爬起来以后事情会不会有所改变。也许会有那么一点，一场谈话不会改变所有事——那只有在电影里才发生。

他闭上眼睛，一边睡觉一边希望事情会变得好很多，而不只是一点点……因为他发现每当新的一天开始，自己的眼前就会浮现出红叶的脸，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让他难以忍受了。

#

接下来几天平安无事，真嗣发现，一场谈话真的不会改变所有事。明日香照样对他视而不见，顶多也就冷冷地瞪他几眼，弄得他心里好难受。但不管怎么说，她还是跟他说话了，虽然有点出乎意料，但这的确是他真心希望的。他当然知道，崩溃然后朝她哭鼻子是不会得到同情和原谅的。

这天下午外面淅沥沥的下着雨，两人回到公寓的时候真嗣想：至少，咱们上下学的时候还是一起走的……尽管她不像过去那样面带微笑了。他进了自己房间，把书包放在门边上。

明日香则走进客厅，顺手把包扔在了椅子上，然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拿起了遥控。不知道小老鼠饿了没？真嗣脱下身上的夹克衫。真该好好研究下它们，我都不知道一天喂两次够不够……

他跟藤山医生的第二次谈话简直是乏味至极，至少在真嗣看来是这样。那医生问他最近怎么样，回学校后好不好，还问他有没有给自己的宠物老鼠起名字。真嗣当然回答他‘没有’，奇怪的是那医生看上去非常的……失望，真嗣不知道为什么。这之后，藤山又叫他随便说点什么，然后他靠在靠背上，认真地听着，并且不时在一个大大的、黄色的写字板上做些记录。

“你希望有个名字吗？”真嗣站在笼子前轻声说道：“其实有名字并不是件好事。”他若有所思地说着，跪在桌前，下巴靠在手肘上，好跟他的老鼠面对面，“多数情况下，名字只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别人用它来朝你吼。”

老鼠对他不理不睬，专心致志地用碎纸条铺满笼子的一个小角落，对于名字的话题毫无兴趣。

但是名字也有其他用途，他痛苦地想道，“红叶是个很可爱的孩子”……“红叶心地善良，富有爱心”……“红叶的脊柱严重骨折，断成了三段——”真嗣紧紧地闭上眼睛，不愿继续想下去。

一声门铃声帮了他，否则他的眼泪毫无疑问要掉下来。他深深吸了口气，站起身，听到明日香在自说自话：“又没看到，虽说这节目看不看无所谓，但是……”

真嗣擦擦眼睛，以防来的人是找他的。他坐在床边，眼前又浮现出那个小姑娘的样子，这回忆简直惨不忍睹，那么美丽的生命。

“碇君。”

他眨了眨眼，“绫波？”他不太确定，“是你吗？”

“是我。”门外传来她的声音，“我能进来吗？”

真嗣让自己打起精神，从床上站起来。“稍等一下。”他无法抑制自己语气里的难以置信。她怎会过来？我记得自从上次她来之后，我们之间顶多就打声招呼。真嗣边想着边往门走

去，顺脚移走一小堆衣服。

“嗨。”门开了，丽的话总是那么简单。

真嗣低头看着她的手，有点迷茫：“嗯，嗨。我说，绫波，你干嘛要带奶酪过来？”

“这是，给你的老鼠的。”丽说这话的时候有点不自在，“它们，不是总吃这东西吗？”

真嗣呆了一会儿，奇怪自己为什么突然有种想放声大笑的冲动。有意思。他看着那装满奶酪片的小袋子。没错，老鼠吃奶酪，所有动画片上都这么说，可是……丽和奶酪？他甩甩头，让自己忘掉这些古怪想法。“我猜是吧。”他边说边给丽让道，“谢啦，绫波。”

“我猜我在这儿是多余的。”

真嗣脸红了（隐约看到丽也脸红了），他越过绫波的肩膀看了看明日香，吞吞吐吐地对她说：“那个，我不知道你在这。”

“那是因为你忙着朝优等生和她的奶酪抛媚眼。”明日香轻轻抱着胳膊反唇相讥道：“说真的，第三适格者，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居然让你开初号机。”

说着她经过丽的身边走进房间。真嗣本想说对不起，却被明日香抢了话头：“想不想给你的老鼠喂点奶酪？应该挺有意思的。”

她说的没错，小老鼠看起来相当的急切，它用后腿站着，头昂起来，在空气里嗅着什么，胡须一动一动的。真嗣觉得奇怪了：“他怎么能透过塑料袋闻到气味的？”

“也许它是在闻优等生的味道。”明日香不怀好意地开着玩笑，“她长得那么白，说不定老鼠把她当成一块巨大的玛莎瑞拉干酪了。”【mozzarella，一种意大利干酪，我没有去查它的官方翻译，就这么音译了】

丽低头看看自己的手以及手里的奶酪，对明日香的说法表示不赞同：“我不觉得我跟乳制品之间有任何关系。”

“够了，”明日香抱怨道。“快点，真嗣，让我们来看看这耗子到底喜不喜欢奶酪。”

丽一声不吭地把袋子递给了真嗣，真嗣接过袋子的时候脸上挂着歉意。抱歉，发生这种事情……他希望丽能明白他的苦衷。他走近笼子，打开塑料袋，拿出一小片来，“我希望这样没事，到目前为止，我只喂过他团粒饲料。”

“它是只耗子！”明日香继续冷嘲热讽，“要我说它的窝可真是没品位。”

让她没想到的是，真嗣居然脸红了，垂在一边的手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然后静静地说道：“他是我的小老鼠，不是耗子……”

有那么一会儿，明日香没说话，只是惊讶地看着他。过了会儿，她轻轻摇摇头，小声咕哝：“快点给它喂奶酪吧，别那么较真了。”

真嗣低下脑袋，微微点点头，“也许该把奶酪弄成小块。”他说着，慢慢地把奶酪掰成一小条一小条，然后又弄成一丁一丁的。

看着这男孩在处理奶酪的时候，明日香不由得看了看四周。这地方，怎么这样乱……虽说还没有赶上美里的境界，但是，他的房间平时可是挺干净的呀……

她回过神来，看到真嗣打开了笼子上的盖子，丢进一小丁奶酪。“好了，让我们来瞧瞧你到底喜欢不喜欢。”

小老鼠看了看奶酪丁，然后又抬起头看着丽，继续嗅着。

“也许它不喜欢被人看着。”明日香表达了一下自己的看法。

真嗣瞅了瞅丽那双鲜红的眼睛。等等，不对，是因为丽，老鼠是在看丽。明日香在一旁深深吸了一口气，好像在表达对老鼠的不满。真嗣把一只手搭在她肩膀上，然后朝丽的方向点了点头。

明日香转过头去看，丽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眼睛死死盯着老鼠，细眉紧锁。明日香觉得奇怪，忍不住想在丽眼前挥挥手，她怎么啦？

“为什么它老是看着我？”丽终于开口了，但是仍然在看着老鼠的眼睛，“它想要什么？”

“嗯……也许他是想要你摸摸他？”真嗣提议。

真嗣的话刚说完，他跟明日香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丽就飞快地向后退，靠在了房间的门板上，不停地摇着头。“不！不要！”

明日香和真嗣对视了一下，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明日香不客气地数落她：“你什么毛病啊？”突然，她好像明白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大声说：“你是，你是害怕了！？”

丽的脸上爬上一丝红晕。真嗣赶紧说：“他不会伤你的。你真的怕吗，绫波？”

“它，不干净。”蓝头发的女孩轻声说道，目光还是没有离开笼子里的老鼠。“你不该养它做宠物的，它们应该被消灭掉。”

小老鼠似乎不为丽的话所动，一蹦一跳地靠近笼子边，更加兴致勃勃地嗅着她。

此时此刻，真嗣的声音却变得跟丽平时一样的冷静：“我摸过他不少次，他不会伤害你的，真的。”他慢慢地走近丽。

“你还真娇气。”明日香阴阳怪气地说着，“它能拿你怎么着？对着你的喉咙狠狠地来上一口？瞧它那样！我一只手就能捏死它。”

“是应该捏死它。”丽静静地说道，“我在书上看过它们，它们携带疾病，长着跳蚤，还有——”

“应该你个头！你简直跟我妈一样！”明日香大叫。

真嗣从来没有这么尴尬过，谁都不说话，他更觉得自己像是风箱里的老鼠**【老鼠抗议中】**。丽低着头，脸上的表情困惑得有点滑稽。明日香则显得有点震惊，还有点难过，以及非常不明显的——愤怒！她似乎觉得一号刚才是骗她说了心里话。

真嗣觉得进退维谷，一方面，他想说点什么，随便什么都好，只要能打破这该死的沉默。但同时，他还有一种冲动，一种学鸵鸟的冲动，就是躲进角落里，不停地骗自己这里根本就没有这两个女孩，直到两个女孩真的消失不见为止。

小老鼠似乎对眼前的情况有点迷茫，它轻声“吱吱”叫了一下。事后真嗣觉得，刚刚的沉默简直就是某种预兆。

明日香眯起了眼睛，飞快地转身打开了笼子，伸手进去抓住了可怜的小老鼠（叫得更欢了），然后转回去看着丽。

“明日香……”真嗣不安地唤了她一声，朝她走近一步。

不等他继续靠近，明日香一下子走到丽的跟前：“怎么啦，一号？你能开 EVA，杀使徒，能一个人住在你那个又破又丑的公寓里，却怕一只小老鼠？”

接着她把老鼠举到丽眼前，丽吓坏了，眼睛睁得大大的。“你不是想了解一下你亲爱的真嗣同学吗？”明日香不管真嗣的目瞪口呆，继续发她的火，“你不是想弄明白为什么他会做那些事情吗？好啊，就从这只老鼠开始吧！”说着，她抓住丽的手，摊开她的手掌，硬是把老鼠塞在了丽的手里，然后从牙齿缝里挤出一句话：“你不是想消灭它们吗？来啊，你的机会来了。”

“拿走……”丽的声音几乎听不到，“求你了。”

“怎么了呀？”明日香故意奶声奶气地问她：“我还以为你要杀了它呢？还是你现在没胃口？”

真嗣警觉地注意到丽在发抖，她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我从没看她这样过。他咬了咬牙，迟疑不决地走到两个女孩中间。“明日香，你最好还是——”

“闭嘴！”明日香喊道，“她想知道你究竟是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好了，现在她知道了。”

真嗣莫名其妙地眨眨眼。

“我不明白……”丽回答说，小鼠的爪子抱紧了她的拇指，并且抬头看她，丽的脸更加白了。“我不明白，这怎么会让我知道。”

明日香皱紧了眉头，丽的冷静让她很惊讶（虽然丽是被逼的）。“这样的话，你永远也不会懂了。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了，看他喂它吃奶酪的样子就知道。”她摇摇头，“优生，你要的答案此刻就在你的手里，准确之至。只要你认真地想一想，你就会明白的。”

真嗣终于走了上去，轻轻地从丽颤抖的手里把老鼠拿了出来。“你，吓到她了。”他小声嘀咕，谁都不敢看。

“我看是吓到你自己了。”明日香的语气出人意料地温柔。

不等另外两人问她什么意思，明日香把丽挤到一边，走了出去。她一直低着头，脸上有种若有所思的神情。

“我很抱歉。”过了好久，真嗣对丽说道。“我马上就把它放回去，绫波，你不该受这苦的。”

他看了一眼丽，丽紧紧盯着自己刚才抓着老鼠的手掌心，嘴唇在微微颤抖。“我，我不该感到害怕的……”丽的呼吸不太平稳，“没道理的……”她抬头看着真嗣，目光有点迷离，“这到底是为什么，碇君？你，能告诉我吗？”

真嗣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推到笼子边，把盖子打开，小心地把老鼠放进去。“我也不知道，绫波。”他转过身来看着她，“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解释……不过我可以试试，也许这样你会感到好受点。”

此刻，碇真嗣强迫自己忘却所有的恐惧和担忧，鼓起勇气，默默地走向丽，然后，轻轻地抱住眼前这个被吓坏了的女孩。丽睁大了眼睛，僵在那儿，对真嗣的这个举动措手不及。

“碇，碇君？”她小声询问，“怎么了？干嘛要这样？”她突然感觉到什么湿湿的东西从脸上滑落下来，滴在真嗣的肩膀上。这就是眼泪吗？是她在哭吗？

“没事了，绫波。”真嗣轻声安慰她，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免得看到她那平时毫无表情的脸上此刻显现出来的困惑与伤痛。“没事了。”

靠在丽的肩膀上，真嗣能清清楚楚地看着自己的手表，他知道，丽这样呆呆地让他抱了整整三分钟，然后，她颤抖着喘了一口气……慢慢地，抱住了真嗣。

真嗣还知道，在六点零五分的时候，这个平时似乎镇定自若、毫无表情的女孩，终于开始哭了起来。那感觉好怪，因为丽几乎没发出声音，她只是在颤抖，死死地抱着真嗣，好像她做错了什么事情似的。

“对不起……”过了会儿，她松开真嗣，摇摇晃晃地向门口退去，“我不是故意……对不起……”

“没关系的。”真嗣往后退了一步，“很抱歉让你受惊了，丽。”看到丽终于好不容易打开了门，他又加了一句：“谢谢，谢谢你的奶酪。”

丽愣了一下：“真的吗？”

“真的，谢谢。”

“呃，不客气。”丽的声音又变得平静冷淡起来。

真嗣看着她走出门，头都没有回一下。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想到什么，看了一眼明日香的房门，关着；而且，她穿的风衣不在她回来时放的地方。

“唉，为什么生活中总是有那么多让人头疼的事情呢？”他扭头看了一眼笼子。

他已经不再被限制在美里的公寓里了，他拿起了自己的夹克衫，稍稍迟疑了一下，然后披上，出了家门。“我并不是要出去找她，她要是知道了非杀了我不可。我只是出去走走……如果碰巧遇上她……那就碰巧遇上她好了。”

在第三新东京市那被雨水淋湿的街道上，一个男孩在漫无目的地走着，找一个女孩。那个女孩在躲避他，因为有些事情，他们俩都不想知道，不愿知道。

关于他自己的。

#

“该死的优等生！都是她干的好事！”明日香忍着疼痛在街上一瘸一拐地走着，天快黑

了，她有点害怕。

为什么说是丽的错呢？她也不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她现在感觉很糟糕，这糟糕的感觉可不是自己的错，是那个蓝头发的女孩让她想起了过去那些阴暗的回忆……明日香觉得丽肯定知道点跟她妈妈有关……不不不，她不愿想起那些事情！

那个婊子！她哪有做母亲的样子！？

她恶狠狠地自言自语，回想着前两天下午跟丽“汇报”自己的观察结果时的情景：

“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丽对明日香告诉她的事情苦思不得其解。

两人站在教学楼顶的露天平台上，明日香靠着楼梯间的门，丽在她左边不远处，看着夕阳。已经放学了，就她们俩了，可明日香还是忍不住东张西望、紧张兮兮的，她总觉得这次碰面是个错误。

“这不意味着什么，你个优等蠢货！”明日香火了，“他只不过是饿了，就给自己弄了个三明治，没有什么特殊含义，这种情况下三明治就是三明治，没其他意思！”

“我得弄明白，”丽没对她的话有反应，继续小声地自言自语，“肯定有什么特殊原因……”

“好，好，”明日香咕哝着开了门，“总之，只要有什么事情发生，我总归会告诉你的，应该会吧。我也不想老生常谈，不过，我也不可能总帮你。”她转动门把手，火气消了一点，语气也柔和了许多：“我会一直盯着他的，不过就像之前我说的，这不是为了你。”

“我明白……”

从那天的回忆中回过神来，明日香发现一个金发女孩从拐角过来。她见过类似的场景，她知道仓沢红叶长什么样。她停下脚步，微微皱起眉。

“有什么事吗？”那女孩问挡住自己去路的明日香道。

“仓沢吗？”明日香淡淡地问她。

“嗯，嗯……”那女孩有点奇怪，“我们认识吗？”

“不，但你认识真嗣。”明日香答道，“他跟我住在一起。”她也不太清楚自己干嘛要讲这些，脑抽了？居然想起真嗣了。

“你是说碇真嗣吗？”那位金发小姐来劲了，刚才还畏畏缩缩的，现在却表现的很友好。

明日香点点头，不知道眼前的女孩反应干嘛这么激烈。她估计是那个小女孩的姐姐。明日香吃力地把重心移到另一只脚上，可我记得美里说真嗣和那家人见面也就四五分钟的样子，就这点时间，她就对真嗣印象深刻了？

那女孩抬头看了看倾盆的大雨，然后看着明日香，犹豫不决地问道：“你，能不能跟我谈谈他？我们可以一起喝点热巧克力什么的。”

“你干嘛想要了解他？”明日香有点不高兴，“他没你想的那么有意思。”

金发女孩躲开她的目光，脸微微有点红，吞吞吐吐地回答：“他曾经，试图救我妹妹，我对他有点好奇。”

明日香上下打量着她，思忖着：她差不多快十六岁了，可能快十七了……她真的只是像说的那样“感兴趣”？算了吧，少来这套……她咬着嘴唇，手上刚刚抓着老鼠的感觉不知怎么又回来了。“你了解他什么？”她轻声问。

“他有女朋友吗？”

明日香愣了一下，觉得眼前这个姑娘不太对劲：“那个，我觉得，你有点，我不太清楚……”

“等等！拜托，我，我真的想知道。”

“干嘛？就因为他想救你妹妹？”

“对，”那女孩不假思索，“那是一部分原因。”

“那还有什么原因？”明日香冷冷地问她。如果你看了他的房间，说不定会对他更感

兴趣，他以前从来把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的，可现在……

“我们能不能找个不这么湿的地方谈？”明日香的思绪被她的话打断，“我刚刚去朋友家还书，没有带雨衣。”

明日香看着这个冻得瑟瑟发抖的女孩，心想自己干嘛要跟她纠缠，真是疯狂，她居然想了解真嗣……但最终，她还是点头答应了：“行，随便吧，我刚才路过一个咖啡屋，离这儿一条街的样子，来吧。”

两人一起走，那姑娘问她：“你的脚怎么了？”

“扭着了。”明日香有点火了，“从人行道边上扭下去的。”明日香自顾自走着，没去看她，接着似乎想到了什么，故意问：“你有名字吗？还是，我就得一直称呼你叫‘你’？”

“不好意思，忘了自我介绍了。”她说着轻轻鞠了一躬，“我叫仓沢恭子，请多关照。”

明日香可能是没有心理准备，被这一下吓呆了。过了一会儿她回过神来，避开了仓沢恭子的目光，假装镇定地回答道：“我叫惣流·兰格蕾·明日香。”算了，算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好不容易躲开丽和真嗣出来散散心，好省得想起老妈的事情……没想到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又遇到这个丫头，她是那个小女孩的姐姐也就算了，要命的是居然跟我妈叫一个名！

两人走到咖啡屋，明日香偷偷看了她一眼。这样也没什么不好，也许是个机会，我倒想知道真嗣为什么那么奋不顾身要去救她妹妹。

#

“要知道，”一个声音突然响起来，“人类发明雨伞是要派它们用场的。”

真嗣抬起头，眨掉眼睛里的雨水，在黑黢黢的夜色中想看清是谁。“美里，是你吗？”

“话说这又不是在演《龙猫》，你跑这儿来干什么？”美里问他。

【貌似 Totoro-san 只能翻译成“龙猫”了，那个，我没看过《龙猫》啊……所以……】

浓重的夜色中，冷冷的雨水带来阵阵寒意，真嗣瑟瑟发抖，一言不发。他不想告诉美里自己出来是为了找明日香，更不想说自己找她是因为觉得她可能比自己更了解自己。他也不想说是因为明日香拿那只老鼠来吓丽。

“我，我出来散散心而已。”

美里撑着伞，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想要个人陪陪吗？”说完她笑了一下，“别想歪哦。”

真嗣愣了愣，害羞起来，也笑了。“好的。”他伸展了一下身子，从店铺门前那个没多大面积的遮阳篷下走出来，揉着胳膊躲进美里的伞下，“对了，你来这儿干嘛？”

美里有点慌：“我，呃，我出来买点桶装面，家里快没了……”她转过头，心想：哎……谁让我回家的时候一个人都不在呢？

虽说她过去曾经孑然一身，但她讨厌孤单。她喜欢看到真嗣跟明日香在家里，他们在那儿，她就会觉得安心。可是如果一个人都没有，只剩下 PENPEN 跟在身边的时候，她会恨不得抓狂。

“靠过来点，小心被淋湿。”她发现真嗣只被伞遮到一半。

真嗣磨磨蹭蹭地靠过去，不小心碰到美里的手，他赶紧把手缩回来。“我不是故意的。”

两人默默不语地走着，都陷在自己的沉思当中。真嗣觉得自己真傻，在这么大的城市里，怎么可能找到明日香。而美里却在想，自己能找到真嗣真是太走运了，第三新东京市这么大，深更半夜要找个人还真是不容易。

她偷偷看了真嗣一眼，却正好撞上他的目光。

两人同时扭过头。真嗣有事没事地问：“那个，最近工作还好吧？”

美里有点囧：“还好啦，老样子，老样子而已。”

两个人又陷入沉默。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事情变得这么复杂？美里停下脚步，看着身边一家商店的橱窗。我记得，过去我们大家在一起那么自在，呃，也不能说自在——不是像朋友之间那样的“自在”，因为我们还没有到无事不谈的程度，我们只是……只是……只是希望在一起，从来不需要刻意去说什么，从来不需要故意谈什么。美里看着真嗣的侧脸，心里不是滋味，真嗣则在观察一排新出来的手机。可是现在，我却不得不，找点话来说。

她知道问题的源头，全部在那个国木田国家公墓。使徒造成了那么多伤亡，偏偏那个小女孩的死让大家深受打击，为什么……

两人再次默默不语地走着。真嗣突然看到一个红头发的女孩，他差点叫出来，但很快知道不是明日香。我不可能找到她，也许只能以后找机会跟她谈谈了，不，最好还是算了，我哪里还会有机会跟她说话呀？

“真嗣。”美里轻轻唤他。

“嗯？”

美里抓着伞柄貌似要给他的样子。“帮我拿一会儿行吗？”真嗣接过伞，不明白干什么。美里转过身，脱下外面的夹克，递给真嗣：“把这穿上吧。”

真嗣看着美里的眼睛，不知所措：“美里，我……”

拜托了，穿上吧。美里痛苦地想着，既然我不能让你远离伤害，那至少让我给你点温暖，让你少淋点雨。

慢慢地，真嗣接过了那件夹克，把雨伞还给美里，然后把夹克穿上，眼睛避开她的目光：“谢谢。”

“不客气。”美里欣喜若狂，脸上终于出现了发自内心的微笑。

他们继续回家的路，沉默始终伴随着他们。在一个红灯前停下时，美里悄悄伸出手，想抓住真嗣的肩膀……可是绿灯亮了，她不得不缩回手，脸红红的，希望真嗣刚才没有注意到。

默默地，他们继续走着。

#

三天后，明日香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或者说，是假装在看，其实她在观察真嗣。真嗣正在做学校里布置下来的课题，他趴在地板上，专心致志地裁着一张地图，那是一张放大的第二次冲击后的地图，他用刀裁下来，再粘在一块硬纸板上。

他很认真，多少因为这可以省得让他跟明日香说话，省得让他问她丽那天的事情，省得让他问她为什么说她理解他，也省得让他去想为什么自己不敢去问她。

“我觉得，他好迷人……”

这是那个叫恭子的女孩的话，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闪闪发亮，脸上的表情异常夸张。她相当严肃地告诉明日香自己喜欢上真嗣了。想起那天的情形明日香就来火。那个脑残！明日香一边暗骂，一边看着真嗣拿美工刀沿着加利福尼亚海湾的轮廓在划，干得忘乎所以。搞不好她还会找上门来，然后说想跟真嗣白头偕老，子孙绕膝。

“我也不清楚，他到底哪点迷人，总觉得，他，挺性感。”

“你说真嗣？！？！？”

“对啊。”

“帮我把刀片盒拿过来好吗？”真嗣用手按住地图，“这刀片太钝了。”

“好的，等一下就来。”明日香说。

真嗣点点头：“行。”

性感？明日香想不通那个女孩怎么会这么说。我不太了解这个。要商讨人喜欢倒还可能，“性感”？那丫头脑子烧坏了吧，还是得了什么创伤后心理固恋症什么的？否则她怎么会这么喜欢一个这么×××的人。**【post-traumatic fixations 我翻译成了创伤后心理固恋症，没有去查阅专业资料，就按照字面意思翻译的，大家凑合看吧】**

“噢——！”

“怎么啦？”明日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看着趴在地上的男孩，“什么事啊？”

真嗣坐起来，右手紧紧握着左手：“切到手了，看样子这刀还挺快的。”

“我看看！”

“嗯？”真嗣抬起头，表情很为难。

“老天，原来切到手还会让耳朵聋掉。我说让我看看，小呆！”明日香又开他玩笑。

真嗣还在犹豫，明日香已经在他面前坐下了，等他把手伸过去。“好吧。”真嗣只好把手给她看。

“看起来不太严重。”她回头从茶几上的盒子里拿了些纸巾，“别乱动，我看看伤口有多深。”她看了看，皱起眉头，“看来我得送你去医生那里缝上几针，真的，反正我有空。”

真嗣一句话也没说，看着她轻轻地擦着伤口。 我没要她这么做，我不明白……

“别老盯着人家看。”

真嗣低下头。“对，对不起。”

“怎么，你是有话要说呢？”明日香柔声说道，一边用纸巾把伤口紧紧按住，“还是你被我的美貌惊呆了？”

真嗣抬起头，发现明日香正咧着嘴开心地笑，他想起了什么，却不敢说出来。当时你说你明白了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连我自己都不明白自己的时候你却明白了呢？还有，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好？

“好吧，看来你不需要缝上几针。”安静了一会儿，明日香突然发话了，“也许一片创可贴就好了。要命！你刚才叫的那个声音，我还以为你切断了——”

“明日香……”

真嗣靠上前来，脸上的表情很古怪，眼睛里像是闪着光。明日香愣了愣，往后缩了缩，不过视线一直没有离开他的目光：“怎，怎么啦？说话啊……”看到真嗣盯着自己，她又想起恭子了。她要是我现在这样子，估计要开心得要死。明日香尽量保持镇定。换作是她估计也会吻他的。

说实话，她确实想吻他。不得不承认，他是很讨人喜欢，他对她也很好，总是很好的……和他在一起总是很满足，只要在适当的时候。可是……

“我去拿创可贴来。”她轻声说，赶紧站起来，脸却红得更快，“要是美里回来发现你把血流的满地毯她非杀了我不可——要我说她也该换换地毯了。”

“谢谢。”真嗣无神地回答，眼睛还是盯着她刚才呆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明日香回来了，手里拿着创可贴，她先是把创可贴给他，发现他怔怔的呆在那儿没反应，于是她只好亲自给他贴上，她干这活的时候很是认真，一边还叮嘱他：“过段时间你可能得把创可贴弄下来清理伤口。这只是创可贴，不能起到愈合作用，不过至少现在有用。”

真嗣面无表情地坐在那儿。明日香慢慢不说话，轻轻地站起来，回到她的沙发上，尽量让自己别去看他。如果她注意到的话，她会看到真嗣的目光渐渐从她刚才坐的地方移到对面墙上的书架上，那里，放着红叶的玩具猫头鹰。

那只猫头鹰似乎在看着他跟他说话：“手上的伤口并不是唯一需要清理的，你心里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好好理一理，对不对，真嗣君？”

真嗣还在看着猫头鹰，使徒来袭的警报突然拉响。

#

丽静静地坐在插入栓里等待命令，一边想着目前的战况，一边回忆起那天的事情。老鼠在她手上的感觉仍然让她不由自主地颤抖。它并没有咬我，可是，那种感觉还是叫人不好受。她不自觉地把手在腿上擦了擦。

她靠回驾驶座上，看着那副眼镜，她不管走到哪都悄悄带着它，而且还想办法把它固定在了驾驶座旁边。看着那融化变形的镜片，她觉得心里踏实，觉得这世上有人关心她。

“他真的关心我，他为了救我都受了伤。”丽自言自语着。这时图像信号连上了，她打开通讯系统：“碗？”

过了一会儿，真嗣回话了：“什么事，绫波？”

“上次跟使徒的战斗中，你受伤了吗？”

又过了一会儿，真嗣回答：“不，我一点也没受伤……”

“但是，你还是会觉得疼的，对吗？”丽问。

真嗣在想该怎么说，丽感到一阵兴奋。她知道自己就快发现某种重要的东西了——司令儿子的内心，也可能是她自己的内心，她能感觉得到，就在意识深处，只是她恰好看不到而已。但现在，只要真嗣告诉她答案，她就能把这一切组织起来，分析出最后的答案。

她想起明日香那天的话。

“现在，答案就在你手上。”

告诉我吧……丽在心里祈求真嗣，给我指引，碗，我已经能够感觉到，只差一步之遥，我真的可以感觉得到，这感觉……

如此……临近……

#

“以肉眼确认使徒。”青叶茂的声音传来，让真嗣免于告诉丽自己还在为那件事自责，“葛城上尉下令，作战开始。”

“收到。”真嗣触发了脐带电缆脱离指令，“开始行动！”他控制初号机站起来的时候好

像听到丽说“等等”，但是他管不着了，只一心想着跑。我现在没空去管她，我有任务在身。

他听到另外两台 EVA 也报告开始行动，先是明日香有力的声音，接着是丽的轻声回应，但是他同样没有在意。必须阻止使徒的降落，否则所有的人都会死，他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他绝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他绝对不允许自己再失败。

红叶……真嗣感觉自己的心跳在加速，如果我失败了，我会遇见你吗？我，会不会看到你的微笑，你父亲曾经提起过你的微笑……

“初号机在加速。”他听到伊吹玛雅的声音，“即将达到最大速度。”

快点……真嗣猛地一推操纵杆，初号机飞身跃过一道堤坝，然后落在原本光滑平整的水泥路面上。再快点！红叶的形象在他眼前若隐若现，让他心酸，让他喘不过气来。那是他来不及看到的微笑，来不及听到的欢笑，来不及感受到的触碰……如今一切都已逝去……

“极限速度……”玛雅的声音在真嗣听来已经有点飘渺，“不，等等，突破极限速度！还在增加！前辈？……”

接下来的谈话真嗣没有去听，他只想让初号机尽快抵达使徒的预定降落地点，甚至不去管地形。初号机的身影渐行模糊，其速度无人能比，带着真嗣的焦躁，他在咆哮！他像一个逐风者，怀着徒劳的希望，仿佛想要抓住什么早已逝去的东西。

初号机突然停下来，高举双手，真嗣大声喊道：“A・T・立场展开!!!”初号机应声接住飞速下降的使徒，两者的力场猛烈地碰撞着。

有那么一会儿，似乎双方势均力敌，但接着使徒开始向 EVA 施压，恨不得将初号机压成齑粉。

不行，要撑不住了，我不行了……我救不了红叶，我救不了大家，我不行了……他大叫一声，感觉到初号机陷了下去，已经无力挣扎了。我，不……行……右臂传来剧烈的绞痛，机体里的什么液体从伤口喷了出来，真嗣看到眼前出现一道鲜红的缎带，那是 EVA 的血……使徒还在拼命地向下压。

算了吧，就这样结束吧……

被泪与汗浸透的双眼慢慢地闭上，他要放弃了……突然，他想起这几个星期来内心的痛苦，就是这种不安让他最后下定决心，他绝对不让悲剧重演。他咬紧牙关，用微微颤抖的声音吼道：

“我……绝对……不会认输!!”

“二号机，快展开力场!” 丽的声音伴着零号机的脚步声传来。

“正在做了啦!” 明日香的语气带着愠怒。

真嗣睁开了眼睛，眼神空洞地看着他的同伴来到他身边，展开力场支援他，可是他已经感到心力交瘁。“快点，趁现在……” 他看到零号撕开了使徒的 AT 力场并扯开一个大口子。

“尝尝这个!” 明日香咆哮着将高粒子震动刀刺进了使徒的核。

你累了，休息吧……

真嗣朦朦胧胧地听到这个声音，他确实累了。他慢慢闭上双眼，渐渐变窄的视野里，是使徒缓缓落下的身影。“美里吗?” 他突然觉得好累，真的好累好累。

他听到玛雅急切的声音：“初号机倒了！驾驶员生命迹象在减弱。”

“排出驾驶舱！快!” 这是美里在下命令，话音中透着不安。

“指令无效!” 玛雅报告，“而且使徒就要——” 她来不及说完，使徒巨大的爆炸声打断了她。第三新东京市郊区被炸出一个巨大的坑口。

真嗣没有听到爆炸，他感觉自己在盘旋，缓缓下降，周围是一片黑暗，但却是那么温暖，让人那样舒服。隐约中他看到母亲抱着自己，自己则像个婴儿一样。她对他说，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他将再也不用驾驶 EVA 了……

#

“失去初号机的驾驶员可是我们意料之外的事，你打算怎么办？”冬月轻声试探。

元渡一言不发，死死盯着眼前那份关于真嗣身体及精神状态的报告。“我们只能再找一个了，通知赤木博士。”

“你不去看看他吗？”冬月的视线越过元渡肩膀，看着屏幕上同步率测试的结果，真嗣的被故意标记了出来——全部是零，他凄凉地想着，而赤木博士连一点解释都没有，不管是身体方面的还是其他的。完全找不到原因。

“没这个必要。”司令回答道，“他已经说了自己希望离开 NERV，我没有什么好跟他讲的。”

“真的没有什么要说的？”冬月故意心平气和地又问了一遍。

“没有。”

冬月想了想，然后摇摇头：“你真冷酷，啊碇。”他说着朝门走去，“我敢打赌，你知道他不能再驾驶的原因。”

“当然知道。”元渡露出一个自嘲的微笑，“不过她还会接受另一个驾驶员的——她清楚目前的形势，她也懂利害关系。”

【她，你觉得会是谁呢？呵呵，是碇唯啦】

“我和你不一样。”冬月生硬地回答道，他的手已经握着门把手了，却停在那里。

“还有什么事吗？”

“关于第三适格者，你真的觉得没必要去见见他？”

“没有。”

“明白了……”

两个男人相互对视了很久。

“日安，冬月。”良久，元渡终于开口。

冬月幸增只能叹气，慢慢地摇着头。我早该知道你不在于，我只希望我不是跟你一样。让她的儿子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实在是于心不忍。

“日安，司令。”

【好吧，其实 Good day 也可以翻译成祝你今天好运】

#

美里的雷诺轿车在城市里缓缓行驶，真嗣坐在车上，透过车窗看着路边风景。真安静，虽说今天是星期天，可这城市也太安静了吧……他瞥了美里一眼，美里的眼睛却牢牢盯着前行的路。也许，这就是她道别的方式吧……她没有做错，我现在已经一无所用了……

他闭上眼睛，想起那天的同步率测试。

“真嗣。”律子显得很不高兴，“我说你有没有努力去协调？”

“我试了。”真嗣在 LCL 中慢慢睁开眼，“就按照你说的那样。”

“完全没反应？”美里不甘心，“再怎么，起码也应该探测到驾驶员或者什么东西啊？可它却完全没反应？我是说——”

“它是应该！”律子火了，“可是没有！在初号机看来，这不过是一具空的插入栓。”

“这么说的话，他不能驾驶喽？”

真嗣睁开眼睛，才发现他们已经到了，他刚才不知怎么睡着了。最近他老这样，虽然藤山医生认为这只是他的身体在压力下出现的正常反应。“我们，来这儿干嘛？”他困惑地看着周围。

“走走，散散心……”美里柔声说着，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走了出来。

两人一句话也不说，在墓碑间穿行，他们在红叶的墓碑前停留了片刻，然后继续往前。真嗣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说点什么，不过美里脸上的表情似乎不想谈什么。

“真嗣，那个，你不想把它放在自己房间里吗？”

“不，不用……我是说，我有个更好的主意，美里……”

想到这真嗣浑身一颤，他回过头，眼前就是红叶的墓，带着歉意与忏悔，他扭过头。对不起，我当时已经尽力了。

那只小猫头鹰现在有新家了，它在冬治妹妹的怀抱里重新找到了温暖。它原来的主人，那个金发女孩，虽然她非常喜欢那只猫头鹰，但真嗣相信她在天之灵会赞许他的决定的。他还记得当时冬治妹妹收到礼物时的高兴劲，她从床上吃力地爬起来，非要抱抱真嗣。

多么残忍的事情，那个医生说，再过几个小时，冬治的妹妹就要去另一个世界了，她，还有红叶，她们都是我害死的……真嗣看着身边一望无际的坟墓，心想这些人当中到底有多少是因为自己才失去生命的。藤山医生说，我不该老想着这些事情，可是我——真嗣转过头，看着美里的背影。

“过来。”终于美里开口了，她停下脚步，朝某个墓碑点点头，“我到 NERV 工作之后让她搬到了这儿。”

“葛城千春？”真嗣看着墓碑念道，不敢想下去，“这，是你母亲的坟吗？”

美里慢慢点点头，轻声说：“我上次来看她已经是四年前的事情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怎么回事？”

美里慢慢地摇了一会儿头，一直注视着面前的墓碑：“曾经，我努力想要做她的好女儿，”她的目光空洞，眼睛直直盯着她母亲的墓碑，“整整二十年，我竭尽全力做好每一件好女孩该做的事……”她悄悄擦了一下眼睛，“我累了，真的好累……”

美里看了看真嗣，他也正在看着她，眼神里满是疑惑。“我跟你说过我父亲吗？”真嗣

摇摇头。“他是个一心放在工作上的人，对家里不闻不问。他的朋友们都说那是因为他比较敏感，而且他是关心我妈妈，所以要尽力把工作做到最好——其实这都是胡说……他只是害怕被束缚，所以他在逃避。”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日日夜夜，我在祈祷，希望母亲能离开他。她每天晚上都拼命地哭，带着哭声入睡，我讨厌那哭声。”她突然苦笑了一下，“你知道吗？”她的声音饱含痛苦，“有一天我的梦想成真了，妈妈告诉我她跟爸爸离婚了。我当面嘲笑他，我当时忘乎所以，我恨他，恨他从来不陪陪妈妈。”

她说话的声音很小，真嗣不得不很注意地听：“真嗣，现在我再也不会高兴了，我做了坏事，很多很多坏事，到头来，这只能证明我不是爸爸的好女儿。我对他的恨换来了什么？只有两座坟墓，两块墓碑，以及两声迟到已久再也不会被听到的‘对不起’……”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真嗣被美里的忏悔弄得不知所措，他静静地等待回答，可是美里却一言不发，只是任凭自己的紫色长发被风吹散。

过了好久，她转过身，视线越过远方成行成列的墓碑。“因为我关心你……”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小。

真嗣面色发白，被这突如其来的真心话吓到了。很矛盾的感觉，混杂着愉悦、痛苦、希望，还有恐惧——害怕这不过是美里的玩笑。所有这些感觉在一瞬间击中他，让他喘不过气来，他都忘了美里是怎样痛苦的心情。

所以，虽然他想回应她，却不敢。

“说实话，我不太懂得如何处理这种事情。”美里发现真嗣不说一句话，她觉得脸颊开始变烫，“可是，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也有好长时间了……”她的声音在颤抖，但还是坚持说了下去，“那天在葬礼上，我就在想，要不，要不你跟我，我们，我是说……”

【好啦，美里的意思是，她带着真嗣一起面对今后生活的挑战，就像母子一样。我觉得作者就是这个意思，不许乱想!!!】

美里最终还是没能把心里的东西说出来。一边的真嗣咽了一口唾沫。

“抱歉，”美里低下了头，“我不该跟你说这些。”她叹口气，“我们还是回去吧，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

“我也关心你……”

听到这句话，美里猛地抬起头，脸上带着跟真嗣刚才一样的惊讶。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她伸出手抓住他的肩头，她这辈子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害怕过。“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能有一些改变，”犹犹豫豫地，她说道，“我不在乎初号机怎么样——但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可以吗，真嗣？”真嗣慢慢点点头，她笑了。真嗣盯着她放在自己肩上的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两人很久很久没有说话，直到真嗣试慢慢地抱住美里，像个不懂事的小男孩，怯怯地问道：“我们可以回家了吗？”

美里被他吓到了，她一边颤抖一边回抱他，用同样颤抖的声音告诉他：“行，稍微等一会儿……”

微风在悄然叹息，两人默默地抱在一起。在这个荒凉的墓地里，在被死亡围绕的氛围里，一位“母亲”和她伤心的孩子，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种幸福与满足……

#

“他们还没找到第四个吧？”明日香看着更衣室的墙壁。老是同步率测试同步率测试，真不知道自己晚上会不会梦见呆在插入栓里……或者，也可能梦到点别的什么，或者梦到某个人？

“估计没。”丽把驾驶服挂在衣钩上，“不过应该快了。”她顿了顿，继续说，“碇君现在不是驾驶员了，以后，估计只能在学校里见面了……”

“是啊。”明日香敷衍道，想到别人要上初号机，她突然觉得恶心。搞不好只会更糟。不过还好，这次没死人……唉，不知道真嗣有没有收拾自己房间，我觉得这很能说明问题。的确，他不再是驾驶员，而且他似乎很难受——但是如果他把自己房间打扫了，那也许一切都会好的。

她微微皱起眉头，知道这不是一般的重要，这是关键所在。要是他打扫了，那我我觉得，他可以处理好——

“我不喜欢这样，我不想只在学校看到他。”丽突然说，虽然声音很小，但是还是打断了明日香的思绪。

【是啊是啊，剩下半句句，还得我都猜不到下文……怨念】

从认识她到现在，明日香头一次这么认真严肃地看着她，把她的脸足足研究了一分钟。然后明日香转过头，丽的红眼睛里分明有一种伤心，或者说，某种类似伤心的东西。“你还是可以去看他的啊。”明日香安慰她道，奇怪自己怎么说这话的时候这么柔声细语。我在心软？搞笑……

“那样不太合适啊……”丽不太情愿，“他又不是我同僚了，况且我——”

“有句话你知道么优等生？”明日香站起来走向房门。

“什么？”好奇的声音。

明日香打开门，然后回过头，冲丽眨眨眼睛，露齿一笑。

“让‘合适’一边呆着去。”

【(不H是不行的) Proper!!!】

门被关上，丽还在慢慢思索。“让‘合适’一边呆着去？”她细细品味这句不那么顺耳的话，脸上似笑非笑，“惣流，你总是说的这么简单，”她自言自语着穿上校服，“可你不知道照你说的去做会有多麻烦……”

其实这挺简单的，关键是你到底想还是不想见他。丽关上衣柜的时候想到。“我想，是的我想，尽管，到后来，我还是不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

我并不需要得到什么。他就从来不要求什么回报之类的——所以他总是孤单一人，所以他很特殊，所以他……又一次，丽的思绪在触碰到最终答案之前被拦腰斩断。

她呆呆地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做什么。她在零号机里的那种敏捷思维已经消散了……对明日香的帮助她也不抱希望——她已经声明不会再把自己弄明白的跟她多说了。

最后，丽只有一声叹息：“看来没什么办法了。”她轻轻关上衣柜，朝门走去，心不在焉

地想着下次见到他该说些什么。

自己是不是该带上奶酪？

#

“啊，你今天精神不错嘛。”健太郎看着真嗣坐下，跟他打招呼。

“真的？”真嗣真心诚意地不确定。

【我故意这么翻译的^_^】

“真的。虽然表面上你没有阳光灿烂，但你心里是的，我看得出来。有什么好事，说来听听？”他笑嘻嘻地问他，“还是因为这将是你最后一次来遭罪？”

真嗣想了想，然后耸耸肩：“不是，是因为我自己。”

“我能知道吗？”

真嗣看着自己手心，想着该怎么回答。他想到了明日香，还有美里；他想到了飞速下降的使徒，还有初号机；他想到了他父亲，还有他自己。

他还想到了红叶，还有家里那只楚楚可怜的小老鼠在等着他回家。

“Jibun……”他低声说道，并没有抬起头。

“什么？”医生感到莫名其妙。

真嗣慢慢抬起头，装着困惑与伤心的泪水，在他开口的那一刻，夺眶而出，沿着脸颊向下爬。

“那只老鼠，我给他起名叫 Jibun……”

哦，这感觉

又一次回到我身边

如同隆隆雷声

在风中狂奔

那么真切

那么迅捷

犹如闪电划过天空

惊醒逐风者的梦

【完】

【彩蛋】

故事不该过于严肃地说，所以还是在结尾给大家奉上一段 *OMAKE* 吧!! ^_^

部分构思来自 *Rhine*。

明日香按响了 402 室的门铃，一边沮丧一边咬牙切齿。“该死的美里居然把真嗣带到第二新东京市去过周末，留下我来给优等生送讲义……好像我还不够忙似的。”

无奈，继续试门铃。第四适格者还没有选出来，所以明日香肩上的负担不轻啊。该死的优等生，她倒好，从来没什么任务，哼，按了这么长时间门铃都没反应，你就干脆永远不要有反应好了。

过了好久，里面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明日香发现自己早该推一下门的，她试着推了一下，门轻轻开了一半。“看来没事嘛。喂，里面有人吗？”

“进来。”丽的声音。

明日香干脆把门开到底，走进去把鞋脱了。“优生，我给你带来了一些讲义，”她看到眼前的景象呆住了，“你在干嘛？”

丽从面前的小笼子上抬起头，慢慢解释道：“我必须通过养宠物来了解碓君，这样我才能有所启迪。”

明日香看看笼子，又看看丽，莫名其妙地眨眨眼：“可这是块石头啊……”

“嘘——”丽看着她的“新朋友”，“她在说话呢，听……”明日香被吓得倒退一步，“什么什么？你说惣流不喜欢你？”丽从眼角打量了一下她，“没事的，我不会让她伤害你的……”

明日香又后退一大步，目瞪口呆地看着丽心不在焉又充满怜爱地抚摸着那块页岩。“呃，我还是，走好了，你的讲义在这儿。”

她把讲义扔在床上后赶紧撤退，下次把讲义放在信箱里，说什么也不进来了。

接下来屋内静了下来，丽长叹一口气，微微笑道：“有些人，真的是没有幽默感……”

她的石头，一言不发……

【作者后记】这个故事最难处理的地方，应该是明日香和丽之间的交流。因为这还是在EVA故事比较早的时候，这时候明日香还没有对丽恨之入骨，当然她还是不喜欢她，因为两个人刚见面的时候明日香“试着”跟她交朋友，却遭冷落（到底是尝试，还是渴求？随便啦^_^）。我以为，一般情况下明日香还是愿意（多少有点不情愿）和丽一起共事的……所以，我希望自己的处理没有错。关于丽和那老鼠Jibun之间（关于这个名字，各位去查查字典什么意思。也许我本不应该设这么难的谜团，不过说实话，我喜欢这样^_^）。好吧，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害怕的东西……我们就让丽恰好怕老鼠好了——随着她为了了解真嗣养老鼠的原因而对它们越来越了解，她对它们的恐惧也会渐渐消失（耸肩）恐惧症是挺搞笑的东西，也一般没什么意义。

【数据】这个故事于2002年1月28日开工，完成于同年7月1日。总计23,250个词，

长达 56 页，包括免责声明以及作者后记。我知道有些人关心这些信息，呵呵。

预览还是要感谢 Ryoma 和 Rhine，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预览，还要谢谢其他的——你们知道我说什么。我欠你们很多……

欢迎反馈 random1377@yahoo.com

【译者后记】拖了半年多的逐风者终于完成了，本来想在过年时拿出来贺岁的，可惜懒啊——结果连元宵都没赶上，不好意思啊。

相比善举，逐风者显得更，凄凉一点，虽然好像不如善举里的乱伦加强奸来的惹人注目（咳咳，这不是我的意图所在），但其实逐风者更能让人落泪。EVA 讲述的是一场战争，战争最残酷的，就是会带来死亡。鲜活的生命转瞬即逝，目睹这一切的人也不好受。真嗣在故事中的境况太真实了，14 岁，军人，两者结合，是无尽的困惑，与沉重的负担。就和红叶的姐姐一样，我也相信，真嗣是个英雄。他做的够好了，他只是个孩子，他善良纯真，不懂牺牲什么保全什么，他只知道救身边的人，他只会因为自己的“过失”而痛苦。这就是战争带给孩子们的，我们无法理解，只能在一旁观望……

其实，这个世界，也一直都在战争，每个人之间都在争战。慢慢长大，我越来越感觉到，有一天自己也会为了利益和爱的人去伤害其他人，命中注定一般，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该何去何从……人在世上，不可能太太平平，然而，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幸福快乐，希望他们不要陷入这罪恶的轮回，希望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对真嗣而言，朋友的理解，亲人的呵护，是他走出阴影的唯一路灯。在逐风者中，我们也看到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交流的屏障，明日香从歇斯底里的愤怒到后来温柔的体谅，美里那带着忏悔的慈母般的安慰……希望天下孩子都能在这样有爱的环境中成长，希望他们长大成人后能将爱传递下去。

凌晨翻译完毕，这个后记写得有点没头没脑。

2009 年 2 月 11 日星期三

完稿于江苏溧阳

不想长大的孩子

当她微笑时（When She Smiles）（节选）

原作：Fresh C

翻译：a4280a

昨晚闲来无事，就花了三小时翻译了这篇同人，没有用任何词典和软件，所以有错的话，请不要怪罪于我。我有点懒，于是就直译了，少有文笔润色过的地方，以后有精力翻译其他文章的时候肯定是需要润润色的。

正文

当汽车在一幢红色砖房前停下的时候，真嗣感到十分吃惊。

他享受这次的旅程，至少它提供了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机会。当风拂过红色跑车的挡风玻璃，微微将他的头发吹得竖立起来的时候，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呆呆地望着高速公路上的分割线消失在车轮下。他略微清醒了一点，意识到如果不是车子占了两条车道，这根本不会发生，但以他现在的清醒程度，他最多也只能想想这条线在离开他的视野之后会发生什么了。

简单来说，真嗣是彻底不清醒，他没注意到车子开上了高速公路出口，以一个非常危险的速度转过了弯，他甚至没注意到车子的速度终于减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速度——比限速高15英里每小时。但沿着这条线，他们到达了目的地，美里的话将真嗣从发呆中拉了出来。

“我们到了。”美里柔声说，似乎不想打破这片沉默。

“噢。”这是当美里在驾驶座中转头面对真嗣时，他唯一能说的话。真嗣自己在座位上坐正。却没有抬头回应美里的目光。真嗣并没有避开美里，只是避开她的眼神而已，这样对他们两人都好。

美里叹了一口气，她最近似乎常常叹气。没看见她在那种由酒精造成的精力充沛的状态，这非常奇怪，不过她确实是一个月都没有喝醉了。真嗣想知道叹气是不是一种放弃的征兆。

“你不必做这些。”美里说。

“我知道。”真嗣看着自己的脚，他不记得他的球鞋什么时候沾上了草和泥。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至少足够将他的注意力带离这次谈话。

“你确定你要去么？”

“我非常确定。”真嗣过快的反应让美里感到吃惊。

“你上次哭了好几个小时。”

真嗣微微抬头看了看美里，不过很快又朝下看。

“这有错没？”他问。美里稍稍退后了一点。

“不……当然不。不过看到你那样真是非常少见呢。”

“对不起。”

“你不需要对不起。”

美里拂开挡住她视线的头发，她需要精神集中，真嗣不会喜欢她必须要说的话。

“你最好还是不要……”

“不要什么？”真嗣带着明显的纠结。

“别去看她。”

真嗣皱起了眉头。

“我必须去看她，她需要我。”

“她不希望你因为她而伤心。”

“她希望见我，她思念我。”

“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个？”

“我不知道。”真嗣的手现在特别想抓住车门把手。

美里叹了口气。

“你想起来上次发生了什么么？护士们不得不把你强行拽出去。”

真嗣的脸色黑了下来，他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

“现在九点五十五。”

“所以呢？”

“探视时间会在十点结束。”

美里叹了口气，这比她预料的还要困难。

“我知道你在乎她，但是这对你不好。”

“她的病情正在好转。”

“医生这么说么？”

“没有，”他承认，“不过我可以看出来，上次她喊了我的名字而且我们一直在说话。”

美里又叹了口气。

真嗣的手在门把上。

“我看你是不会改变注意了，我也不会阻止你了。”

“谢谢你，美里。”他轻轻点了点头，他终于打开了车门，走下了车。他不由自主地感

觉走到那幢建筑的人行道是多么的长。他想知道这是不是为了将正常人隔开，和他们关着明日香的地方隔开。

美里看着他走远，嘴里不经意间吐出三个字：“别伤着。”

“你好，碓先生。”一个温暖的女人的脸，在访客柜台后面问候着真嗣。她对真嗣微微一笑，不过真嗣知道她有点紧张，他的上次探视并没有以好的结果结束。他唯一记得的就是他拼命摇其中一个警卫，在明日香微笑着说再见的时候不停地摇晃。那件事之后，他被带到负责医生那里，医生似乎对真嗣的情况感到同情，并放走了他，没有给他任何惩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的员工忘了发生了什么。

“你好，女士。”真嗣低着头，安静地说。

“你又是来看惣流小姐的么？”

“是的，女士。”真嗣盯着地板，在他做了那样的事情之后，他实在不敢正视这里的人，特别是他的进入给了他再次做出这样的事情一个机会。

“我需要你在这张表上签字，然后你就可以探视她了。”

“好的。”真嗣拿起了笔，他写下了时间然后签了名，他好奇地盯着他所写的东西，有那么几秒，他又陷入了沉思。那护士注意到了他的犹豫。

“你知道在哪里的吧。”她的语气似乎比真嗣还要在乎，他被她的善良感动，尽管她明显有点不自在。

“大厅向左第六间？”

“是的，”护士说，看到真嗣离开，她又补上一句，“我希望这次能好一点。”

真嗣停住了脚步，继续盯着地板，一会之后他接着前行，在此之前嘴巴蠕动了一句“谢谢你”。

真嗣走过精神病院空荡的大厅，注意到这里有多么的干净整洁。这是他理想家园的写照，

干净而整洁，他不由得想他也许很适合这里。他不禁浑身颤抖了一下，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对这里有归属感了。他的脚步声在空荡的走廊里回响，让他有点烦心，哪怕是到了明日香的病房前。他打开了门，跨入房间里。

明日香的房间设计简单，房间里有一张双人床，角落里有一个衣柜，墙上光溜溜的，医生尽量保持房间里的东西尽量少，降低明日香伤到自己的可能性。虽然他们知道以明日香的教育水平，她仍旧是可以，但这似乎是让她放松的最好方式。

不过真嗣并没有把这些东西看在眼里，他的注意力放在两个个体上面，明日香和那个让明日香坐在膝盖上的女孩。这个女孩年龄不超过 15 岁，但她仍旧负担起了照顾明日香的责任，这个任务对于她的年龄来说确实比较艰难，真嗣为此而感动。真嗣爱怜这个女孩的一切，为了她不得不住在这里感到悲伤。

“非常高兴见到你，真嗣，”女孩似乎十分快乐，“明日香十分思念你。”

“我也很想她，也非常高兴见到你。”

“请坐，”女孩指着靠近自己的床沿，“明日香应该给你一个座位的，但她最近很不礼貌，对么？”

但明日香对此似乎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她静静地坐在女孩的膝头，对着墙明媚地微笑。

“她很有礼貌呢。”真嗣坐在床上很不舒服，他希望床能靠着墙，这样至少他可以倚在上面，这样能让他感觉更安心。

“噢，你太客气了，她实在是太没礼貌了，她总是这样。”

“我不在乎。”

“你能这么说实在是太好了，明日香会为了真嗣这么善良而感谢真嗣的。”

“这没什么，不过你都让我不好意思了。”他甚至没想到隐藏自己的脸红，这个女孩对他来说太聪明了，而且总是那么聪明。

沉默在三人之前蔓延，真嗣发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每次他来看明日香，这个女孩都是谈话内容的主导，幸好明日香并没有为此失望。

“那么，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寒舍呢？”真嗣发现这个女孩，诡异地从来都不笑。她的语气似乎很高兴，不过她就是不笑。明日香似乎完全相反，明日香总是在微笑，不过真嗣拜访她的时候，她一句话都没说过。那个女孩把明日香的话都说了。

“我是来看你……看你们两个的。”他轻轻地加上。

“你真是善良，明日香说你以前有点自私，不过她现在看到你这样很高兴，不是么，明日香？”

在那个女孩的哄骗下，明日香点了点头。

真嗣微笑着，他很高兴他被人需要。

“你最近过的如何？”真嗣瞟了坐在他身边的那个女孩一眼。

“明日香最近有点不高兴，不过我还是可以对付的，她不喜欢被关在这个地方，她一点都不喜欢。”

真嗣皱起了眉头。

“我是问‘你’最近如何。”

“我？我很好，我不在乎呆在这里”她耸了耸肩，“我只是为明日香感到难过。”

真嗣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用悬着的腿踢着空气，他似乎从来不知道该对这个女孩说什么，他决定改变话题。

“护士们对你好么？”

“我不是很喜欢他们，他们没有你好，真嗣。”

这句话引起了真嗣的注意，他听说过一些关于像这类组织的故事，不过都不大好。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么？”他问，这个问题先是充满了害怕，后来却转为了愤怒。他继续说时，他的声音低到只高于悄悄话一点点：“他们没有碰你吧，如果他们伤害你的话，我发誓……”

“冷静一点，真嗣，”女孩咯咯地笑，这确实很奇怪，她居然可以笑得如此轻，以至于嘴角都不上扬，“他们对我还好。”

“噢，”这是真嗣所能说的唯一的東西，他为自己为不存在的事情生气感到不好意思。

“不过我注意她们如何对待明日香的。”

“你是什么意思？”

女孩歪了歪身子，强迫明日香（总是坐在她膝盖上）奇怪地向前弯腰，她接着悄悄话似的说着。

“有些守卫对明日香很刻薄。”

“怎么会？”真嗣用一种相同的语气问。

“他们在她面前叫她刻薄的外号，比如芭比娃娃之类的，好像他们根本不在乎明日香会不会听到似的。”

真嗣沉默了，不过女孩接着说。

“他们甚至拒绝给她饭吃，我已经把饭分给她好长时间了，明日香的体重下降的好厉害，很可怕，对么？”

真嗣不相信自己能说出什么好话，他知道自己一旦开口，他将说错话然后那个女孩就会又一次讨厌他。这就像他第一次来看明日香，他们的对话不太好，而且那个女孩对真嗣大喊大叫，并很暴力地把真嗣推出了门，真嗣那时候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女孩注意到真嗣并没有回应。

“这很恐怖，不是么？”

“是的，确实。”真嗣轻轻地说，这个是他的安全回答。

“对不起我没有听到，你能再说一次么？”

真嗣垂下了头。

“是的，这个很恐怖。”

女孩的脸明亮了起来。

“我知道你可以理解，真嗣，你总是这么好。”

真嗣点点头，看了看明日香，明日香对着他微笑，但是真嗣并没有回应。

“我听到一个医生说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他们说要把明日香带走，你能相信么？”

“不能。”真嗣这次回答得快了一些，他学起东西来很慢，不过这不代表他没有学。

“不过他们说了，医生说：‘是该将那个娃娃拿走了。’你能想象明日香有多么伤心，她讨厌娃娃。”

真嗣安静地点了点头。

“我不会让他们带走明日香的，真嗣，我知道她很刻薄，而且她不是一个好人，但是我是她的全部。”

确实，在这个地方，明日香和女孩就是对方的一切。真嗣能理解这点但是也厌恶这点。有一段时间，真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的世界正在破碎的边缘，不过有可能，只是有可能。

“也许，这还好。”真嗣满怀希望地说。

“你是什么意思呢？”

“也许，让医生看护一下明日香会对她更好。”

“你有的时候真的很呆哎，”女孩说，拉回了真嗣的记忆，“那些医生不会照顾她的，其他人都不會照顾她，只有我，不是其他人。”

真嗣有些灰心，不过希望就是这样的东西，总是这样高低起伏，摇摆不定。

“如果……如果我来照顾她呢？”真嗣问得如此轻声，以至于他都有点吃惊女孩可以听到。

“你真好，真嗣，你真的很好，不过我不能让你做这个事情。”

真嗣眉头紧皱。

“我会照顾好她的，我会像她应得地那样照顾她。”

“真嗣，我没有怀疑你，我担心的是她。明日香有时是一个坏女孩。她可以变得非常刻薄和自私，她非常喜欢你，但是她只会伤害你，明日香只会伤害别人，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好人。”

真嗣再次皱起了眉头。

希望最后一次给了真嗣动力。

“我不在乎，我也喜欢明日香，我不在乎被她伤害。”

但希望从来不会有机会。

“谢谢你，不过不用了，真嗣，她现在是我的责任和负担。我只是很高兴你能来看她，以后也是，你的到来让明日香很开心。”

真嗣垂下了头，看着地，白色的瓷砖地，他的身体摇动了一下，尝试控制住自己的情感。她对他说这样的话完全是一个错误，这些事情再以前会意味着很多事情。

“明日香告诉我有一件你可以替她做的事情，但她太害羞了，不敢问。她对别人总是那么粗鲁，但是心里却这么害羞，真是可笑。”

“是什么呢？”真嗣迫切地抬起头，不过既然她对于真嗣来说太聪明了，这也许只是假象。

“她希望你能抱着她，直到她睡着。”

真嗣咽了一口口水，他不知道如果护士看见他在干什么，会怎么想，他们已然觉得真嗣疯了，也许他的行为会让他们的观点加深。不过他还是决定答应明日香的请求，这是他至少要做到的事情。

“好吧，”真嗣把明日香拉入他的臂弯。

女孩疑惑地看着他们，她盯着那两个，童稚一般的眼神让人感觉想笑，但真嗣并没有觉得这个有多可笑。

“她希望你能摇着她，直到她睡着，可以么？”

女孩渴望地看着真嗣，他照做了，当女孩再次说话的时候，她的语气中充满了激动，或许还有一些不相信。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开心过。她现在很安宁了，她希望我能替她谢谢你。”

“不用谢。”真嗣感到自己很糗，看着明日香微笑的脸。他不能摆脱他抱起明日香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真嗣继续摇着明日香，对真嗣来说这确实很傻，不过他没有停下。当女孩再次说话的时候，真嗣终于感到了解放。

“真嗣你真好，你真的真的非常好，为什么你要一直来看我们呢，你应该和其他的好人

一起出去，一起度过好时光。”

今生中的唯一一次，真嗣明确地知道自己需要干什么。

他看着女孩的眼睛，说：“我来，因为我爱你，明日香。”

“她也爱你。”这句话让真嗣精神再次崩溃。

非常艰难地，真嗣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他需要她明白，他需要她知道。

“明日香不是我唯一爱的人。”真嗣强迫自己看着女孩的眼睛，这并不容易。

“这真是太有爱了，真嗣。这真是，真是太甜蜜了。”

她的答案给了真嗣一些鼓励不过，不过真嗣注意到她并没有说出那三个字。不过他仍然能知道她在乎。

“真嗣……”

“怎么了，明日香？”

“别傻了，真嗣，明日香睡着了。”

“噢……”

“我知道自从你进来，我们要求了很多，不过有多一件事情，我希望你能做。”

“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该要求，”女孩胆怯地说，“明日香不会喜欢的，她有时候会自私的，非常，非常自私。但你觉得我能不能，只这一次，也自私一回呢？”

“这没关系。”真嗣立刻回答，这个女孩需要鼓励。

“这样可以么……你是否也能抱着我一会呢？”

真嗣想叫，想哭，想跑，但是他稳定住自己，因为他必须要抱着这个女孩，他静静地地点头。

她小心地把明日香从真嗣膝上移开，将明日香放在真嗣身边，真嗣倚着床头，双腿在床垫上稍稍叉开，那女孩坐在真嗣两腿间，倚着真嗣的胸口，抓着真嗣的手，让真嗣把自己抱紧。

这对于真嗣确实是一个尴尬的时刻，他以前从没有和任何一个人如此亲近过，但她的温暖使真嗣安宁，尽管真嗣脑中一个小声音告诉他这不是一个好行为，他不能找到任何理由移动分毫。

“这真是太好了，真嗣”女孩说着，语气似乎更加轻柔，“如果这怀抱不是给明日香留着的，我想永远呆在这里。”

真嗣被这个话带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低头看看明日香那恒久的微笑，他被推下了崩溃的悬崖，他的身体无法控制地颤抖。眼泪模糊了他的眼睛，他非常想止住这泪水，但他什么也没做到。这对他来说太多了，她实在是意味着太多了。

“真嗣，你为什么在哭，真嗣？”

他摇了摇头，他给的答案，她不会懂。

“你不应该哭的，明日香会因为你哭而伤心的。”

他的挣扎了一会，不过他声音最终还是恢复了正常，他说话的时候，仍在颤抖。

“但明日香已经睡着了。”

女孩想了一会，很快给出了合适的回答。

“你哭的时候，我也会很伤心。”

这句话让真嗣哭得更厉害了，眼泪打湿了女孩的头发。

她不能说这个，这不公平，这对她不公平。

“请不要哭了”，她说，“如果你一直哭，你会把明日香吵醒的，如果她看到我们这样肯定要发疯的。”

真嗣花了很大力气让自己恢复正常，他的眼泪也不再流了，但他的呼吸仍旧沉重，他仍旧感觉嘴里很苦。

“这样好多了。不过如果明日香醒了，她不会高兴的。”

“为什么？”问话里带着颤抖。

“她希望你能微笑，如果你微笑，她会很高兴的。”

“但明日香还是睡着的。”真嗣说得很慢，因为他仍旧在控制他的呼吸。

“这没关系，你微笑的时候，我也会开心的。”

真嗣从没有像这次探望时一样崩溃过，他的焦急，他的担忧，在他心中似乎是一罐摇过的可乐，等待着爆发的一刻。他随后在自己的房间里，了解了这一点，他会锁上门，无视美里的进门的请求，他将哭上几个小时，如果可能的话，几天，一直到眼泪流干。不过在现在，他仍旧将这份情感留在了心中，他微笑了。

他对那女孩微笑了。

在真嗣记忆中的第一次，那女孩对他微笑了。

译者后记：虽然说这个只是这个故事的第一章，不过下面的几章都太压抑了，结局也很不美好，我不想翻出来了，这一章本来就可以自成一体，并且写得不错。作者在后面写了一堆废话，貌似还给读者的BAKA程度分了级，你们看懂了多少呢？

花语

作者：prayer

1

从床头的窗子看街对面，可以清楚地看见那家清酒味道十分醇正的料理店，再往左边一点，是一套空着的房子。房子屋檐下有个同样空着的燕巢，门边贴了张售屋告示。

没事干的时候，总喜欢看看那房子，看这个顽固的独身主义者能坚持独立到什么时候。

今天早晨，那张告示终于不见了。晚上8点左右，一辆运输公司的车理所当然地停在了屋前。然后就有人从车里搬下桌椅，抱出沉重的窗帘，还有一些形状各异而看不鲜明的物体被依次搬了进去。每次看人搬家，总让我想起科幻小说里把人分解成原子然后通过线路运输的笨拙构思。

“现在是晚上10点整。”当机械钟病态的声音在屋子里回荡时，我的门铃被人摁响了。

门口是两个十六岁左右的孩子，女的十分抢眼，身材完美，一头泛着火红光芒的金发。男的相对普通些，黑色的刘海下，一双羞赧的黑眼睛。

“打扰了……我们……”男孩用和眼睛一样羞赧的声音说。

“我们是新搬到对面的。请多指教！”女孩用和头发一样飞扬着的声音说。

我把门开大，请他们进来。他们在沙发上坐下后，我端上茶点。

“只有你一个人住？”女孩四下打量。

“是。”我也仔细端详着他们。男孩是普通中学生打扮，刘海很短，看来极规矩。女孩则大方得多，穿着黄色吊裙，肩那儿瘦削得有些过分。

“你们是姐弟？”我尽量以不经意的口气问。

“不……我们……”男孩低着头，把热的茶杯在手掌间搓来搓去，仿佛完全感觉不到滚茶的热度。他和女孩都没吃一口东西。

墙上的挂钟声音突然停了，时间仿佛也随钟一起死去了。

“如果我说我们是吸血鬼，”女孩开口时，目光突然定在我脸上，“你相信吗？”

她拨开额前的头发，把自己苍白的脸完全暴露在白炽灯下。两颊和前额上血管青色的纹路清晰可见。那是不再流动的血和夜晚本身混合的颜色。

“明日香……”男孩看看金发的少女，又看了看我。

“我相信。”我说。

“你……害怕我们吗？”男孩不抬头地问。

“理性层面害怕，感性层面不害怕。”我心下计算着茶几另一边的他们隐藏着的尖锐牙

齿到我咽喉的距离。不知为什么，我自觉冷静得出奇，或者说，平静得仿佛在看安妮·赖斯的小说。不害怕，只是有些兴奋，并感觉到些许莫名其妙的浪漫。

“对不起，我们……其实我们……”

“笨蛋真嗣！”女孩的声音尖锐得像新出厂的剃须刀。“永远都没办法顺利说完一句话吗？”

她又转向我：“我们对你没有恶意。请尽管放心，吸血鬼也有自己的原则，我们不伤害认识的人。你是我们今后的邻居，请多指教。”

她伸出一只手，苍白纤细的手仿佛艺术品。我握住它。

“多指教。”

“啊，我叫明日香。你也可以叫我惣流。”当我送他们出门时，女孩大声对我说。她的头发在夜风中猎猎飞舞。“他叫真嗣，碇真嗣。”

两个人一起向我鞠躬，然后转身向他们的家走去。月光下，两个人苍白的身影和夜色如此和谐，安宁的吸血鬼向他们安宁的家走去。那里，灯如白昼。

2

太阳唤醒了所有的生灵。当它的光芒从窗户里漏进来，荡起众多活泼的灰尘时，我从床上起身，拉开窗帘。

光明瞬间吞没屋里的黑暗，让人忍不住想瑟缩回昨夜的长梦。我赤着脚立在阳光中，因突然降临的光明而呈现白茫茫一色的视野中，隐约浮现梦的点滴。

梦中，金发的女孩和羞赧的男孩静静立着，“请多指教。”他们一起说。我们三人站在炽烈的阳光中，女孩的长发擦着黑色斗篷的领子流泻，闪闪发亮。

我伸出手去，刚触及那两个漂亮的人影，他们就消失了。

周围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丛丛雪白的玫瑰，花开花落的声音源源不断地从各个方向传来。银勺样的花瓣从下往上翻飞，飞到一定高度，便在阳光中燃烧起来，化为飞灰。漫天燃烧的花，漫天火的蝴蝶。记得梦中目睹这一切时，我的心中充满安宁。

血的味道突然出现，扰乱了安宁的幻境。

随着如此浓烈的甜腻腥气，花，火，阳光，全数归于黑暗。

“笨蛋真嗣！”梦中最后的声音，真实尖锐得不像是梦境中应有。

眼睛终于适应了阳光的亮度，我向街道对面望去。有清酒出（和谐）售的小店很少见的仍没有开门，兰色棉布帘密密地合着。左边，曾经的空屋门侧仍留着告示被撕掉的痕迹，白色的纸的边缘残留在木制框上。

厚重得出奇的窗帘遮蔽了房屋的每个窗口。我突然想起，吸血鬼在阳光下无法生存，更不用说如梦中那般炽烈燃烧着的光芒。

两个孩子白天是决计不会露面的。我想象中，他们这时正在自己精致的棺材里优雅地沉睡，扮演着永不安息的死者。而每到晚上，他们会拉开厚重的窗帘，把屋里所有灯大开。

——作为吸血鬼，他们一定还年轻。他们重温着曾经普通的安谧生活，在家里制造白昼，制造热闹的生活氛围。

天刚黑下来的一段时间，两个人呆在屋里。透过落地窗的光洁玻璃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叫真嗣的男孩常常会拉上几段大提琴。明日香有时跟着琴声起舞，有时坐在一旁翻着杂志。

“笨蛋真嗣！”可以想象，每当真嗣拉错了一个音符，金发女孩就这样尖声说道。

我不知道在我睡下后，那些真正属于夜晚的时间里，两个吸血鬼在做着什么。毫无疑问，他们的狩猎会安排在此时进行。

他们搬来后，我开始注意报上关于猝死和失踪的角落新闻，最近它们的出现率确有所提高——但，虽然高比往常，却远不至于危及警局人员的薪水袋。

于是，时光仍然安宁地在街市间流淌

邻里照常相处，不过少了两家在清晨的阳光下互相问早的客套场面。

明日香又单独来过一次。一天晚上8点左右。她抱了捧开得趾高气扬的白玫瑰站在我门厅中，用手背扣着墙，发出“熏熏”的声音。我忙下楼来看。

“门没关严，我自己进来你不介意吧？……喏，给你的。”

我接过玫瑰。玫瑰的茎很长，剪得齐齐的，每一支上的刺都被人小心折去了。

“以前，当我还是……你知道我的意思，”金发吸血鬼仰靠在沙发上，蓝眼睛望着天花板。“我那时可是相当会种花的哦，看我这样子，擅长种花很奇怪吧？”

“有点。如果说真嗣那孩子会种花，感觉上要贴切许多。”我把玫瑰插在瓶里。茂密的枝叶从侧面看仿佛亚马孙叶林。

“真嗣……他不愿意来。他很怕人，怕你这样真真正正的人。他说你们和我们不可能真正磨合。”她皱着眉头仰看，“我不这么认为，只要我们明确自己没有恶意，你们有什么理由逃避我们？我们也是人，虽然不能说地道。”

“是。”我含糊地回答了一声，眼睛一直盯着明日香吊裙胸前的一块污迹。褐色的痕迹在明黄的衣服上模糊，但刺眼。

“这个？”她注意到我的目光，眼睛仿佛暗淡下来。“我剪花的时候弄上去的。”

玫瑰香气涌动。那是血，我对自己说。

明日香离开后，我把房间的门窗检查了一遍。门厅那扇门的锁有些不对劲，我撞了几次才合上。轰隆一声响，仿佛整个房子都坍塌下来。

这样过了一星期，我再没看见两个孩子。直到一天晚上，我瞥见对面的房子窗帘仍反常地拉着，才惊觉这种情况已持续了2、3天。就在我犹豫要不要去回访的时候，门铃响了。

门口是叫真嗣的黑发男孩。

他面容憔悴，额上青色的脉络明显得仿佛钢笔所画。

“您最好去看看，明日香情况不大好。”

3

房屋外围已经被整理得相当干净，真嗣推开门，一阵玫瑰的浓香从没有灯光的屋中扑面而来。香气仿佛月夜的流云，颤动了一下又悄然消散，但那一瞬的嗅感馥郁得几近邪（和谐）恶。我略有些迟疑。

“请您进去吧！”他没有用日（和谐）本人那种最普遍的恳请姿势，而是用湛蓝的目光顽固地圈着我。“我不知道怎样说，但我现在能想到的，能找来，除了您没有别人。对不起……”

“我不会伤害您。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说，我一个人不行，我受不了……请你救救明日香……”

月光斜斜地铺在身后，周围只有十多岁男孩仍未脱童声的尖锐声音，那声音里竟带了哭腔。

“明日香到底怎么了？”

“她……你进去一看就知道。”

我深呼吸，移步走进黑暗中，门在身后无声地合拢。我摸索着走过门廊。

屋里的装饰多是欧洲风格，铁艺的桌椅上盘着铜绿的葡萄藤。月光从高处的窗户落下来，光泽竟比屋外暗淡了一层。窗纱的影子在暗淡的光中翻卷，风移影动。

到处都是玫瑰，大瓶大瓶的红与白，绽开在最显眼的柜头和最不显眼的屋角。黑暗中，花瓣层叠出的幢幢黑影被夸大后投在墙纸上，花香和簇新铁器的味道彼此渗透。

迷离奇幻的雾升起，我听见花的对话。

你是红色，还是白色？

我……

“这边，我们去楼上。”真嗣的声音打断了花的低语。

一只镶着金边的木制棺材中，铺着带镂花的丝衾，明日香在其中深深沉睡，她倚着靠枕，长发擦着黑色棺木的边缘流泻，闪闪发亮。微弱的烛光映出棺木侧面一行德文：愿汝安息。

金发吸血鬼的胸口露出半截银箭。箭的前半截已经没入身体，箭尾雕成十字型。

“请您把那箭拔（和谐）出来。银色十字架，我不能碰。”真嗣站在烛光外的阴影中说道。

“谢谢。”他顿了顿，补充了一句。

“她现在怎么样？”我把烛台移近明日香的脸。她没有呼吸，当然没有。生命，或者说另一种生命的迹象正在流泻的金发下消散。

“如果运气足够好，她还会醒过来。我……不知道。”

明日香仍穿着明黄的吊带裙，我用握短剑的姿势握住十字架后部。银制品冰冷，仿佛在融化，银色的净化之水浸着我的手。

用力。

十字形的箭顺利拔出，银制品竟完全不受暖色的烛光影响，兀自散着纯净的幽冷亮光。箭端有几丝幽幽血迹，淡得仿佛飘渺的远歌。碇真嗣往阴影里又退了一步。

“这个，是怎么回事？”我打量着箭端，血迹下仿佛刻着字迹。我把它迎向火光。

“她被猎人盯上，中了一箭。回来时就……睡下了。我不敢碰那箭，才想到你。”

“猎人？你是说吸血鬼清除组织？”

“嗯，是的。”

“你们……是怎么变成吸血鬼的？”

“对不起，我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吗？对不起……”真嗣抬了抬眼睛，见我正拿着那银箭端详，又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他的双脚在原处摩擦地面。

我并没有将箭收起来的意思。玫瑰，烛光，银色十字架，时间的车轰轰地开回去，开回遥远的时空，它的终点站口，玫瑰在尼罗河边盛开。

“明日香……没有她，我不知道怎么办。她喜欢和人接触，她相信大家能安静地相处……我不成，只觉得你们和我已经分明不一样……距离还是拉开的好。没有她，我连房子都租不来。”

我静静听着，伸手抚摩明日香的长发，五指插（和谐）进去，一片冰凉。

“她的头发太漂亮，我早就叫她晚上出去时束起来……”真嗣靠在角落的墙上，目光仿佛穿透了屋顶，凝视着夜空。

“是。”我答着，心里什么地方咯拉一声响。

冰凉，冰凉，这不是地道人类的感觉。……这个机会实在是太绝妙。

“……”

“也许你是对的，我是说，在对我们这种人的态度方面。地地道道的人的确和你们不同。”

“嗯？”

“NERV……”

“你说什么？”

“NERV。”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

我缓缓地转过头，对着他，真嗣的瞳孔明显地收缩了一下。玫瑰的低语又起来了，悉悉梭梭。

“清除组织的名字是吗？……如果我说我就是猎人呢？”

4

“我并不是专门为你们而来，我怎么会知道你们恰好搬到我对面？我不过是组织在这个城市的情报员罢了，不可或缺，但却终日无所事事。……当然，那是在你们来这里前。”

“明日香是你……”

我瞥了眼瑟缩在角落的黑发吸血鬼，他的眼神阴郁，我分辨不出其中是否有仇恨。我在屋中来回踱步，食指和中指微屈，紧扣银色十字架。

“不。但我可以肯定，组织已经为你们派了人到这座城市。四个人，前天到达。”

脚步声被地毯迅速吸收，我的手心潮湿温热。

“我不该相信你。”

“小心。这里确实只有你我，但是……”我保持着和他的距离，同时扬了扬手。十字架在空中划出银光。

精致的棺材里，明日香仍在沉睡，烛光的阴影让她的睫毛神奇地微微颤抖。我的目光移向拔出十字架的地方，很明显，伤口正在愈合。棺材的影子在地毯上不太真实，我小心地沿着影子的边线迈步。

耳边只有自己的呼吸，随着烛火颤抖的呼吸。

“你告诉我这个的意思是？”

这并不是个疑问句，没等我开口，他便自己继续了：“等明日香好一点，我们就到别的城市去，四个人……这里是不能住了。”

“南边……你们去南边。”我调整呼吸，使声音尽量冷静。

“怎么？方便你们马上追来？”

“我们人员的分布北方为多。”冷静，达到目的的必要条件是，冷静。

“我为什么要再次相信你？”

“这个……”我靠着紧闭的窗站定，用箭尾支起下巴，酝酿着我认为最诚恳的语气。“既然你们的原则是不伤有交情的人，那么我的原则是，不出卖有交情的吸血鬼。”

他静静地看着我，我也静静回视着他。这一刻，我可以看穿他，他对我的探究却是徒劳。人的心之壁垒冰冷滞重，缩在阴影中的他，却分明属于这里的温婉花香。

烛光晃了一下，消失了。没有风，许是蜡烛烧到了尽头。

黑暗中，一片寂静。只有不知哪里来的钟声和花香，在我和吸血鬼间流淌。

我一动不动，把十字架贴在胸前。黑暗中我看不见，也感觉不到他。玫瑰盛开的声音从心里出来，源源不断，麻木了我的感官。

然而这静止的黑暗却突然被打破了。

“笨蛋真嗣……”明日香迷迷糊糊地说。

从楼上下来时，一楼的玫瑰一律静默，仿佛黯然地注视我离去，我走出去，反身扣上门，发疯般地冲过大路，冲进家门，然后将插销拨上。

靠在门上，深深吸几口气，太阳穴神经质的跳动仍然不能止息。我伸手去揉，才发现那银色的剑仍握在手里。奔跑时握得太紧，剑尖早已入肉。

你是红色，还是白色？

明日香带来的玫瑰早已枯萎，我一直懒得收掉。枯萎的花，谦卑地收着叶子，香气竟分外浓郁。

我顺着手指上的血。对不起，明日香。白色花瓣上黄色的纹路仿佛云母碎片。你选错了颜色，也许，你是白色，我才是红色。

明日香和真嗣3天后搬了出去。他们把家具全部留下，还有家具上仍然蓬勃怒放的玫瑰。

明日香提着简单的小皮箱走出门，她呆呆立着，打量着早已朽坏的燕巢。风把她仍然夺目的头发飞扬起来。“笨蛋真嗣，”她说，“你什么时候听说NERV有过情报员来着？”

她背后的男孩没有说话。

“……我们还是走吧。”

两个孩子走时，我并没有亲见。后来发现对面的房屋已经人去楼空时，心里竟有些淡淡的怅然。

这种感觉是毫无理由的，当然。毕竟他们的出走，大半是由于我的谎言。既然他们已经搬走，现在说说倒也无妨。

什么NERV的情报员，前天到达的猎人……当然是笑话。无所事事是真，但我只是世界上无数平庸公司的平庸职员之一。平庸到无聊，无聊到古板，古板地相信着“非我族类，其心必殊”的古训。

既然是从虚无的床头故事中出来的生物，就让他们回到我狭窄世界外的虚无中去。毕竟他们的衣襟上有我同类的血；毕竟，这只要略施小计就可以做到。

一切权当是故事。故事轰轰烈烈地过去，现实中，只有花的低语还在空屋中回响，只有NERV的十字银箭仍挂在我的床头——它作为装饰品还相当不赖。

NERV，箭首四个字母上血迹宛然。我曾经在精致的棺材边，借昏暗的烛光费力地辨认它们。

只有它，证明着这个城市中猎人的确实存在。在终于到来的永恒寂寞中，平衡着欺骗者对两个信任着她的孩子小小的愧疚。

两个孩子搬走后，房子再次空起来。空了两天，便再次挂上了招租的告示。

一天中午，我从窗户看出去，发现有个水蓝头发的年轻女孩站在空屋前向里张望。

我推开窗户，“你是要租房子吗？”

“不，”她的声音里没有感情的起伏。

“哦，你是要找原来住在这里的人吗？”

“是。”

“他们搬到北边的城市去了，具体哪里不清楚。”

“这样，谢谢。”她把脸转向我，微微点头。

“不谢。”我的笑容如阳光灿烂，眼看着她转身，在混着玫瑰香气的午后阳光中，越走越远。

光

作者：AsUkA. lAnGIE

其实以前写的时候是……关于别人的，所以，和 EVA 原作没有任何关系，当年喜欢安妮宝贝，文风和故事架构都有模仿，那什么……将就着看看吧。

正文

她说，真嗣，若是有可能，有些事情一定要用所有能有的，竭尽全力的能力，来记得它。很多事情我们慢慢地，慢慢地，就会变得不记得。相信我。

那时我在 T3。只觉得日子渐渐变得稀薄，难以打发，却又迅速，荒废的一事无成。

我很自私。自私的定义：只照自己的本性生活。放纵不好的习惯，长时间睡觉，去酒吧买醉，沉溺于香烟和对虚无的对抗。神情困顿，装束邈邈。常常席地而坐，咧着嘴巴防声大笑。过分敏感，显得和很多关系格格不入。但对身边的人和事没有太多计较。

不计较与其说是宽容，不如说在大部分时间里，我对一切并无兴趣。我漠视自己关注和重视外的一切感觉和现象。

我对聚会没有任何好感。角落里有一些无聊的男人，站在一边抽烟喝酒或发呆。大部分是些自得其乐的人，对自己的孤独不感觉可耻，坐一会儿，然后默默离开。

我和他们应属同类，独自在僻静的角落，喝酒，抽烟。我不是一个预热很快的人，再陌生人面前，我容易麻木不仁。

我想那并不是拘谨。只是很少对人感兴趣，没有欲望。

那一天，咖啡厅恬静舒适的空间，红白格子的桌布，低低的吊灯，昏暗的灯光。她就在这样平淡混沌的背景下出现，对着一束小小的光线，却显得通体坦然，她微微扬起脸。

我是明日香。她带着笑容。眼睛清透而直接，似一束小小的月光。

她与我不同。她从未在我面前掉过眼泪。我记得的，只是她的笑。一种接近没心没肺的纵情。声音响亮，看起来高调。有时候前俯后仰，不可自制。即使在及其难过或愤怒时，脸上亦出现微笑。带着一种不可琢磨的恐怖。她不喜欢掉眼泪。

真嗣，人的一生，不是用来做这些事，就是用来做那些事。又有什么不同。她说。带着决然。与任何人都不同。与人与事从无眷恋，亦不受束缚。是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就上路去往彼地的人。亦是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绝弃方向只为缱眷相守的人。看似有断然的无情，却

又有一种华丽深邃。她的感情，不与人分晓。所有悲观，只是心中的一声轻轻叹息。

明日香，我愿意一直跟你走，即使我并不是能让你绝弃方向只为缱眷相守的人。

那一天，我们在路边一家小餐馆吃的饭，油腻而肮脏的小桌子，但是那里的粥却煮的格外香。她递给我抽烟。烟盒上有两句话：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她说她喜欢这样充满感情的东西，所以她喜欢这烟。

她在餐馆昏暗的灯光中微笑，额头上的皮肤闪烁出鱼鳞一样细碎的光泽。我看清楚她的皮肤，额头，眼睛和嘴角的形状。

喝了很多酒。明日香喝醉。她醉的时候落落大方，纵情肆意，亦非常真实。却很压抑，当她缓慢而仔细地观察身边的我。

走出餐馆，面对空旷荒凉的大路，她张开双手像鸟一样奔跑，一边笑，一边尖叫。真嗣，来，想想你有多久没有奔跑。她脱下身上的大衣缠在手上挥舞着，洁白的衬衣像翅膀一样打开。

那一刻我甚至认为我们相爱，不可分割。彼此信任，如同血脉相通。我们懂得，一眼就看到彼此的心底。互相怜悯，却无法拥抱。

即使多年以后，我仍会记得着空旷冬日的公路上，奔跑时心脏沉闷的声音。以及喉咙中的剧痛。

不能遗忘。明日香，我其实无路可走。

最后我们分了烟，一起坐在马路当中抽烟。她离开，不留下任何线索。

有些事情，也许会被岁月磨损覆盖。但若想起来，就会清楚的记得全部细节，明日香，有些回忆我们无法左右。

最初的童年，我应该算是幸福的，我有一个完整的家。我只是一个孩子，想有一个温暖的家，却不知为何，一直不能得到。

我的母亲在我没有任何表态的状况下，永远的离开。从我生命中从此消失。唯一留下的是几个盘子，上面倒扣着碗，仿佛是为了保温。我和他沉默的吃完了这顿饭，我独自回到房间，没有悲伤，只是觉得失望，他几次到我门口，却始终没有敲门。我们就是这样，沉默而封闭的感情，始终得不到解脱。

明日香。失望是至为沉痛的事。觉得这个世间无所依傍。亦无所需索。只留得自己。用左手握住右手，依旧只觉得寒冷。

童年的噩梦开始重复。一个人在刺眼的灯光下醒来，眼睛灼痛。他还未回家，在外奔波。他只留的事业为自己支撑并试图满足。而我，只有孤独。噩梦留下了失眠，这种恶性疾病，几乎在每一夜，折磨我辗转难眠。

每一个离开都是因为失望，所以，我离开了他。也许母亲的失望只是不曾得到倾诉。即使她也一定是寂寞并且因为独自用力而沉默。

所以，在 20 多年后，我想起她的脸，在空旷的候车室。并最终原谅了她。

明日香。有些事情不能遗忘。如果你记得，那说明内心甘愿。而其他的，只不过是一些失望的事而已。

她转头看我，脸上露出笑容。她的眼神，像一束洁白的月光。

她很喜欢摄影，我觉得她拍摄的东西应该是一切美好的东西，可我真正看到后，是一种震惊。

肮脏的一塌糊涂的厨房，男女朋友的裸体，桌上吃剩的食物，派对，手术，凋零的玫瑰，阴影中的街道神情迷惘的小摊贩，空的可乐罐，乞丐与垃圾铁路，旷野，一些建筑。

一种不动声色荒凉的美感，具备一种非常迅猛的力量。这些照片是一些标志，一些印记，一些回忆，一种归宿。

我猝然离开。不让自己看下去。喜欢的东西，总要留一份清淡余地，才会有真正的情缘。故意若即若离。因极希望它存在长久。不容许自己沉溺，如此自制。

就像明日香，我们从不打电话或发 mail。珍重如此，便不会甜腻。

她说，真嗣。这是我眼中的世界，荒芜而不失华丽，黑暗中却可以看到希望。她笑着，眼角有细碎的皱纹。这是她，最初的乐观。

可是，明日香，黑暗太久会觉得冷，我们不能总在黑暗中。它会遮蔽一切。

第一次觉得，她，单薄的背影中，隐藏着巨大的深渊。

那个深渊，我无法救赎。

再一次见她，是她学校的操场，我失眠的又一夜。游魂一样荡到这空旷的校园。操场上，确实有一个人，一袭白衣，光脚穿着球鞋，一圈又一圈的跑步，似乎不知疲倦。是她，我确定，那单薄的背影，带着巨大的深渊。

站在暗中，看着她一次又一次掠过我的身边，整个荒芜的空间，只有她均匀的呼吸和有节奏的脚步声。细微却清晰。

似乎过了很久，她终于扑在草地上，不动弹。

又听到她拖着长音高声在操场里叫。没有规律，也无意义，从她胸腔发出，像潮水扑打在脸上。明亮，创伤，并且自由。也许，这是她最难以煎熬的时候。她急于找到喧嚣动乱来填补自己空缺的灵魂。

明日香。我轻轻呼唤。

每个人都有在夜里独自饮泣的时候，真嗣。什么都别问，好吗。

明日香。我们必须学会面对，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

她很少想起自己的母亲，甚至很少梦见她。

她说，真嗣。她并不爱我，我们之间，甚至没有拥抱。那时候我只觉得成长是太过缓慢的事。我的母亲教会我静默。并接受现实存在。

明日香，很少有事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只能接受。

我没有回家，留宿在她的公寓。房间狭小却很干净。

真嗣，若是有可能，有些事情一定要用所能有的，竭尽全力的能力，来记得它。因很多事情，我们慢慢地，慢慢地，就会变得不记得。相信我。

在她的床上，我们盖了两床被子，还是觉得冷。只有洁白的月光透进窗缝，水一样流动。她的声音。一切声动了然于心。

长夜漫漫。互相取暖。她的眼神是穿梭夜色的一束洁白月光，照亮我心底阴暗天地。我在微光中轻轻握住她的手。眼中却无泪。

醉笑陪君三万场，不诉离伤。年少时一本书上所抄。一见便觉得惊喜。无限眷恋，哀而不伤。当一个人在身边时，不会知道与她分别的时地。就像我们在生时，亦不会知道死。

生活在继续，我和明日香，亦是断断续续的联系。不知何种变故，她决定退学踏入演艺圈。我并不惊讶，她在操场上那高亢而暴戾的单音证明着一切。而且她总是这样，一意孤行，总让人觉得决然。

她随后离开了 T3。不知为什么，我心中有无限落寞和难过。我企图让自己清醒，但她的身影始终挥之不去。

三个月后，她的消息出现在 T2。她凭借自己在高亢与婉转间游刃有余的嗓音获得了巨大成功。我祝贺她。她说，真嗣。我已厌倦，我并不想总是为了生活逼自己做一些事。

明日香。既然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只能坚持下去。

真嗣，来 T2，好吗。我想见你。

我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而且在那里极有可能遇到不喜欢的人。却还是买了去 T2 的机票。

抵达时已是深夜，城市灯火依旧闪耀，像海市蜃楼脆弱遥不可及。遥远的天边，星光暗淡。走在路上。树与月光交织的狭窄街道，夜色深浓，但依旧有寻欢的人群，锦衣夜行，不胜颓唐。石板缝隙里空调的积水，一脚踩上去水花四溅。天气阴湿。想来一场暴雨已酝酿其中。

我只想见你，真嗣。她走过来，在我们分别三个月之后，轻轻拥抱我。

步行到一家很小的日本料理店。掀开蓝色布帘，见到狭小的店堂。已经凌晨一两点，里面显得空落。只有最里面的桌子，一群日本公司的男性职员在喝酒唱歌。

灯光昏暗，只有嗓音颤抖的日本民歌。此时外面轰的一声，电闪雷鸣，下起了暴雨。粗大的雨滴拍打在窗玻璃上。一场滂沱大雨如期而至。

她问，有火机吗。她递一支烟给我。这味道迅速将我带回冬天荒凉的街道。那油腻寒冷的小餐馆。我们喝酒，跑步，以及月光。

她再次提起她的母亲。

她的母亲叫京子。她最后一次见京子，是去探监。京子因为谋杀而最终被逮捕。因为事出有因，京子被判 15 年有期徒刑。

她们对视，完全是成人式的眼光。冷淡，清透，非常坚韧。

她看着明日香，说，我刚生下你的时候，你喝完奶就背过身去谁。从不面对我。你这样意志坚决，和我一样。我知道你从不属于我。你就是你。

京子微微一笑，现在我才知道我们之间不可替代，也没有怜悯。有些事，慢慢的，慢慢的，就会变的不记得。明日香，你无需介意在心。她又说，过来，让我摸你一下。

这是她第一次这样要求。我上前一步，感觉她的手非常冷，抚触到脸上，从额头慢慢往下滑。我心中突然掠过一阵恐惧，就好象再公车上因为拥挤被陌生男人靠近了身体。对不洁的厌恶感。迅速后退，不再让京子碰到。明日香说。

其后，京子在监狱里自杀，她在 15 年的监禁面前彻底崩溃，用事先藏好的碎玻璃，狠狠在手腕上划了 7 刀。

她独自到高中报到，那一年，明日香 15 岁。火车上，她看到对面的少年。父母一路都在教训叮嘱，倒水扭毛巾买晚餐更是没有停过。

真嗣，我一直在路上，没办法停留。并且，孤立无援。

后来，她遇见一个比她大 5 岁的男子，他叫原。

他照顾她，并且给她温暖。

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可以，并且能够，和另一个人交换彼此的感情。

是他教会了她如何在面对美好事物时，保持静默，缓慢，以此来记得。

他抽很多烟，在他轻轻咳嗽时，她觉得身上的皮肤会紧绷。她知道，她在爱，但这只是她一个人的事。他就在她身边，但他不是她的。她是他的被施舍者。他不是她的父亲，也不是她的爱人。他是她的幻觉。

真嗣，若我们因为怜悯，或者因为寂寞，或者因为贪婪，或者因为缺失而爱，这样的爱是否可以得到救赎。

我无言以对。

5年后，她再次见到他。他看着她，明日香，你太过任性。

她说，我不需要你照顾我。

他带她去酒店房间。她脱去他的上衣。他的皮肤，他的气味，她幻想的太久，以至于真实地填满她的时候，她内心疑惑。于是她把他的手拉过来，枕在自己的脸上。闭上眼睛。无声无息。

她在爱。而这的确只是她一个人的事。即使是他在她体内释放的一个瞬间，他的唇就覆盖在她的眼睛上，他被自己巨大的情欲愉悦所覆盖。她睁开眼睛，看到他微微扭曲的脸，觉得陌生。

她没有留下来过夜。背对着他，一件一件穿上衣服。粘稠的精液混杂着她的血顺着大腿往下淌。她什么都没说，关上门，黑暗覆盖。

后来 Lida 给了她电话。Lida 是她的经纪人。她便决定退学，摄入演艺圈。

真嗣，我很累。我不想这样下去，你愿意跟着我走吗。

我说，我会的。明日香。只要你愿意。

我们走出料理店时，已是凌晨。又是喝的很醉，我们淋着大雨跑到她的停在车子里。雨点沉重的打在车窗上。没办法开车。晕黄的路灯变成闪烁的光影。雨声被封闭的车子隔离在外面。我们都湿了，头发上脸上全是雨水。

她脸上的妆已完全褪去。蓝色的眼睛，镇定至及。但我知道她已经烂醉。

她说，真嗣，如果我死了，你会伤心吗。

我们一路北上，她似乎只是在前进，并不在任何地方做停留。

旅馆是公共场所，像一个洞穴，给人自己自足的错觉。那天她突然说觉得累，我们就在一间廉价小旅馆里休息。房间里没有热水，并且肮脏。我们简单的吃完晚饭，就走到露台上，看沉默的山影。

她点了一支烟，对我说，Lida 死了。

我不言语，一阵凛然，看着她。她微笑，继续说，她是同性恋者，她心脏病发，我没有救她。我想她应该死了，因为我对她有违抗。连她摸我的手我都觉得恶心。

我觉得她要来打破我心中某种脆弱的希望。所以那天我先用酒灌她，再用语言刺激她，

然后弃她不顾。我现在已开始后悔。我并不想害她。你知道我。

真嗣，世间诸多细微美好，总让我觉得凄楚，并且起伏不定，而沧海人事，就算如风浪席卷，一样可以不忧不惧。只是这失望，为何总无可回避。

抑或那是因为我是一个贪恋不甘的人。爱总会使我们有太多期许。希望长久。希望胶着不会分别。希望占有和实现。而最终我只是有些许厌倦。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整个晚上，我开始担忧。害怕有人敲门，一路跟踪至此。然后带明日香回去。而我却无能，不知该如何守护她。她很快入睡，姿态沉静。我看了一整夜的天，一点一点亮起来。然后窗外下起小雪。我感觉时光倒流，心里恢复童年时的天真荒芜，我抱住明日香，此时却听到时间的流动。原来我们的贪恋得不到任何救赎。

凌晨时雪开始变大。她醒过来，看起来精神很好。她说，真嗣，我做梦了。

梦见母亲。她仍在铁窗后面，长发很黑，脸上略有些油腻，靠近我，说，过来，让我抚摩你一下。当时我觉得很害怕，不愿让她碰。但在梦里，却觉得她的手很暖，想和她多靠近一会儿。仿佛不知道她已死去那么久。

那都是一些你愿意记得的事。明日香。因为你从中得到抚慰。

她回过头来看我，真嗣，大恩不谢。我总觉得我不应该对你说谢谢。即使你付出那么多。你依旧愿意跟着我走吗。

愿意，明日香，只要你出现，随时随地。

她轻轻笑起来，说，我们去厨房喝点热粥，然后继续赶路。

我坐在斑驳的木桌子边等。米粥的热气扑在我的眼睛上。突然，一阵强大的悲哀涌上胸腔，我显然被击中了，眼泪在眼眶转动。

明日香依旧没有回来。我说，我的同伴她来过吗？

来过。可能去厕所了。

那厕所不过是一个农家茅草棚已经铺了一层白雪。眼眶中的泪水，热热的流下来。突然听到明日香的歌声，婉转恻然，忽而隐没不见，就像她在咖啡厅，对着一束小小的光线，如此，开始低声浅唱。繁华浮世她不沉浸其中，只走在边缘静默观赏，不说出心中的欢喜与苦楚。就像走在岸上看花开花落，贪恋良辰美景却心怀谦卑，只愿做静默的过客。

我想唤她，便叫，明日香。声音却是极其细小，似乎难以发声。雪花顺着门缝往里飞旋，一片沉寂，只有雪花的声音。这寂静在天地间太过威严，似乎一切所知所闻都是假象，不是真实。

我推开那门，便看到一地殷红的血。

她在手上狠切 7 刀，死时满地鲜血。我亦记得自己把她抱出来时，身上，雪地上都是血。那一瞬间，我只觉得雪太过素白，天地太过寂静。我无法发出声音，而我知道，这是真的。

她死了 ….

我只是渐渐忘记她的脸。她的脸沉没于黑暗中。忘记一个人，一点一点擦去印记，直到消失。她的肉体与意志缓慢沉落，被黑暗覆盖。似乎这个人，从未与之相见。

这是确信无疑的事，她将会消失。生命是光束中飞舞的无数尘埃，随风起落，不可存留。最后只是静寂。她已消失。我们之间的事被连同记忆投入虚无中，开始成为无始无终。

明日香，我还是愿意跟你走。这是我的承诺。

我的呼唤，你，听到吗 ……我爱你……

我想我也只将是带着这光，逐渐沉没于暗中。

2008-2-1

Tokyo3cn 首发

相聚

作者：damoon

翻译：ileva

1

我发过誓。我很久以前就发过誓，我永远不会哭。唉，算了，我到现在还是会哭。我发现也许我本来就是一个软弱的人……尤其是在 16 使徒以后。我觉得我是那么的无用，可耻，多余而又肮脏。我想要去死。没人需要我，没人关心我。我希望可以死，然后和妈妈在一起。也许这样我会比现在开心得多。加持先生有美里……那个人偶有白痴真嗣……我呢？我谁也没有。我是孤独一人。而且永远都是孤独一人……

没办法，NERV 那帮家伙最后还是找到了我。我很奇怪，既然我在那个巨型机器人里还是什么都做不到，为什么他们不让我死在浴缸里，这样对我也许都会好很多……

我一直都这样想。没完没了的憎恨我自己，以及身边的一切。即使在真嗣打倒 EVA 系列，结束这一切时……我还是希望去死。

他们保留我的驾驶员资格，因为代替我的那个死了。他们只告诉我这些。我想以前有一次排练歌剧时，我可能见过他一次。他和我一样，都是拉小提琴。不过这些对我都很模糊。

我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又想起这些，也许我怕这一切重演？我希望我可以永远的忘却这些记忆。呵呵，又有谁做得到呢？

美里告诉我们要去巴黎读假时，老实说，我有点不满意。如果必须出去度假，我宁愿自己去。相信我，和一个衣着打扮那样，喝起酒来那样，动作举止那样的女人一起出去决不是个好主意。再加上白痴也去……当然了，最后还是妥协了。只要能离开这里，我愿意去任何地方。哪怕只有几天……

真嗣倒是满开心的。“美里小姐啊，我等不了了！我听说第二次撞击后，那就一直是秋天。一定很有趣啊。”

“对啦，一定的。”美里灌啤酒时竟然也能对真嗣抛眉眼。“还有商业街，埃菲尔铁塔，别忘了法国大餐！”

“你的法国大餐让我恶心，”我说。“不过比你的方便面好多了。”

“呵呵，不管对什么，你总是有坏话要说，不是吗？”真嗣看着我。

呃~~他竟敢这么和我说话！从他爸爸死后，他就一直这样。他以前就能拿话消遣我，只是现在他更有信心，更讽刺，更有趣……不过这不代表他这么做时，我能不生气！我！惣流·明日香·兰格丽！从来不会败给别人的言语！

“闭嘴，你这白痴！”我冲他大喊着。我其实是在对我自己生气。我不相信我竟然无话可说，而且是对他。他！

其实呢，尽管他还是常常让我烦，不过对于真嗣的变化，我是很高兴的。他现在比以前有信心了，比以前笑的多，比以前说的也多。他简直像是重生了一样。很奇怪，让他改变的，竟然是碇元度的死。

我对碇元度没有一点感情。我真的为他的死而高兴。听起来很残忍？那随便吧，我不在乎。他利用每一个人，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关心。无论是律子，优等生，还是那个白痴。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如果这是你想问的问题。也许真嗣会知道？但我从来不敢跟他提。因为，我害怕这会又让真嗣消沉，甚至变回原来的样子。零最先在中心教条发现了他的尸体，手里还握着一张唯抱着小真嗣的相片。我就知道这些。

“他说没有照片留下来的……”真嗣自言自语的走向墓地。葬礼那天，恐怕除了冬月老头，来的也只有真嗣和我了。说实话，我现在都不知道那天为什么要跟着他……只是觉得我需要这么做。

“明日香，你为什么跟着我？”他停下来，平静的问，“是美里让你陪着我对吗？没有这必要的。”

“傻瓜！我才不是因为你的。美里她也没那么好心！我要看着那家伙被埋，我只是要确认他真的死了！”我说完就后悔了，可是这也不算是完全的谎话。真嗣叹了一口气，继续朝前走着。

在葬礼上，我一直站在真嗣的身边。我竟然有安慰他的想法，但我什么都没有做，也许是因为我害怕，也许只是我天性好强罢了。真嗣站在那里，手里捏着那张相片，看着他爸爸的棺材一点点的被土埋葬。从他的脸上，我看到了他对他爸爸的恨，可是尽管如此，我也能看对他爸爸的爱啊。他转过头看我的时候，我不得不回避他的目光，因为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几乎忍不住要哭出来了……

在我们回去的路上，真嗣还是什么沉默着。我讨厌他这个样子，我想要找些话对他说，可是这个时候，我能说什么呢……

“谢谢你啊，明日香……”他转过头看着我，语气仍是那么平静。

“为了什么？”

“为了你今天能陪我。我知道你不是为了我来的……不过有你在我身边，我的感觉好多了。如果今天没有你，我都不知道我今天会做出什么……然后你就会叫我傻瓜了。”他轻轻的笑了一下，“今天很辛苦啊。我真的想哭，因为我对他的爱；因为他再也伤害不了任何人；因为他对每个人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对绫波……对我妈妈……但我就是哭不出来啊……”真嗣轻轻的吸了一口气，目光又转回前方，“对不起啊，和你说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不关心我的傻问题的。”

“真嗣！”我伸手抓住他的胳膊，让他的脸又对着我，“不要相信那两个小丑，我并不是

像他们说的那样心如蛇蝎的，我一我明白……”我拼命还想再说点什么，可是真嗣大概也看得出我无话可说了。

“好的”他给了我一个招牌式的微笑，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谁都没有再说什么。

我想，正是从那一晚开始，他整个人都变了。也许说变了并不合适，该说他将一个沉重的包袱从肩上卸了下了。尽管他有时还是会忧伤，但他看起来比以前真的轻松多了。也许，这个才是真正的他？

我脑子里的东西太多了，真嗣，美里，加持先生，零，我妈妈，EVA，我的怨恨，我的孤独，我的一切……我是最好的，我不能容忍别人超过我，所以我恨他……加持先生喜欢美里，而我竟然连一点机会都没有……我把每个我需要的人都推开，尤其是他。他是一个懦夫，一个白痴。他总在逃避，从来不会面对现实。我讨厌他这点，可是我却发现我也是一样的。我也从不面对现实……我们只是逃避的方法不同而已。

我一直站在阳台上。巴黎的夜色，应该会更美吧？我闭上眼睛，任晚风拂过我的脸庞，脱起我的长发。孤独的感觉，真是好极了……

2

“真是太美了！美里小姐，这就是秋天吧？”真嗣一下飞机就开始犯傻了。

“和我想的一样，与三年前没什么变化。”我向他展示我渊博的学识。

美里笑着看着我，“那太好了！这么说你可以做我们的导游了？”

我当然不愿意，我可不想拉着他们到处逛。不过没办法，一看就知道他们是赖上我了……

“好吧，好吧！”真是让人讨厌啊。

“好啊！”美里高高兴兴的，带我们从机场走出来，“我们现在回旅馆吧？我快累死了。我喜欢旅游，但不是旅行！”

在这两年里，真嗣和我的变化都好大的。可是这个女人！她好象永远都长不大。总是会做出让我们惊奇的事。这不，又一个惊奇就在旅馆等着我们呢。

“什么！！！”我和真嗣异口同声。

“我确实定了三个房间，但他们只给了我两个。所以你和小真就可以住一间了，”她指了指旁边的门。“我的就在隔壁。好，就这样了！”

“什么！！！”我和真嗣还是比较有默契的。

“美里小姐你疯了吗！我才不和她住一间呢。你该记得我们多大了吧？你该知道她什么样吧！你想让我死吗？！”真嗣冲她大喊着。

“我绝对不在这个白痴住一间房！你和我说是去度假的！不是去做苦行僧！”我简直快气疯了。

美里眼睛都没有眨一下，还挂着她‘少男杀手’的微笑。“你们两个在一起住了两年了，

可什么都没发生不是吗？我了解你们俩……尤其是你啦，明日香，你不会让任何事发生的。除非你……呵呵，行了，快回屋去吧，我得休息了。只有两周而已啦。”

“美里小姐！”真嗣的努力是徒劳的。她已经关门进屋了。真嗣垂头丧气的把箱子丢下，“为什么？为什么我总是这么倒霉！”他装腔作势的用手抱住头。

“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我指着他说：“你该觉得幸福死了！我才是倒霉的那个！”

“别自做多情了。我宁可和一只耗子同屋也不愿——”

“你说什么？！！”我狠狠的踢了房门一脚，“真不敢相信，我竟然会忍受你这个超级傻瓜这么久！”

美里从她的屋里探出脑袋：“你们两个安静一点吧！这里的房间都满了，你们就不能克服一下吗？快回屋去，这么多人呢，别丢人现眼了。”她笑着冲我们摆摆手，“回见啊……”

又发了一会儿呆，我们终于进了屋。我简直不能相信，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啊！

“看来没办法了。”真嗣把他的行李放到离门近的那张床上。“我要这张了。”他站起来，走上阳台。

我把东西放到床上，坐了一小会儿，也走到阳台上。我站在真嗣的旁边，静静的看着外边的景色。巴黎和第三新东京比起来，就是另一个世界了。不只是这永久不变的秋天，还有行人，树木，甚至天空都是不一样的。

“既然事已至此，我们就和睦相处吧？像美里小姐说的那样，也不过是两周而已。”

“除非你能不偷看我，不偷着吻我，不心怀任何变态的想法！”

“相信我吧，我从来没想过。倒是你总是提起这些，莫非是你自己很期待？”

“白痴！我可不像你。变态！”

“好啦，好啦，明日香，随便你啦。”他走到床边开始收拾东西，“你知道有什么值得一看的地方？”

“太多了。”我倒在我的床上。

“我想求你带我走走，可以吗？你要是不愿意，也没关系的。”

“笨。你自己能去哪里？迷失在巴黎的街头？我可以带着你，不过有一个要求……”

“什么？”

“离我至少两米。我不想让任何有可能的男生认为我是和你在一起。”

真嗣轻轻的对她笑了一下，“当然，当然。至少两米。我早就习惯这条规矩了。”他拿出一身干净衣服走向浴室，“谢谢啊，我先换一下衣服。”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被真嗣的话伤害了。我只是在和他开玩笑啊，难道他真的把我看得那么坏吗？这个笨蛋……

“明日香？……明日香，该你了。”

“恩？”

“你也要换件衣服吧？”他摇了摇我的肩膀，“你想什么呢？”

“我干吗要告诉你啊？！”我抓了两件衣服进了浴室。为什么我总是这么容易生气？我没有办法，我不想让他看见……他比任何人都要了解我，也许再过1秒钟，他就能从我脸上看出来了。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不能让他知道……至少现在不行。

我带他去了塞纳河，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凯旋门……他总是拿个相机照啊照的，而且整整三天，他都严守自己的诺言——至少离我两米……这真让我有点恼火了。我冲他喊着让他快一点，他也对我还击。不过这次的战斗只有五分钟，不是我们想停下来，是因为有人在叫他。

“真嗣君！真嗣君！”

这个声音，这个声音我永远都不能忘记。我回过头，看着她跑向真嗣，她挥舞的手臂，她的微笑，她的短发……她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和当年的那件很像。‘不……不可能……’我的心跳几乎都停下来了。

“真嗣！”她扑到他的怀里，紧紧的抱住他。“可找到你了，我好想你啊！”

真嗣呆住了，他也不相信这真的是她。“真……真名？”他终于叫了出来，一只手抚摸着她的脸庞。“真的是你？”他笑得好高兴啊……

“我都没想到真的可以找到你呢！我告诉过你我会回来的，不是吗？”雾岛一直抱着真嗣。

“我也说过我会等你的。”真嗣温柔的说“可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

“相田君告诉我的。他看见我在学校外面等你，就告诉我你来这里度假，与美里小姐和明日香在一起……”真名冲我微笑着，我无视她。

“你，你好漂亮啊，真名……”真嗣说。

真名的脸红了，“谢谢，你也很好啊，比那时更可爱了！”真名太了解他了，这种话总是会让他脸红的，现在他的脸就像柿子一样。

“谢……谢谢”真嗣一被夸奖就会摸自己的后脑勺。

真名把自己紧紧的粘在他的身上，真嗣还是脸红的像个白痴似的。我把头扭到一边，她为什么会在这里？！怎么会是这样……她算计好了对吗？在我总算下了决心的时候……

“那，你们现在要去哪里？”

我觉得我需要说点什么了，说点难听的！她还在这做什么！

“没什么要去的地方，”真嗣答的倒快，“我们只是在例行吵架而已啦。”

真名微笑着，“你们两个还是老样子啊，呵呵……你也挺好的吧，明日香？”

她的声音还是那么甜腻，甜腻的让我恶心。她的声音几乎和零一样，如果零说话带着感情。

“我很好。”我简单的说，心里觉得有点恶心了。她还是粘着真嗣！

真嗣给我使了个眼色，但我没有理他。傻瓜……

“真嗣，明日香，我们找个咖啡馆好好的聊聊吧？那边就有个不错的。”

“我讨厌咖啡。”我的话还是那么简洁。

真嗣又看了我一眼，“真的？我给你冲的时候你从来没抱怨——”

“闭嘴，白痴。”我吸了口气，退后了一步。“既然你已经找到人陪你了，我看我也该躲开了，我可不想做电灯泡！”

“啊？你不是——”他们俩异口同声。

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得离开这，我不能再面对他，再这么下去我会……有什么东西模糊了我的眼睛，该死的风。我一把抹开了它。我才没有哭。

过了这么久，她还回来做什么？真嗣并不知道，两年前她离开的时候，我也在场。我偷听到她说她爱他，我几乎都笑出来了。怎么会有人爱上这样的人？不但白痴，懦弱，还一刻不停的道歉。我才不会相信。他告诉她，他会等她回来……我只听见这么多，因为我已经听不下去了。

她看到真嗣好开心，甚至也很高兴能见到我。而我还是对她很无礼，我自己也知道的。但你还能要求我什么？

她变了很多，就像我们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她让我联想起真嗣的妈妈。只是她的眼睛是蓝色的，她棕红的头发比以前长了一些。真名总是微笑着，总是亲切的。没错，她还很漂亮，很温柔。也怪不得真嗣会喜欢她。不过她美化真嗣了……他根本配不上她。他配不上任何人，除了……除了……

“真嗣哪去了？”我跑回了旅馆，美里正好在。“你不是把他一个人丢在哪了吧？”

“我不知道他在哪，我也不关心！现在他可能正和那个婊子亲热呢！”我恨恨的拉了房门一把，但没什么效果，这门是自动的。

“婊子？”我听到美里在外面问我，“明日香，你在说谁啊——”门终于关上了。

白痴！真嗣你这白痴！为什么他让我如此难过？真嗣，你这该死的……

每个白天，我都看着他出去找真名；每个晚上，我都没理由和他打个没完没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这么烦恼，这么生气，而他却如此的开心！

他每天都回来的很晚。美里根本不关心我，她还为真嗣和他的‘女朋友’复合高兴呢。傻瓜傻瓜傻瓜……看不到他，我只有和美里在一起。平时，我并不是很讨厌和她一起出去的，但现在我想的只有他……每次回到旅馆，我都忍不住怒火中烧！真嗣……为什么是她！

我打开房门，恨恨的踢了一脚垃圾桶，大叫着：“傻瓜……傻瓜！”我已经准备跳上床，要痛扁一顿枕头了。可是，他今天竟然在屋里，背冲着我，坐在床上。他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礼服。

“哇，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我讽刺的问，“怎么没和你女朋友在一起？”

“现在不，明日香。”他的语气出奇的严肃。

怎么回事？“你到底什么毛病？”

“你在关心吗？”

“我没有！”我冲他喊着，“我才不关心你！”

“是啊……”他站起来走向房门，“我现在要走了。回见……”

“站住！你到底要去哪里？你又要去见她，对不对？”我站了起来，希望他可以面对我。可是他并没有转身。

“又来了，你为什么关心呢？”他轻轻的叹了口气，声音小得我几乎听不到。

“别逗了，我不是关心你！我只是好奇。”

“你为什么好奇？”

真嗣，你为什么不开回头看看我？你还不明白吗？

“因为我就是好奇！你喜欢她对吗？你爱她对吗？”我也不知道这晚我怎么了，也许我已经受够了。我不想再生活这样的日子里，不论结果如何，我都要和他摊牌！在一切还没有太晚之前……

他转过身，黑蓝色的眼睛凝视着我，他今晚好帅啊！我第一次看见他穿礼服……不过他看起来却是如此的忧郁。“我是喜欢她。我也确实爱她。”他慢慢的说，“她刚才对我说她爱我……”

“你怎么回答的？”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这几乎都不是我的声音了。我不想听到他的回答，我会受不了。

“我……我告诉她，我也爱她……”

我觉得脸上好象有些什么，抬起手摸了摸，发现它是湿的。我哭了吗？不，我不能哭，不能在他的面前。

“明日香？”他走近我。

“闭嘴！别靠近我！你走吧，我不想再听什么！”

我看着他叹了口气，看着他转身开门，看着他走出门外。“但是她说我错了。她说她知道我爱着别人……”我看着房门在他身后关上。

不，不可能的，我不相信会是这样。‘真嗣，你这傻瓜。’

我冲出去追他，在电梯前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混蛋，你不能就这么走，你不能只把话说一半！”我不敢相信我会哭的这么毫无顾忌，不相信我竟然一点都不在意。

“你……你让我走的……”

“傻瓜……那是真的吗？你真的爱着另外的人吗？”

他伸出手来，轻轻的拭去我脸上的眼泪，“记得那一天吗？我告诉了你我对你的感情，但是你不相信我。我告诉你我想帮助你，我想知道你，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但你拒绝了我。那是我最痛苦的一刻。”他把手放回去，眼睛直视着我，我能看到他压抑着的情绪。“我曾努力的想淡漠你，你拒绝了我，你对我又打又骂……但即使这样，我还是不能忘记你……真名是我第一个说‘我爱你’的人。她很温柔，很漂亮，很有趣……不过她再也不会是我爱的人……因为她不是你。明日香，不论过多久，即使我被拒绝，那个人都永远是你。”

我又哭出来了。那天对我好遥远。他真的和我这么说过，但我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我不从来不知道他是认真的。我从来不敢相信他是认真的。那天我恨所有的人，尤其是我自己。我几乎都记不起那一天了。而他，经过了这么久，都不曾忘记。

他又要转身离开了，但这次我绝对不会让他走。“真嗣，如果你是认真的，请现在就对我说。说出来啊，对着我说出来啊。”我盯着灰白色的地毯，等待着。这等待对我就像有十年那么长。

我感到他的手抚摩着我的脸，又一次的抹去我的泪痕。“我……我爱你，明日香……”他温柔的说，好象还有一丝的紧张。

我松了口气。我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我，伟大的惣流·明日香·兰格丽，完全忘记我的骄傲与矜持，开心的哭了。你相信吗？我真的会开心。我把头埋在他的肩膀里，我终于准备好了。

“我……我也爱你。”

校对审核：残酷的天使

谨以本文，庆祝残酷的天使 20 年华诞！献给残酷的天使……

珍惜

作者：wscqdw

第一章 吻

晴空万里，一位少年站在学校的天台上面无表情的眺望着远方。从少年的眼睛向里看，什么都看不到，空虚极了。

那明朗的天空和少年阴霾的心情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

真嗣(小声的): 明日香，你又这样对我。

少年的眼泪在眼睛里面打转，马上就要流出来了。这时上课的铃声响了，少年揉了揉眼睛转身要回教室上课。

真嗣(惊讶): 绫波，你，你什么时候来的？

有看丽此时正站在真嗣身后不远的地方，面无表情的盯着真嗣。

丽: 从你到这开始。

真嗣: 对不起，我只是心情不好到这里吹吹风。

丽: 为什么向我说“对不起”。你并没有做错什么。

真嗣(对丽): 对不起，这可能是我的习惯。我要回去了。(对自己) 绫波这是在关心我吗？

说着真嗣从丽的身边走了过去，接着丽也要回去，两人一前一后的走着没说一句话。

丽(对自己): 碇君心里不好受是吗？我该向他说些什么？

老师已经开始上课了，真嗣敲了敲门走了进来。

真嗣: 对不起，我回来晚了。

老师: 回到自己的座位，已经开始上课了。

真嗣向自己的座位走去，他看了一眼坐在自己身后的明日香。可明日香并没他，少年失望的低下了头，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少年好像很累他趴在桌子上，他看到丽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少年闭上了眼睛回忆起 2 天前的事情。

美里的公寓，美里没有在家。

明日香(发牢骚): 怎么都没有一个好看的电视节目呢？

真嗣：那就看看书好了，多看看书。下次考试我们就不会考的一塌糊涂。

明日香（生气）：笨蛋，我对那种扣分制的考试不感兴趣。还有你这笨蛋说话不要老是“我们，我们”的，谁跟你这笨蛋是我们。

真嗣（有些生气）：对不起，当我没有说，我没有激怒你的意识。我要去睡觉了，晚安。

真嗣说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趴在床上有些气不过。

真嗣（小声）：又说我是“笨蛋”。

这时房门被打开了，少年下意识的装出已经睡着的样子。

真嗣（对自己）：天啊，怎么没完没了啊？

明日香（大声）：笨蛋真嗣，我知道你没睡，聪明的就穿好衣服裤子出来见我。不然后果自负。

少女说完话之后，紧接着是用力关门的声音。声音很大，吓了少年一跳。少年不情愿的从床上起来。

真嗣（小声）：真是让人受不了。不知道又要干什么。

真嗣从自己的房间出来看到明日香，正坐在椅子上敲着二郎腿。真嗣刚想说话，但明日香先开口了。

明日香：喂，这么早就睡觉啊？反正你也没有事，就去给我做一些吃的吧。

真嗣（对自己）：原来只是没吃饱而已，谢天谢地。（对明日香）好，你等等，我去给你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吃的。

明日香（不耐烦）：看什么看啊，给我来包泡面就好。

真嗣（对自己）：她只要吃泡面，平时不是说不吃这些没有营养的食品吗？真是搞不明白。

不一会真嗣把面冲好了，放到明日香面前。

真嗣：已经好了，你吃吧。

明日香拿起筷子刚想吃，又把筷子放了下去。

真嗣（奇怪）：怎么了，烫吗？还是别的？

明日香把筷子放到桌子上，好象要说什么，但她没有开口。

真嗣：你怎么了？不喜欢吃吗？

明日香（不耐烦）：笨蛋，我现在又不想吃了，怎么不行吗？

真嗣：好了，对不起，你既然不吃，我会倒掉的。

真嗣拿起那泡面碗向厨房走去。真嗣全部处理完毕之后，又准备回房去睡觉，突然明日香在喊他。

明日香（微笑）：喂，真嗣，好无聊啊，有什么可以玩玩的吗？

真嗣（对自己）：天，她在微笑，一定没有好事。（对明日香）我有些困，可以去让我去

睡觉吗？

明日香（愤怒）：你睡不睡觉和我有什么关系，要睡就去睡，难道你无敌的真嗣大人睡觉还要经过我这无名小卒的同意吗？要是那样我真实受宠若惊啦。

真嗣一脸的无奈。

真嗣（对自己）：真是受不了她，想干什么就说出来呗，这样真是无聊。

少年好象已经不想再说什么，他准备回房睡觉了。突然明日香说话了，但声音已远没有刚才响亮。

明日香（满不在乎）：嘿，我为刚才的事情抱歉。

真嗣（对自己）：毫无诚意。

明日香：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物流 明日香 兰格雷愿意和你这笨蛋再接吻一次。

明日香说完这句话之后，真嗣的脸上没有像平时那样害羞的发红，反而出现了悲伤的表情。

真嗣（有些哽咽）：明日香，我不想当你的玩具，请你明白。

明日香（对自己）：这傻瓜是什么意思。（对真嗣）好，好。你不是玩具。

说着明日香朝真嗣走了过去，而真嗣却低着头。

明日香以走的很近了，真嗣抬起了头，他看着越走越进的明日香。

真嗣（对自己）：又在玩弄我吗？为什么我不拒绝，我喜欢这样吗？

此时明日香以吻住了真嗣。两人没有任何的身体的接触，只是单纯的接吻，从两人身上看不到一点爱的气息。她闭着眼睛吻着真嗣，可真嗣却睁着眼睛看着她。

不一会真嗣轻轻的推开了明日香。明日香有些疑惑。

明日香：不喜欢这个吗？

真嗣(平静的)：明日香，我困了，我要去睡觉了。

明日香（生气）：不喜欢就说出来，以为我愿意和你这笨蛋做这个吗？

真嗣（哽咽）：我也不愿意和你做这个，难道你无聊不可以找一些别的事情做吗？难道非要和我这笨蛋接吻吗？

明日香（大声）：去你的，你明明就喜欢和我这样！你这口是心非的家伙！

真嗣（哽咽）：谁喜欢这样啊！鬼才愿意让你玩弄自己的感情！

明日香（对自己）：这笨蛋说我在玩弄她的感情，我让他伤心了吗？天啊，我看到这笨蛋伤心我居然会心疼，不，我是不会看上这个笨蛋的，我没有喜欢上他。我只是在同情他，对，就是这样，这是同情。

明日香（对真嗣）：谁愿意玩弄你这笨蛋的感情，你只是我发泄的工具，当我寂寞的时候逗我开心。你的作用谨此而已。

真嗣：够了，我要休息了。

真嗣说完就跑回自己的房间，还把门从里面反锁起来。

明日香（对自己）：去你的，你这笨蛋我才不会在乎你，绝对不会，你这笨蛋就算在房间里自杀我都不管。

教室

老师：这个问题就由真嗣同学回答吧！

听到老师的话，正趴在桌子上回忆的真嗣猛的站了起来！

第二章 有人在乎我

下课的铃声响了，东治飞快的跑到真嗣旁边。

东治（阴笑）：你上课在想什么？连老师的问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你在想谁？是明日香吗？快告诉我！

真嗣：我谁也没想，我昨天晚上睡的很晚，所以有些走神。

东治：那你昨天晚上为什么睡的晚，一定是陪美里小姐聊天了吧！你可真幸福。

真嗣的头上出现一滴巨汗！

真嗣（对自己）你这家伙一定是想美里想疯了！（对东治）没有只是有些失眠而已！

东治（叹气）：原来是这样，真无聊。

正当东治唉声叹气的时候，丽的声音从他的身后传了出来，但不是对他，是对真嗣。

丽：今天晚上有同步率训练，请不要迟到，通知完毕。

真嗣：刚才在天台上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吧！

丽：是的。

真嗣（对自己）：果然是这样，凌波怎么会关心我，我真的是多想了，这里不会有人关心我，在乎我的。

真嗣（对丽）：对不起，刚才没有给你说话的机会。

丽（犹豫）：没关系……那……

丽好像要说什么的样子可是这时候上课的时间铃声响了。

真嗣好像并没有注意到丽的样子，他又懒洋洋的趴在了桌子上。真嗣向后偷偷的看了明日香一眼，明日香还是自然的看着前面的黑板。

真嗣（对自己）：你还是那个样子，明日香你真的都不愿看我一眼吗？

少年有闭上了眼睛。

放学的时间到了。

真嗣从桌子上爬了起来，他收拾好东西。站了起来，准备向教室外走。

）

东治（大声）：嘿，真嗣，怎么不一起走！

真嗣：哦，我晚上有些事情，我就先走啦。

东治（超大声）：是和明日香有约会吧，要是那样的话就快点去，那婆娘可不是好惹的。迟到了会出人命的！

在教师里的所有同学听了这番话都大笑起来。

真嗣（不好意思）：哪有什么约会！

真嗣说完走出了教室，他不想回家，他知道美里没有在家，家里只有他不想面对的明日香。他决定直接去 NERV。

他还没有发现丽一直跟在离他不是很远的地方。

真嗣（对自己）：现在去 NERV 是不是还有些早？不如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真嗣向四周看了看，他本想看有没有可以坐下休息一会的地方。可是却看到跟了他许久的丽。

丽（对自己）：碇君怎么停下来了，他不是在看我吗？他是在那等我过去吗？

同样真嗣看到了丽，也有些不知所措。

真嗣（对自己）：我该不该装做没看见，还是不行，凌波都看到我了，我要是走不是不好吗？她走的越来越近了！我要怎么和她打招呼？（这都要想啊！汗！）

丽已走到了真嗣的旁边，两人互相看着对方，看起来两人都不知该说些什么。

真嗣（吞吞吐吐）：那个……真巧……凌波，可以一起走吗？

丽：当然可以。

真嗣（疑惑）：你说“当然”？

丽：对，我是说了。

真嗣：对不起，我只是觉得凌波会拒绝我，没想到凌波你答应的这么爽快！

丽（对自己）：碇君眼里的我是这样的吗？

丽（对真嗣）：我很冷漠是吗？

真嗣：不，不……我不知道……我没有评价凌波资格。（对自己）凌波怎么突然问我说这些。

丽：这不是评价，我想知道碇君眼里的我，告诉我好吗？

真嗣（疑惑）：今天是怎么了，凌波为什么要问我这些？

丽（平静的）：我不知道……我就是想知道碗君眼里的我是什么样子，碗君对我的感觉。

真嗣（对自己）：凌波一直在乎我的感觉吗？我怎么都不知道。

真嗣（对丽）：对不起，凌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丽：是吗……

谈话好像就此结束，两人又回到了刚才的沉没。

两人找不到话题，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NEVR 终于到了，真嗣如释重负，显然真嗣并不太喜欢这样。

真嗣：凌波，再见。

丽：再见。

真嗣（犹豫）：等等……我有些话想对凌波说。

丽：我在听。

真嗣（有些激动）：对不起，我可能是太糊涂了，我还不知道原来世上还有关心我的人。还有刚才凌波的问题我没有回答，我现在可以说吗？

丽（平静）：恩。

真嗣（激动）：凌波是我少数朋友中的一位，凌波是愿意牺牲自己保护过我生命的人，凌波可能是世上唯一在乎我感受的人。谢谢你，凌波。

丽：能听到碓君这样说，我很高兴……我要走了。碓君，再见。

真嗣：再见，凌波。

男子更衣室。里面只有真嗣一个人，他靠着墙，思考着今天和丽的对话。

真嗣（对自己）：虽然我不太了解凌波的心事。但我知道她在乎我的感受，也许世上只有她在乎我。也许我该对凌波做出一些回应！

真嗣闭上了眼睛，脸上露出了少有的微笑。他在笑，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真嗣被身边的怒吼声惊醒了，他不情愿的睁开了眼睛。

真嗣（对自己）：明日香，果然是你，别人是不会这样大叫的。

明日香（愤怒）：你这笨蛋，测试都开始你还在这里睡觉，害的美里让我找你。

真嗣：你完全可以拒绝美里。

明日香（大声）：你这混蛋，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你居然就这个态度。

真嗣：对不起，好了，这次麻烦你了，下次我会自己去的。用不着麻烦你了。

明日香：混蛋，白痴，你去死吧！

说完，明日香生气的走了出去。真嗣看着明日香的背影。

真嗣（对自己）：为什么你不可以安静一些，谦虚一些，温柔一些，不要动不动就往男子更衣室跑，要是可以像凌波那样……可能……也许明日香她不适合我，我没有资格，她嫌弃我，她讨厌我，我们不可能在一起。我该放弃了。

同步率测试中。

律子：怎么搞的，3 位驾驶员的同步率都降低了，这样我们会有麻烦的。

美里（对自己）：真嗣和明日香有心事吗？我都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一间屋子里，可是我却不了解他们……

律子：测试完毕了，你们几个上来吧。（对美里）：司令会生气的，你去告诉真嗣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美里：是啊，真嗣真可怜。

三位驾驶员已经上来了。

律子：看看你们的测试结果，怎么降低了这么多。

明日香（大声）：我们已经很努力了，少对我指手画脚的。

说完明日香走了出去，大家一脸疑惑，都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

真嗣：对不起。

律子：好了，我知道你们很努力。可是这样的结果是没有办法想司令交代的。

美里：嘿，嘿，会有解决的办法的，你们先回去吧！（对自己）：看起来他们 3 个都心事重重。

真嗣，丽：是。

女子更衣室，里面只有明日香和丽。

丽（没有看明日香）：你有心事？

明日香（冷笑）：啊！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我们的优等生居然主动了我说话。

丽听完这些话之后没有还口，只是沉默。可是丽不说话更让明日香生气。

明日香（指着丽）：你不要这么目中无人，不就是司令偏袒你吗？

丽（平静）：司令没有偏袒我！

明日香：你给我听着，我没有心事，就算有你这人偶也不会明白。

丽：为了碇君？

明日香好象被说中里要害，她彻底愤怒了。

明日香：我告诉你，少在我面前提那个笨蛋。

丽：碇君不是笨蛋！

明日香：去你的，少在我面前替他说好话。他不是笨蛋是什么？

丽：碇君是个优秀的人，比你还优秀。

明日香：哈哈，比我优秀，哪里。你问问他自己他是什么。他只是我用来解闷的玩具。

丽：碇君不是玩具，请你不要再玩弄他的感情，你要是不喜欢他就离开他。

明日香（笑着）：你这冷漠的人偶居然和我谈“感情”。你只是人偶，你有什么感情。

丽：我不是人偶，我有一颗对碇君真诚的心，你就没有。

明日香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明日香（对自己）：她的意识是她喜欢真嗣吗？可恶。

明日香（对丽）：那种东西我不稀罕，这个玩具我玩腻了，你要你就拿走。

丽：谢谢你，我会照顾碇君的。

明日香（对自己）：你照顾他，呵呵，要看看那笨蛋喜不喜欢你，他的眼里只有我。只要我稍微对他好一些，他就神魂颠倒了。

丽：我先走了。

说着丽开门走了出去。明日香看着丽的背影。

明日香（对自己）：你这贱人，我告诉你，真嗣只能喜欢我，就算他是玩具也只有我可以玩，他是我的，谁也别想拿走。

NEVR 总部门口。丽走了出来。

真嗣：凌波，请等一等。

丽：碇君……有什么事情吗？

真嗣：那个……可以和……你……聊聊天吗？

丽：碇君喜欢和我聊天吗？

真嗣：当然，当然喜欢。

丽：好，那我同意。

真嗣：可以去我家吗？

丽：当然。

说着丽和真嗣朝美里的公寓走去。

美里的公寓终于到了，真嗣把丽请了进来，让坐之后，真嗣给丽泡了杯茶。该做的事情

基本都做完了，真嗣看着丽想着该说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丽先开口了。

丽：碇君，有事情苦恼，是为了2号机驾驶员吗？

真嗣：明日香吗？我不知道，可能是吧！

丽：碇君喜欢她。

真嗣：以前喜欢，现在放弃了。

丽：碇君好象很无奈，很伤心吗？

就这样两人聊了很久，真嗣非常愿意向丽述说心事，丽也非常认真的听着，直到明日香和美里回来。

真嗣：这么巧你们俩一起回来。

美里：哦，明日香是做我的车回来的。

丽：那碇君，我先走了。

真嗣把丽送到门口，依依不舍的看着丽离开。一直没说话的明日香开口了。

明日香：好啊，我们无敌的真嗣大人好象看上我们的优等生了，绝陪，可喜可喝啊！

美里听到这，连忙过来挖苦真嗣。

美里：恩，恩，丽其实也很漂亮，怪不得真嗣会喜欢人家。

真嗣好象没有和两人开玩笑的意识。

真嗣：我有些困，我去睡了。

明日香：真嗣，你给我站住。我有事情要问。

真嗣：我在听，你说吧。

明日香（激动）：你到底喜不喜欢那个人偶。

美里（笑着）：嘿，不要这样。

明日香：你闭嘴，我在问真嗣。

美里再没有说话。

真嗣：明日香，我只想说凌波不是人偶，至于别的我不知道。

明日香：这么说，你还是喜欢我喽。

真嗣：不，我不喜欢。

说完真嗣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真嗣（对自己）：明日香，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虽然我还是有些放不下你，可是我觉得这样对大家都不错。

真嗣回房以后，明日香还站在那里，美里看着明日香，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明日香（低声）：你这笨蛋，滚吧，我不稀罕。

说完也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客厅里只剩下美里一个人，

美里：老天保佑别再出别的乱子。

从那天晚上以后 4 天，明日香和真嗣再没说过一句话。而真嗣和丽的关系却大有进展。

真嗣他觉得他找到了在乎自己的人，他愿意向丽敞开心扉。眼看明天就是星期天，真嗣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他要邀请丽吃饭。（HOHO，约会，约会）

放学的铃声响起，真嗣走到丽的旁边。

真嗣（吞吞吐吐）：那个……，凌波……明天有空吗？

丽：我有时间……碇君有事情吗？

真嗣：我想请凌波去吃饭，不知道可不可以。

丽：当然可以。

真嗣（高兴）：太好了，我一直怕凌波不答应呢！

丽：碇君喜欢的我都会去做。

真嗣（不好意思）：凌波……那个……不要叫我碇君，叫我真嗣就好。

丽：那真嗣君叫我“丽”就好了。

真嗣（不好意思）：那……丽……我们一起去 NEVR 吧！

丽轻轻点头同意，这一切都看在明日香眼里。

明日香（对自己）：你这贱女人。真嗣，我喜欢你。我不会善罢甘休的！我要你回到我的身边！

第三章 恨

NERV 总部，同步率测试中。

律子：美里，还是不行，3 位驾驶员的同步率下降太多了。特别是明日香，勉强可以启动而已。司令一定会过问此事的。

美里：他们3个现在正被感情困扰，我帮不上任何忙！

律子：好了测试完闭，你们上来吧。

美里：今天又低了多少。

律子：你自己看吧，我要把测试报告给司令送去。

律子走出了实验室。

美里（对自己）：司令看完一定会采取措施的，希望不会太糟糕。

源度的办公室。

律子：这是今天的驾驶员同步率测试报告。

源度看了看。

源度（阴沉）：律子博士，叫零号机驾驶员到这里来。

律子：是。（对自己）他要干什么？

15 分钟以后。

律子：零号机驾驶员已带到。

源度：律子博士，请你出去。

律子：是。

屋子里就剩下了源度和丽，两人面无表情的互相看着对方，这里的空气几乎可以让人窒息。

源度（阴沉）：丽，你有必要向我解释。

丽：下次测验的时候我的同步率不会再下降了。

源度：我说的不是这个，真嗣，你和真嗣的事情。你这样做会打乱我的计划，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丽：我该怎么做？

源度：离开真嗣。

丽：对不起，我拒绝。真嗣君需要我。

源度：离开真嗣，你没的选择。

丽（平静）：这是不可能。

源度：那你会为此付出代价，我会终止你的生命。

丽：现在真嗣君就是我的全部，生命，我不在乎。

源度：看来我别无选择，你不会感到太痛苦的。

丽（平静）：真嗣君，明天不能陪你去吃饭了。

丽的眼泪留了出来，泪眼模糊的她，看见了真嗣，真嗣在向她微笑。丽闭上了眼睛，她已不打算反抗……。丽的生命……。结束……

一会律子走了进来，看到了丽的尸体。

律子：你这么做我们会有不小的麻烦。

源度：只要初号机驾驶员不知道就没有问题，律子博士，你知道该怎么做。

律子：我明白了。（对自己）：源度你这杂碎，真嗣君……

NERV 总部。

真嗣（焦急）：美里小姐，丽，怎么还没有出来，爸爸找她到底有什么事情。

美里（笑着）：以前不是叫“凌波”吗？现在改口叫“丽”啦。看起来你们的关系……
哈哈。

真嗣（不好意思）：我们只是较好的朋友而已。

美里：我只是说笑，真嗣君为何这么认真，莫非心里有鬼。

真嗣：啊！美里小姐只会开我玩笑，我不说了。
律子走了进来。

真嗣：律子小姐，凌波还没有和我爸爸谈完吗？

律子：哦，那个，丽，可能要参加一个机密的实验，司令可能正在和她谈这件事情。

真嗣：他们什么时候能谈完，律子小姐也不知道吗？

律子：他们谈完，实验就会正式的开始，大家可能半个月都看不到丽了。

真嗣：是这样啊……（对自己）好不容易才约丽出去的。

真嗣脸上现出无奈的表情。

律子（对自己）：真嗣君……..

美里（对自己）：好象有些不对劲，这里面好象有问题。

美里（对真嗣）：真嗣君，我们先回家吧

真嗣：是。

美里的公寓，正在给加持打电话。

美里：加持，我觉得今天律子有些不大对劲，你帮我查查 NEVR 最近要做什么实验，而且是丽参与的。

加持：美里，这我可没有办法，我没有这方面的权限。

美里（生气）：我知道你有办法，你的老底我早就知道，不要逼我揭穿你。

加持：是这样啊，好，我会尽量想办法的。

美里：加持……

加持：怎么了？

美里：没什么，麻烦你了。

加持：没什么，能为漂亮的小姐办事是我的荣幸。

美里：去你的，你这不正经的家伙。

加持：谢谢你的夸奖，再见。

两人放下了电话。

美里：你还是一点都没有变。

在明日香这边，当她知道丽要很长时间不回来的时候，她觉得这是机会，是让真嗣回到自己身边的好机会。她觉得自己应该对真嗣好一些，温柔一些。

明日香来到了真嗣的房间，真嗣正在睡觉。明日香坐在真嗣的旁边，她看着真嗣熟睡的

脸庞。

明日香（轻声）：你很累吧！可能是因为我老是让你为我做饭，做家务吧。

明日香的手向真嗣的脸伸了过去，她轻轻的抚摩着真嗣的脸。

明日香（对自己）：真好笑，我居然喜欢这样！

不经意间，明日香的指甲划到了真嗣的脸，真嗣醒了。

真嗣从睡眼中看到明日香在自己的旁边，而且还在摸自己的脸。真嗣揉了揉眼睛，坐了起来。

真嗣：有什么事情要我做吗？

明日香（微笑）：没有。

真嗣：那……你有什么别的事吗？

明日香：真嗣……..我…….

真嗣（疑惑）：明日香，你今天的态度怎么会这么好。

明日香（微笑）：对不起，平时我对你太苛刻了，可是今后再也不会那样了。

真嗣（对自己）：明日香居然说“对不起”。发生什么事情了？

真嗣：这……明日香突然怎么要对我说这些。

明日香：因为以后我想和你在一起。

真嗣(笑了笑)：明日香看来你又觉得无聊了吗，所以才来玩弄我。

明日香：真嗣……你真的这么讨厌我吗？

真嗣：不，我不讨厌明日香，以前甚至喜欢明日香，可是现在……。总之有些复杂，我不清楚。

明日香：告诉我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真嗣：不，我已经不喜欢明日香了！我已经受不了明日香那样玩弄我的感情，我已经受够了。我也知道明日香根本就讨厌我，看不起我，所以我放弃了。

明日香（激动）：你喜欢我，你对我说过吗？你不说出来，我怎么知道？

真嗣：我说出来有什么用，你根本就不喜欢我。说出来只会得到你更多对我的伤害。

明日香上前搂住了真嗣。

明日香（哭泣）：真嗣，你错了。我喜欢你。别，别离开我。

真嗣准备推开明日香，真嗣轻轻的推明日香的身体，可是明日香死死的抱着他，紧紧的贴在他的身上。

真嗣看着哭的泪人一样的明日香，真嗣的心里很难受，真嗣叹了口气，也轻轻的抱住了明日香。

真嗣抱住明日香的时候，明日香的身体抖了一下，接着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在了真嗣的怀里。

真嗣（对自己）：也许是我的心里还喜欢着明日香……。

真嗣不知道和明日香就这样抱了多久……。

真嗣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是早上了，明日香还在自己的怀里，她还没有醒。

真嗣(对自己):从来没有看到明日香像昨天晚上一样,也许昨天晚上看到的才是真正的明日香.看来她也很害怕孤独.她只是个普通的女孩子该哭的时候也是会哭的。

真嗣看着明日香眼中充满了怜爱，真嗣伸出手拨开明日香脸上的几缕头发，这样他便可以看清楚明日香的脸，明日香秀丽的脸庞布满了泪痕。

真嗣（轻声）：明日香我不会再让你这样哭泣了，我再不会离开你了。现在我知道了，我还喜欢你，我心里喜欢的还是你。

真嗣抱紧了明日香，没想到这样倒把明日香弄醒了！明日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只知道真嗣在紧紧的抱着自己。

明日香：真嗣……

真嗣发现明日香已经醒了，连忙松开了明日香。

真嗣：对不起，把你弄醒了。

明日香：没关系。

真嗣（对自己）我该向明日香说些什么，本来想说的东西很多的，为什么一见到她就说不出来了呢？

真嗣：恩……明日香……你一定觉得我是一个随便的人吧，见到一个就爱一个。也许我根本没有对别人付出真心。

明日香：不，真嗣，别这么说，别否定自己。

真嗣：对不起，我只是有些迷惘。别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明日香：好……

真嗣向明日香微笑了一下。

明日香：那个……真嗣……

真嗣（疑惑）：怎么了？明日香。

明日香：真嗣你喜欢我吗？

真嗣：喜欢，我喜欢明日香。

明日香：那我重要还是丽重要？

真嗣：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明日香给我的感觉了丽不同。

明日香（疑惑）：有什么不同。

真嗣（吞吞吐吐）：那个……不同……..就是……..那个

明日香（着急）：什么啊？？？

真嗣（不好意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看到明日香睡熟的时候总想偷偷的吻明日香一下，可是对丽却没有这种感觉。

明日香的脸一下变红了。

明日香（大声）：啊！真嗣，你这色狼。

真嗣：这可是你问我的啊！

明日香：说，你有没有对我那样！

真嗣：只有一次,中途放弃了,你是知道的.

明日香：真的就那一次吗？

真嗣：当然，就那么一次。那次以后再也不敢了。

明日香：你真是有够笨的，如果你真的想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真嗣：现在吗？

明日香：对，现在。

真嗣（不好意思）：那你要给我一些时间准备准备。

明日香：你真是……好，我给你 30 秒。（对自己）：居然会有这样的男人。

30 过后，真嗣好像是准备好了。

明日香的眼睛直直的看着真嗣，这样真嗣十分的不好意思。

明日香（对自己）：这个笨蛋真是慢。

明日香闭上了眼睛，等着真嗣。真嗣鼓足了勇气，两个人的脸慢慢接近。

真嗣突然停了下来，明日香不知道怎么了。

明日香：怎么了！

真嗣（不好意思）：以前我们这样都是因为明日香无聊用接吻打发时间，我也没什么感觉。

明日香（微笑）：以前的事情对不起，我不应该伤害你。

真嗣（不好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说……明日香，我喜欢你。

明日香（高兴）：我也喜欢真嗣。（对自己）这笨蛋虽然有些木讷，但是却很真诚，真是讨人喜欢。

明日香再次闭上眼睛。

真嗣（对自己）：我讲的话太多了，她在等我过去。好，我，我拼了。

渐渐的真嗣的眼里只能看到明日香的脸庞，真嗣的脸已经可以感受到明日香细微的呼吸。

真嗣闭上眼睛，两人的嘴唇就剩半厘米的时候。

是开门的声音，是美里。美里看着两人，由于真嗣和明日香两人嘴唇距离太短了，让美里误以为两人正在接吻。

美里（傻笑）：呵呵，真嗣君，打搅你了。我只是想说，上学的时间到了。（对自己）：天，他们都多大啊，大清早就来这个。哎，真是的……

真嗣马上站了起来，脸红的不得了。

真嗣：是，我，我马上去准备准备。

明日香（对自己）：美里，你这贱女人，需要你的时候从不出现，一到关键的时候你就出来捣乱，这次真嗣好不容易主动一次，全被你给搅和了，啊!!! 可恶，可恶。我发誓有机会我一定要杀了你，一定!!!

美里：那好，我出去了。

明日香（大声）：快滚！

美里慌张的跑了出去。并关上了门。

美里（小声）：天啊，我一定会被明日香杀掉的。

房间里真嗣尴尬的看着明日香，明日香也看着他。他俩互相对视了一会，明日香忍不住大笑起来。

明日香（笑）：真是好笑，真嗣，你很失望吧！

真嗣（不好意思）：我才没有。

明日香（温柔）：以后有的是机会的，这辈子你休想甩掉我。

听到这些话，真嗣有些不好意思。

明日香拉着真嗣的手走出房间，两人吃过饭以后，一起去上学了。

一路上明日香挽着真嗣的手，走在街上，引得无数路人的眼光。真嗣明显有些难为情，可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喜欢这样。

学校教室上课前 20 分钟。

明日香挽着真嗣的手走进教室。顿时成为焦点，其实走进学校大门的时候就已经是焦点啦。东治第一个上前来打招呼。

东治（阴笑）：嘿，在学校里不可以乱搞男女关系的。

真嗣有些不好意思，反倒是明日香还是那么大方的。

明日香（大声）：让开，你这该死的。

东治：在学校里不要这么亲密，好不好，这是很不好的影响。

明日香当这全班同学的面亲了真嗣的脸一下。明日香知道真嗣是 EVA 驾驶员，性格又比较温和，学校里有一部分女生喜欢真嗣。这是告诉她们，你们没有机会了，真嗣现在是我的了。还有就是为了气东治。让明日香最遗憾的就是丽不在。

明日香（对自己）：真可惜那贱女人不在，要不然我会气死她。

明日香（对东治）：识相的就滚开，要不然我会叫光收拾你。

教室里的同学都大笑起来，东治灰头土脸的跑开了。

NERV 总部，源度的房间。

东月：碗，关于零号机驾驶员的事情，SEELE 的老人们已经有所察觉了。

源度：没关系，他们查不出什么的。

东月：碗，SEELE 既然知道，我们就必须给他们一个交代。否则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的。

源度（阴笑）：我已经给他们我的交代了。

东月：是吗……

一个漆黑的房间，律子正在和一些 SEELE 的委员们说话。

律子：以上就是我的解释。

SEELE03：博士，你只告诉了我们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律子：这是全部内容。

SEELE05：你果然对碇源度忠心耿耿。

律子：我只是做我该做的，我没有效忠任何个人。

SEELE01：以上问题我不与你争论，我只是想告诉你，把你送到我们这里来的就是碇源度。你只是他的工具而已。我们的审问结束，你可以走了。

律子：碇源度…….

3 天后，NERV 总部某房间。

加持：美里，你让我查的事情我已经查出结果了。

美里：这个速度和你的能力不成正比！

加持（微笑）：抱歉，其实到今天我也没查出来。

美里：没查出来，什么意识。

加持：简单的说，你说的这件事没有任何的电脑记录，没有任何人知道，要查根本无从下手。

美里：那你叫我来是什么意识！

加持：是律子，她可以告诉你答案。

美里：律子？

加持：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她只是说让你带上真嗣君。今天下午她会联系你。

美里：好，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去真嗣的学校找他。

30 分钟后，真嗣的学校。

美里：真嗣你和我去 NERV 总部，有件事情。

真嗣（惊讶）：我还在上课啊！

美里：这事情很重要，是关于丽的。

真嗣：丽，丽怎么了？

美里：我也不知道！

真嗣（激动）：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美里小姐，你告诉我。

美里：真嗣，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快，我们快些走吧！

真嗣：好。

这时明日香跑了过来。

明日香：喂，你们俩要去哪里，有什么事情吗？

美里：明日香，这没你的事情，你回去上课。

明日香（大声）：我去你的，别的我不管，你带走真嗣就关我的事，不说清楚你就别想带真嗣走。

真嗣：美里小姐，让明日香也跟我们去吧

美里犹豫了一会，她答应了。三人坐车来到了 NERV 总部。

美里：好。你们俩在这里等着，我去找律子。

真嗣（自言自语）：不知道丽出了什么事情！

明日香：你很关心丽？

真嗣：当然。

明日香：你还喜欢她。

真嗣：明日香，不要再问我这些愚蠢的问题。

明日香（轻声）：对不起……

真嗣：该抱歉的是我。我现在心里乱极了，请原谅我。

明日香（轻声）：恩。

之后他们再没说什么，直到美里和律子一起回来。

律子：明日香也来了啊，好，跟我走吧，我让你们看一些东西。

大家跟着律子不知道在漆黑繁琐的通道里走了多久，他们来到一间房间的门口，律子输

入密码打开了门。

大家走了进去，里面很冷，原来这是一间秘密的停尸间。律子揭开了一具尸体上的白布。

律子：这就是我让大家看的。

明日香（惊讶）：丽……..

真嗣听到明日香的话，身体晃动了一下，退了一步。接着他冲到尸体旁边。

真嗣（傻笑）：呵呵，这不是真的，对吧？

明日香：不，真是真的。

真嗣（咆哮）：说谎！

真嗣的身体再发抖。

真嗣（笑）：丽，你是睡着了吧！你起来告诉他们你还活着。

美里（伤心）：真嗣……

真嗣哭了，他伏在丽的尸体上放声大哭。

真嗣（哭）：不是说好，要去一起吃饭的吗？你快起来啊，求你！求你！

真嗣爬起身冲向律子，他拉住律子的衣领。

真嗣（咆哮）：说，是谁？为什么？你给我说！

律子（平静）：真嗣君，杀死丽的人就是你的父亲。

真嗣听到之后，退后了好几步，险些跌到。明日香和美里也感到惊讶。

律子：真嗣君，其实丽根本就不是人，她是你父亲创造出来的。

明日香（惊讶）：你说的清楚一些。

律子：说白了，丽只是一个人造人，是一个装载灵魂的容器而已。

真嗣（愤怒）：不是，她不是，她是凌波丽，她是人，一个人。

此时真嗣对父亲的怨恨已远超过悲伤。

律子：好吧！大家跟我来吧，还有些东西给大家看。

美里和律子走出了房间。真嗣来到了丽的尸体旁边。

真嗣（小声）：丽，你睡吧！我要走了！我不会让你死的不明不白的！

说完真嗣走出了房间，明日香也跟了出去。

4人来到了一间四面都是水槽的房间。

美里：律子你要让我们看什么。

律子摁了一下遥控器，水槽里面出现了亮光，接着就是无数个丽出现在4人的眼前。

美里，明日香（惊讶）：这是什么？

律子（冷笑）：呵呵，这是碇司令的计划。

说完律子有摁了一下遥控器，接着就是水槽里面的丽身体开始断裂。

美里：你在做什么。

律子（悲伤）：我要破坏她们，哈哈哈，没想到我竟然不如她们，我在他的心里都没有她们重要，我恨她们，我恨他，我要破坏她们，破坏他的计划。

真嗣已经跪在了地上，现在真嗣眼中只有对自己父亲的仇恨。他恨父亲利用自己，利用明日香，利用所有人。恨父亲杀死了丽，把丽复制当做工具。

真嗣（痛苦）：啊…………

真嗣捂着自己的头，他的头好像很疼。明日香急忙跑了过去，搂住了真嗣。真嗣的身体开始发软，他晕过去了。

NERV 医院，某病房内。

真嗣睁开了眼睛，她看到明日香睡在自己的身边，他坐了起来。

真嗣（对自己）：我怎么了？

明日香（高兴）：你醒了啊！

明日香显然也刚醒，她正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和真嗣说话。

真嗣：我为什么在这里。

明日香：昨天你晕倒了！

真嗣：哦，我想起来了。

明日香（温柔）：真嗣，就算为了我，你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真嗣：我知道了。

明日香脸上出现了欣慰的笑容。

真嗣：喂，明日香…….

明日香（微笑）：怎么了？

真嗣：我恨父亲，我不会让丽白死的。

明日香（惊讶）：那你……..要怎样。

真嗣：消灭所有入侵的使徒之后，我会驾驶初号机毁掉父亲的 NERV，父亲的计划，包括他自己。我要他为自己所做的付出代价！

明日香：

真嗣眼睛布满了血丝加上真嗣愤怒的表情显得格外恐怖，明日香看到变成这样的真嗣，她的心都要碎了。

第四章 心

5 个月转眼间就过去了。

在这期间真嗣的同步率暴增，他连学校基本都不去，每天重复着各种武器的训练。人也变的冷漠了。每次使徒攻击，他总是单枪匹马的对付，每次都把使徒的身体撕的粉碎。他之所以这样完全是因为他内心的怨恨，他在战斗中发泄着自己的愤怒，怨恨。

NERV 总部，真嗣做完了步枪训练。

明日香：喂，真嗣，你等等。

真嗣继续走，根本没有理明日香。

明日香追了过去，挽住真嗣的手。

明日香：别走那么快啊！

真嗣（冷漠）：对不起，有事吗？

明日香：你去医院了吗？

真嗣和 16 使徒战斗的时候，受了很严重的伤。

真嗣（冷漠）：我一会去，不用你操心了。

明日香：你每次都说去，可是你更本没去过，你不是答应我会爱惜自己的身体吗！

真嗣停住了，思考了一下。

真嗣（冷漠）：好了，我会去的。

明日香笑了笑。

明日香：我陪你去。

真嗣没有拒绝明日香，一路上明日香就这样挽着真嗣的手，明日香看着真嗣的脸。

明日香（对自己）：你还是真嗣吗？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两人走了一会，真嗣突然说话了。

真嗣：明日香，听说了吗？明天有新的驾驶员要来。

明日香（高兴）：听说了，好象是个挺英俊的少年。

真嗣：你好像很高兴？

明日香（微笑）：是很高兴，不过不是为了新来的驾驶员英俊，是因为你。

真嗣（迷惑）：因为我？我怎么了？

明日香（微笑）：因为这是真嗣 3 个月来头一次和我主动说话！

真嗣：这样吗……最近我很冷漠吗？

明日香：是有一些……………真嗣！

真嗣：恩？

明日香：为了我放弃你的计划吧！好吗？

真嗣（冷漠）：那是不可能的！

明日香有些失望，真嗣又变回了原样。不过她没有生气，她还是尽可能的接近真嗣，陪真嗣说话，虽然通常只是她自己说，真嗣根本不说半句，但她没有放弃的意识，她相信真嗣总有一天会变回来的。

真嗣走了一会，突然停下了。

明日香：怎么了，真嗣？

真嗣：明日香，能陪我到山上走走吗？

明日香虽然不知道真嗣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她非常愿意陪真嗣散步。

两人不一会就爬上了山顶，真嗣眺望着第三新东京市。真嗣开口说话了。

真嗣：明日香，你说我要是破坏 NERV 的话，是不是会有很多人丧命。

明日香：可能会的。

真嗣：那我是不是错了？

明日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真嗣是个善良的人，复仇不适合你。

真嗣（痛苦）：那丽就白死了吗？

明日香：笨蛋，丽要是看到你这样，她会好受吗？

真嗣：明日香，别说了。

明日香不在说话了，谁也没有再说话！突然有一个声音。

薰（微笑）：请问是 EVA 驾驶员，真嗣君和明日香小姐吗？

真嗣连头都没有回。

明日香：你是谁啊？

薰(微笑)：我叫渚薰，新来的一名 EVA 驾驶员。

明日香（惊讶）：就是你啊！不是说是一位英俊的少年吗？

明日香仔细打量着薰。

明日香：恩，长的还可以吧！

薰（微笑）：过奖啦，是没有办法和真嗣君相比的。

明日香（微笑）：你真会夸人！

薰（微笑）：有吗？呵呵！

明日香和薰聊了起来，真嗣走了过来。

真嗣：明日香我要回 NERV 一趟，你先回家吧！

明日香：我陪你去吧！

真嗣：不用了，我晚上会回家的

明日香有些担心。

薰：那我也回总部我们一起走吧！真嗣君！

听到这里，真嗣才认真的看了一眼真嗣。真嗣有些惊讶，红色的眼睛，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好像丽，真的好像。

真嗣：好………

薰（微笑）：那明日香小姐，我们走啦，路上我会照顾真嗣君的。

说着两人就走了……..走了不一会，薰开口说话了。

薰：真嗣君有心事吗？

真嗣：…………….

薰：真嗣君的心是不愿和我分享吗？

真嗣：不是……我只是认为我的事情没什么好说的。

薰：越是没什么的事情往往就是最重要的。

真嗣：……………

薰：真嗣君叫我“薰”就可以吗？

真嗣（对自己）：这句话好熟悉啊！对了，丽也说过同样的话。

真嗣：好，今后叫我“真嗣”就好。

薰：看起来，真嗣君并不讨厌我。

真嗣：恩

薰：能与真嗣君做朋友真的很开心啊！

真嗣：朋友…….薰当我是朋友吗？

薰：当然！

真嗣的目光变的柔和了许多。

真嗣：谢谢！

薰向真嗣微笑了一下，看到薰那红色的和丽相似的眼睛，真嗣露出了几个月都不曾有过的微笑。

那天晚上真嗣没有回家，明日香向 NERV 打了电话，才知道真嗣和薰在一起。

经过一夜的交流，真嗣已经向薰打开了心扉，真嗣把薰当成了最好的朋友！

第 2 天中午，零号机停机室。

薰（向零号机）：该走了。

薰的话音刚落，随后零号机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启动！

中央控制室

美里（惊讶）：什么，零号机启动，还没有人驾驶。

日向：那是新驾驶员，不，是使徒，正在向地下前进。

美里：新的驾驶员是使徒…….. 让真嗣和明日香阻止他。

连接中央教条的通道，薰看到真嗣和明日香下来了。

薰（对自己）：你们终于来了。

真嗣的初号机追上了薰。

真嗣（痛苦）：这是为什么，薰。

薰：这是我的使命，我必须这么做。

这时零号机给了贰号机一刀，明日香疼的叫了出来。真嗣一脚踹开了零号机，真嗣拔出了刀，一刀割下了零号机的头，零号机的活动停止。

明日香：真嗣，快去追他。

这时薰展开了强大的绝对领域，真嗣和明日香根本无法靠近。两人眼睁睁的看着薰飞到了亚当的面前。

薰（对亚当）：我来了，我来完成我的使命。即使我并不愿意。

薰慢慢靠近亚当,突然他停了下来,薰看了亚当一会。

薰（惊讶）：原来你不是……..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薰闭上眼睛，绝对领域消失了。

真嗣冲了过来，抓住了薰。

薰（微笑）：真嗣君…….

真嗣（痛苦）：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么做！

薰（微笑）：这是我的使命，我必须完成。真嗣君，我并不是人类，我是使徒，有些事情我是无法选择的。

真嗣：我不相信，我只知道薰是一个好人。

薰（微笑）：真嗣君消灭我吧！

真嗣一愣，他看着薰，微笑的脸，和丽一样的眼睛。

真嗣：不行。

薰（微笑）：人类有些事情也是没有办法选择的，真嗣君消灭我，要不然你们就会灭亡。

真嗣显然没有动手的意识，这时一直在一旁的明日香说话了。

明日香：美里，切断真嗣和 EVA 的连接，他下不去手，让我来。

真嗣（生气）：明日香你要干什么？

美里还在考虑。

源度：切断，马上。

美里：哦，是。

初号机停止了活动，手也松开了薰。紧接着明日香抓住了薰。

明日香：你准备好了吗？

薰（微笑）：你要动手吗？因为你知道真嗣杀了我之后会痛苦，所以你要来！

明日香：是……..

薰：真嗣君的心里你是最重要的，你要照顾好真嗣君……….再见！

明日香：我会的，再见，薰……….

10 秒后，明日香结束了薰的生命。

真嗣在初号机的驾驶仓内，看到了一切。

几个小时后，初号机停机室，真嗣和明日香互相看着对方。

明日香：你很恨我吧，没关系我不在乎的，你狠我也比你痛苦好。

真嗣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走了。

真嗣走进了男子更衣室。

真嗣（对自己）：我已再没有什么牵挂了，父亲你的报应快到了。

这时警报响起。

中央控制室。

东月：SEELE 的老人们的也太着急了。使徒刚消灭完,就急着动手!

源度：这里就拜托给你了。

东月：带我向唯问好!

说完源度走了出去。

大荧幕上显示有 9 架 EVA 产量机，正在攻击 NERV 总部。

美里：让 EVA1 号 2 号出击。

日向：明日香已经去了，可真嗣还没有。

明日香出现在 EVA 产量机的面前。

明日香（微笑）：就这么几个啊!

美里：明日香你要小心，等真嗣过去帮你。

明日香：他是不会来的。

明日香说完关掉通讯器，突然一架产量机在头顶出现，明日香下意识的躲开。那产量机抓住了贰号机的电源线，一下子将贰号机拉倒在地。明日香爬了起来。

明日香：这样不行，看起来只有先拔掉插头了。

明日香拔掉了插头，不受电源线的限制了。明日香跳了起来，扑到一架产量机，用刀刺进了它的头。

明日香（微笑）：还剩 8 架了。

明日香把产量机一架一架的打倒，眼看还剩下一架了，明日香的拳头打穿了它，就在这时一只枪向她飞了过来，明日香展开了绝对领域。根本不管用，枪向她射了过来。

明日香（痛苦）：啊!!!

枪打中了她的眼睛，这时本应当全部倒在地上的 EVA 产量机全部站了起来。一架产量机再次向明日香射出了枪。

眼看着枪离明日香越来越近，明日香闭上了眼睛，她放弃了。可是一会之后她发现自己还活着，她睁开了眼睛。

明日香：真嗣，真嗣你来啦…….

初号机帮她挡住了枪。

真嗣：它们杀不死吗？

明日香（忍着疼）：我也不清楚。

真嗣：好了，你休息吧，我来。

突然通讯器传来了美里的声音。

美里：打坏他们的插头，它们应该就不会在起来。

真嗣：好了，我试试。

真嗣朝最近的一架产量机跑了过去，将它摠住拳头打进了它的身体，插头碎了，产量机像一滩烂泥一样倒在了地上。

真嗣用这个方法将 7 架产量机打倒，眼看还有两架，真嗣刚要过去，它们张开了翅膀飞上了天。

美里：糟糕，初号机没有电源插头，这样下去会停止活动的。

此时出号机还有 30 秒的电源。真嗣叹了口气。他已经累了，7 架产量机在他的身体上都留下了大大小小的伤。

明日香（焦急）：真嗣，你快走吧！求你！

真嗣（微笑）：要我扔下你吗？呵呵，我做不到啊！

看到微笑的真嗣，明日香有些迷惑。

明日香：真嗣你怎么了。

真嗣（微笑）：本来今天我是可以向父亲报复的，可是我看到你有危险，我选择救你。

明日香（欣慰）：真嗣…………..

真嗣（微笑）：在我心中最重要的是你。我看到了我的“心”，我很高兴。

说完,初号机的活动停止，通讯器中断。这时两架产量机朝初号机扑了过来。

真嗣看着越来越近的产量机，他微笑了一下，拉动了初号机自爆的控制器。

真嗣（微笑）：明日香，再见了！

NERV 的总部几乎被移为平地。

明日香(哭喊)：真嗣！

一星期后，第三新东京市医院，一件病房的门牌上写着“碇 真嗣”

真嗣躺在床上，满身是伤，旁边坐着明日香。真嗣现在还是昏迷状态，明日香为了让他早点醒来，天天陪着他，说话给他听。

明日香（对昏迷的真嗣）：你知道，当时我以为你死了，我哭的好伤心，可是发现你还活着我有振作了起来。

明日香（哽咽）：别在那样吓唬我了，我怕，真的好怕。

明日香趴在真嗣身上哭了起来，她本以为这些天眼泪都哭干了，可是没想到自己又哭了。

明日香停止了哭泣，微笑起来。

明日香（微笑）：不能老是在你面前哭，你会笑我的，不是吗？哦，对了今天晚上我不能在陪你了，光要走了，我要去送她。明天早上我会来的。

晚上明日香已经准备回家了。

明日香（对真嗣）：喂，我回去了，明天我一早就来。

说完明日香就走了。

深夜明日香和光还有好多人在一起吃饭，可明日香总是心事重重，她担心真嗣。她觉得有什么事情发生。她终于忍不住了。

明日香（焦急）：光，不行，我要去看看真嗣。

光：这么晚了，用我陪你去吗？

明日香（微笑）：不用，真是不好意思。

光：别这么说，你快去吧！

明日香走了，她飞快的跑下楼。已经深夜了根本没有车，她决定跑去医院。

真嗣的病房。

真嗣突然醒了过来，他吃力的站了起来。

真嗣（虚弱）：明……明日香……..

真嗣摇摇晃晃第向病房外面走，他连打开门都非常吃力。

虚弱的他服着走廊的墙壁向前吃力的走着。嘴里念着明日香的名字。

他的脚一滑摔倒在地上，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真嗣在地上一一点点的向前爬着。已经没力气了他晕到在地上。

此时明日香已经跑不动了，医院已经不远了。

明日香（小声）：不行，真嗣在等我，我不能停下。

明日香又跑过一条街，医院就在前面。

真嗣再次醒了过来，他用全部的力气站起了身，他靠在墙上。

真嗣的视觉已经有些模糊。

真嗣（虚弱）：明……明日香

楼道里传来脚步声，一个身影出现在真嗣的眼前。但真嗣已经看不清是谁了。

那个身影在喊真嗣的名字，还跑过来抱住了真嗣。

真嗣（微笑）：明日香……..是你吗？

明日香（哭）：是我，是我。

真嗣（虚弱）：我好冷，明日香。

明日香紧紧的抱住了真嗣。真嗣的手也从后面抱住了她。

真嗣（微笑）：我好高兴………..能在明日香的怀………..

真嗣的话没有说完，真嗣的心脏已经不在跳动了。原本抱着明日香的双手滑落了下来。

明日香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她轻轻抚摩着真嗣的脸。

明日香（微笑）：这回你是真的累了吧，你睡吧，在我的怀里………..

明日香托起真嗣的脸，她看到真嗣在微笑，顿时她泪留不止。满是泪水的她吻了真嗣，虽然真嗣没有任何回应………..

明日香（微笑）：看起来你心满意足了，你这笨蛋。

医院走廊里传出少女哭泣的声音………..

为真嗣举行葬礼的那天早上，明日香走上公寓的天台。

明日香走在房顶的边沿，再有一步她就会掉下去。

明日香（微笑）：笨蛋，你等了很久了吧！

说完她双手合于胸前，向前踏出了一步，她的身体慢慢降落，在接触地面的一瞬间，她看到了真嗣，真嗣向她微笑着，慢慢向她伸出了手，她也把手伸向了他。

完

真心

作者：cxc

静静地凝视着湖水里的自己。夺目的红发火焰一样地燃烧,翻卷,飞扬,激荡,绚烂如远方残败的夕阳,灼热着我的眼眸。

美丽依旧,我天空一般清澈的眸子甚至不曾改变,虽然已经是光影流转。

"……明日香。"

恋恋不舍地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倒影,我回过头,用不耐烦的口气说:"干什么?"

"该,该吃饭了。"黑发的男孩轻声应道。

"知道了。"

我厌恶这个世界,因为我厌恶他。但是我依然要活下去,直到太阳不再从我的地平线升起的那一天。

"明日香?"他朝前走了一步。

"不要过来!你这白痴。"我大声吼道。

已经是三年前了,想起来还像昨天的事情呢。破灭……消亡……但是我们却不可思议地活了下来。

更不可思议地成为了亚当和夏娃。

但是我们并不彼此相爱。我对此坚信不移。当他的视线停留在我的红发上时,我知道那颜色并没有映进他的心幕里,而是在他眼中幻化成了某个人的红瞳,或者某两个人的红瞳。我对此表示愤怒,将眼神化做锋利的剑向他投去,于是他就匆匆游移着自己的眼睛,茫然地望向远处伸手无法触及的天空。

叹息一声,我转移了话题:"晚饭是什么?"

"鱼。烤鱼。"他怯生生地说。

"又是烤鱼!"我的音量立刻放大,他似乎无法承受这样刺耳的声音但还是默默忍着,嘴角的肌肉极轻微地抽动,"这么久了为什么食物永远是鱼!烤鱼煎鱼炸鱼或者别的什么鱼!你就不能做一点别的什么吗!?"

如果换作是别人,应该会反驳"一直是我做饭你凭什么挑三拣四"一类的话吧。可他只是底垂下睫毛,说:"对不起。"

"无药可救。"抛下这一句话,我转身跑远。

天鹅绒一样的夜空是月明星稀。"明天会是个好天气吧。"我坐在二号机脚下,喃喃自语。三年来我和真嗣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两部 eva,虽然不能动弹的 eva 已经不再是 eva,但我们

依然坚持。因为那是我们全部的记忆。我是未来远远多于过去的人,却沉浸在往事里,不能自拔。

突然我觉得脚下的大地在战栗。清爽的风变得腥臭,一个巨大的黑影在我眼前一晃而过。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使徒!但是马上又意识到那是不可能的。

"明日香————!"随着这样的喊声我看到真嗣气喘吁吁地出现。

我的眉毛拧成一团:"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当然清楚你会在什么地方……啊,你看见刚才的东西了么?"

"看见了。是什么?"

真嗣的脸色变得苍白:"可能是一种变异的食肉动物,我刚才看见他吃了所有的烤鱼!"

……又是烤鱼,这白痴。"是吗,那又怎么样呢。"

"你……不怕出危险?"他圆瞪眼睛打量着我。

"又不会吃了你。"我撇着嘴说。

身后的树林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剧烈地抖动,配合气氛似的,惊天动地的吼声猛然而至。我看清了那怪物的眼睛,金黄的浑浊眼睛,充斥着对鲜血的渴望,和赤裸裸的杀戮的快感。

我被巨大的恐惧笼罩,几乎不能动弹。当我认为死神已经降临的时候——

一头鹿不失时机的跑过,于是怪物将它一把按住,大口的撕扯着。

"明日香,快躲起来!"真嗣大喊。

"躲到哪里?"我焦急地回到。然后一个地点在我脑中一闪而过,我和真嗣默契地不约而同地进入了 **eva**。

我想那怪物并不是我原先以为的低智商,因为它开始锲而不舍地敲打二号机,一次又一次地碰撞让我眩晕,很想呕吐。

真嗣的脸同小窗口一起出现:"明日香,二号机已经出现裂痕了!"

"不要提醒我!"我歇斯底里地大叫。我终于知道人类是如此渺小和脆弱。

"让我……试试吧。"真嗣咬着下唇说。

"什么?"

"启动初号机。"真嗣认真地说。

"开什么玩笑!没有电!"

"知道。"

"也没有 **lcl**!"

"知道。"

"那你……"我认定他是吓傻了。

"没有关系。我觉得我能启动他,因为初号机就是我,我就是初号机,我是为了驾驶他而生的。"真嗣的眼睛里闪动着,五彩缤纷的,情绪的颜色。

我无言。

小窗口关闭了,那一瞬间我好像看到初号机真的动了一下。肯定是错觉……吧?

怪物立刻转身,向初号机扑去。初号机的手臂抬起来了!这是……真的?

在无光的天幕下,初号机咆哮,奔跑,踢撞,翻滚,敲击,撕咬,拍打。湖水被卷起,因为急速的冷却而化为冰雪。山开始倒塌,破碎的岩石和沙土被风吸着,开始飞速地运动。于是狂风变得可见,在哭泣般的乐曲伴奏下,挟带着六月飞雪跳舞。而沙石在摩擦中起了火,风助火势越烧越猛,天地充斥着火的残酷乐章。雪片在天外涌出的火光的映照下象凝血的冰晶,整个视野被这飞扬的红色充满,冰雪折射着火焰,象红宝石般的在空中闪耀,这些红亮的星尘在宇宙间飞旋,以无可阻挡的气势和极美的姿态冲毁着阻挠他的一切。

我终于又一次见到 eva 了。

怪物倒下,它的血液喷到初号机身上,被溅之处立刻融化。那是强酸溶液?!

"真嗣!快躲开!"我不顾一切地大喊。

已经……完了。怪物的身体随着巨响破裂,鲜血迸发,于是树林化为枯木,初号机的外壳也被侵蚀,机身冒出缕缕青烟。

真嗣恍惚的笑容在我眼前掠过。

我是为驾驶 eva 而生的。

"真嗣————!!"

你又为什么,驾驶 eva?

二号机启动了。

我扒开机身,拔出插入栓,然后跳出来,锹开已经滚烫的金属门。

"真嗣!你活着吧?!"

真嗣睁开了眼睛,似乎用尽力气的,挤出一丝笑容。

我立刻觉得释然:"白痴!你怎么不知道躲开呢?"

"明日香……你知不知道这个场面,很像……"真嗣用微弱的嗓音说,"当年的我和零呢……"

"有不同之处,上一次是凌晨,而现在是深夜。"我努努嘴。

"不……"摇头的幅度小得几乎无法察觉,真嗣的面孔苍白到透明,"不同之处在于……"

"真嗣?真嗣!"我心头一紧,拍打着他的脸。

"上一次是一切的开始,而这一次却是……"闭上眼睛,嘴里飞出低沉的语句,"一切的,结束了。"

"真嗣!"

确认黑发的男孩已经停止了呼吸,一刹那间,脑海里流过无数记忆的片段——微黄的,散发着淡淡雏菊香味的记忆。不知道为什么,身边好象环绕着海边特有的淡淡咸味,还有细碎的

飞沫在风中拼成的华丽水晶。我的所有思绪没有原因地回归原始,一片空白中,心情像扑翅的蝴蝶一样,四散零落地飞向,恍惚中曾经约定的地方。

才发现,我的心如同缺了一角的疼痛。他是我生命里不可分割的部分,过去,现在,将来,都是。

我死了你会难过吗?

白痴,我连哭都不会哭的。

泪水无声地滑落,在空气中溅成,无色的晶玉。

太阳如约地从地平线升起,明亮得让我无法直视。

我厌恶这个世界,因为我爱他。但是我依然要活下去,直到太阳不再从我的地平线落下的那一天。

觉醒

作者：T. L. Webb

翻译：残酷的天使

1

一道光线夹杂着爆炸声划过天空，接着是一片沉默。真嗣失去知觉之后，过了很长时间，他渐渐的苏醒过来，他第一个听到的是波浪拍打沙滩的声音，他可以感觉到海水打湿了他的脸，可以闻到海水咸腥的味道，还可以尝到唇边沙子的味道，他睁开眼睛，映入他眼帘的是深深的红色，他犹豫了一会，随后意识到他的眼睛并没有欺骗他，海水果真是红色的，他看到远处的量产机立在海水里，它们的胳膊伸展着，好象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

当他的视觉慢慢恢复过来时，他可以发誓他看到了零站在红色的海面上，但一眨眼的功夫，零就消失了，他为自己刚才所看到的感到困惑，于是他看了看四周。

突然，他用余光看到了什么，转头看过去，他又感到一阵惊讶。

是她。

刹那间所有的记忆向他涌来，漫骂，侮辱，嘲笑……亲吻……不！那仅仅是她的一个小游戏……是她侮辱他的一种方式，为什么她要这样对他？为什么他要经受这些折磨？真是笑话，她讨厌他！她看不起他！

这一切来的太突然了！

他不知不觉的爬到了她的身上，用双手环住了她的脖子，他的歇斯底里已经到达了极点，他用力的掐着她的脖子。

“现在为什么会这样？”他狂怒，“为什么是她？为什么所有我认识的人都……她到底做了些什么？”

这时，她缓缓的睁开了眼睛，没有发出一丝声响，她看着他，没有扳开他的手，更没有反抗，她做出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举动，这个举动深深的触动了他的心，她轻轻的抚摩着他的脸颊……

当她这样抚摩着他的时候， he 可以从她身上看到妈妈的影子。

不！他在做什么？

他松开了手，这一切沉重的让他无法承受，泪水袭来，他抽泣着，痛苦、哀愁和自我厌恶的感觉折磨着他。

在他的身下，惣流·明日香·兰格雷没有在意滴落到她脸上的眼泪，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胳膊，因为一些该死的原因她的胳膊被缠上了绷带，她的视线从自己的胳膊转移到跪在她身边的这个男孩身上。

“我快被你压死了。”她捉弄着这个哭泣的男孩。

为什么她会这么说？仅仅是个习惯吗？她想了一会，在她马上就要得出答案的时候，她忽然发现自己的眼睛上也绑着绷带。地狱里怎么也会有这种东西，而且……为什么他们会在地狱？

真嗣从明日香的身上爬下来，他终于控制住了自己，他的呼吸还是微微有些急促，但是他已经不再流泪了。当真嗣移开的时候，明日香突然感觉到身上有好几处伤口在剧烈的疼痛，这样看来，明日香并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忘记那些关于朗基努斯枪的记忆。

真嗣低头看着明日香，明日香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困惑，他看着明日香的胳膊、眼睛，就好象看着世界上最让人头痛的事，想想刚才发生的事情，明日香还不觉得它有资格进入世界十大难事的排行，那么现在谁知道真嗣的脑子里又在想些什么…也可能又是些肮脏的事情。

“这不会是个巧合的。”真嗣想，“绫波像这样伤过两次……到底发生了什么？”

“明日香？是…是你吗？”真嗣迟疑的说，但当他感觉到明日香的脚给他带来的疼痛时，他就坚信不移了，真的是她……又是一阵疼痛……一定是她了，他想不出来还有谁能像这样对他。

“当然是我，你还认识多少个红发女郎？”

果然是明日香没错了，真嗣笑了起来。

接着他记起了关于明日香的所有的事，但是，她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们是在地狱吗，真嗣？”明日香站起来，环视着四周。

“我…我不知道，我也是刚刚醒过来的。”

“然后你做的第一件该死的事就是掐死我，是吧？”明日香白了真嗣一眼。

真嗣讨厌她用这种语气说话，“我想我们已经接近那里了。”他站在那里用手拍去裤子上的沙土，忽然，一道金属的光线引起了他的注意。

“我不想站在这里一整晚都看着这些东西。”明日香边说边指了指远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EVA，她开始慢慢的往回走，忽然又停了下来，回头看着真嗣。

“我问你好不好？”明日香又用刚才的那种语气发问。

“好什么？”

“你来不来？”

“地狱？”真嗣想。“为什么她要让我和她一起去？上次她还说……”

“为什么？”真嗣满脸疑惑的看着明日香。

这种情况看起来好象是真嗣要甩掉明日香，有那么一阵子明日香看起来很伤心，但是她很快就又恢复成以前大家所认识的那个明日香了。

“因为我要你这么做！傻瓜！！”明日香生气了。

她为什么总要这么说？他真的不讨厌她，只是她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是很难对付的，每次他们在一起相处的很融洽的时候，她都会把那点融洽扼杀掉，他已经容忍了将近一年了，坦白的说，他已经厌烦这种生活了。

什么东西又引起了真嗣的注意，随后他终于松了一小口气，他认出了那东西……

2

真嗣没有理睬同样兴奋的明日香，他走过去拿起钉在那里的十字项链，把它挂在了脖子上，他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为美里……

“你聋了吗？我说我们走，笨蛋！”

“够了。”真嗣严厉的声音同时使他们两个人感到震惊，他转过身紧皱着眉头，托起了项链坠，“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你关心过这些吗？现在所有人都走了，明日香！所有我们认识的人，所有我认识的人，美里，东治，剑介，光…所有人！你想没想过这些？”

明日香沉默了很长时间，他们就这么彼此看着对方，最后真嗣还是避开了明日香的眼睛，转过身去背对着明日香，几种表情从明日香的脸上闪过，有些是以前从没在她脸上见到过的，害羞、困窘，这些只在她的脸上停留了一下下。

最后，明日香走到真嗣身边，她有恢复了往常的表情，愤怒从她的眼底掠过，从平常的经验看来，真嗣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让步了，他知道这也是逃避的行为。

“你好大的胆子啊。”明日香逼近真嗣的脸低声恐吓着。

“什么好大的胆子？”真嗣比自己想象的要平静，“我只是在暗示你除了你自己根本就不关心任何人。”

明日香蓝色的眸子里又闪过一丝愤怒，她对着真嗣就是一拳，但不幸的是，她选择了那只受伤的胳膊，缠着绷带的胳膊朝着真嗣的脸挥舞过去。

打架对于一只受伤的胳膊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明日香疼痛的发出一声喘息，捂着胳膊倒了下去。摆脱掉刚才那一拳带来的眩晕，真嗣急忙扶住了明日香，轻轻的把她放在地上，尽量不去碰她的胳膊，这时明日香已经晕了过去。

“你永远都不知道停下来，不是吗？”真嗣边说边轻轻拨开搭在明日香脸上的发丝，摇了摇头，“而我永远都无法对你发脾气……天知道这是为什么。”

当明日香醒来的时候，她还暂时处于神智不清的状态，真嗣走了，只剩她一个人孤独的躺在海滩上，如果是在刚才，这样子会好很多，但是现在，她感到了恐惧，害怕会发生些什么异常的事情，她从前已经尝到过恐惧的滋味，那还是她很小的时候，但她还是克服住了，作为一个 EVA 驾驶员，她把这些东西深深的禁锢在一个谁也触摸不到的地方，但是现在这些恐惧回来了，因为……她失败了。

她不知道她在怕些什么，她努力的告诉自己不要担心，但是到最后，一切都是徒劳。

明日香坐起来，发现有什么东西盖在自己身上，低头一看，原来是真嗣那件白色的衬衫，不知不觉中她笑了，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件惊讶的事情，包括加持，他们都不会相信的，它看起来是从她的心底迸发出来的，明日香的嘴角泛起一丝微笑，她的眼神也柔和了起来，看起来像一副感恩的样子。

她从没认真的想过，为什么真嗣会让她这么苦恼，她第一次看到他时没有很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安静而又胆怯的男孩，当所有人的注意力从他身上移开时他会感到很轻松，这样，明日香就可以毫无疑问的当上焦点人物，事实也正是如此。他总是那么温和顺从，就像第一适格者一样，起初，戏弄他似乎是件乐事，但随着使徒越来越强大，他的同步率越来越高，高的超过她的时候，一切都变了，他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小男孩了。

而明日香也不再因为找乐子而取笑他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需求，一种欲望，打败他的欲望，很快明日香就发现自己已经不能自拔了。

她从来不喜欢考虑做事的方法，

明日香爬起来，在海滩上翻来覆去的找真嗣留下来的痕迹，从他们醒来的地方到她站立的地方之间有一小串足迹，在一个小沙丘上写着这样几个字“我去找一个栖身的地方”，在沙丘的另一边又有一串足迹，明日香看看手里的衬衫，叹了口气。

“为什么你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讨厌我？”明日香边想边顺着真嗣的足迹走了过去。

“我真的不敢相信它还在那里。”真嗣惊讶的说。

他眺望着美里的公寓，它坐落在城市的近郊，真嗣实在不明白美里身为 NERV 作战课的课长，为什么她住的地方距离总部有那么远，幸好不远处有一部直达的电梯，但是在使徒来袭的时候，那仍旧是个非常遥远的路程。

在 JSSDF 进驻之前，最后一场与使徒的战斗使整个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但美里的公寓还在，站在海滩上仰望公寓，真嗣想知道片片怎么样了，听说光要把片片带走，但在这种时候他很快就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了。

现在他满脑子想的都是绫波，他已经决定不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他爸爸做了太多让他厌烦的事情，但绫波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真嗣大声的问，“你想从中得到些什么？”

“你经常这么自言自语吗？还是新添的毛病？”真嗣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

“是你，明日香”真嗣没有回头。

“那是……？”明日香看着远处山上的公寓。

“是的。”

“恩…我的东西还在吗？”

“什么？”

“我的东西，我离开以后美里把它们扔了吗？”

“当然没有，她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走的时候，我和她的关系并不怎么和睦。”

真嗣转头看着她，她渴望的看着他们的家，“我不明白，我只知道你消失了。”

“并不确切。”

“我知道。”真嗣边说边向公寓走去。

3

真嗣走后明日香突然想到了什么。

“地狱对你做了些什么？”明日香自言自语，真嗣到底怎么了？他以前从来没像这样过，至少他会停下来等等她，她想知道真嗣的小脑袋里在想什么，在他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

“等等我，笨蛋！”明日香边喊边跟着真嗣上了山。

他们翻过了一个山头，真嗣回头看了一眼，他好象看见了什么，眼神突然变的柔和起来。当真嗣急忙赶到那些残骸前时，明日香也想凑过去看看那到底是什么。但当她看到时，她立刻就后悔了。

“该死！”明日香大叫。

是绫波，或者说那很像绫波，那只是她的脑袋，像一座小山那么大，明日香回头看看真嗣，就在这时，绫波开始慢慢的消融，最后只剩下一片虚无，一定发生过什么事情，明日香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公寓并非像看上去的那么完好无损，LILITH的碎片和JSSDF的攻击使公寓受到了破坏，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洞，但真嗣确信只要有时间和工具，他就可以把它们修理好，这种事情他在他的叔叔家也做过。他替明日香打开房门，跟着明日香走进了房间。屋子里没有电，但是他们可以借助从窗外透进来的光线看清这里，收拾好一些盘子和窗户的碎片后，整个房间干净的出乎他们的意料，但这还不是最大的惊讶，明日香走进厨房时，她发现几打啤酒被丢在了污水槽里。

“真嗣…我走了以后美里就戒酒了么？”明日香问。

“我不知道，我最后几天经常不在家。”

“最后几天？发生了什么，真嗣？我不明白，人们都到哪里去了？”

“他们回到 LILITH 那里去了。”

“谁？”

“说来话长了，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当时我也在那里，我没有机会了解整件事情。”

“好吧，我有点累了，你明天再跟我说吧。”

明日香说着便走进了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真嗣也想休息了，他忽然看见明日香正站在门厅里满脸愁容的凝视着自己的房间。

“明日香？怎么了？”

“我…我都做过些什么啊？”明日香低声的问。

真嗣走近明日香，看见她的房间里凌乱不堪，他依稀记起美里曾经告诉律子，明日香走了之后她就不打算管明日香的房间了，但真嗣没想到这里竟会是这样一番景象。

“我想很多事情都发生在我离开初号机以后。”真嗣记起在他回来以后，美里就有了很严重的扔东西的倾向，看来他们谁都逃脱不了厄运了。

“为什么会这样，真嗣？我知道我很生气，但是…我的东西！”

“我不知道，明日香，我从来都没真正了解过你。”真嗣耸了耸肩，这个动作惹恼了他身边的红发女郎，他可不想再引发一场战争了，于是他很快的向明日香提出了个建议。

“你为什么不在美里的房间？我一会帮你把这里打扫干净。”

明日香似乎不怎么喜欢这个建议，但她还是同意了，因为她已经很疲惫了。

明日香走进美里的房间，她觉得有点奇怪，在她出走之前她生过很多人的气，但她总是保留着对美里的一丝恨意，她不知道美里和加持到底是什么关系，当他们在战舰上相遇的时候，美里似乎很讨厌加持，这是明日香所希望的，她想要加持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她一个人身上。但是当加持追求美里的事实摆明了以后，事情便一件一件的堆积起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时时刻刻在打击着她。

明日香看了看四周，发现电话机的听筒被人从电话机上移开，放在了美里的桌子上，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明日香走了过去，发现电话的提示灯还在闪着，这激起了明日香的兴趣，她走过去，按下了播放键。

加持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明日香震惊了。

“葛城，是我，听到这段话时，我想我已经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对不起，也请替我向律子说声对不起，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我种了一些花，如果你能替我浇浇水我将感激不尽，真嗣知道他们在哪儿，葛城，真实与你同在，不要犹豫，向前进吧，如果我还能再见到你，我会说出八年前没有说出的话，再见。”

真嗣在自己的房间听到了抽泣声，他担心明日香可能有麻烦，于是跳起来跑到了美里的房间，房门是开着的，他走进昏暗的房间，看见明日香跪在地上，用一只手手支撑着上半身，但真嗣并没有听到什么声响。

“明日香？”

明日香抬头看了看真嗣，真嗣并没有看到一滴眼泪，这让他感到很奇怪，他深吸了一口气，走到明日香的身边坐了下来，明日香疑惑的看着他，真嗣面对着明日香停顿了一会，组织了一下语言。

“如果你不愿意和我说的话就算了，”真嗣打破了沉默，“但如果你愿意，我就在这里，我很乐意听你说。”

明日香听着真嗣的话，忽然觉得舌尖发紧，这通常是她在需要帮助或者无能为力时的第一反应，但她现在还固执的认为自己不需要任何人，不需要任何帮助，甚至在几天前她还在大喊着她无论什么时候都不需要他，但是现在她的心已经飞到真嗣那里去了，她发现了什么。

他希望真嗣在她身边。

4

明日香已经不再冲真嗣大喊大叫了，这是个非常好的迹象，他们上一次谈到了明日香离开之前的事情，真嗣当时的情绪似乎非常低落，他在初号机里被关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他的同步率非常低，他放弃了在她被攻击而且非常无助的时候帮助她的机会，他的确担心她，但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对她了解的太少了，甚至都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着手去了解她，他们在七天后找到了她，她正在恢复中，但是仍旧没有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街霸美女”真嗣记起剑介对明日香的描述，想到朋友，他的脸上扬起了一丝笑容，他们几乎从遇到明日香的那天起就不怎么喜欢她，东治尤甚。他们经常称她为“魔鬼”，但明日香好象并没有得罪他们。所有的同学中，只有光真正把明日香当作朋友看待，明日香似乎很喜欢与光相处的方式。

他不知道是什么使明日香对每个人都存在着敌意，他从来都没鼓起过勇气直接去问她，同样，他觉得现在问也不是时候。但明日香始终没有开口，所以真嗣决定由自己来打破僵局。

“你知道…我也是这样，有时候不能敞开自己的心。”真嗣的这句话果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什么？”明日香惊讶问。

“你也看见了，我经常在做着一件事情，我把耳机塞到耳朵里，用它来隔绝一切，隔绝这个世界，我承认与世隔绝的感觉很好，但是，当我脱离它的时候，伤痛依然存在，而且会变的更糟糕，因为我只是逃避而没有面对它。”

“你为什么还是要那样做？”

“有些事情我让感到无能为力，所以我就想让这些事情顺其自然，但是有几次，我的确非常痛恨自己，因为在我可以改变它的时候，我却什么也没有做。”

真嗣安静下来，明日香回想着真嗣的话。

“加持，在他死之前给美里留了言。”最后，明日香还是说了出来。

真嗣睁大眼睛，关于这个留言，在美里第一次放的时候他曾经听到过一点点，但是他没有任何办法来安慰她，这是另一件让他惭愧的事情。

他那是隐隐约约的感到加持可能死掉了，但是他没想到这个留言会被明日香发现，想想她对加持的情意，她听到加持的死讯后没过多久就崩溃了。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明日香终于开口了，她第一次向他敞开了心扉，真嗣知道他必须在明日香再次封闭心灵之前做点什么。

“听到这个你一定会很难过的吧。”

“它对我的打击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大，我知道他爱的是美里，我只是…”明日香的眼角含着一滴眼泪，但她还是忍住了。

“你想他，”真嗣低头看看胸前的十字项链，“听我说，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想我们不可能在一周之内把它们全部解决，今晚就不要管它了，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睡一觉。”

“好吧。”明日香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疲倦。

这一晚真嗣睡在了客厅。

“天，不要有下一次了…”真嗣边想边叹气。

距离第三次冲击已经有两天了，明日香又在冲他大吼大叫的，这次是因为一个坏掉的抽水机，她昨天就在他发牢骚，真嗣觉得处理这件事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它顺其自然。

“我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看着我？”

真嗣试图找点什么事情做，这天的天气非常好，很适合外出，至少在明日香现原形之前是这样的，真嗣忍了明日香很长时间，最后他忍无可忍了，无论怎样明日香就是不肯罢休。

“你倒是说点什么呀！”明日香对着真嗣大吼，“说啊！”

真嗣已经受够了。

“什么？”真嗣转过头静静的看着明日香，“你怎么突然这么渴望听到我的声音？你可以叫我闭嘴，然后再提醒一下我是多么让你讨厌。”

“你还这么耿耿于怀？”明日香惊讶的问，“我这样说你只是因为那时你刚刚有了点骨气以后，就哭的像个婴儿。”

“我不应该为差点让你窒息感到惭愧吗？或者为了所有我失去的人，为了和一个讨厌我的人朝夕相处？”

明日香打断了真嗣的话，“如果你感觉如此糟糕，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还有，谁说过我讨厌你了？”

真嗣坐在了台阶上，他看着明日香，脸上带着沮丧的表情，他知道明日香是很有元气的，这只是其中的一点点而已。

“在第三次冲击之前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里你说过你讨厌我，”真嗣冷冷的对明日香说。

“其他的，也许在你第一次遇见我的时候你就是这样想的，除了无端的攻击我、羞辱我你就没做过别的，还有一次，在我非常郁闷，需要你的帮助的时候，你却转过身拒绝了我。”

“……”

“看，我要把这些木版搭起来，否则下雨的时候我们会被淋湿的。”真嗣转过身继续干活。

“对…对不起。”

真嗣猛的抬起头，慢慢的转过身来，明日香依旧站在那里，她低下了头，红色的秀发遮住了她的眼睛。

“什么？”真嗣问，那句话是真嗣不常听到了，尤其是从明日香的嘴里，他甚至有一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还想要什么？”明日香突然变的愤怒起来，“让我用该死的高音把它唱出来？我已经说过对不起了。”

真嗣沉默了一会，他还是让步了，“明日香…”

“你现在高兴了？我在威名赫赫的碇真嗣面前低头了。”

“别再说了。”

“为什么？”明日香又吼起来，她在挑衅，她想让他反驳她。

“因为我已经厌倦了，我厌倦一遍又一遍的听着同样的话！你就像一个坏掉的唱片。”他坐下来，面对着屋子，“自从我见到你的那天起，你就始终在嘲笑我，在我犯错误的时候我是感到很悲哀，但在我真的做对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却又在那里说我如何‘炫耀自己’，我厌倦了可以吗？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这些话最终刺穿了明日香的心，她停了下来，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她意识到她根本就不知道答案。

5

我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

为什么我要和他谈心？

他为什么这么在意？

我为什么这么在意？…等等…问题就在这里，不是吗？

她为什么这么极力的向他证明自己？

只是因为他对绫波感兴趣吗？

不，绝对不止这些。

明日香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他们与第八使徒战斗的那座火山，上面还笼着红色的薄雾，她当时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死掉，换个角度说，这样她会更舒服一点，这是一次彻底休息的

机会，就在那时，她的心突然一阵。

是他。

他没带任何装甲，驾驶着初号机进入了活火山，在他们之间只有一根被严重损毁的电缆线，他违背了命令，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她，她第一次看到，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懦弱的小男孩了。

但这并没有持续下来，真嗣有了再次逃离困难的倾向，在她看到他最好的表现之后，已经不难看到这个温顺的小男孩与第十四使徒搏斗时的勇气了。

“这是我生气的原因吗？是我发狂的原因吗？”她想，“我怎么也不明白，多数时间他都像只受惊的小猫，但是他单枪匹马的打败了两个使徒，还在别人的帮助下打败了数个使徒，没道理啊。”

她看着真嗣，她想知道在第三次冲击后他到底哪里变了，真嗣的眼睛里藏着什么东西，令人恐惧的东西，这让明日香想起了她和碇司令的几次见面。

但是站在她面前还是那个真嗣，她不得不承认，虽然她经常嘲笑他，但他却不是男人中的坏典型。

他可以勇敢的让人不敢相信。

但是他有时却是一个胆小懦弱的人。

明日香仍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也许现在是时候让答案浮出水面了。

“在第一次战斗之前你为什么不接受一点训练呢？”她问，真嗣被搞的很困惑，他刚刚还在等她的答案。

“什…什么？”

明日香意识到她已经改变了话题，她想了几秒钟。

“在我回答你之前我必须搞清楚一些东西，现在回答我，他们为什么在你没有接受任何训练的情况下让你迎战第三使徒？”

真嗣眯着眼睛回想起他到达第三新东京时的情景，他的爸爸站在高处俯视着他，他当时又恐惧又害羞，他对这个男人来说根本没有用，男人…他是吗？他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而且他还一直相信唯希望他回到身边，真嗣哼了一声，设法回答明日香的问题。

“我没接受过训练是因为我爸爸把我当作一个没用的工具扔在一边，他一直忽视我的存在，直到他发现他还需要我。”他恶狠狠的甩出这句话，他不但成功的惊呆了明日香，也惊呆了自己。

他艰难的往下说。

“我的‘爸爸’觉得零是一个更合适的人选，所以就把我留在了叔叔家，他制造零，让她来驾驶初号机，但是她却在启动实验中受了伤，所以他就把我叫来了。”

明日香有一点震惊，她知道这两个驾驶员非常怪异，但她不知道碇司令就是其中的原因。

“好象在说兰格雷一样。”明日香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等等…他…他制造第一适格者？”

“我知道这个词不很合适，但是，你从来没看到过她的公寓，是不是？”

“没有。”

“就像那天我们打扫之前的美里的房间一样，只是，没有家具，没有海报，没有花，没有任何装饰。”

“…如果换了别人，我一定会认为这个人是神经病。”

“神经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眼神越来越暗淡…明日香想让他停下来，但她听完刚才的话之后，已经说不出一个字了。

“她是个克隆人，但不是随便某一个人的克隆，他们用的是我妈妈在那次事故后留下来的东西，我想他们认为这会对初号机的同步率有很大的好处。”

明日香睁大眼睛，不只是因为这个天大的秘密，还因为真嗣的声音变的越来越狂躁。

“律子一定知道整件事，我猜这就是美里告诉她我迷恋零的时候她如此高兴的原因，另外，她爱我‘爸爸’，她不能忍受和零和她争…天，我不敢再想了！他为什么要那样对零，为什么像一个傀儡一样成长，她应该过的比这要好，她不是一个玩偶，她是一个人！”

真嗣转过身在一块窗户上开了一个大洞，玻璃碎掉了，他的手也受伤了，血一滴一滴的落在地上，真嗣还沉浸在愤怒中，明日香试探性的伸出手搭在了真嗣的肩膀上。

“我…我不知道。”明日香想，她把真嗣带回了房间，“天啊，我怎么会知道呢？”

真嗣用湿布包扎着自己的手，明日香在旁边默默的看着，“真嗣…我不知道。”她轻轻的说。

“我自己也是在你失踪后才知道的，有的事情我也是到最后才把它拼凑起来的，在这之前我只是讨厌我爸爸那样对咱们，我想零的那部分事情让我极其生气，因为它让我希望爸爸并没有丢下我…因为我更希望她有机会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而不是任他摆布。他让她生活在那样一个又脏又乱的小屋里，让她在没有朋友的环境下成长，是他让零变成了现在这样，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原谅，但惟独这个不行，不行，他荒废了她的一生。”

“你说她是一个…”

“克隆人，就像剑介经常带来的科幻小说里的一样，我曾经怀疑过什么，大概是因为零说的话，做的事，这些事情有时能让我想起我妈妈，然后在打败十六使徒之后，律子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我们了…我并不是说我了解这件事情的全过程，但是我所看到所听到的，都让我感到厌恶，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6

明日香又看到了真嗣脸上的阴暗，她很快就意识到她必须换一个话题了。

“美里说的对吗？”明日香开玩笑似的问。

“什么？”

“你迷恋零吗？”

真嗣的脸立刻变的通红，阴暗消退了许多…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我想是吧，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在我发现事情的真相后它就一直困扰着我。

“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我还嘲笑过你。”

“哦，对了…‘秘密会面’……”

“哈哈…你想知道我想让你从你身上看到什么吗，真嗣？我要你不再退缩，我要你拿出你的勇气来，这就是我如此嘲笑你的原因，我想看到那个跳进炽热的火山里解救自己战友的那个驾驶员，而不是一个整天只会道歉的懦夫。”

“你不了解我。”

“什么？”

“冲进火山的那个碇真嗣是你所讨厌的碇真嗣。”

“天！还要我再说一遍吗？我不讨厌你。”

“你是说过不讨厌我，但是你以前经常嘲笑我，所以我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接受这个事实。我的确冲进火山去救你，但是我要说的是，我讨厌驾驶 EVA，因为我一进到那里去就会使别人受到伤害，我和你说过东治的妹妹吗？她就是在我初次战斗的时候受伤的，她受伤完全是因为我太害怕，控制不了 EVA。”

“你在说些什么啊？你连一丁点训练都没接受过，以前我和零一周接一周的接受同步测试，为的只是能让 EVA 的手动一下，还谈不上什么行走呢。”

“但那次事故依然是我的责任，我想努力摆脱它。”

“你是对的，我不了解你。”明日香摇摇头，“有那么一瞬间，我认为我是了解你的，紧跟着你就甩出这些话出来。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驾驶 EVA，其实这不足为奇，你爸爸一直在控制着你。”

真嗣点点头，“是的。”

“好，就这样，保持平衡…不！”

一个大箱子从卡车上滑落到一个水沟里，溅起来的泥弄脏了去查看情况的真嗣和明日香的衣服。

他们需要干净的水，而且需要很多。

这里没有足够的水供他们生活，美里的公寓坐落在一个斜坡上，他们可以用大水箱从数里以外的一个蓄水池往回拉水，他们有一辆旧卡车，一个焊接器和足够的绳索，然后只要把

水灌满，然后往公寓接一根管子，他们就可以用到自来水了。

现在，他们必须想办法把水加热，他们已经不奢求时时刻刻都能够洗上热水澡了，他们现在只想有一堆火，一个装水的东西和一些烧开的水，还有，就是真嗣的保证，不偷看明日香的保证。

当然，事情并非听起来的那么简单，明日香胳膊还没有完全复原，所以她洗头发就成问题了，最后，明日香终于鼓起勇气向真嗣求援了。

“你想让我干什么？”真嗣惊讶的问。

“快过来，我又没叫你爬进浴缸来给我擦背，我只是要你帮我洗头发，我自己做不来的。”

真嗣还是有一点紧张，困惑，但他还是答应帮忙了，十五分钟后，明日香穿着浴衣走到了阳台，真嗣让了一把椅子给她，她的眼睛恢复的很快，但是她的胳膊还是紧紧的包着，除了这个绷带的束缚，她仍然像以前一样舒舒服服的洗澡。

真嗣尽量不去注视明日香，他坐在另一把椅子上，拿起开始的那个桶里的水把明日香的头发打湿。

“很好，第三适格者，先用那个蓝色的瓶子，别倒太多，我好象已经不能再飞回德国去取了。”

真嗣花了一些时间去找明日香的那个包，那里面有几瓶专门护理头发的用品，他按照明日香的指示拿出了那个蓝色的瓶子，往手上挤了一点点，用两只手掌擦了一下，在他把洗发液擦在明日香的头发上时，他又在想，明日香真美，这点是无庸质疑的，真嗣感觉到唯一影响她魅力的就是她以前的态度。

说她乳臭未干还是比较保守的说法，在最后的时候她变的更糟糕，只有很少的几次，真嗣发现自己对她灵光一闪，第一次是在和第七使徒决战的前夜，她梦游到……这是一次意外吗？似乎她在第二天早上就忘了，抛开在他床上睡了半夜的事实不说，她竟然从几尺以外的地方把他踢醒，然后命令他起床。

真嗣想了很长时间，她那晚是不是真的梦游。

“让我猜猜他在想些什么。”明日香轻轻一笑，“也许是我的乳沟吧。”想到这里，明日香格格的笑起来，但事实总是很捉弄人，现在真嗣所想的却是尽量让自己不去看明日香的乳沟，这种情况同样也发生在那一天，她站在水塘边，努力的冲他卖弄着自己的风骚。真嗣用完第二瓶洗发水，打开了第三个，而明日香的思绪回到那天晚上，她勾引真嗣来吻她。她当时想的是加持，但是她还没有吻过任何人。

明日香觉得自己需要一些接吻的经验，所以她马上选择了真嗣做她的试验对象，然而后来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但这毕竟是她的初吻，而且她也不知道这个吻会持续多长时间，如果不是她惊恐的意识到自己真的沉沦其中的话，也许这个吻会持续更长时间。

“喂，明日香？”

真嗣打算给明日香冲干净头发，在这段时间，明日香的脸上带着一种肉麻，放纵的笑容。事实上，他们两个人都更喜欢相互交流。

明日香扬起眉毛，轻轻的应了一声。

“苍天在上，在和第七使徒决斗的前夜你真的是梦游吗？”

明日香笑的极其怪异，“为什么要梦游？我能看到你做了些不规矩的动作，你当时还以为我睡着了？”明日香忍住笑意，她期待着几种可能出现的反应——脸红、转换话题、口吃，但是她一种也没看到。

真嗣脸上又拢起了一片阴云，他的脸色比任何时候都要难看，他迅速冲干净明日香的头发，递给她一条毛巾，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7

明日香坐起来，用毛巾裹住自己的头发，急忙跟上了真嗣，她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她说的话只是戏弄了他一下下不是吗？但是事情好象并不是这样的，她没有看到真嗣被她戏弄后，她所熟悉的反应，这次真的不一样，她在隔壁的阳台上找到了他，他靠着栏杆，把头埋在自己的臂弯里，看上去像是在哭。

“真嗣？”

“走开…我是一个恶人。”真嗣说的很平静，声音里充满了痛。

“你…你在说什么啊？”

“我是令人厌恶的人，我不会再靠近你了。”

“真嗣？告诉我，你怎么了？”

“如果我说了，你会恨我的。”

“别这么说，我不会恨你。”

“你会的，任何人都会，我也会。”

“真嗣，你做过什么，让你想到它时这么恐惧。”

真嗣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他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羞愧，这声音和真嗣之后所说的话同时让明日香震惊了。他从薰的事情说起来，这是他抓狂的原因，是他的痛处，因为薰是坦然承认关心他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这种绝望让真嗣感到所有人都离他而去了，真嗣告诉明日香他到她的房间看望她的时候，她的眼睛是微微睁开的，里面还有一点恐惧，然后他就趁她睡着的时候对她做了什么。这时，明日香的脸上已经没有血色了，真嗣还在解释他当时有多空虚，他想找点什么东西来愉悦自己。

“我仍然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明日香，我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它现在让我恶

心，我和强奸犯没什么两样，我是人渣，尽管我也很厌恶自己。”真嗣抬起头看见明日香茫然的注视着自己，他还是决定继续往下说，“我说过你会恨我的，其实你自始至终都是对的，我就是个堕落的人，我会把我的东西搬到这里，不会再靠近你了。”

真嗣边说边站起来走开了。

“等等。”

途中，真嗣停了下来，他仍旧羞愧的低着头，他转过身，他已经做好了承受任何惩罚的准备，只要明日香觉得有必要。

他最不想看到的是明日香没有爆怒，没有生气的表情，明日香看起来非常苦恼，她的声音是绷紧的。

“听着，我只说一遍。”她告诉真嗣，“我不会，重复一遍，我不会恨你，我现在说这种话并不容易，但是我希望在我告诉你这剩下的话之前，你可以不要再在意这些。我遇到的每一个男人，当然也包括加持，几乎都有一点点堕落，我的确对你很失望，但是我不会生气，你应该去感谢他们，否则我会把你丢出这间公寓。”

明日香深吸了一口气，慢慢的平静下来，她走到真嗣面前，注视了他一阵子，然后点点头。

“还有一件事你要记住，我不想你再提这件事情。”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真嗣仍然感觉到耻辱。

8

第二天一早还好，但是后来事情却越变越糟了。

早上，真嗣看起来很有精神，他已经不再想那些事情了。他们找了一辆卡车，打算到一个仓库去拉些米和其他食物回来。

车开的很慢，他们不得不停下几次来移开挡在路中间的东西，当他们到达目的地后，真嗣跳下车，替明日香打开了车门。

明日香还在车里做白日梦，她顺着车门滑了下来，倒在真嗣身上，她的太阳镜掉了下来，她紧闭着眼睛，保护它们不受到任何刺激，让明日香惊讶的是，真嗣并没有被她压倒，而是站在原地一把抱住了她。

“放开我！”明日香边喊边使劲推开真嗣，但这个举动却只是成功的把他们两个人放倒在地，真嗣笨笨的站起来，明日香还在寻找她的眼镜，找到后急忙的把它们架到了脸上，然后想试着站起来。

事情没有明日香想象的那么简单，卡车的两侧没有握柄，剧烈的疼痛让明日香根本站不起来，真嗣看到后马上弯下腰去扶她。

明日香用德语咒骂了一句，使劲的瞪着真嗣，目光锐利的可以穿透钢铁，她用那只没有

受伤的胳膊使劲推开真嗣的手。

“我不需要你那该死的帮助，第三适格者，省省吧。”

如果这时明日香注意一下真嗣，也许他们接下来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了，但不幸的是，明日香错过了这次机会。

“该死的，你在干什么！”明日香叫了起来，真嗣弯下身子，强硬的把明日香抱了起来。

“碇真嗣！马上把我放下来！！”明日香边叫边打真嗣，两只脚还不老实的乱蹬，真嗣走进了仓库，根本没有理会她，明日香还在挣扎着，她没有注意到她在真嗣胳膊上和脸上留下道道抓痕。

“你再不把我放下来，我就…”明日香还没说完，真嗣就把她放在了一个齐腰高的柜台上。他并没有注意到这正好给明日香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位置，明日香坐起来，慢慢移向真嗣的背后，想狠狠的踹上他一脚。

仓库并不很大，真嗣站在一堆医药用品前面，打开一包绷带，就在明日香正要下手时，她猛然间看到了真嗣脸上的抓痕。

明日香愣了一下。

她努力不去想那些抓痕，但是真嗣就站在她面前看着她，没有颤抖，没有退缩，甚至连一点恐惧的表情都没有，他就那么看着她，没有眨一下眼睛。

明日香甚至有点不习惯这样一个真嗣。

最后，还是明日香败下阵来，她把头转到了一边，真嗣包绷带包打开，开始给自己包扎伤口。

明日香在一旁默默的咒骂自己，最后她还是振作起精神。

“笨蛋，你在做什么？”

“如果你老实一点，也许你的伤口会好的快一些，你最好不要再像刚才那样了。”

“我才不需要你的帮助呢。”

“你需要，那些朗基努斯枪刺中了你的 EVA，同时对你也有影响，你的肋骨还有伤，自从我们醒来你的胳膊已经伤过三次了，而且我还不知道你的内伤有多严重，尽管他并没有降低你的火气，但如果你还像这样为所欲为的话，我想你下半辈子就只能坐在轮椅上度日了，当然，我相信你不会那样的，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接受我的帮助。”

真嗣收拾完绷带后朝着放食物的地方走去，明日香在后面跟着他，嘴里还在用德语咒骂着。

返回公寓的路上一直都很安静，明日香终于接受了真嗣的建议，但他似乎还是不怎么高兴。而另一边，真嗣也不得不认命，在余下的时间里，他们注定要成为一对最友善的敌人。

他也不敢确定这到底要持续多长时间，在第三次冲击前与明日香相处的那段日子，真嗣已经被调教的几乎可以对明日香的侮辱与嘲弄视而不见，如果她不喜欢他，他还可以选择离开，但至少在看到明日香痊愈之前，他还是要留在这里的。

他对她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他确实很在意她…这点他无法否认的，她美的惊人，并且有着令他羡慕的果断和自信，她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但是，只有她的态度…

“在我承认我爱她之前，我已经考虑多少遍了？尽管她和我并没有同感”真嗣边开车边想，“尽管她伤害了我…尽管她给我起绰号，侮辱我…”真嗣轻轻的笑一声，摇了摇头。

“我这是为了什么？”

但是，几分钟后，当他帮助明日香下车的时候，他却意外的听到明日香在走进公寓之前轻轻说了声“谢谢”。

“呃…该死。”当真嗣想说点什么的时候，明日香已经走出很远了。

9

“这能行吗？”明日香站在轮子旁疑惑的问。

“我想能的。”真嗣边说边准备着另一枝矛，“唯一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就是它可能会溅起很多泥，但是我们已经穿上救生衣了。”

他们两个人都越来越厌烦那几个巨人似的量产机，所以，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他们清除掉，明日香并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但是她还想不出有什么破绽。

他们准备了一艘拖船，几枝长矛和一些很粗很粗的绳索，他们是这样计划的，先把量产机拉到岸边，然后再利用准备好的东西把他们拖到海岸的另一边，至少这样就可以让它们离开自己的视线，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打算在一天之内拖走三个量产机。

“你那边的绳索弄好了吧，我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但不要马上发动引擎，慢慢来，我得先看一下我有没有打错结，然后我们再拉。”

“你已经检查过四遍了，不会有问题的，动手吧！”

明日香回头看看真嗣，叹了口气，他又变成了从前的真嗣。

“你已经检查过四遍了！它不是好好的吗！赶快动手!!!”明日香冲真嗣吼起来。

他们的刀其实就是一把从一个废弃的屋子里找到的，而方法则是在他们学习怎样驾驶拖船的时候从一本书上看来的。

“好了，各就各位！”真嗣喊。

“准备好了！”明日香在另一头边检查引擎的状况边回应。

随着真嗣的一声大叫，明日香猛的启动引擎，接着小船便像飞似的冲了出去，船舷嘎吱的响了一声，随即被绳子拉的倾斜过来，但是不一会，它又松弛下来，明日香发出了一声欢愉的叫喊，这种声音以前只能听到一、两次。

这时的真嗣却在咒骂着。

明日香听到一个巨大的声响，真嗣急忙拉着明日香的手跳入水中，明日香还来不及回应或反抗，一个巨浪就把他们和小船卷了起来，巨浪过后，明日香看到在几米以外，小船底朝天的躺在水里。

“该死！”

“EVA 倒下来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浪一定会比我预想的要大的多。”真嗣解释，“如果我们不切断绳索，它就会把小船扯烂，如果我们不跳下来，我们现在也许就在海底了…”

“这是在冒险，当时你会让我们都丧命的。”

“我知道。”真嗣平静的说，“明日香，对不起，我不会再让你陷入危险之中了。”

“算了，现在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把我抱的那么紧？”

“我…我不会游泳。”真嗣脸红着说。

“什么？！你让我这样把你拖回去…你个白痴！”明日香冲着真嗣大叫，“如果你再做些什么危险的事情，我就朝着你的屁股，一脚把你踢到月亮上去！听到没有？！”

“是，长官。”真嗣依然很平静。

“该死的，他笑什么？”明日香边向岸边游边想，“他为什么这么高兴？”

最后，明日香厌烦了真嗣的沉默，她向真嗣问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是在同心协作。”他说，微笑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

“是啊…我觉得我们所有同步训练都只是为了一次战斗。”

“嘿，明日香，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不是驾驶员，只是普通的小孩，情况会怎样？”

“也许你会知道怎么游泳…玩笑，EVA 一直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说实话，没有它我会有一点恐惧。”

“我明白…我们都是这种教育下的产物，我想知道，如果没有人类补完计划你会怎样。”

“那么，你想你会怎样呢？”

“我想我会像东治和剑介一样…或者介于他们两人之间，这没有确切的答案，我不知道如果妈妈没有死，我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你就像你那两个朋友那样变态？”明日香奸笑着。

真嗣轻轻的笑了几声，接着吐出几口海水，“也许…我说不清楚，也许我会比现在更内向，我也不知道呢。”

“也许把问题集中在将来是怎样，而不是会怎样上要好的多。”明日香边说边爬上岸。

10

对于余下的计划他们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们把量产机的残骸拖到陆地上分解，然后再用船把它们运出去（他们花了数周的时间去收集足够的绳索），他们甚至还准备了另一

条拖船，真嗣和明日香都相信，这样做会使这里更漂亮一点。

明日香的伤势在慢慢的痊愈，她的胳膊上打了一个牵引，不过她的眼睛已经彻底恢复，再也不用蒙着纱布了，但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瑕疵，无论如何，在朗基努斯枪的作用下，她的眼睛有些褪色，左眼变成了暗粉色，不过看东西是没问题的。但是当明日香看到它的时候，她还是尖叫了出来，“我怎么变成了个玩偶？”最后真嗣让她平静下来告诉她这个没有关系，情况会变的。接着真嗣告诉明日香，他一直把绫波当作最亲近的妹妹一样看待，他不想明日香去辱骂一个已经失去争辩能力的人，明日香为真嗣这番话感到很惊讶，她意识到自己应该离开现场了。她放松下来，开始去找一些隐形眼睛。又过了几天，明日香已经不再为这个问题担心了，真嗣差不多可以肯定明日香已经把这件事情忘在脑后了。

没过多长时间，明日香感觉真嗣开始说一些奇怪的事情，内容是关于明日香如何才能不再需要他的帮助，事情怎样才能变的平静下来，他似乎在暗示，他将有可能离开明日香。

最后，明日香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件事情给她的打击越来越大，慢慢的，明日香开始发觉，其实她是不希望真嗣离开的，她感到了一阵莫名的恐惧。

“加油，惣流，不要做懦夫。”明日香在一小时内对自己这样说了十遍。

明日香在自己的房间里边踱着步边自言自语，但是她没有勇气走出房间对真嗣说，最后她决定，她要去做些事情以说服真嗣留下来。半秒钟后，明日香决定去挑逗真嗣的荷尔蒙，然后她就可以看到一個伪君子。

从某方面讲，这是一个不错的逻辑，毕竟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或者说是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人，他们有理由去尝试做一些超友谊的事情，其实她很希望由真嗣来提出这个建议，这种事情对一个正在发育的男孩子来说不是很平常吗？

明日香开始想象真嗣展开初步行动的时候会怎样，委婉，含蓄，然后所有责任就都落到了明日香的身上。

但是，明日香为什么这么紧张？

“因为你在害怕。”明日香生气的自言自语。

但是，害怕什么呢？

真嗣吗？

这个想法太可笑了，真嗣为了不伤害别人而偏离了自己的轨道，有时候明日香甚至怀疑真嗣有受虐倾向。

不，不是的，这只是她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她真正害怕的是不被接受…被拒绝…还有孤独。天知道明日香给了真嗣多么充足的理由，她害怕如果她走出房间告诉真嗣这些，真嗣会认为她是在愚弄他，并且一走了之。

明日香走出房间，给了真嗣一个吻。

她知道自己当时是很笨拙的，真嗣会怎么想她？明日香冲进浴室，含了一口漱口水，紧接着她就意识到真嗣受到伤害了…而她还在回味着那个吻。她开始喜欢上亲吻的感觉了，这全都要怪该死的真嗣，列举完所有愚蠢的让她生气的事情后，明日香想她应该还是比较生自己的气…因为她喜欢上了和别人接吻，因为她背叛了加持。

加持……和美里……

“真嗣为什么不原谅我…他是对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愚弄他。”明日香向后半靠在墙上，“我真是个白痴。”

11

这天晚上，明日香起床去找水喝，她听到很大一声啜泣从真嗣的房间里传出来，她悄悄的移到真嗣的房门口，把门打开一条缝隙向里面窥视，真嗣裹在床单里不停的辗转，很痛苦的样子。

当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处于噩梦中时，他就会不自觉的被感动，自从醒来的那天起，真嗣几乎每天都要做噩梦，明日香未加思索就走进了房间，真嗣的额头上布满了汗珠，他的头不停的转动，嘴里还咕嘟着什么。

从真嗣说的只言片语里，明日香能猜出他大概的意思，她知道真嗣一定梦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她在真嗣的床前跪了下来，把一只手放在真嗣的额头上，另一只手握主真嗣的手。

明日香希望她的存在能使真嗣平静下来，但是他的言语越来越清晰，声音越来越大，最后，真嗣终于尖叫着从梦中惊醒。

“爸爸，不！”

两个人都被这声尖叫吓呆了。

“真嗣！冷静点，那只是一个梦！”明日香紧紧握住真嗣的手。

真嗣终于看到了明日香，他的呼吸也略微缓慢下来，他握了一下明日香的手，以表示他听到了她的话。

“现在好点了吗？”

“我不知道。”真嗣静静的说。

“什么意思？”

“我又记起了一些事情。”

“记起什么？”

“冲击。”

“你…你是说第三次冲击？”

“是的，回去睡觉吧，我明天早上再告诉你…”

“别等了，这样回去我是不可能睡着的。”

“…好吧…哦，明日香？”

“什么？”

“谢谢你。”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真嗣对明日香讲述了他从第三次冲击的经验中得出的解释，明日香感到很震惊，她发现在她梦中出现的许多事情都是真的。

“你是说他又在做以前和你妈妈一起做的事情？”明日香惊讶的问。

“至少现在我敢肯定，那是我印象中的事情。”

“但是…他凭什么认为她会原谅他，原谅他对你、我和零所做的一切？原谅他毁灭人类的行为？”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这些事情在我的脑海里就像一阵旋风，不过有些事情更清楚些，我记得我看见了 you、零、美里、我妈妈和其他的人，我记得我选择了回来…但是其他人都变成了碎片。我永远也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我现在有点了解我爸爸了…但是…我还是不能原谅他。”

“每个他认识的人都伤害过他…我也不例外。”明日香想，“他为什么要选择回来？是什么力量在鼓舞着他回到这里来？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吗？”

[我不想死！]

“我也这样做了…”明日香说。

“明日香…”真嗣迟疑看着明日香。

“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其他的人回来…在我和 LILITH 在一起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如果他们选择回来，他们就可以从 LCL 里脱离出来，不过他确实没说错…我很高兴你还在这里。”

明日香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说出话来，真嗣的话深深的打动了她，她感到很震惊。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如果人们回来了…他还会为她而高兴吗？但是他不是想离开吗？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明日香感觉到自己的手在抖。

“我真的很紧张吗？”她想，“他真的还喜欢我吗？尽管我做了很多伤害他的事情？”

“明日香？你还好吗？”真嗣的声音有些颤抖。

“你这个笨蛋！说点什么啊！否则他会认为你在生他的气！”明日香内心在尖叫着，“他在给你机会，而你却吓的不敢接受！”

但是她没有吐露自己的心事，也没有告诉真嗣她希望他留下来，取而代之的是……

“我当然很好，白痴！”

明日香试着不让这话脱口而出，但是她做不到，那是心理条件反射还是恐惧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想说出些抱歉的话来挽回，但是在此之前，真嗣的脸上已经笼罩上了一阵阴郁，他微微的点点头，然后走出房门…没有说一句话。

“明日香你这个蠢货！”明日香边说边跟上了真嗣。

12

无论是在隔壁还是天台，明日香都没有找到真嗣，在她检查过他们存放水箱的地方之后，一阵寒意扫过明日香的脊背，她立刻朝海边跑去。

她看见真嗣就站在海岸边缘，明日香的脑中立刻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真嗣想把自己溺死在海里。明日香撕心裂肺的尖叫着，她飞似的向真嗣跑去。

真嗣听到了明日香的声音，他的脸上闪过一阵困惑，随后转头去看明日香，寒意继续在明日香的全身蔓延，她三步并作两步跑向真嗣。

在真嗣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明日香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一头撞向真嗣。

他们俩个人都倒在潮水里，紧接着，明日香便开始拼命的把真嗣往回拉，嘴里还咕嘟着什么。

“明日香！”真嗣刚刚开口，便被苦涩的海水呛的咳嗽起来，“你到底在干什么！？ ”

真嗣还想再朝明日香吼两句，但他此时看到了她的脸，明日香抓狂的样子他只见过一两次，但像今天这种情形，她还见所未见。

这是…恐惧么？

为他？

当他们到达干燥的沙丘时，明日香终于放手了，取而代之的是吼叫和拳脚相加，真嗣从未见过明日香有过这样的举动。

“等等…我怎么了？”真嗣非常诚恳的打断了明日香。

“别以为我不知道碇真嗣，我不会让你做出类似自杀那种蠢事的！”明日香朝真嗣怒吼着。

“什么？”真嗣惊讶的睁大眼睛，“自杀？是什么让你这么想的？”

能看到明日香惭愧的样子是一件相当稀有的事情，真嗣第一次看到明日香这么语无伦次。

“我…那个…我看见你…而且你说你不会游泳…你又站在海边，所以我想…”明日香越说声音越小，脸上还呈现出一种真嗣从没见过的表情。

明日香的声音低的接近于耳语，真嗣根本听不到她后面的话，他没有再去琢磨，他想在还没有发生什么其他的事情之前给明日香一个明确的解释。

“我没打算自杀，明日香，而且我根本就没这种意识，一点也没有。”

明日香闭上眼睛，如释重负的叹了口气，真嗣觉得现在也许是告诉明日香另一件事情的最佳时机。

“你的胳膊在一两周之内就可以完全复原了，到了那个时候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我打算离开这里。”

明日香睁开眼睛，她喘着粗气，全身的肌肉都紧张起来。真嗣不知道明日香会作何反映。不过明日香可以开始崭新的生活，至少她不用再忍受他的存在了。

出乎真嗣意料的是，明日香开始变得不安起来。

“什…什么？”

“我打算离开这里，越远越好…我也不知道，你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坚持到明年，还有足够的种子，你可以拥有一个你想要的菜园。”

“但是…为什么？”明日香问，流露出不可思议的声音和表情。

真嗣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他决定告诉明日香原因…

“因为我无法维持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在真嗣说话的同时，明日香僵在了原地，“我无法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每一个侮辱都像一把刀在刺痛着我的五脏六腑，每次你对我大叫的时候我都有被刀割的感觉…它几乎要把我撕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是真的在乎你明日香，我知道我从来都没有说过，也许我只是害怕你嘲笑我。

13

[别这么看着我][你这个变态!][他?讨厌的家伙!][你真是个白痴!][让人讨厌的小子][笨蛋真嗣][害怕在妈妈的祭日吻一个女孩，她会在天堂看着你吗?][胆小鬼!][如果你不给他一本指南，他就不懂得如何与别人交往][我讨厌你!我讨厌所有东西!]

这些话重重的打击着明日香，她想到与真嗣相处的这几个月，一种被侮辱的感觉油然而生，明日香竖起一堵愤怒的墙壁，把所有可能伤害到自己的事情全部阻挡在外，也把所有的

帮助阻挡在外，为什么她要对每一个人负责？为什么她要对真嗣负责？

“真…真嗣…我”明日香说着。泪水便涌了出来，“我…我…对不起！”她伸出那只没有受伤的手，紧紧抓住真嗣的衬衫，用祈求的目光看着真嗣的眼睛，“不要走，别丢下我。”明日香的声音很小。“当我看到你站在海边的时候，我几乎要窒息了…真嗣…求你别再从我身边逃开。”

真嗣把头转向一边，他下定决心再也不去管明日香想些什么，明日香刚刚的话激怒了他，但这只持续了一瞬间就被回忆取代了，他回想起自己被困在初号机和十二使徒里的那段时间，然后他想起自己在 LILITH 里面的情形，他几乎失去了所有他关心的人，甚至他的生命，这时他才意识到他们对他有多么重要。在那之前的一段时间他想的全是自己，他甚至渴望死亡。直到最后一刻他才悟出事实的真谛，并且为自己打开了一条生路。

但是明日香最后一句话给了真嗣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他即将做的只是…

逃开…再一次。

真嗣突然很厌恶自己，他早就知道，痛苦是他选择的一部分。如果他不能勇敢的面对自己的全部选择，那么他的选择将没有任何意义。

“明日香，”他捧起明日香的脸，看着明日香的眼睛，“如果你想我留下来…我会的。”

“我一定蠢到家了。”真嗣暗想。

一个念头在明日香的脑海里浮动着，像一个梦。

[如果你想我留下来…你唯一要做的是，对我好一点。]

真嗣还要对她说什么吗？或者是明日香幻想真嗣要说什么？她不知道…，总之真嗣一定是说过这样的话的。

“我不想做一个坏女人。”明日香轻轻的说。

“我觉得是我不好，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不理睬你了。”

“我们两个人真悲哀…”明日香低头看着柔软的沙滩，“我们的父母从事着一种惊人的工作，它特连累到我们的社会群体。”

“父母？…等等，什么…？”真嗣刚刚意识到他对明日香过去的了解少的可怜。

“说来话长了真嗣…我以后再讲给你听。现在我只想说你爸爸他不是一个专断的父亲。”

真嗣点点头，他站起来，然后扶着明日香也站起来。

“我知道我们多数时间都相处的不好明日香，”他说，“但是我愿意试试，如果你也愿意。”

“一件新鲜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14

三天过去了，在明日香的提议下，他们打算到总部去看一看，真嗣和明日香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途中还迷了三次路，但他们还是决定不放弃。

他们在一条小河旁休息的时候，真嗣看看明日香说，“我不知道总部还在不在了，明日香。”

“我也不知道，但是…求求你，我需要它。”

“我不会介意的，我只想提醒你一下。”真嗣捏了捏明日香的手。

明日香低头看看真嗣的手，觉得这并不值得让他们吵上一架，真嗣只是设法安慰她。在一周前明日香还对真嗣拳打脚踢，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掉的，但明日香已经开始有一点了解真嗣了，她只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来适应。

他们很快的重新踏上了路途，几个小时后他们就到达了目的地，那是隐藏在树篱和灌木后一个小果园，里面长满了熟透的西瓜。

明日香蹲下来，取下背包，从里面拿出了几样东西，其中包括几个木版，还有一张美里，

律子和加持大学时期的照片，明日香拿着照片端详了很久，然后她开始做一个小盒子，她把拿出的几样东西放在里面，最后拿起照片放在了最上面，盖上盖子…

“我会永远记得你，加持…”明日香默念，“与你爱的和爱你的人一起安息吧。”

晚上，他们在一个池塘边搭起了帐篷，月光穿过总部破碎的天棚，洒下几道柔和的光线，在这里欣赏月光是非常令人陶醉的。

他们就这样沉默了几个小时，在他们吃晚饭的时候，明日香对真嗣说，“谢谢你真嗣…”

“不用谢明日香，”真嗣的语气中带着一点点忧伤。

“怎么了？”

“我…我想美里了。”真嗣轻轻的说。

明日香看了真嗣一会，她想，真嗣很孤独，这是显而易见的，真嗣的心情她能理解，但问题是，她该怎么做？她要不要安慰一下他？天知道真嗣会不会怀疑她的诚意，以为她是在嘲笑他。

也许她应该修复一下被她毁坏的沟通的桥梁。

明日香站起来走向真嗣，在他的旁边跪下来，努力的保持着镇静，她轻轻的拍拍真嗣的肩以引起他的注意，真嗣抬头看着她，明日香深吸一口气，给了真嗣一个深吻。

当然，这并不在计划之内。

明日香对真嗣通常的反应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出乎明日香意料的是，真嗣的反应竟然这么强烈，他像躲避攻击似的本能的向后跳了出去。

明日香的脸刹那间变的通红，真嗣的大脑开始运动，他试图想知道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明日香？”真嗣的语气出卖了他，他的头脑显然已经完全混乱了。

“对不起，”明日香道歉，“我只是想……”明日香说着便低头走回了他们的帐篷。

她在吻我？

她为什么这么做？

难道是不正常？

最后一个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但是当真嗣意识到明日香是在很诚恳的吻他的时候，他恨不得为自己刚才的反应打上自己几巴掌。

“那么我该怎么做？”真嗣看着明日香走到帐篷边坐下来，“我甚至一点也不了解她，如果我做错了怎么办？如果我…”

“够了。”真嗣边说边站起来。

当真嗣慢慢走向明日香的时候，一个很有趣的记忆浮出真嗣的脑海。真嗣笑了笑，把它锁定在自己的记忆里，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轻轻的念道…

“瞄准目标…射击。”

15

“嘿！明日香，”真嗣的声音大的足以引起明日香的注意，“想吻我吗？”

“啊？”明日香被真嗣吓呆了。

“吻，你知道的，你刚才不是这么做了吗？”真嗣极力的忍住笑意。

明日香看了真嗣一眼，眼神中有一点迷惑，一点恼怒，还有一点感激。她摇摇头，似乎不相信真嗣会这么做，但是明日香觉得这很有趣，她不想阻止他，她决定合作。

“啊哈。”明日香也忍住笑。

“怎么？”真嗣开玩笑似的问，“怕了？”

“我才没有怕呢。”明日香尽力不笑出声音来。

“你吻我之前刷牙了吗？”真嗣假装正经的说。

他们再也忍不住了，都开怀大笑起来，他们躺在那里笑了几乎十分钟，好象他们是一对相处 15 年的老夫老妻。

最后，他们调匀呼吸，躺在对方身边，嘴角依然带着笑。

“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会说出那样的话。”明日香说，“我一定很糗吧？”

“还好，我肯定也像一只被吓坏的小兔子。”

“别担心那个了，嘿，你刚才是认真的吗？”

“如果你保证不捏我的鼻子我就承认。”

“傻瓜。”明日香笑了笑，“我保证，如果你不胳肢我。”

“这样就公平了。”真嗣边说边坐起来，他们恐惧又渴望的相互对视了一段时间，

最后，真嗣俯下身，两个人的嘴唇贴在了一起。

两个人都不知道持续了多久，他们停下来以后都坐在地上相互看着对方，喘着粗气。真嗣和明日香都为他们能有相同的想法感到震撼。

“他/她到底在做什么？”

第二天，在他们准备去往下一个目的地的時候，真嗣开始思索是什么让自己和明日香彼此宽容，他知道让明日香推倒建立在彼此间的墙壁有多么不容易，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对方。

真嗣打算采取第一步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五岁的时候，”真嗣边走边说，他们走的这条路是通往美里的公寓的，“在我妈妈消失在 EVA 里之后…我爸爸就把我寄养在我的叔叔家。起初我一点也不介意，因为我爸爸在那之后变的非常暴躁易怒，我非常庆幸我有一个机会可以远离他…但是不久我就开始想念他了，一年当中我只可以在妈妈的墓前见他一次，即使在那个时候，爸爸也是非常冷酷严厉的，就像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和他不相干一样，而且我也有一点点赞同我的想法。之后的几年我变的很生气，因为我感觉到爸爸想摆脱我，他根本不要我，甚至每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他都忽视我的存在，终于有一年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跑到他面前告诉他我永远不想再见他，这是三年前的事情。”

“他给你写信吗？”明日香沉默了一阵子。

“不…在那之后我们之间唯一联系的方式就是那个包裹，还有他把我叫回第三新东京的那通电话。在我来到这里的时候，第三使徒就袭来了，然后他们就直接把我带到了总部。当我再次见到我爸爸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叫回来的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要我驾驶 EVA。如果他们不把零推出来，我就真的一走了之了。你听说过零号机的那次事故吗？她受了重伤，连站都站不起来，总部的一阵晃动让我们都跌倒在地，也把零摔在地上，我跑过去看她的伤势…然后我告诉他们我同意驾驶 EVA，他们设计了我，让我去做那该死的事情。”

明日香静静的看着真嗣把话说完。关于这件事，她只知道一点点，而她不知道真嗣为什么要驾驶 EVA。

“我从来都不想驾驶它，明日香…每次我爬到里面…我就感觉到它在伤害别人，不论是零、我还是我的朋友，甚至是你…它快要把我撕碎了，我又阻止不了它，我也非常害怕自己…每一次的受伤，每一次的疼痛，恐惧都加深一层。我不知道这是正常现象还是因为我懦弱，但是我害怕痛苦。”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因为我想让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是在申辩什么，我知道我这段时间做了些什么，我很惭愧。”

“惭愧什么？在你工作的时候，你是一个很好的驾驶员。”

“对战胜第四使徒之后的事情你知道多少？”

“不多，大概只知道你离开了 NERV 吧。”

“我逃跑了。”

“…”

“在他们找到我之前，我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徘徊在城市和乡下，如果东治和剑介没有在火车站出现的话，我可能已经离开了…我想我明白了一些事情，我第一次知道我还拥有那些关心我的人，我还有我的朋友…还有美里，我们像一家人一样。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有一个真正的家。”

16

在回去的路上明日香想了很多。他们回到家里洗完澡之后，明日香就在外面的阳台上找到了真嗣。他坐在一个椅子上，听着随身听，看着日落。

明日香坐在真嗣旁边的椅子上看着真嗣，想把他从思绪中拉回来，最后磁带走到了尽头，真嗣像刚从幻想中清醒似的眨了眨眼睛。

“哦，晚上好明日香，我没看到你出来。”真嗣微微一笑。

看到真嗣越来越可爱的样子，明日香简直有点不知所措了。想想零和碇唯，她看到了她们和真嗣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他有他妈妈那样的眼睛，他爸爸那样的容貌，但他没有那么严肃，那种严肃已经被他身上温和的本性中和了，她，第一次看到隐藏在一个男孩身上的男人的气质。

明日香握住真嗣的手，真嗣知道明日香是在安慰他，所以他这次没有把手收回，在片刻

犹豫后，真嗣反过来温柔的握住了明日香的手。

明日香起初没有说话，她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忘记那些痛苦，但是在几次失败后，她决定告诉真嗣关于她妈妈和她驾驶二号机之后的事情。明日香说到最后的时候，她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是她从小到大第一次这样肆无忌惮的流泪。

真嗣慢慢的伸出手把明日香拉到自己身边，让人惊讶的是，明日香竟然觉得接受真嗣的安慰非常舒服，对此明日香以前担心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明日香知道，真嗣不仅仅是可怜她，他是真正了解了她的痛苦，如果她愿意的话，他甚至想替她分担一些。

他们坐在那里拥抱着对方将近一个小时，没有人愿意破坏这种美丽的气氛，他们终于让彼此结合的更深。

最后，两个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感到疲惫了，他们进入了梦乡。

明日香半夜醒来，发现自己依然蜷缩在真嗣的臂弯里，她感觉非常舒服，以至于忘记对真嗣的触摸予以打击，明日香让自己离真嗣更近一些，把手放在真嗣的脸上取暖，明日香抬头看看真嗣的脸，那张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经过两个月的噩梦后，真嗣现在终于可以安详的睡觉了，明日香不知道这是不是她的缘故，虽然事实如此，但明日香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很自负的想法。

明日香发现他们这种相安无事的状态已经保持好几天了，这几天他们之间没有伤害，没有愤怒，没有恐惧。

这是真的吗？他们两个人的改变都如此之大吗？

也许吧…人会在伤痛中改变，在一次事件之后她的妈妈不就从一个温柔慈祥的女人变成了一个有自杀倾向的精神病患者，可谁又敢说人不可能向好的方面改变呢？

一个星期前她都不敢想象他们两个人会像现在这样，此刻，当她躺在这里感受着真嗣的体温时，明日香为自己从前拒绝这种亲近感到很恼火，这一切是多么的简单，他们可以避免多少不必要的痛苦和不幸。

想到这些，明日香紧紧的抓住了真嗣的衣服，把真嗣从睡梦中惊醒。真嗣迷惑了一会，然后他放松下来，低头看着正在沉思的明日香。

“我给你一日元，告诉我你在想什么。”

“一句话一便士怎么样？”

“好啊，但我可不知道汇率是多少…说真的，你在想什么？你看起来心烦意乱的。”

“我在想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顾虑都抛在脑后那该有多好。”

“明日香…你以前说过这个，但是我们已经没必要去想那些‘如果’了，这样只会让自己痛苦，去想类似‘如果我这样做了’或者‘如果我这样说了’这些事情，会让你走向后悔的悬崖的，而现在是没有任何后悔药的，我们都振作一点，困扰解决不了任何事情。”

“你都可以做一个 shrink 了。”明日香边说边笑。

“什么是‘shrink’？”

“哦，对不起，这是美国的一个俚语，是精神病专家的意思，我想这个词是从一些人叫他们巫医或者大脑萎缩者什么的演变过来的吧。”

“哦…不过我只是根据我的经验说话，嘿，我可以问你些事情吗？”

“当然。”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是说我们，别往歪处想，但是不久以前还有人告诉我，我们就永远安静的坐在那里，我可是很怀念的，别误会…我只是说…例如，我低头看见一个让人神魂颠倒的美丽的红发女孩，我想吻她，但是我怕她不接受，因为她过去总是对我的举动大吼大叫的，我知道这种吼叫有时是无声的，但我可以感觉到。”

明日香看着真嗣的眼睛叹了口气，“这就是我给他的顾及，不是吗？”明日香想。

“碗，你不用再害怕了，如果你想的话，你随时可以吻我。”明日香边说边给真嗣作了一个示范。

在这个吻中，他们忘记了时间的存在。

17

几个月后的一个日出，真嗣从床上爬起来走向阳台，他每天早上几乎都这么做，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大多数时间明日香都不去理睬他，当真嗣走出房间欣赏第三新东京时明日香还在睡觉。

不一会儿，真嗣便听到房间里有人移动的声音，他微笑着回头，看到明日香裹着毛毯走过来，毛毯几乎可以把他们俩都裹住，明日香把头靠在了真嗣的肩膀上。

在他们一起看日出时，明日香把手放在了小腹上，她知道她应该在变化更加明显之前告诉真嗣。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对孩子的问题非常厌烦，但是现在她还有一点兴奋的感觉。她打算近几天就告诉他，现在她需要考虑一下。她妈妈在那次事故之后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了，明日香慢慢的记起自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另一方面，真嗣最后也为自己的爸爸想好了一个称呼，在离他妈妈的坟墓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崭新的记号，上面写着元度六分仪，这也许是不符合传统的，但是真嗣从这个举动中得到了莫大的满足，因为他把妈妈的姓从那个男人那里取了回来，这也许是对他爸爸以前做过的事的一种惩罚吧。

他们有时还会争吵，但是争吵的次数越来越少，他们之间的战斗也不会持续很久，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愈加的了解对方。真嗣和明日香每两个月就会到加持的果园里看一看，他们一起营造着一个新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是美满的。

对于他们的故事，这并不是结局，而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全剧终）

幻想

作者：樱岛夏之树

如果一切都回到了开始的时候，就会开心了吗，如果是一厢情愿的话。

一切都回到了从前的从前了，没有使徒，没有 eva，没有 nerv，看似一切安好的从前。量产机，芦之湖，红色的海水，在人们的脑海里已经不重要了。

冬季的夜晚，银色的雪花绽放在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纯白的夜幕静谧，每户人家的屋檐上都积着雪。碓真嗣躺在屋檐下，耳边听着同一首歌曲，闭上双眼，享受着自己的世界。平静被不协调的声音打破，多的是脚踏在雪地上的声音，能想象到少女娇嫩的小脚，踏雪的酥松声音让人心头痒痒的。他睁开双眼，看到了站在他身前的美丽少女，明日香。

夜里，下着雪，坐在屋檐下的真嗣呆呆看着站在庭院外的明日香，如此可人爱。雪飘落在少女的金发上，但那样漂亮的头发再真嗣的回忆里太过模糊，自己好像已经遗忘了她好久了，记忆里全无她的气味，她的容貌，而此刻的她却是这么真实，如此动人的少女的轮廓，丰满的嘴角，粉嫩的脸蛋，是令自己憧憬的啊。原来自己已经遗忘许久了吗，自己心底藏匿的这种感情。

少女穿着白色的吊带裙，令面前的男孩儿羞涩难言。晚风吹拂着明日香的长发，真嗣看见了无数的，出现在梦里的情景。金发的少女用纤细的手指拂过长发，屈身，对着男孩儿的耳朵吐息着热浪：“我喜欢你哟。”真嗣停止了思考，脑海里一直，一直，回响着明日香的表白。

夜幕散去，迎来了次日的清晨。两人躺在床上，气氛微妙。

“呐，明日香，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说那些话呢…”真嗣红着脸，吞吐地说。

明日香怪笑着，“嘛，真嗣君可真纯情啊！”明日香露出狡黠的表情调戏着真嗣。

真嗣转过脸去，“明日香每次都有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他心里的滋味怪怪的，但心里还是有着一丝暖意。

“切，真嗣这样可真是不懂少女的内心啊，难怪不受欢迎。”明日香故意嘲讽真嗣。

如此过了些许日子，情侣关系的两人同吃同住，形影不离，真嗣冷清孤独的生活因为明日香而有了色彩。真嗣的生活成为了容纳颜料的调色盘，不再是一味的灰色，感情让乏味的生活变得值得期待，变得具有意义，他的心里不再只有他自己，他有了牵挂的人，又是值得自己去陪伴的人。真嗣不希望自己错过这样一份纯粹的珍贵感情。

那一天，真嗣和明日香去了森林。何况是下过雪了，清新的空气格外洁净，仿佛一呼一吸就是对心里的洗涤。阳光不像一般时节的温暖，更令人觉得冷清。树上虽积雪，但依旧听得到悉数鸟鸣。真嗣看着走在前面的明日香，心里涌动着温热，“明日香，我，其实一直都

想谢谢你，又给了我坚持生活的动力，让我不像过去那样。”真嗣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一切都是真嗣君自己的选择哦，真嗣君要找到自己的幸福就好了。”明日香走在真嗣的前面，时不时跑跳两步，双手搭在身后，目光在四周的景物上流转，语气轻松地回应。

“那，你，一定要一直陪着我啊。”真嗣停下了脚步，说着说着声音就变小了，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两人便一同行走在森林之中。

森林之中意外地有一片湖泊，可是难寻的景色。时间渐近日暮，金色的日光为湖水镀上金色的鳞，一对年轻的情侣坐在湖边，是如此美丽和谐的景象。看着日暮，真嗣的心里突然有些伤感，“呐，明日香，我真的好怕这一切又会消失，像以前那样。”真嗣看着湖面说道。“如果一直是这样，该多好”“如果明日香永远在我的身边，该多好”“明日香对我最好了”“我真的好喜欢明日香”……“

真嗣自言自语地说着，但因为身心的疲惫在湖边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真嗣已经在医院里了，他的身体自从结束 **nerv** 的工作之后便不见好转了，真嗣不知道自己的病情，他对此不太重视。**eva** 的驾驶给真嗣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污染，连带的心理疾病，身体削弱，他的病症是医生难以治疗的。

精神虚弱的真嗣在护士的扶持下来到了医院外的草坪，他和明日香一起坐在长椅上，清冷的阳光没有暖意，冷淡得令人心安。“明日香在就好了。”真嗣对自己说。“不用怕，只要你愿意，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明日香对真嗣露出了最甜美的笑容。真嗣看着心爱的少女的笑容，疲惫的眼神又有了光亮。

冬季结束，真嗣也要和明日香一同去上学，经过游历森林之后又过了些时日，真嗣变得开怀了，他热情地和同学们交谈，但他却发现，大家好像都没有提及明日香，真嗣不解，于是向大家说起她，顷刻所有的人都露出了惊愕的表情，一言不发。这样的沉寂持续了数分钟之久，真嗣看着周围一双双眼睛里的复杂神色，完全不理解大家的反应。

一个同学躲在后面的同学支支吾吾的说：“你不知道。。明日香她已经。。。”“他的话被其他的人打断了。”你在说什么，她不是好好的吗。“真嗣感到疑惑，不明其意。”她不是就在那里吗。“真嗣的声音略显颤动，他把目光转向明日香，他去靠近明日香，可是明日香便向后退，他一步一步朝着那个方向走去，他不顾周围人一样的眼光，他想触碰明日香，却无法接近她。

真嗣的步伐慢慢变快，可迫使逐渐他陷入了恐惧，他害怕明日香抛弃他。他一股脑向着明日香的方向奔跑，他跑得越来越快，他不看身边的事物，不听旁人的话语，也不顾身体的劳累，他竭尽全力地奔跑着，却无法接近那短短几米的距离。

真嗣的泪水夺眶而出，“连你，也要抛弃我吗！”他大喊着，前面的明日香对他轻轻地笑着“如果不是真嗣君一厢情愿的话。”终于，明日香停下了脚步。真嗣弯着腰大口地喘气，接着渐渐注意到了周围，他所处的地方，是二号机的残骸，和破坏地无法开启的插入栓。真

嗣发觉了事情的恐怖，他向前冲过去，用双手去抱明日香。

可是，他扑空了。

“这一切都是那你的幻想，真嗣君，是你自己的意愿呀。”眼前的明日香微笑着对两眼空洞的真嗣说。

幻想的少女站在少年的面前，长发随风拂过美丽的脸颊。

真嗣看着废弃的插入栓，泪水涌出了眼眶，“为什么，我连你也失去了。为什么，我什么都失去了啊！”

明日香环住了真嗣，轻轻地说，“只要真嗣君愿意，明日香会一直在这里的。”

少年独自一人跪在地上，放声地哭泣。

Dim——黎明

作者：D 伯爵

Chapter:1

Dim——黎明(序)

血海，残垣，乌压压的天空，还有一个啜泣的男孩。我清醒后的第一眼看到这些。

我费力地从软绵绵的沙滩上挣扎着爬起来，四周的景物只有一个共同点：死寂。毫无生机的含义我到今天才体会。我这样想。这片毁灭的空间静得只有哭泣的声音。

远处，凌波的头浸在变了质的海水里。她苍白的、微微噉起的嘴唇，还失神地张着。她的眼睛毫无光泽，散乱的视线不知把焦点落在哪里。她的目光空洞，像无底深渊，呆板地望着这个破碎地世界。身边的抽泣断断续续，我觉得有点厌恶。“真嗣！”我喊他。他惶惶然抬起头，眼睛和那边海里的人一样。只一下，他只看了我一下，又低下头去哭。这个无用的废物！如果眼泪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大概会把两眼哭瞎。难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希冀的吗？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了吗？

左眼生生地疼了起来。眼眶被内容物涨得快要裂开了，后脑随着脉搏一波一波得传递疼痛得感觉，我以为眼珠要掉出来了。我捂住左眼，用力睁开右眼，真嗣的抱着头的手臂有种病态和暗淡的颜色，他根本没有看我。我真想大声对他说：“你想想我呀！想想我呀！我也和你一样，我也在痛苦啊，你想想我呀！”他呆呆地坐着，像尊雕像，冷淡而显得有点异常。没有人来帮我。也没有人感觉到我。这个世界在他的心里没有反映。我只是一个人在孤独地燃烧。

“笨蛋真嗣！如果你不想死就把头抬起来！”神居然选择了我和这么个懦夫，我感到怒不可遏，“你听着，没有你我一样能活下去，但你一个人是怎样也活不下去的！你想活下去就和我说话！”他抬起头，脸上挂着未干的泪痕，他暗淡的目光呆滞地、紧紧地盯着我。“明日香，救我……”

我觉得浑身血液沸腾，眼冒金花，这个废物，这个白痴，这个……我瘫倒在地上，绝望地仰望天空。我怎么能和这个人生活？天上的月亮像一只发炎的眼睛，带着一个红红的

蒸气圈，闪烁着白里透血的光华，一片淡白的热气幽灵似的在这片海域上空飘过。真是太荒谬了，这个最后的世界里唯一的同类竟然是他。背后黝黑的树林沉默地看着我，似乎同情，似乎悲哀。沙滩瘫痪在脚下，缄口不语。逝去的世界连一句遗言都没有留给我。

算了。反正只有我们两个。总得活下去。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好多种，只要不是去死，都是好方法。

我跌撞地走向真嗣。“起来。我们回家，如果还在的话。”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外面又变得神秘莫测了，我血液里闪烁的火焰完全融化在无垠的夜空里了。我的整个身心都飞了出去，我的郁闷和他的郁闷互相交融，彼此默默地拥抱在一起。

Chapter:2

明石

大地吞噬夕阳最后一道光线之前，我们到了明石浦。

其实第二次冲击之后，这里就不是什么“浦”了，近海的大部分区域都淹了，据说政府借口资金问题，拒绝重建码头和港口，人们只是处于习惯称这里为“明石浦”。

明石，我从《源氏物语》中读到过。那个风流的源氏公子被贬到这个平和的港口，正当他对这里的风光赞叹之时，明石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风暴，象是什么预兆，源氏在这里邂逅了他的二夫人明石姬，接着，那个后来做了皇后的女儿就诞生了，世称明石皇后。

可惜啊，如今这里既没有源氏也没有明石姬，有的只是两个飘荡的灵魂，疑惑的不知道未来的出路，不要说暴风雨，就是来一场地震，也震不出什么意外来。不想了，要紧的是找个落脚处。

不久，我们找到了律子的家，其实并不难找，因为整个荒木町只有这一栋房子。陈旧的原木大门虚掩着，门口的铭牌上模糊的有“赤木”二字，看来是很老的房子了。走进这没有人院落，感觉不到荒落的气息，倒象是去了别的时空，四周不知不觉地为平安朝时代的空气所充溢。铺在宽敞院落里的粗沙子，在日光下闪闪烁烁，这也是一种外边所见不到的美景。我和真嗣顺着走廊似的石台阶一直朝里边走去，与此同时，让日光沐浴着，那种天空的明朗，使人置身此地，格外意识到了自己身上的一种新鲜感，看看脚下，仰脸望望天空，古树粗大的树干，苔藓的色泽，看上去都像是在晴朗和暖的阳光里复生了似的。在这儿，我这样怀持安闲的心情，踩着石阶，沐浴着日光，面露微笑，我感到了一种平和，方才还在忐忑的心出人意料之平和下来。

我还不曾意识到过宁静也是一种安详的享受。

整栋房子大致上呈“回”字型，走在围绕中庭的走廊上有种兜兜转的感觉。那些差不多是每间都有门相连的和室是派什么用的我是一点都不知道，真嗣一边走一边说“这是卧室”“这是书房”。房子旁的一个小院里有个车库，里面停了辆车，真嗣在车库的维修箱里找到了备用钥匙。原来的主人留下了所有必备用品，如果在这里生活不用担心什么，看来律子的婆婆生活得相当富足。对房子的环境大概有了了解之后，我们把行李扔在主屋，决定上街去逛逛，顺便解决肚子的问题。

明石是个小城市，荒木町所在的地区更是个小镇，想来也不会有太多人口。也许就是因为人少，这个地方的自动化程度非常高。每一栋建筑物顶都有太阳能储电板，天刚暗下来，路灯和商店里的照明全部自动打开了，灯光照得整个镇透亮。这里没有大商店，没有象样的饭店，原先镇上的人大概都习惯到明石城里去购物。镇上只有一家理发店，当然现在没人经营；一家食铺，只卖一些糕点小食之类；有一个邮局，不过我们是肯定用不上的，还有车站，有了律子的车我们当然不会乘电车了；另外有几家便利店，卖的东西都很杂；最叫人吃惊的是，这么个小地方居然有一家吴服店。在这里享受这种平和安宁生活的还不止律子的婆婆一人，原住民似乎都很活得很有闲情逸趣，可惜了，这一切都已被打碎。

“真嗣，你说我们以后怎么办呢？”我一只手支着下巴，眯着眼看着在对面锅灶间忙活的真嗣。因为真嗣不想吃便利食品，所以在便利店拿了原料，来这家食铺借锅灶煮菜。这家伙，还真懂得生活。

“这个……”真嗣停下手里的动作，背对着我，“我听明日香的，明日香怎么说，就怎么办。”

唉，我垂下头。这个闷包，一棍子打不出三句话来。我要是知道还用问你吗？白痴！

“其实我根本不想去想以后怎么办，”真嗣用布抹干净桌面，把一大碗叉烧面放在我面前，“让您久等了。我不想，因为想也想不出来。”他居然朝我笑了笑。

“白痴！”我低声嘟哝了一句。这算什么理由。

真嗣把另外一碗光面放在桌子的另一边，仔细地在碗边放上筷架，在筷架上搁上筷子，外加一碟腌菜。我刚拿起我的筷子，见到他这样，就停下来看着他。

“你吃的？”我问他。他好象不喜欢吃光面的呀。

“不是的。是给凌波的。”他一面说一面在碗里撒上大蒜粉。“我想起上次她和我们一起吃面的事。”

“真是浪费。”我兹溜兹溜地把面吸进嘴里，斜着眼注视真嗣的动作，“你不知道现在我

们的处境吗？应该节约食物呀。死人还来抢活人的口粮。”

真嗣皱起眉头，“不要这么说嘛，明日香，我只是想稍微祭奠一下凌波。”

这个白痴。“无所谓，只要不是从我碗里抢去的就好。我吃饱了。”看到他这种样子就没胃口。

“明日香，你这才是浪费呢！”真嗣用筷子敲敲我的碗。

“不要你管！我回去了。你自己认得回去的路吧。再见！”

新的地点，新的环境，新的开始，只是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新故事在等着我们，毕竟这是毁灭后的一次重生。满街的白炽灯通明透亮。可只有我的右眼看得到。我想。

Chapter:3

丽景殿

春天是四季的闹钟，当每年的第一阵春雨浇灌过地上的植被后，新的一年就这样开始了。

阳光是我的闹钟，当清晨的第一缕光线隔着眼帘射入我的右眼时，我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明日香，要不要吃早饭？”走在前面的真嗣问，今天他穿了一件斜布条纹的居家和服。

“当然要。你这件衣服从哪里来的？”这也算是我们生活退步的证明吧，过去可是从来不会穿这种旧式的服装的。

“就在镇上的吴服店啊，昨天我买东西的时候看到的。”看到这个笨蛋抄起袖子走路的样子不仅觉得滑稽，还有点……新奇。

我们现在需要的东西全都是在镇上的便利店“拿”的，真嗣却总是说“买”，不知是不好意思白拿，还是改不了口。随便他，反正我去镇上总是风卷残云的“拿”，真嗣说我去过的商店像是被人打扫过一样干净，其实是洗劫，洗劫啦。

“喂，真嗣，今天去不去镇上？”我问道。

“今天想去城里看看，明日香你要不要一起来？”真嗣说。就在不久前，这个笨蛋在我的威逼之下终于学会了开车，现在到明石城里去方便多了。

“我不去了，太麻烦了。你去就可以了，别忘了拿我喜欢吃的牛肉，好久没吃了。”我用指尖戳真嗣的后背提醒他。“是是是，小姐。”真嗣边说边从厨房里端出早饭。

“啊？！怎么又是这种东西！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不、想、再、喝、酱、汤！”已经一连一个多星期吃这种日式早餐，真嗣那白痴是不是真的活糊涂啦。“还有纳豆，这种臭烘烘的东西我坚决不再吃了，你就不会做烤面包火腿蛋之类的东西啦！你想我死啊!!!”

“对不起，对不起，可是，可是……这里最多的就是这种啊……”真嗣吓得脸都白了，“明天早上就会又火腿蛋吃了，今天我去买，好不好？”

“明天？！那今天呢？我不管！我不吃!!!”我咣啷一声踢开小台桌，摔门而去。

“明日香！明日香……”真嗣在后面一迭声的喊到。

我故意把地板蹬得咚咚响，哼，你明天要是再敢做这种东西我就要你好看！

整整一个早上我没有出过房门一步。隔着几重门，我听见真嗣在门外走动，听见他悉悉梭梭好象在找什么东西，听见他拉开大门说“我出去了”，然后听见“啪”地一声门关上了……

我就是这样躺在地上，望着头顶的天花板，看看两边的格子窗，听听院子里鸟儿啁啾，心情居然平静下来……总觉得像是活在过去的时空。我这样想。不管在德国也好，在第三新东京也好，都是现代世界，如今一下子置身在这所古老的宅院里，反倒有些不知所措……啊……突然……觉得……很困……

不知过了多久，我睁开眼睛时，格子窗已经在地上拉出了长长的影子。

啊……已经是傍晚了，我竟然睡了一整天……

我揉揉眼睛，突然发现门边放着一个托盘，上面罩着保温罩。我揭下贴在罩子上的便条纸：

明日香：

你睡着了，我把做好的晚饭放在这里了，如果你醒来肚子饿，可以吃。是你喜欢的火腿蛋和蔬菜浓汤。

早上的事真对不起，明天我不会再做那样的早餐了，所以，明天还是请明日香来吃早饭吧。

真嗣

我掀开保温罩，托盘里是一盘双份火腿蛋，一碗奶油蔬菜浓汤，还有一小块烤牛肉，全都仔细地排放着。我不禁轻轻笑起来。早知道如此，就不该做些让我讨厌的东西出来吃。攥紧纸条的手心里传来一丝温暖。

呵……这个……笨蛋……

“乒——乒——咚——”

“出了什么事？真嗣？”我紧张地跑出房门，惊讶地发现真嗣就倒在隔壁房间的门口，身上还穿着做家务时的围兜。

“啊……抱歉……打扰你睡觉了吧……”真嗣摸着后脑，好象摔到了头。

“说什么呀！摔伤了吗？哪里痛了？”这个白痴真笨得可以，做家务还会摔倒。

“我想把房间打扫一下，可是这扇门却打不开，我一用力，就……”真嗣费力地爬起来，还担心地不时瞟我几眼。

原来是这样。“真嗣，如果以后再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来叫我，我来帮你。”我想我说这话时的表情是很和蔼的，可是真嗣却楞楞地瞪着我。

“唔……恩……”半晌，真嗣嘟哝出这么一句。

没人帮他还真不行，不过，是啊，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也只有我能帮他呀。

呵……这个……笨蛋……

Chapter:4

吴服店

往后的日子越来越向顺利的趋势发展。每天的生活平静而悠闲，上街采购、吃饭、聊天几乎是我们日常的全部，这样的日子，是从前想都不曾想过的。

我以为这是在做梦。梦里的人总是情绪化的，每当我对这样的生活感到满意的时候，常常问自己，是不是为不知何时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了准备，仿佛只要一个大喘气，梦就会醒来，而我就像个白痴一样惶若隔世。

正午，我坐在回廊上，想着这些有的没的。

阳光正慷慨地照射在中庭正中的那棵老梧桐树顶，庞大的树冠却吝啬地阻拦着不让它们通过，于是地上映出了斑驳的光影。在这个狭窄的庭院里，那可算是一棵大树了，树干有一个人的腰围那么粗，还有粗老的书皮和长满青苔的树干。在树干的中下部，有个小洞，寄生了一株紫丁地花，已经开花了。我和真嗣都很欣赏这棵梧桐的奇态，却从没有注意到树上还开着紫丁地花，这也难怪，梧桐树干上长满了青苔，反而增添了老树的威武，谁会在意那棵

小小的紫丁地花呢？

然而蝴蝶却认得它。当它开花的时候，院子里低低地飞舞着成群的小白蝴蝶，蝶群在花株旁翩翩飘舞，白色点点，实在是美极了，花与蝶都在梧桐的老树干上投下了隐约的阴影。

于是，我注意到了这株紫丁地花。当时我想，这梧桐和紫丁地花会不会相见，又会不会相识呢？后来又觉得好笑，这“相识”和“相见”与紫丁地花又有什么意思呢？即便是人，“邂逅”又算是怎么回事呢？

我坐在回廊上，望着梧桐树干上的紫丁地花，直到蝴蝶都飞远了，直到真嗣在走廊的那头叫我，才回过神来。

“真嗣？你没有出去？”我被吓了一跳，“我听见门关上的声音啊。”

“明日香……我觉得……还是留下来得好……”真嗣靠着廊柱，轻轻地说，话到一半又吞了回去，因为我正怀疑得看着他。

“啊，当然，如果你想独处，我会出去的，我不会，不会打扰你的……”声音是越来越小。

呵，这个白痴。

“真嗣……”

“啊！什么事？”他像是被蛰了一样抬起头来。

“没什么，”我笑了笑，“我不介意你留下来。”

真嗣楞了楞，随即无声地笑了。“还有，今天愿意去吴服店吗？我看到那里有几条腰带的花样很适合明日香……”

“好啊，反正也没有别的可做的事情。”

知道吗？笨蛋真嗣，这个世界只有我们两个人了，所以只有和你在一起的时光是有意义的。

下午，我们去了吴服店。

同所有吴服店一样，店堂四周放置了摆满布匹的架子，正中铺了三四张榻榻米，供客人展开布料挑选。我随手抽了几卷布摊在席子上，素色白底，都是很清丽的花案。

“我很喜欢这种花纹，明日香觉得呢？”真嗣弯着腰仔细地挑拣，一边抬头问我。

“我不喜欢。”我直言相告。确实，太稀落的纹理不适合我。

“啊……这样啊……”真嗣似乎很讶异，“那……我想里面还应该有不同的，我去里面找找看，老板有时会把自己喜欢的货品藏起来的。”真嗣笑着钻进了里面的房间。

外间只有我一个人了，我仰头看天花板，很干净的本白色，用松木做了隔顶。我不喜欢太纯粹的颜色，没有掺杂的色块会让人觉得刺眼，如果是彩色的就不一样了，那么欢快，那么活跃……但是……我这么想……如果偶尔尝试一下也不错。

“真嗣！不用找了，我觉得这种花纹也不错！”我对着里间喊道。

没有真嗣的回答，取而代之的是什么东西倒塌的声音。我心里一惊，飞快地冲了过去。

“不要紧吧！真嗣！”我紧张地看着倒在一大堆纸箱中的真嗣。

“啊……对不起……”真嗣不好意思地摸着头，努力地想要爬起来。箱子里的布料翻了一地，五光十色的锦缎把真嗣埋了个严严实实，任他如何挣扎都爬不起来。我忍不住笑起来，真是个小傻瓜啊！

“来，”我伸过手，“我拉你。”

“啊，谢谢！”他红着脸伸过手。

瞬间，我的眼睛被另一样东西死死地拖住了，根本忘了还要把真嗣拉起来。我像个塑像一样楞着，为什么……像是得了什么厄兆，心一下子揪紧了。

“凌波！”真嗣打叫打断了我。他猛地跳将起来，扑过去，双手在碰到她的一刹那僵硬了。

倒塌的货箱后，是一个穿着和服的人偶，和她非常地像，就连那双冰冷的红色眼睛，也一模一样。

红色……真的是种残酷的颜色。当真嗣像她扑去的时候我自言自语道。

Chapter:5

黎明

一个人面对自己唯一的东西的时候，会变得无比强大，同时也会异常的懦弱。这是我在德国的老师告诉我的。

“真嗣，我饿了。”我对背朝我的真嗣说。

“再等一下。我觉得凌波穿这件好看。我马上去作饭。这种颜色怎么样？”真嗣头也不会自顾自说，身旁堆满了各色衣物，忙着给人偶装扮。

已经一个多星期了，自从发现了这个人偶娃娃之后，真嗣就围着它转，一天换三次装，梳两遍头。像这样，还总是坐在木偶面前，自言自语，还常常默默地笑。起初真嗣还奇怪，这样特殊的人偶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哼，我可是一点都不意外，这个地方只有赤木一家大户，那个女人还能干出点什么事情来，说不定又是什么实验品。不过是人偶罢了，不过是像凌波罢了，那么好吗？

看着真嗣忙忙碌碌的身影，我苦笑。兀自走进厨房，昨天大概还有些冷饭，热热也将就了。真的，我现在一点都不挑剔了。

走到中庭，夕阳红得像血。我曾夸赞的中庭的景象也不再美了。回头望真嗣的房间，木格窗把屋内的景象分成一格格，拼起来就是两个悠闲地说笑的人，不，是一个人，和一个木头娃娃。

我觉得他们都像是享受这喜悦、快乐，幸福地陶醉着的，而我却是孤零零的，完全孤零零的旁观者。到明天，我也许依旧是孤零零的，始终是孤零零的，孤零零得谁也没有尝过这种孤零零的滋味。我还在等待什么？指望什么？一点也不等待，一点也不指望。我想起过去在德国，被许多人围绕，他们对我说些看似有趣的话，虽然无聊，但一切都是有滋有味的。

屋里又传来真嗣说话的声音，不过是对它。他们仿佛在愉快的聊天，仿佛长久不见的老友。

我想到自己那间空的卧房，想到那间清洁而愁惨的房间，除了自己谁都没有进去过，于是一阵烦恼的感觉紧束住我的心灵。谁也没有去过那儿，谁也没有在那儿和我聊过天。有人说房子若是被人住过，那么它把住过的人身上的东西多少保留一点里面。所以被幸福的人住过的房子都比不幸的人住过的房子快活。我那间卧房正同我的人生一样，是绝没有任何纪念的。想到要回到那间卧房里，孤零零地入睡，照老样子重新去做每天晚上都做的事情，第二天白天又重复第一天白天，真使我很害怕。

真嗣好象走开了。屋子里只有它一个，一个没有生命的人偶。

我站起来，走了几步，突然疲倦了，如同我新近赶完了一个长距离的徒步旅行一样，我折回真嗣的房间。它在那里站着，如同冰樽的雕像一般，红色的眼睛冷冷地盯着我，不过是个没有生命的人偶，充其量是个“它”，为什么真嗣总是说“她”。那种残忍的红色反复晃荡在我眼前。

末了，如同为了使自己 and 那间不吉祥的房间以及那个必然要来的将来离开得远些似的，我反身跑开。我听见了我周遭，我的头上，四面八方，有一种模糊的，无限际的声浪，一种由好些数目种类很杂的嘈响构成的声浪，一种微弱而远近皆有的声浪，一种不确定和巨大生命活动。那是神的气息，像一个巨人似的气息……………

一起去吧，去只有两个人的世界。这不是一开始就说好的吗？

“看着吧，你永远只得一个人！”我骄傲地指着它说。

“明日香——”真嗣在叫我。

“什么事？”

“晚餐的材料一点都没有了，前几天怎么都没有去买？我要出去一趟，今天晚饭可能要晚一点。”真嗣抓抓头发。现在才发现吗？这几天你都没有关心过其它的东西。

“好的，你去吧，不过最好开车去，这样快一点。那辆车的刹车好象有点问题，我先帮你看一看。”

“刹车有问题？”真嗣疑惑的看着我，不过马上尴尬地笑起来，“啊，我居然都没有发现，那谢谢你了。”

“不用谢。”

不用谢。你当然不用谢我。

哗啦一声拉开车库门，我的心也震颤了一下。打开车前盖，那条是刹车线吗？老虎钳的寒光闪动在黑暗中。那模糊的，无限际的声浪又回响在我耳边。

一起去吧，去只有两个人的世界。

“喀嗒！”

“路上小心。”

长长的夕阳拉下我的背影，目送真嗣的车消失在视野里，在远方变成一个看不见的黑点。

走到它面前，直视它的眼睛，冷冽的空气一瞬间凝固了。我听见自己有规律的心跳，可怜它什么也没有。

“你不过是块木头做的人型。”我指着它说。

心扑通扑通地跳着，从我的身体里涌起一股强烈的眷恋，我知道，我在等待着什么的发生，为了让它看到，我在这里和它一起等待。

一记尖锐刺耳的嘶叫划破了房间里冰结的空气，紧接着是轰然的震颤。我平静甚至带有一些些满足地待到后续杂乱的纷扰声过后，站起来，拉开门，走到中庭。

眼前如血的夕阳漫天地铺展开来，透出笼天的淡雅。那种细薄，娇嫩，纯净，那仿佛是一个轻纱帐笼住的世界，仿佛处处闪烁着真珠柔和明净的光辉。是升平的极乐哟。

“看吧，我说过了，你只得一个人。”我想它已经明白我的意思。

去那个只有你和我的地方，这个世界，就只有你和我，不是吗？

全篇完

Beautiful world（节选）

作者：kikushiro

番外

Another story

总是可以在电视上、街头广告上看到这样那样关于战争、佣兵的宣传。

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抱以的究竟是不屑还是担忧的表情。这是离我太遥远的事情。幸好我活在和平的年代。那边的小孩好可怜哦，对了，今天的那个访谈节目要开始了，我要快点回家才行。再怎么看都是与我无关的事。对，只要与我无关，就无所谓了。

这不是碓真嗣第一次离家出走了。上次是迎战第五使徒时候的事情了。

他漫无目的地在异国的街道上闲逛着，mp3 因为没电已经自动关机了。耳机胀胀地塞在耳廓里，并没有要摘下来的意思。这样子，就可以假装注意不到周边人对自己的注视了。

入夜的这条不算是市中心的街道已经慢慢在时针的推移中渐渐被冷清所占领。

没有目的地的话，心里称不上犹豫，但其实动作却始终在踟蹰着什么，在每一个分岔路口，脚尖的去向都要在停滞很久之后才能有所抉择，有时候在朝一个方向走了几步之后又没来由的掉转向相反的方向。

想找一个可以停下来的地方。

眯起眼睛来，眼前的路两侧路灯在不安地闪啊闪，随着自己的靠近，那盏大概是坏掉了的路灯在灯芯的地方微弱地挤出一点蓝光来，小气巴交的样子。

真可怜呐。这是碓真嗣对这盏路灯本能的情感判定。在这麽多灯当中，只有我是不一样的。明明已经很努力的发着光，你们还是可以一眼就看穿我的不同。虽然我们有很多个，但为什么还是那么孤单呢。

偶尔擦身而过的金发碧眼的人总会假装无心的多看真嗣一眼。男孩习惯性地低头，好让对方看不到自己现在糟糕的表情。而其实，他们不过是多留心了一下这个碰到的稀有的东方脸孔罢了，非常正常的。

为什么要来这里，远离 EVA，远离 NERV，远离那些熟悉的名字的地方？好不容易自己做了一次决定，现在和以后恐怕再也没有做决定的权力了。

在第三次冲击发生之前，碓真嗣一直在苦恼，人为什么非要猜来猜去，我没有那么聪明，你不说的话，根本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不是那么高尚的人，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想要回报的，并且想要拿心里的那杆秤来掂量掂量那个回报，是否值得，是否满意。我们面前的

竖起的高墙，虽然看不见，虽然摸不到，但我就是知道它在。

被 A.T Field 包裹的那颗心，被彩色糖衣包裹的那颗果实，是软的，还是硬的？至于现在为什么要逃到这里来？好吧，是因为软弱。原本以为被接到美国来之后会像玻璃娃娃一样供奉起来，没有想到在腿动完手术后不久就被送到了那个同样要用“少尉”“大佐”称呼人却和 NERV 有着本质区别的地方。

我是个孩子。我是个伤员。这些理由在那些长官面前不用说出口就可以预见它们碰完壁弹回来的情形。

“IKARI SHINJI，我从今天起是你的专属承教官。我想首先告诫一点，在我这里，是不允许任何借口存在的。并且我想忠告你一点，我不会对你的训练有任何的把关不严或是包庇纵容，也不允许你有任何敷衍了事的行为发生。以上。”

第一次见面的日本籍上校远山弘一对着碓真嗣这么说的时，后者还沉浸在先前的恍惚中，不明所以的愣愣看着这个军装笔挺的男人。后来想想，当时正确的反应应该是张开嘴巴让惊讶和诧异写满整张脸才对。

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候，似乎略略有点晚了。

军训和军事训练有着本质的区别。碓真嗣第一天的训练下来就在军医给自己换药的时候哭了鼻子，并且亲身体验到了这种区别所带来的附属产品。所以逃走了。在被远山弘一上校不留情面的打了一巴掌之后，所有忍耐都用尽了一般的哭着、咒骂着逃离了那个地方。

现在冷静下来想想，自己的确也有不对的地方。说出“以为自己打过几次胜仗就了不起了，也只是在有仗打的时候才能威风一下，像你这样的人，是踩着多少人的尸体才能站在这里的。”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有多锋利，碓真嗣是体会不到的。他所清楚明白知道的是，手上磨出的茧和脚上磨出的水泡，还有隐隐作痛的右腿处的伤口，以及内心巨大的足以吞噬一切理智的愤怒和怨恨。

独自行走在慢慢夜色中，可以呼救的人。美里小姐、明日香、凌波、父亲、妈妈，一个可以都没有。只能在心里默默喊着：谁谁来救救我、然后又没有出息的自怨自艾：为什么偏偏，是我。

一家还未关门的夜店里淡淡泛出的光，颓废地射到路中央，没有理由地靠近那光源，呆呆地在玻璃橱窗外站了一会儿，女店主突然打开门，操着疑惑的英语：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在脑海中转换成日语，听明白这句话后，真嗣摇了摇头快步离开了。因为小跑而变急促的呼吸，在黑暗中轻轻喘着气，低着头呢喃：我跟你们回去了。

话音刚落，就从隐蔽处出来几个穿着便装的高大男子。

被带回去后，远山弘一一脸“你玩够了吗？”的表情是在意料之中的，至于会受到怎么样的惩罚，禁闭什么的，已经是顾不上的事情了。

无所谓了。随便你们吧。

长时间的沉默后，真嗣硬着嗓子说的“够了，我要回去！”也没能改变远山上校富士山一样的表情。

“听不到吗，我要回去。”大声喊出来的话因为丧失了底气而在音量低下里之后软绵绵的落下来，变成了小声的抽泣。

“真是难看。”远山弘一毫无避讳的意思。

回日本这样的要求最终没有得到允许，但真嗣坚持说要离开这个地方。权衡之后，军方决定将他转属到南极研究所接受保护。

“到哪里都无所谓，只要不再见到你们这些穿军装的人就好了。”少年最后那句拧着眉头说出来的话砸到远山上校的脸上，对方铁着脸什么也没有说。

坐在去往南极研究所的联合国军用运输机上的碓真嗣仍然没有任何轻松下来的意思，原来以为只有逃离那个地方一切就会好起来的，这种天真的想法，在现实面前只能默默攥着拳头而已。不是为了避开某个人。不是为了逃离某块土地。只是想要甩掉自己。这种愿望，真的可以实现吗？

当飞行机越过广袤的太平洋，出现在非洲大陆上空时，塞着耳机的少年侧头望了一眼云海下方隐约可见的土黄色大地，思绪里并没有冒出任何要判定好坏的想法来。

只是大块大块枯黄的颜色分割着浮云占据的视野而已。欢喜也罢，厌恶也罢，一点也惊不起波澜来。就像那些长途公车上沿途的风景，只有一面之缘而已，那是和我目的地无关的东西，也就不必抱有多少的情绪了。

那块土黄土黄的大地，并不是我想要降落的地方。是和我无关的。离我遥远的。曾经，是这样的。

在强烈的冲击和震荡后，碓真嗣反应着“撞上乱流了”还是“使徒攻击”，很可惜，这两种合情合理的解释并不是正确答案。护送人员北田武在确认了真嗣的安全后询问者飞行员：“怎么回事？”飞行员摆弄着各种仪器，发送求救信号成功后，一边努力维持着飞行姿态，一边应答着后座的询问：“我也不打算隐瞒你们，我们遭到了地面导弹的攻击，虽然没有正中，但是很不幸，我们的引擎损坏了。

这种完全超越了真嗣常识的事件完全不给他准备的时间就摆在了面前。随行的大人也并不清楚这种时候应当的措施：“那我们该怎么办？”

“看来。。。。”飞行员尽量保持着冷静：“。。。只能迫降了。”

“和这边领空的国家政府取得联系了吗？擅自迫降可是会被当做入侵处理的。”

飞行员头上沁出了汗，看着总部给自己的反馈信息：“不用担心这一点了，下面领土不属于任何政府。”

“咦？！”

“下方区域目前正处于战乱中，北非国家联盟和当地游击反抗组织这几年来纷争不断，现在只能祈祷我们不要降落在反抗组织的据点去了。”飞行员的话听起来简直是非常荒唐的。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众多选项中选中最差的那一个，或者说，被迫选了最差的那一个。

当面前那堆各种种族人都有的持械人员找来一个翻译和真嗣他们沟通时，他才发现他们不仅迫降到反抗组织的据点了，而且在未和联合国总部相关部门取得联系之前，将被当做俘虏处置。

在被丢进那件破屋子之前，碗真嗣无法区分俘虏和人质有什么区别，也不甚清楚这个和第三新东京市或者 NEWYORK 有着天壤之别的地方到底落后到什么程度。本来想要让他换上俘虏衣服的士兵在听到移交人员的嘱咐后将这个打算作罢，但真嗣还是在刚被推进那件屋子就被一哄而上的众多手推倒在地，肆意撕扯着衣服。

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他们意图的男孩惊恐得胡乱踢打着拥挤着的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人们。没有修剪过的指甲在身上划开了一道道口子，从发生迫降事件到现在都一直被恐惧控制着的真嗣忍无可忍得奋力拉过一只胳膊，用空手道摔翻在地。

吓了一跳的众人散开一点，依旧围绕着男孩。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顾不上听不听得懂日语就冲他们喊着。

一个脸色铁青，衣着破旧的黑人少年怯怯地看着惊恐的看着四下的真嗣，小心地伸手指指他的外套。

真嗣不解地脱下自己几处已经被扯得掉线的夹克，抓在手里观望了一会儿，警惕得扔到一边。随即围着他的男孩女孩们就像夺食的野兽般扑上去争抢起来。最终力气大个头高的一个得胜般得将它套在了身上，尽管对于他来说，真嗣的外套小了一圈，还是足以让他满足得招摇着离去。

不死心继续等着真嗣的孩子们在他示威性的恐吓后终于散去。

我们的少年被折腾得筋疲力尽，等到因为害怕而流出的冷汗干透之后才抱着只穿着长袖汗衫的胳膊感到了阵阵寒冷。

在沙漠性气候的非洲内陆，昼夜温差之大，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切身的体会。斜靠在角落里看着其他人扎堆扎群地围在一起取暖，他像只小兽般地缩着身子抱着膝盖瑟瑟发抖。

当面前的人将泛黄的布块伸到真嗣眼前时，他眯起眼睛看了好一会儿才看清楚那是用废弃的旗帜拼接起来的大块布料，从臂弯里抬起头来回看着站在面前的人。

十二三岁的样子，黑人女孩，头发以一种看起来就很疼的方式编成小股扎在头皮上。此时她正向真嗣举着那块布料，看对方没有动静又伸手往前送了送。

缓缓伸手抓住摸起来质地极差的布，感觉到对方渐渐松手后，厚重的布料移交到了真嗣手里，散落下来的部分垂在地上，煽起的风扬起了地上厚厚的灰尘。

明白了小女孩用意的真嗣不知道怎么回应，只顾将布拉过来，裹在自己的肩膀上，小女孩有点不悦，她努了努嘴然后走开了。

其实真嗣并没有明白她真正的用意，不知道她只是过来和他公用一张“被子”的，不明真相的他将她和其他两个孩子的避寒用具据为己有了。

扎得皮肤生疼的毯子盖过头顶，一股黄沙混着异味充斥着嗅觉。眼泪不争气得流了下来，让一整天没有喝过水的真嗣觉得更加口渴了。

原本以为自己会那么坐一晚上的真嗣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已经是早上了，脸上风干的泪痕横七竖八，贴在脸上很不舒服。胡乱地抹了抹企图站起身来，才发现自己的球鞋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偷走了。赤脚站在凹凸不平的沙质土地上，因为白天来临而变得温暖的泥土让他搓着脚不知所措。

当他发现那个还算不错的“小偷”为自己留下的另一双破旧的军用鞋时，脸上脏兮兮的真嗣忍不住苦笑出了声。

在那个地方待到第三天的时候，真嗣甚至放弃了会被接走的想法。自暴自弃地觉得军部那些家伙留着自己也没什么用。远山上校更加不会为自己接受任何妥协和退让，巴不得远远地将他丢弃在这里。

他也再次相信了人类强大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仅仅三天的时间，他已经和那个昏暗房间里的任何一个孩子无异，同样哄抢着不多的水和食物，同样在晚上紧抓着可以附体的一切东西睡过去，同样小心不去惹怒高大的坏孩子们和那些看门的警卫。真嗣想，会不会就是因为人太容易为了生存而妥协，所以才会有永不消失的纷争，各种腐朽的思想，和像这里一样，存在着少年佣兵和卑贱俘虏的地方。

那个面黄肌瘦却格外有力气的卫兵将碇真嗣从地上拎起来的时候，他像是一条被挑选出来的小狗一样伸长胳膊被拽了起来。整条右臂从抓着的腕部延伸出去的疼痛让麻木的意识清晰起来，他瞬间变得无比恐慌。本能地挣扎着赖到地上去，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源自拉扯和反抗的疼痛。

“该死，你安静一点！”卫兵不耐烦地用生硬的英语说着。

“放开！放开！你们要干什么！”纤细的胳膊被死死地抓着，一点放松的余地都没有。胡乱的挣扎着，一脚踹在卫兵的小腿骨上，随后胳膊终于在对方一声惊叫后被放开了，顾不上手腕上火辣辣的疼转身向反方向逃，却被随即而来的一巴掌煽得重重跌倒在地上。说是巴掌，不如说是男孩子被过于宽大的手掌整个砸到了脸上，这个时候，真嗣才发现自己的脸是那么的小，劈头盖脸下来的重击没有放过左面脸颊的全部地方，严严实实地被“啪”地一声扎得疼痛无比。也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远山上校那一记耳光，那记让自己委屈的要负气出走的耳光，绝对是收起了七分力道的。

追过来的卫兵举起了手里的枪托，眼看就要砸下来的样子。条件反射地伸起手背横在身前想要抵挡，等待着落在身上的那一下重击。卫兵却突然想起什么似地泄了气，放下了武器，

继而粗鲁地将坐在地上的男孩拖起来往外走。

这次虽然嘴上仍然带着哭腔喊着“放手！”却没有丝毫实际性的反抗。反而是边上忽然扑过来一个和真嗣差不多年纪的女孩子，抱住卫兵的胳膊奋力嚷嚷着什么，接着是卫兵操着当地话恶狠狠地骂着她，驱赶着她。这边的喧闹在这个宽大的破屋子里只引来了一大群人的围观，没有人敢上前。

碇真嗣不知道那个女孩子和卫兵在说着什么，只是觉得脸上红肿着的地方疼痛在突突地跳着，不知是因为疼痛还是害怕流下来的眼泪淌在上面，弄脏了整张脸。

被两个孩子搞得忍无可忍的卫兵抬起脚不留力地踹在女孩子腹部，加厚的军靴砸在瘦弱的腰上发出惊悚的响声，随后卫兵上前没有丝毫犹豫用枪托狠狠打了她一下。

连惨叫都没有发出就瘫软在地上不动了的女孩子让真嗣忘记了哭泣，只看到涓涓的血液从被砸开的头部流出来，从黑色头发里渗出的鲜血不是想象出的艳丽色泽，而是浓重的深色。

碇真嗣又开始哭了起来，他揪着卫兵的手哀求着：“我听话了，你不要这样。我跟你走。”

冷冷看了他一眼后，卫兵径直将他连拖带拽弄出了屋子。

离开前回头匆匆望了倒在地上的女孩一眼，摇晃中的视线只来得及看到地上的一片赤色。

一路上碇真嗣都在担心和自责，他以为是自己让那个女孩子被打得半死。其实那个孩子只是看到上次将自己刚刚才 17 岁的哥哥带出去的卫兵冲上去问他“为什么哥哥这么久都没有回来？”

“你们把他弄哪里去了。”

“爸爸妈妈都死了，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她不知道自己的哥哥已经和其他十几个强壮的男孩子一起死在了一次自杀性袭击中。他在带着身上的炸药冲向敌方阵营的时候，他在被炸得四分五裂的时候，他在还感觉得到灼烧的疼痛的时候，还在相信着“起码可以让妹妹自由”这样的谎言。

看到随行的护送人员出现在自己面前时，真嗣有些神情呆滞地喃喃叫着“北田先生。。”

心疼地替他抹了抹脸上的眼泪，为他肿起的半个脸责怪着：“不是跟你们说了不要伤害他的嘛！”

对方的翻译叽叽咕咕了一阵后，并不对此有所反应，只是自顾自说着：“对于你们的身份已经得到了证实。”

“那就快点放了我们。”飞行员不平地说。

“关于交换条件，联合国方面和我们还没有谈妥，只要有关组织可以答应我们的要求，马上就可以安排你们回去。”

这次，插进来的一个英语对话却落入了沦为俘虏的众人耳中。

“这就是这次行动预计会炸毁的地区。”“我们的人都已经确保撤离了吗？”

“是的。一切都已准备妥当，明日凌晨 2 点就可以执行。请问还有什么指示？”

“再确认一遍那些家伙中还有没有什么人，”说着这个的时候，望了真嗣他们一眼，“是可以榨出‘石油’来的。”

“知道。”边上的人突然插上话去：“需不需要再在那些小鬼中挑些‘武器’出来。”

看起来可以做主的那个人想了想：“不用了，不是还有其他据点的后备嘛。”

“伪装工作以及事后的舆论诱导事宜那就拜托了，务必做成好像是北非联盟那些家伙违背契约，炸毁俘虏区的样子。”

“是。”

大概听出异样的北田武忍不住插嘴：“你们要干什么？准备杀了那些俘虏诱发纷争吗？”

“你们这些家伙不要管我们的事。有人愿意赎你们回去不用和那些人死在这就偷着乐吧。”

“这么说是真的了，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做。”终于明白那些大人们在说什么的碇真嗣突然反应过来自己刚刚还身处的那个地方正在被人谋划着炸成废墟。那些裹着度过寒冷夜晚的粗糙毯子。那些拿走自己衣服和鞋子的强盗和小偷。那些被虐待在地的可怜的孩子。要被炸成灰飞。想起这些的男孩子也厉声叫喊着：“住手！住手！你们放过他们吧。”

北田拉住真嗣：“如果有什么条件还可以和对方谈，或者我们向联合国反应。”

不理睬他们的劝阻，仍旧部署着骇人的计划。

北田慌了起来：“即使你们的计划成功了，到时候我们回去真相就会公诸于众。你们嫁祸给别人的丑陋行径就会被世界知道。”

飞行员制止了北田武：“喂喂，你这么说不怕人家把我们杀了。”

“那又怎么样，被人知道又怎么样，我们需要的只是现在可以拼杀的理由而已。”

“你们这么做还是人吗！”对方终于被惹怒了，冲着真嗣他们吼道：“你们这些生活在富裕地方的人知道什么。你们知道没有水和食物的冬季吗？你们知道土地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吗？你们又知不知道那些北非联盟的人背地里都做了什么。”

“我们是不知道。这就是你们随意杀人的理由了吗？”碇真嗣突然挤到前面去。

“小鬼，你大概连什么是疟疾都不知道吧。你知不知道一周前我们抓回的逃犯回来后就染上了传染病，不得不将全部染病的俘虏和我们的人杀死。焚烧的时候用了多少的火药你知道吗？”翻译也失控起来。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们这么做是错的。”

“那些逃跑的人是因为喝了这附近唯一一个绿洲的水才生病的。那是北非联盟辖区内的水源，是这里唯一的淡水储蓄。它是被人投毒污染的，蓄意的。”

碇真嗣觉得自己的理解能力无法梳理出话里面的意思来了。

“种族，宗教，领土，这些在你们看来可笑的东西就是我们战斗的全部原因了。”

“。。。”

“不！我们只是想要生存下去，就和你们一样。”

“。。。”

“可是你们这么做的话，那些被杀死的人真是太可怜了。”

“你也会可怜别人吗？我还以为你们这些不知冷暖的人从来都是以为只有自己是最可怜的。”

这句直插心脏的话让碓真嗣再也没有力气反驳下去。他突然觉得好累好累。双手空空，没有一点挽回的能力。原本他想要闭上眼睛等凌晨2点的那声残忍巨响过去，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就好了，说不定还会庆幸只有自己逃出升天了。

环抱着自己的北田武也想不出什么来安慰男孩子，只能沉默地祈求着奇迹发生。

直到刚刚入夜的时候将桌上的东西尽数抖到地上的巨大震动也将三人从压抑着的绝望中挣脱出来。

最开始以为是地震的碓真嗣反应过来这里不是日本之后猛得惊慌起来。直到北田看了表之后对他说：“放心，才9点20。”

接连而来的类似巨大烟火爆破的声音让三人都处于一种惊弓之鸟的状态。透过厚重窗帘射进室内的时暗时亮的光线照得每个人的脸都很苍白。

很快，有人撞开房门，一边推着他们几个出去，一边和看守的人说着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干了什么？”就在近处还有射过来的流弹，天空中弥漫着的硝烟让人睁不开眼睛，远处有大火汹涌地燃烧着。直到被推进一辆越野车上，翻译才红着眼睛冲他们吼道：“现在你们满意了吧，是联盟军的突袭。”

突袭在碓真嗣的意识中，就是空手道的时候从背后攻击。就是使徒来袭的时候 MAGI 没有侦查到。而不是现在这样，到处都弥漫着让人作呕的死亡的气息。

“不过非常抱歉，他们的炮弹也是正中了好人区。”翻译咬着牙说：“倒是给我们省了火药的钱呐。”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他们先上手为强，毁掉了拦在自己面前的阻碍。”

轰隆隆地类似打雷的声音让真嗣听不清他们接下来说的话。他只是非常非常想念 EVA 初号机，他现在只想驾驶它，毁掉正在自己耳边嗡嗡讲着话的这些人，毁掉那些可以发射炮弹的坦克和轰炸机，毁掉所有让自己发疯的所谓人类。然后，他突然将脸埋在自己的膝盖上方。结果眼泪却怎么也出不来。泪腺的地方生疼生疼的，像是长在眼睛里的两根刺。怀着这个想法的自己，又和他们有什么两样呢？

第二天凌晨他们被转移到另一处战线后方的据点。有点暗黄的白衬衫，并不十分贴身，有点大，低口的靴子。

他半蹲在土坡上，从残旧的铁丝网看向另一边，同样的荒芜。

战争很残酷，而他所从事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残酷，天真的少年在硝烟中走失了，或者是死掉了。一个炸弹还可以足够炸死一个孩子幻想世界。在这里，没错，他根本不能阻止战争或者治疗伤病。什么也做不到。想到这里，碗真嗣笑了笑。

腿有点麻了，那些陌生的大人不喜欢他在这里待太久，于是起身，想抖掉鞋面上的黄土，这样做结果却是扬起了更多的土黄，因为鲜血让一棵草都冒不了芽。

一不小心，那只宽大的不合脚的靴子脱离了左脚。慢动作式地翻滚。倾滑到了土丘底部，左脚尴尬地露在外面，没穿袜子。

那双滚落下去的靴子染了一身黄泥，被一个看上去和他差不多大的黑发孩子捡了去。与其说捡，不如说是抢来的合适，因为还有另外几个虎视眈眈者。

附近站哨的士兵赶了过去，跑了一小段路才扯住那个逃奔的孩子。理所当然地被打了，他原本想叫“住手”的，可是张开口，干燥的风让他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来。

少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表情，什么动作，当那个士兵把靴子提过来时。然后，士兵把靴子大致擦拭了一番，蹲下去放在真嗣脚边，抬头等着他将脚放进被他撑开的鞋子里。

裹着热浪的风吹进眼睛里，胸口堵着的什么东西像是被点燃了导火索一般化成了珍贵的水滑落下来。碗真嗣把眼泪压在眼眶里的努力彻底失败，干燥的面颊上趟过一股滚烫。从鼻腔到口腔到胸腔满满地盛着无处宣泄的情绪。在草木稀少的这个地方，砸落下来的水滴迅速渗进沙质土壤中，不留痕迹。

这是碗真嗣流下的最后一滴眼泪。

The end

Asuka, will you dance with me?

作者：Axel Terizaki

翻译：火*海*翼如夜

OKAY, 我曾告诉大家 "A Tale That Wasn't Right" 讲是我的最后一篇错品。看来我错了：-)。这篇不像前一篇，不是黑暗故事，别担心……但这仍是一篇短篇小说。希望你们能喜欢。

标题：NEON GENESIS EVANGELION

标题 2：ASUKA, WILL YOU DANCE WITH ME?

真嗣和明日香走在一条学校的走廊上，大概离她们的教室不远。真嗣似乎很不安，不停的放松再攥紧他的拳头。

真嗣：“呃……明日香……”

明日香（叹气）：“有话快说，真嗣，我可不想等一天！”

真嗣：“呃……你知道……明天……”

明日香（不耐烦）：“我！没有！太多！时间！你这个白痴！你现在想怎么样！”

真嗣（几乎流出汗来）：“那-那个校舞会……你知道的……我想叫你……”（对自己）“可恶，她的心情似乎不是很好。”

明日香：“听着，如果你又想叫我做一些既愚蠢又没用的事，不必了。而且这肯定还是那些既愚蠢又没用的事。所以，真嗣，我不想看到你。明白？！就因为你的同步率暂时比我的高，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和你说话或是听你那愚蠢的问题！现在，滚出我的视线！我今天不想再看到你那张白痴的脸。听到了吗！？”

真嗣低下头，缓缓转过身，跑出了明日香的视野，就像她所希望的。于是她转过身，朝

相反的方向走去。

明日香（耀武扬威般地轻笑着，对她自己）：“那个白痴彻底没话了！我打赌他……”

她的思绪被远处的一声撞击声打断了。她转过身，奋力穿过楼梯口拥挤的人群。

明日香：“过来，你这个白痴，发生了什么……”

当看到楼梯底时，她霎时间说不出话来。真嗣在那里，躺在地板上，十分痛苦。

几小时后，NERV 护理区。真嗣坐在床上，低着头。旁边是律子，美里和明日香。

律子（讽刺的）：“干的好，真嗣君。你成功地将你的两条腿都折断了，而且还是同一时间。”

真嗣只是坐在那，眉头紧皱，他的两条腿被石膏包裹着。

美里（平静的）：“真嗣君……这是怎么发生的？”

真嗣（仍然低着头）：“我绊倒了。只是绊倒了。”

美里：“是么？多么不幸……”

很明显，美里并不相信真嗣所说的。

律子：“唔，也许更糟。至少在 3 个星期内你没法走路。之后你还得忍受恢复性治疗。”

真嗣似乎十分沮丧。明日香的双臂盘在胸前，自从她来时起就一直没有开口说哪怕一个字。不止，从她通知美里并帮着把可怜的真嗣抬上担架起就是这样了……但她最终决定说些什么……

明日香：“唔，好好伺候他！”

伴随着这个最后的，令人不悦的意见，她离开房间来到走廊，关上了身后的门。

美里（皱眉，对自己）：“她俩似乎吵架了……”

律子：“真嗣君，我们有一张轮椅给你，好让你能行动。我来告诉你如何正确的使用它，好吗？”

真嗣（不情愿的）：“好……”

—————

回到公寓大楼前，美里推着真嗣的轮椅进入了电梯。明日香不在这儿。离开真嗣和美里之前，她曾喃喃地说了些有关阿光和商场之类的话。一路上，沉默。但美里不喜欢沉默，发话了。

美里：“真嗣君……我肯定你没有告诉我全部……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是什么让你跌下楼梯的？”

真嗣（低头）：“我告诉过你了，美里小姐。我只是绊倒，还有——”

美里（打断他）：“是因为明日香么？”

真嗣（突然慌了）：“不！不，不是因为她……我只是……”

美里（微笑）：“那么，这就是为什么……”

真嗣：“哦……我只是跑太快没看见楼梯，没有其他原因！”

美里：“这次你在逃避什么，真嗣君？”

真嗣（犹豫）：“没-没什么！我只是……跑，就这样。”

美里（打开房门）：“你知道，你并不善于撒谎……”

真嗣（再次低下头）：“唔……”

美里（推真嗣进房）：“听着。我保证不告诉其他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至少，我是你的监护人，我需要知道……”

真嗣：“不是仅仅因为好奇？”

美里（微闭双眼）：“不……告诉我，好么？”

真嗣：“那么……”

他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真嗣（哀伤的）：“你知道，明天……有一个校舞会，来庆祝年终……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去……但一但是……当我听说明日香已经决定要和另一个家伙去……我非常愤怒，美里小姐……我从没这样过！我……我只是想让她……不要和那个家伙去！并且我想问她……是否愿意和我共舞……”

美里：“她怎么说？”（对自己）“我肯定我已经猜到答案了……”

真嗣突然皱紧眉头，似乎十分生气。美里确实没有见过她的室友这个样子。她曾见过他沮丧，但不像这次。

真嗣：“她说她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她再一次嘲弄了我！那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美里跪在他面前，脸上流露出无限的关切……

美里：“真嗣君……你现在一定很累了……你应该休息一下……”

美里站起身，把真嗣推向他的房间。

真嗣（气愤）：“我不需要你的帮助，美里小姐！求你让我一个人呆着！求你……！”

美里：“把你送进你的房间后我会的。但你需要休息，你知道……如果你需要什么，我会在厨房，好么？”

她关上他的门，来到厨房，从冰箱里猛地抓起一罐啤酒，扯下拉环，好像她试图把所有的怨气发泄在某一个女性 EVA 驾驶员身上一样。

美里（皱眉，对自己）：“该死的，明日香！你为什么这么糊涂！？”

—————

与此同时……阿光和明日香正坐在离公寓不远的一个公园的长椅上。

阿光：“碗的两条腿都打上石膏了？那他就没法参加校舞会了？”

明日香：“那有什么关系？没人和他一起去！”

阿光：“他可能已经约了凌波。”

明日香：“优生？不可能！这不是她该做的事！她怎么可能，那个优生，参加一个无聊的校舞会，还能像一个正常女孩一样和她的朋友一起开心地玩？”

阿光：“……我不知道……”

沉默

阿光：“也许他是想约你？”

明日香（受惊吓）：“我！？我！？他不会！他没那种勇气！而且，我已经允许 SANEDA **【译者：日文名，不会翻译……】**和我去了。”

阿光：“SANEDA 君？你是说……KOICHI SANEDA？他是有几分……帅气。”

【作者注：去猜 KOICHI SANEDA 是从哪来的吧……：-）】

明日香：“是啊，无论如何……我没法把加持先生带来，所以……我得找一个……够帅的。”

阿光：“我明白了……但是，你知道，对碗君我很抱歉。我肯定他想要在明晚带你去跳舞。”

明日香：“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应该和那个白痴一起……而且，他现在已经不能跳了！”

她笑了，好像她喜欢这个事实一样。

阿光：“你对他不很公平……”

明日香（惊讶）：“你什么意思？”

阿光：“我的意思是，你应该……问问他。”

明日香：“没门！不要再说这种无聊的话了，阿光！”

明日香转过脸试着离开她朋友的视线……

阿光（咯咯笑，对自己）：“她想对我隐瞒什么……”

—————

第二天。真嗣呆在家里，美里则开车送明日香去学校。车上……

美里：“你似乎有什么困扰，明日香。”

明日香（离开她的思绪）：“哈？是……也许是的。”

美里：“嘿，明日香……”

明日香：“什么？”

美里：“你觉得真嗣怎么样？”

答案几乎立刻就出来了。好像这很明显一样……至少对它的主人来说。

明日香（平淡的）：“真嗣？我觉得他怎么样？他是个白痴，一个没有骨头的懦夫。就这些。”

美里：“就这些？真的？”

明日香：“没错。”

美里：“一个没骨头的懦夫，哈？我是不是该提醒你当你沉入火山时他所做的事情？”

明日香：“他只是救了我，就这样！那是他的职责，不是吗？如果你失去了一台EVA和它的驾驶员，我打赌你绝对负不起这个责任。”

停顿

美里：“你为此谢过他么？”

明日香（略低下头）：“没。我还没有。”（恢复她平常的傲慢）“我为什么要谢他！？”

美里：“唔，他救了你的命。”

明日香：“还有呢？驾驶员之间这很平常。我会做同样的事。”

美里（停车）：“我们到了。祝你愉快，明日香。”

明日香（下车）：“是，是……”

她绕过车去学校入口，但再次听到美里的声音让她有些惊讶。

美里（温和地）：“明日香？”

明日香转过身，看着正将车窗摇下美里。

明日想：“怎么了？”

美里（脸上充满忧伤）：“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你也许会恨我，但是……在那个火山……真嗣违背了我的命令。我命令他不要跳进去救你。现在，祝你愉快，明日香。好好想想吧。”

话后，她重新启动汽车，飞快地驶向了本部。明日香却仍站在人行道上，几分钟后，她才转过身，向着学校走去，心中塞满了对美里刚才所说的话的思索……

—————

当天晚些时候。美里站在真嗣的门前。

美里：“真嗣君……你确定你不需要我……”

真嗣侧身躺在床上，他的轮椅靠在床边。

真嗣：“不，谢谢，美里小姐……”

美里：“我很抱歉今晚我得工作，否则我一定会和你一起……”

真嗣：“没关系。”

美里：“该死，你确定没有一个人能在这儿陪你吗？”

明日香的声音从公寓的另一头传来。

明日香：“我走了！”

说着，关门声响起。真嗣把手握成拳，将被单紧紧地攥住。

美里（低头）：“丽和碇司令在一起，你的朋友都在校舞会……你确定你一个人可以吗？还有 PEN-PEN。

真嗣（不耐烦且愤怒）：“我说了没事！！”

这样的—个爆发让美里十分惊讶，她只好关上他的门，走向公寓门，准备离开。

美里（对自己）：“可怜的真嗣君……”

真嗣的房间里，他的眉头皱的更紧了……

真嗣：“明日香……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停顿

真嗣：“为什么？”

他的左拳猛地打在他的床头板上。

真嗣：“为什么！！？为什么！！！！？我试着去……可你却硬把我推开……”

停顿

很明显，真嗣十分恼怒明日香的离去……而且是和另一个人……

真嗣（皱眉）：“可恶……”

—————

晚些时候。明日香穿着—条绿色的连衣裙，白色的领子上系着—条黄色的蝴蝶结。—件既小又轻的绿色夹克套在连衣裙外，与她的裙子很相配（译者：15话的那件？）。她站在校门口，等待着她的“约会”。

明日香（对自己）：“火山……他毫无防护地就这么跳下来……那个白痴……白痴……为什么我要叫他白痴？我才是个白痴……”

阿光：“嘿，那是明日香！”

冬治：“上帝，是红发恶魔……”

他俩打断了明日香的思绪。

明日香：“喔，喔，喔，那不是班长和哑巴小丑（译者：DUMB STOOGE... 不会译啊）么。”

阿光：“嘿，明日香，冬治没有那么糟！”

阿光穿着一件漂亮的白色连衣裙，挽着冬治的胳膊。

冬治：“真嗣在哪啊？”

明日想：“真嗣？他干吗要来这里？”

冬治（讽刺地）：“哦，他告诉我他要约你去跳舞。而且当我今天看到他还活着的时候，我就认为你答应了。”

明日香：“真一真嗣……约我！？ ”

冬治：“当然！就在他折断自己的两条腿之前，他说他要约你出去！你不知道？”

阿光（对东治耳语）：“东治，别说了……”

不愉快的停顿（特别是对明日香）

明日香：“哦，我正在等我的约会。请原谅，我……”

阿光：“当然，我们这就走。”

阿光拽着冬治离开。他俩都偶然地快速瞥了一眼明日香。

明日香（等待着，对自己）：“我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白痴了……！可是，现在已经太晚了……我应该尽量享受这个舞会……回家后我是应该做些什么，无论如何……”

KOICHI：“我让你久等了么？”

一个红发高个男孩从阴影里走了出来，再次将明日香从她的幻想中拖出。

明日香（气愤）：“是的！你怎么能让我等这么久？”

明日香抓住他的胳膊和他一起朝体育馆走去，舞会将在那里举行。

KOICHI：“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把那个懦夫一起带来了……”

另两人都意想不到的，明日香甩开他的胳膊，跨到他面前，狠狠地扇了他一掌。那个男孩没有动，只是轻擦他的面颊。

明日香（大喊）：“真嗣不是懦夫！”（对自己）“他吗？不，不是！”

他低头看着她。他的外国血统给了他红色的头发和一般日本男孩没有的高度。

明日想：“你才是懦夫，竟在他没法保护自己时侮辱他！”

撂下这最后的几个字，她转身奔出了学校。

—————

回到公寓。电视前，轮椅上的真嗣低头哭泣着，没听到大门滑开的声音。喘着气的明日香走了进来。即使穿成这样，她还是尽可能地以最快速度赶回公寓。走进客厅，她只看到真嗣用遥控器不停地更换着频道。

明日香（仍然有些喘）：“嘿……呼……呼……”

这个声音让真嗣惊诧不已。这是他现在最恐惧的声音。没有抬头看她，只是说，语气中充满了憎恨和愤怒。

真嗣（冷冷的）：“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明日香（对自己）：“真嗣，在生气？难以置信……”（对真嗣）“哦，我累了，就回来了。”

明日香顿住了

明日香：“你似乎很无聊。想要出去走走么？”

那个词他现在不需要听到。他抬起头，发现明日香就在面前，低头看着他。他紧皱眉头，眼神如他的声音一般……充满了愤怒与憎恨。但似乎还有一丝悲哀。明日香起身向前，把一只手放在真嗣的肩膀上，她的脸上充满了安宁。

明日香：“那么？让我们出去走……啊——!!!”

毫无准备的明日香被真嗣猛烈的一掌打倒在地。她抬起头看着他，用一只手捂着疼痛的面颊。

真嗣（狂怒地）：“别说了，你这个贱人！你知道我没法‘走’！你知道的，而你却要时时刻刻提醒我，用这个来玩弄我！我没法走！你现在高兴了吗！？”

他再次低下头，极度的蔑视充斥着他的双眼。明日香从未见过这样真嗣……充满了如此强烈的憎恨……和哀伤。

明日香（对自己）：“真嗣……是我让你如此痛苦么？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发现……？”

她默默地站起来，走到他身后，握住手柄，将轮椅推向正门。真嗣朝后看去，只能看到明日香直直的看着前方，一直推着他的轮椅离开公寓，进入电梯，按下一楼的按钮。

真嗣：“你到底在干什么！？ ”

明日香（轻轻的笑）：“我正要带你出去转转啊，你这个白痴。”

真嗣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说什么。他希望她会打他的后背，并做好了打一架的准备，即使他没法用他那仍然疼痛的腿……但他让这个想法消失了。毕竟，他不能伤害她，他不想伤害她。他甚至开始后悔刚刚对她所做的……

———
稍后，在第三新东京的街上。明日香推着真嗣走过宁静的大街。

明日香（对自己）：“他这个样子……是因为我吗？”

她低头看着他，但能看见的只有他的后脑，低垂着。一路上，她们两个都保持沉默，宁静的夜晚只能听见轮椅发出的微小噪音。

明日香（对自己）：“为什么这让我如此痛苦！？我一定是精神有问题！一定是的……”

真嗣（耳语）：“为什么？”

他仍然低着头，好像他希望他的腿能回答他一样。明日香回答了，虽然只是在真嗣的问题上多加了一个词。

明日想：“什么为什么？”

真嗣：“你为什么在这里，和我在一起……而不是和那个家伙在舞会上？”

明日香（轻柔的）：“他是个蠢货。我扇了他一掌并回到了公寓。”

长久的令人不适的停顿

真嗣（哀伤且轻柔的）：“我明白……”

明日香：“他侮辱了你。”

真嗣略微抬头，惊讶于这种话竟会出自明日香之口。

明日香（轻柔的）：“我无法容忍某个人侮辱另一个没法保护自己的人。那很……不公平……对你。”

真嗣：“为一为什么？”

明日香：“就因为……你能不能再问那些傻到只有一个词的问题？”

真嗣：“对不起……”

他再次垂下头。

明日香：“此外，我不应该和他一起去。毕竟你想约我去那个舞会，不是么？况且我怎么能把一个人扔在家里！？”

真嗣（对自己）：“她能读懂我的心吗！？她怎么会……？”

明日香：“我有些背叛你……”

真嗣：“……”

明日香：“真嗣，上次你为什么跳进那个火山？”

真嗣：“……”

明日香：“你对我说是美里命令你跳的。但实际上却是你违反了她的命令，不是么？”

真嗣：“这一这个……”

明日香（轻柔的）：“为什么？”

真嗣：“因为……”

明日香：“因为……？”

真嗣：“因为……我不想让你死在那里……”

明日香：“真的？”

真嗣：“是……我想就是因为这个。”

漫长的沉默

明日香：“你这个白痴……”

真嗣：“你为什么总叫我白痴？那很烦……可同时，却又有几分……快乐……”

明日香：“快乐！？你有被虐倾向吗？”

真嗣：“那是因为我可以听见你的声音……是冲着我说的……这让我感到高兴。”

停顿

明日香：“告诉我，真嗣……”

这个回答花了些时间。

真嗣：“什么……？”

明日香：“总被我称作白痴的人有多少？”

真嗣：“哈？”

明日香：“只管告诉我！”

真嗣：“呃……你不叫东治和介剑白痴……不是美里小姐……加持先生……凌波……或是……NERV里的任何一个人……”

明日香：“这就对了。我只是叫*你*白痴。”

真嗣：“……”

明日香：“因为你很特别……因为比起其他人，你对我的意义更重。”（用一种可爱的，小女学生的声音）“因为你是我亲爱的白痴……”

真嗣猛地转过身，发现一种十分平静的脸色驻足在明日香的脸上。

明日香：“我们回家了。”

真嗣回过头，公寓大楼就在她们眼前。

—————

真嗣的房间。第三适格者的房门敞开着，可以看到明日香和他同在屋内。明日香把轮椅送上床。真嗣从上面下来，躺在床上。他几乎没有见过明日香如此安宁，平静……尽管如此，这比成天听着她大喊大叫好多了。他看着床上的睡衣，然后将目光移向明日香。她注视着他，如几分钟前的平静的表情仍在她脸上。

真嗣：“明日香……我得换上我的睡衣……你能不能……”

明日香（转过身）：“当然。谁会想看你换衣服？”

她咯咯地笑着，仍旧站在那里，背对着真嗣。意识到明日香不会离开他的房间，而且想要避免照她平常的习性拒绝她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他迅速换好了衣服。

真嗣：“你可以转过来了。”

明日香照做了，看到真嗣已经穿好了衣服。

真嗣：“你想对我说什么吗？或者……？我……我很抱歉……之前……我打了你……我不该这么做。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做出那种……”

明日香：“没有造成太大伤害。实际上，那是我应得的。”

真嗣：“但……”

明日香（打断他）：“嘿，真嗣……”

她向他前进了一步，低下头。

明日香：“你能把我的接口耳机从我的头发上拿掉么？”

真嗣：“为一为什么？”

明日香（吃吃笑）：“不为什么！”

真嗣（不情愿地）：“哦，好吧……”

他伸出他的手，小心地将明日香一直习惯用来撑起她的头发的接口耳机摘下来。每摘掉一个，她的一些红发就会滑落到她的肩上。

明日香：“好。现在让我们来玩个游戏。”

真嗣：“哈？”

明日香：“让我们看看你能否把我的耳机扔到那个废纸篓里。”

她指着那个他壁橱旁的小垃圾桶，就在他的床前。

真嗣：“呃……你确定？”

明日香：“是。如果你成功了，你将得到奖赏。”

真嗣：“如果我失败了呢？”

明日香（假装生气）：“你将永远成为我的奴隶！”

真嗣（微笑，幽默的）：“是，殿下。”

他把两个红色的耳机拿在手上，仔细地瞄准那个废纸篓。接着，一个熟练的抛掷，耳机

滑过一道弧线，哗啦一声落进废纸篓中。

真嗣：“我想我成功了。”

明日香（轻柔的，茫然地看着那个废纸篓）：“是，你成功地将我的骄傲扔进了垃圾堆。干得好。你知道，我刚发现我再也不能仅仅为了荣誉和自尊而在 EVA 里战斗了。有些别的事情……必那更重要的。他离我如此之近，可我却没有……哪怕仅仅是注意到他，直到刚才。”

真嗣：“哈？”（对自己）“她想告诉我什么？”

停顿

明日香（微笑）：“那么，你喜欢听我的声音，嗯？”

真嗣：“呃……是的。”

明日香：“你愿意在睡前让我为你唱一曲么？”

真嗣：“唱歌……给我？”

在他说更多的之前，明日香把她的左臂放在他的头下，身子向前倾，让自己更接近他。然后，开始在他的耳边低唱……

明日香（低唱）：

"Ich bin von Kopf bis Fuss auf Liebe eingestellt,

Denn das ist meine Welt.

Das ist, was soll ich machen, meine Natur,

Ich kann halt lieben nur und sonst gar nichts."

["Falling in love again, I never wanted to,

What am I to do, I can't help it.

Love has always been my game, play it how I may,

I was made that way, I can't help it."]

真嗣听不懂这歌词，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对于他，这些词听起来是那么真诚。

明日香（接着唱）：

"Manner umschwirren mich, wie Motten um das Licht

Und wenn sie verbrennen, ja dafür kann ich nichts."

["Men cluster to me like moths around a flame,

And if their wings burn I know I'm not to blame."]

真嗣（对自己）：“对……这既平和……又舒畅……这是明日香的声音……”

明日香（轻唱）：

"Ich bin von Kopf bis Fuss auf Liebe eingestellt..."

["Falling in love again, I never wanted to..."]

真嗣感觉当他闭上眼睛时，她的声音慢慢减弱了……

明日香（慢慢的接近他的双唇）：

"...ich kann halt lieben nur und sonst gar nichts..."

["...what am I to do, I can't help it..."]

当她俩的双唇轻轻地重合时，真嗣睁大了他的双眼。一边继续着这个温和的吻，明日香一边用另一只手轻抚着他的左颊……似乎过了许久，她停了下来，给他使了个眼色，坐在床头。

真嗣：“明日香……”

明日香（微笑）：“你能给我腾点地方吗？”

真嗣：“腾……地方？”

明日香：“哦，算了，你真没救……”

真嗣向左转身，背对着明日香。然后，明日香慢慢脱掉她的夹克，把它揉成一个球放在床上，接着让自己躺在真嗣身旁，头靠在他的肩上。

真嗣（有些颤抖）：“明日香……”

明日香：“这感觉很好。已经很久了，自从最后一次我躺在另一个身旁……如此接近一个人……”

她抱紧他，这让他了解到接下来该怎么做。他重新躺正，轻轻地让他的右臂环绕着明日香，温柔地爱抚着她那火红的长发……

真嗣（对自己）：“多么柔软……多么温暖……这是梦么……？这本不可能发生……但是……这又是如此真实……”

明日香重新将头依在真嗣的肩上，右臂环抱着他的腹部，轻轻的将他拉近。即使仍然是穿戴整齐，她也毫不在意。她们分享着彼此的温暖，在一起。

明日香：“做个好梦，*白痴*真嗣……对了，你可别在治疗上花太多时间啊……我还欠你一支舞呢……”

随即，她们都闭上了眼睛。这是一次安详的沉眠，充满了为她们俩所准备的,甜蜜的梦。

——THE END——

Shinji, will you dance with me?

作者:Axel Terizaki

翻译: Love.Asuka[tokyo3cn] 疯狂的北极狼[轻国]

Asuka, Will You Dance With Me 的后续

美里的公寓。

6: 01 AM

漆黑的走廊中，一个短发的女性身影从一个门口出现【短发的Asuka，呵呵，我刚看时也愣了下，不过还好后文有交待——译者】，蹑手蹑脚的朝着另一个门...但是，突然，一只手打开了灯，她整个人僵在了那里。她被抓住了！

美里：“我想我应该得到一些解释，你觉得呢？”

美里穿着睡衣靠在墙上的灯开关旁。女孩不敢移动半步，她有着齐肩的红色头发。她转身面对那个比自己老一点的女人。

明日香：“恩，我正在去我自己的房间。有什么问题吗？”

美里：“为什么你那么早就在真嗣的房间？”

明日香：“那不是你的工作，美里。”

美里：“我知道你这么做已经一个月了。你在他房间做什么？”

明日香（重重的叹息了下）：“我在睡觉。那不是每个人晚上都要做的时候吗？”

美里：“和真嗣？”

明日香：“是的，这是他的房间。”

美里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不过，最终，她还是给了她的室友一个微笑。

美里：“那么，你们俩现在相处的不错...”

明日香没有回答，她走进自己的房间随后关上了门。美里也微笑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

第二天

明日香：“快点，BAKA SHINJI！我们要迟到了。”【这里还是用BAKASHINJI比较有味道，翻出来就没感觉了——译者】

在真嗣的房间中。明日香已经穿好了校服，而真嗣还没穿好。

真嗣：“但是...明日香...我的脚还有点无力...”

明日香：“我不管，快点！”

真嗣：“哦，好的...”

美里站在门口，衣冠不整的拿着一罐啤酒。

美里：“明日香，别那么严厉的对真嗣。律子说他能够在今天走路，但不代表他的脚已经 100%恢复了。”

明日香：“Oh，别对他那么温柔！我知道他是个懦弱的人，而且，还...”

真嗣站了起来

真嗣：“你看到了吗？我能站的很好，没有问题。”

美里：“别说谎了，真嗣。你的腿在发抖”

明日香看向它们，它们的确在颤抖。

明日香（怒视着美里）：“我不管！他今天要和我一同去学校。”

美里：“Oh，是的...如果我没法让你改变主意的话...”

明日香：“好了，我们该走了。”

明日香几乎是把真嗣推出房间的，然后她自己走出了公寓。在出去的路上，明日香看了下厨房的日历。

2016.6.6

美里（喊到）：“嘿！你们吃早餐了吗？”

明日香（在去电梯的路上）：“我带了些面包！我们会在路上吃的。”

电梯门关上了。美里站在门口，看上去非常吃惊。

美里（自语）：“哈！明日香现在开始做饭了。”

—————

第三新东京的街头。明日香和真嗣并肩走在一起。

真嗣：“明日香...慢点。我跟不上你的速度。”

明日香：“Oh，对不起。”

她慢下来以配合真嗣的速度。真嗣的腿的确还没有完全恢复，他不能走的太快。

真嗣：“谢谢。”

明日香（微笑着）：“恩...那都是我的错。”

真嗣（吃吃的笑着）：“Errr...不完全是，但...”

明日香（高兴的）：“我很高兴你再次能走了。”

真嗣：“但我还是有点虚弱。”

明日香：“但它不是比坐在轮椅好点吗？”

真嗣：“有点累...在轮椅上，我能够坐着，至少...”

明日香：“你变懒了，恩？”

真嗣：“是的。但当我想到那个早晨，你起晚了而被美里抓到你正离开我的房间... 我不得不说，我还不像你那么懒。”

明日香（大笑着）：“好了，到学校了。快点，我们快点去教室。”

当最后个字说出时，她开始跑向学校，把真嗣丢在后面。

真嗣：“嘿，明日香！等等我！”

真嗣竭尽全力的试图追上她，当她回头看时，她朝他吐了吐舌头。

———

班级 2-A。

午餐时间。

东治和剑介站在真嗣的课桌旁。他们是现在唯一在的人。

剑介：“Wow，你恢复的真快。”

东治：“真嗣是个 EVA 驾驶员。他很强壮，不是吗？”

剑介：“YEAH！我希望我也能成为一个驾驶员！我要去问问美里。”

真嗣：“是的，我必须走更多的路来使我的腿恢复力量，不过，这真是累人啊。”

东治：“但，这已经比原来好多了，不是吗？”

真嗣（叹息道）：“是的”

当他睁眼观望四周时，一个饭盒突然放在他的课桌上。明日香刚刚走到东治和剑介背后然后用力地放下了饭盒。

明日香（用着她平时的轻蔑的语气）：“你今天早上忘了你的午餐，你个愚蠢的笨蛋。”

东治：“哦，不，红发恶魔又来了。”

明日香：“我没有什么可以跟你这种白痴说的！我只是试着温柔的给 BAKA 他的午餐。”

她随后就转身离开的教室，光紧随其后。他们都转头看向她，当真嗣打开饭盒的时候。

真嗣（自语）：“什...什么？她...或许我没听到更好。”

东治：“那看起来很美味，真嗣。你该吃吃看...”

真嗣：“Hm...是的，当然。”

三人开始吃他们的午餐。

东治：“顺便问下，真嗣，你听说...？”

———

外面，在一块靠近学校的草地，两个女孩正安静的吃着她们的午餐。

直到某个时刻。

光：“你们到什么程度了！？”

明日香（用她的手捂住光的嘴）：“嘘..嘘..!! 光，别那么大声！”

光：“但是那是极愚蠢的！你刚刚 14 岁！你有没有考虑过所有的因素？并且要是你...”

明日香：“我不会的，光。一次我听到，长期的与 EVA 的液体 **【LCL——译者】** 接触会对那个有影响。” **【汗，指的是避孕效果吗.....——译者】**

光：“但你并不确定是否真的是那样，不是吗？”

明日香：“你是对的。是的，那个还有其他的方法。”

光（叹息）：“尽管如此，你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的意思是，你一直如此刻薄的对他，但是现在你告诉我...我实在是不能相信！”

明日香：“我决定把我的一些给他...我意思是说...我愿意给他一些特别的的东西作为他生日的...”

光：“那不是你应该给一个男生的东西，明日香。这是一些特别的...不是如此随便的就送出的...”

明日香（站起来）：“我并不是草率的决定，光。我已经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光：“多长？”

停顿.....

明日香：“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的午餐吃好了，明日香开始走向她的教室。光迅速的跟上了她。

光：“你知道吗,你短发的样子更加可爱。”

明日香（痴痴的笑）：“我不认为每个人都喜欢我把头发剪成这个样子。”

光：“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明日香：“我想如果我这里做的话，真嗣可能会注意到这个，因为我注意到他重视看着 Wondergirl **【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好，字面意思应该是漂亮女孩，联想到齐肩的短发，指凌波吗？——译者】** 当然，我不会剪的象她那么短。她看起来像是个美军女兵。

光：“那不是个把头发剪短的好借口，明日香。”

明日香：“我不在乎。我为了他那么做，他也告诉我他喜欢这个样子。对我来说，这是现在在我所需的全部理由。”

—————

从一扇位于 2 楼教室的窗户，三个男孩正看着这个场景。他们都看着其中的一个女生。当明日香走出他们的视线后，一个拥有棕色头发的高大男生说话了。

【下面几个名字实在弄不清楚该怎么翻译，就直接用原文中的英文名了——译者】

Tenchi: “是那个女孩吗, Koichi?”

Koichi: “是的。那个小婊子会为羞辱我而付出代价的。”

【坏人登场了, Koichi 就是《Asuka, will you dance with me?》中被 Asuka 扇耳光的那位, 还2个就是帮凶拉——译者】

一个人加入了他们。

Shukaido: “你真的确定要那么做?”

Koichi (点头道): “当然。我依旧能感觉到她打的那一耳光, 就象她刚刚做了一样。别担心, 当我完事后, 你们也能从她那得到一些乐趣。”

他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个邪恶的笑容。

Tenchi: “好的, 那么, 如果还一组准备好了, 我会去看的。”

Koichi: “告诉他们 NERV 的保安工作是相当严密的。”

—————

剩下来的几天中, 明日香完全的无视真嗣, 除了在她挖苦真嗣的时候。没什么与平时不同, 但是她似乎比平时更多的去挖苦真嗣。他有点被这些弄的头晕了。那个每晚蜷缩着与他睡在一起的女孩, 与他一同分享身体的温暖, 最近似乎更加的卑鄙...如同变换面具般的变换着她的个性。

—————

在回学校的途中, 明日香看着真嗣, 由他来觉得话题。

明日香: “你的腿好了吗?”

真嗣(冷淡的): “由于你的照顾, 好多了。”

明日香有点被那样的语调所震惊。她伸手去抓住他的手, 但是当她刚刚接触到他的手, 他马上把自己的手拿开了。

真嗣: “别碰我。”

明日香从没象现在那么吃惊。

明日香: “怎么了?”

真嗣: “怎么了!? 为什么你要那么做!?”

明日香(迷惑的): “什么?”

真嗣: “当我们独处时, 你装出对我很好很温柔的样子, 而当我们与其他人一起的时候, 你仍然羞辱我, 就象原来一样。你不知道我是多么心痛吗?”

明日香(低头看来一会): “但是, 真嗣...”

真嗣（生气的）：“我明白！你因我而感到羞耻！你不想别人看到我和你一起！你在利用我！我想你要我与你一同回家是因为 you were proud or whatever to be with me！**【看不懂，想半天也不知道怎么翻译——译者】**我怎么会变得如此愚蠢？”

这时，真嗣低着头看着地面。

真嗣（轻声）：“你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在利用我...你一点都不关心...我什么感觉...”

随后他开始跑向公寓。明日香不能相信这些。那个早上腿还如此虚弱的男孩...在跑。他正在跑离她。

明日香（低声说）：“真嗣，你错了。我才是真正愚蠢的人。”

晚上。明日香独自一人默默的走在街上，当她路过一家酒吧。她记起一些事，转身走了进去，她走到一个男招待旁。

明日香：“对不起，女洗手间在哪里？”

男招待：“在你左边，小姐。”

明日香没有答复。她仅仅是走了过去。一进去，就看到一个女人刚刚离开。但那并不是她来这的原因。她找到一个自动售货机，然后往里投了 100 円。当那东西一掉到机器的底部， she 就把那个迅速并隐蔽的放进了自己的书包中。旁边一个完全醉了的女人目不转睛的看着她的一举一动。明日香试图用快速跑离那里来掩饰她的困窘。一到外面，她拿出刚刚买的东西快速的看了一眼后又把它放回了书包中。

明日香：“预防总比治疗好。”

街上有点空荡，就像平日里这个时间的时候一样。当她回想中午午餐时与光的谈话时，她突然感到有东西击中了她，随后她跌倒在地。一双手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拉起来，还有一双手则抓住了她的脚踝。在她意识到之前，她被拖进了一条漆黑的小巷。她试着转动她的头，但她发现自己虚弱的根本动弹不得。她不能感觉到她的身体。

【坏人行动了，我们无敌的 Shinji 呢，还有 NERV 保安科的人呢——译者】

Tenchi：“这击晕枪真的如预期的一样。”

Koichi：“我就知道它值得我冒险去把它偷来的。”

明日香的身体完全麻木了，一点也不能动弹，但她仍然有意识...并且十分害怕。

明日香（对自己）：“当你需要他们的时候，该死的 NERV 保安科的人在哪里？别让我被...”

Koichi：“现在，我们能和你做点有趣的事，惣流。你需要付出点代价，因为你让我在舞会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像个傻瓜一样。”

明日香（对自己）：“不...不要被这些性变态！”

Koichi: “怎么了，惣流？没什么可以对第一次说的吗？哈哈...”

明日香（皱着眉，试图张开口）：“A....sss...asss... hole...”

Koichi: “什么？‘屁眼’【**asshole**】？你想从那开始？你真是个小娼妓！”

怒火在明日香体内燃烧。

Shukaido: “我们会等在这直到你办完事，Koichi。”

Koichi: “不错。但别让你的呼吸停止。”

他拿出一把弹簧刀，甩出藏于凹槽中的刀片，接着向明日香晃了晃。

Koichi: “我讨厌你领口上的丝带...”

说完，他慢慢的割断了她校服上的丝带。

明日香（对自己）：“不!!! 这不能发生！动啊，该死的！为什么你不动？”

Koichi: “还有我实在讨厌你上衣的钮扣。”

他将刀至于每一粒钮扣下，以刀片切断线，使它们都掉落在地上。上衣的前面打开了，慢慢的露出她赤裸的皮肤和下面的红色棉制乳罩。

Koichi: “多美丽的风景...”

明日香: “停...停下...”

Koichi: “是的！求我停下来...”

他把明日香的上衣拉开一点接着将她裙子上的带子从她肩上拉下。

Tenchi: “对于一个 14 岁的女孩，它们却是很大。”

Koichi: “让我看看它们的柔软程度怎样？”

他慢慢的将一只手放在她的乳罩上并开始揉搓它。明日香愤怒的，恐惧的，无助的看着他。

真嗣: “明日香!” 【**谢天谢地, BAKA Shinji 终于到了...再不来就.....——译者**】

三个男孩转头看向小巷的尽头，真嗣站在那里，手中拿着明日香的书包。

真嗣: “把你的脏手拿开，你个畜生。”

Koichi（拿开了他的（脏）手）: “你想做什么，你个小废物？”

真嗣（皱眉）: “我要你离开她。”

Koichi 【**cracking his knuckles——大概是捏手指头，发出声音的那种动作，具体叫什么不清楚...**】 “哦,那太糟糕了。”

Shukaido: “呃...Koichi...”

Koichi: “怎么了？”

Shukaido: “那个男孩...是锭真嗣...我认得他的脸...”

Koichi（有点害怕）: “什么？我记得有另一帮人去搞定他了。”

真嗣站在那，微笑着。这让人有点觉得奇怪。Koichi 开始感到不安。

真嗣: “永远别低估 MERV。”

Koichi: “闭...闭嘴!”

Tenchi: “NERV 保安科的人可能就跟在他后面。我们最好快跑。就现在。”

Koichi: “是的，我也这样想。”

三个男孩转身从小巷的另一头跑掉了。真嗣走向正试图靠着墙做起来的明日香。

真嗣: “对不起，明日香...”

明日香: “你...你...笨...笨蛋...”

真嗣放下明日香的书包，脱下他的外套帮明日香盖上。

真嗣: “你能站起来吗？”

明日香皱着眉，试图站起来。看起来，她仅仅是能勉强站着而已，真嗣架起明日香的胳膊把她扶起来。

明日香: “你...真愚蠢...你的...脚还很虚弱...”

真嗣: “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带你回家，别担心。”

真嗣拣起书包站起来，试着让明日香的脚恢复知觉。当真嗣再一次看向明日香的时候，发现她哭了。

真嗣: “那些家伙伤到你了吗？”

明日香（擦掉眼泪）: “没...没什么伤...他们用了击晕枪...我只是不能动...”

真嗣: “你会很快好起来的。”

明日香（低着头）: “我真没用...”

真嗣（迷惑的）: “为...为什么那么说？”

明日香: “我打赌他们不知道我也是一个 EVA 驾驶员！我所做的一切...所有的努力...为了被重视...为了生存...都毫无用处！”

真嗣: “明日香，你不是没用的。至少，对我来说...我...我喜欢围着你，美里和光也喜欢你。”

明日香: “这不够...”

真嗣: “是的。我不得不来帮你因为我认为你值得帮助。真的，我...”

明日香: “闭嘴!!!”

真嗣被明日香突然的爆发吓到了。

明日香（生气的）: “闭嘴！我不需要你可怜我！”

真嗣: “明日香，冷静点。”

明日香: “我不需要别人可怜我！我不需要任何东西...”

她的声音低了下来，她又开始哭了。

明日香: “我...我感到自己很脏，我不在是纯洁的了...我被那些家伙强奸了...”

真嗣: “你没有，如果我没有看到你掉在街边的书包，没有听到那些家伙叫你的名字。但是你没有。你很好。你不是肮脏的。发生这些不是你的错，不是吗？所以不要担心...因为

我一直担心着你。”

明日香看着他。

真嗣：“我的意识是，你是美丽的，聪明的.....但是不希望你仅仅如此。我不喜欢你像其他人一样。第一，我们都是 EVA 驾驶员，我们是同事，而且你是我希望与她一起...我想要保护的那个女孩。你明白吗？”

明日香（皱着褶）：“...我告诉你，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真嗣：“不要说那个了！别说了！这是怜悯，但怜悯也是爱！那正是我所想的...”

明日香：“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仍然在意...如果我那时把坐在轮椅上的你仍在一边...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真嗣：“别告诉我你后悔照顾了我。我不相信。Not with everything you said and did afterwards!” **【不会翻，不知道怎么翻的告诉我。——译者】**

明日香：“...也许我只是在欺骗自己。”

真嗣：“我们一起努力的那些时候。生活总是带来伤痛...直到最近，我还一直在逃避。直到你表现出你关心我，这让我了解活着的价值。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会让你有什么感受，但...这就是我所想的。

明日香：“也许这正是我所做的。逃避。”

真嗣：“是的，除了驾驶 EVA，还有其他事情可以做。”

明日香：“也许，你是对的。”

真嗣（有点高兴的）：“当时，我是对的。”（更严肃的）“但是尽管如此...为什么你要继续无视我，或者当我们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嘲笑我呢？”

明日香（叹息）：“我很抱歉这样对你。我想你能知道我的感受...”

真嗣缓缓的点了点头。

明日香：“所有这些感受与情绪，我只想让你一个人知道。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我多么关心你。我觉得...对你温柔一点...吻你...睡在你旁边，这些我的隐私不能让别人知道，即使是美里也是如此。”

接着，她温柔的吻了下他的脸颊。

真嗣：“我明白...我理解你，明日香。在这件事中我是那么愚蠢，我不能理解你所要告诉我的事。”

明日香：“现在一切都好了。”

真嗣：“在我回学校的路上，我被 4 个家伙袭击了...我听到他们谈论你，这让我很害怕...当 NERV 保安科的人出现并解决了他们时，我逃离了那并试着回来找你...我真的很担心...”

明日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时候附近一个安全科的人都没有...”

真嗣：“是的。那些袭击我的家伙可能正是用这个办法让他们 XXXXXXXX。” **【The guys who attacked me were probably used to throw them off of what was really happening. 原文.....还**

是不会翻...——译者】

明日香（叹息）：“别紧张，真嗣。没有人会看到和碰到你的礼物，除了你。”【**先透露下，这个礼物就是 Asuka... 好 XE... 哈哈——译者】**

真嗣（惊讶）：“你...你记得！？”

明日香（轻笑着）：“当然，笨蛋。我怎么能忘记？”

真嗣：“这只是...我以前从没真正收到一份生日礼物...”

明日香：“我准备了一份礼物给你...但是这要等到今晚。因为今天晚上，我计划了一点特别的...”【**我越来越觉得 XE 了.....——译者】**

一会后

美里的公寓

真嗣扶着明日香出现在大门口。

明日香：“好了，我想现在我能够自己走了。我能够感觉我的腿了。”

真嗣：“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

真嗣放开明日香，她慢慢的，小心的走向厨房。她站在门口转过身面对着真嗣。

明日香（开心的）：“你看到了？”

真嗣：“是的。我去床上躺一下。我的脚还是有点痛。”

明日香：“好的。我希望他们在今晚能够好好的。”

真嗣（自语）：“什么？”

明日香：“现在我要去做今晚的晚餐了。”

真嗣：“真的！？”

明日香：“为什么你对此如此吃惊？有什么不对吗？”

真嗣（试着为他自己辩解）：“不，不。没什么，真的。只是...这是你第一次要为我做晚餐。”

明日香（卷起她的袖子）：“你会看到一个非常能干的惣流。”

真嗣笑着，有点不知该怎么说，只好躺在床上小睡一会。

一段时间后...

明日香：“真嗣...起来了...”

真嗣慢慢睁开眼睛，就看到明日香的脸充满了他的视线。她正俯在他身上。

真嗣：“明日香？现在几点了？”

明日香：“你快睡了3个小时了...”

真嗣：“哦...”

当真嗣又看了会明日香，发现她没有穿着学校的校服。

真嗣：“你从哪来的这身衣服？”

明日香：“笨蛋，在我的衣橱里有许多的衣服。”

真嗣：“我真不知道你有如此漂亮的一套晚礼服。”

事实上，明日香穿着一套性感的红色无袖晚礼服。

真嗣：“那你为什么关了所有的灯？”

明日香：“来厨房，你会看到...”

真嗣慢慢的从床上起来，跟着她进了厨房。桌上有晚餐和两根蜡烛【**烛光晚餐——烛光咖喱饭...很新奇...——译者**】

明日香：“坐吧。”

真嗣坐下后，明日香也在他对面坐下。真嗣看着明日香为他所准备的晚餐。

真嗣（惊讶的）：“咖喱饭。”

明日香：“我不知道其他东西该怎么做，我也不想去做那些那么难的东西，所以...”

真嗣：“真不错。”

明日香：“很好。”

真嗣：“我吃吃看。”

真嗣拿起调羹尝了下味道。

真嗣（咽下）：“你做的很美味。”

明日香：“是嘛？说实话，我自己还没尝过呢。”

看着真嗣愉快的吃着，明日香决定自己也尝尝看。当她一把调羹放进嘴里，她就皱眉了。

明日香（自语）：“但这...这真是太糟了。他怎么可能喜欢吃这个？！我都做了什么啊？！我做的简直比美里还糟糕。”【**可怜的美里，要是做饭也有酸梅奖，那美里一定能拿大奖——译者**】

明日香再次看向真嗣。他的确喜欢她做的咖喱饭，太让人怀疑了。

明日香（低着头）：“真嗣，诚实点。如果你不喜欢吃这些，别勉强自己。你可以说：‘这真难吃。’”

真嗣停下来看着明日香。

真嗣：“我想，既然你那么努力的去做，那么这比它的味道之类的更重要。对我来说，你所做的所有东西都是最好的，因为这是你自己亲手做的。这就像你把你的一部分给我一样。”

明日香（无言）。

真嗣：“相信我。”

明日香：“如...如果你这么说...”

两个人安静的吃着他们面前的食物。明日香还是觉得很难下咽，虽然，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真嗣看出明日香的脸色不怎么好，如同刚才一般。

真嗣：“明日香...我很抱歉现在提起这些，但...你知道那些家伙是谁吗？”

明日香（稍微的下头）：“恩...呃...其中的一个就是那次我本来约好参加学校舞会的那个人，后来我仍下了他回来陪你。他想要报复。”

真嗣：“该死...如果让我再看到他...”

愤怒的表情立刻布满了真嗣的脸。

明日香（看起来有点担心）：“冷静点，真嗣。现在都结束了。那件事很可怕，但...现在我感觉很好，因为你及时回来找到了我并阻止了他们。”

真嗣：“是...对不起...”（有点慌张）“我的意思是...很抱歉...”

明日香（生气的）：“该死，我讨厌你总是为了那些和你没关系的事情而道歉。”

真嗣：“对不...”

明日香狠狠的瞪着他。真嗣，奇怪的大笑起来。明日香皱着的眉头依然没有展开。

真嗣（仍然笑着）：“你仍可以像以前那样骂我，不过那要因为我惹你生气了。上帝啊，你刚刚是那么可爱，当你...哈哈哈哈哈！”**【不知道真嗣这样笑会不会被明日香当场杀掉...呵呵...——译者】**

明日香：“等等，你个...！”

明日香站了起来想...但想起真嗣刚刚所说的话，只好压下自己的怒火。真嗣又轻笑了几下后安静下来，继续吃他的晚餐。

真嗣（冷静的吃完饭）：“Gochisousama deshita! **【谢谢你的晚餐!】** **【这个是德语吗？不懂。我的德语水平仅限于 Ich liebe dich. 呵呵——译者】**很不错，你煮的并不是最好的，但很不错。”

明日香（站起来）：“我仍然需要更多的练习。坐在那，我很快回来。”

明日香去厨房拿了一个大盘子回来并把它放在两根蜡烛中间。

明日香（开心的）：“Jyaaaaaan!” **【这个什么意思？——译者】**

真嗣无言的坐在那里。一个巨大的，看起来可口的巧克力蛋糕被放在真嗣面前。明日香一根根点燃上面的 15 根蜡烛。

真嗣：“你...你...”

明日香（点燃了最后一根蜡烛）：“我希望这个会比刚刚的咖喱饭好点。”

真嗣：“Wow...这看起来太棒了！让我印象深刻。”

明日香：“生日快乐！碗真嗣。”

真嗣（惊讶的）：“我真不敢相信这些！”

明日香（笑着）：“快点，吹蜡烛。如果你能一次把 15 根拉住都吹灭，你将得到一个奖励。”

真嗣：“好...”

真嗣深深的吸了口气，然后慢慢的一根根吹灭所有的蜡烛。当他闭上眼睛再次呼吸时，他听到了掌声。他再一次睁开眼睛。

明日香（称赞）：“祝贺你，真嗣。”（笑着）“我能肯定你会很喜欢你将得到的奖励的...但那是今晚的第三个部分。”

明日香开心的笑着。

真嗣：“真的吗？那是什么？”

明日香（稍微平静了点）：“那是一个惊喜。你会知道的。”

明日香把蛋糕上的蜡烛拿下来。然后她用一把大刀把蛋糕平均的切成了八份。**【想不通 作用要用 large 来修饰 knife...真的有那么大吗...就切个蛋糕而已，又不是切使徒——译者】**

真嗣：“你不觉得这个...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有点太大了吗？”

明日香用刀把一份放在真嗣面前。

明日香：“我肯定你会想要把这些都吃掉的。”

真嗣（微笑着）：“让我们看着吧。”

真嗣拿起他的叉子，叉起一块蛋糕放进嘴里，慢慢的品味，最后再咽下。他笑了。

真嗣：“太棒了。”

明日香（笑着）：“让我们看看你是不是在撒谎...”

她咬了一口自己的那一份。

明日香：“Hmmm...你说的没错。味道不错。”

真嗣：“看到了吧，你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差。”

真嗣迅速的吃完了他的一份。明日香拿起刀想再给真嗣一份时候，真嗣迅速吃完了他的最后一块后拒绝了。

真嗣：“谢谢，不过我想我不能再吃了。我是说，这蛋糕很好吃，但这个恐怕太...对我来说太多了。”

明日香(吃吃的笑了):“哦(惊讶的),我忘了你有一个日本人的胃。”**【什么意思,Japanese stomach, 日本人的胃/胃口? 不懂, 日本人吃的比较少??? ——译者】**

真嗣：“是的...”

明日香：“好的，我不会让你那样傻坐着看我吃蛋糕的。我们还有更多的...”

说完，明日香站了起来。真嗣扶着明日香伸出的手也跟着站了起来。

真嗣：“那么，接下来是什么？”

明日香：“你的脚好了吗？”

真嗣：“我想是的。”

明日香：“那么，让我提醒你，我一直欠你一只舞。我讨厌欠别人东西的感觉。”

真嗣：“恩，是的。我记得。我猜你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事。”

明日香：“当然。”

真嗣跟着明日香走进客厅，明日香已经把她卧室的音响搬到了客厅。她走过去打开 DAD[Digital Audio Disc]。客厅中立刻充满了舒缓的音乐。一首 90 年代后期的名曲，一首即使是像真嗣这种对流行音乐知之甚少的人也听过的曲子。

明日香（伸出手）：“跳只舞吗？”

真嗣略微惊讶的看着眼前的景象，尤其是明日香的神态与举止。

真嗣：“呃...当然。”

真嗣有点恍惚的走向的明日香，他已经沉醉于明日香那蓝色的眼眸中。这双蓝色的眼眸时而哭泣，时而微笑，而在与使徒的战斗中却又充满了兴奋和愤怒...真嗣忘我的盯着这一双她心灵的窗户...明日香把手搭在他肩上，微笑着看着真嗣。真嗣慢慢的用手臂绕在她的腰上，紧紧的抱住。俩人开始随着音乐舞动起来。

明日香（温柔的）：“恩，你还算一个不错的舞伴。”

真嗣：“事实上，这并不是很难...”

明日香伸出一根手指放在他的嘴唇前，打断了真嗣的话。

明日香：“嘘...嘘...让我们安静的跳舞把。”

明日香轻轻的放下搭在真嗣肩上的手，随后用两只手抱着真嗣的脖子。明日香慢慢的靠近真嗣，随后把头也靠在了真嗣的肩膀上。真嗣一边继续跳着，一边感受着明日香的头发在自己脸上摩擦的感觉。**【MMD，这些动作翻的我快郁闷死了，完全按字面翻译的话太过深硬，想改编下么又想不出什么好的句子，唉，大家凑活看把，反正自己没跳过舞也看过别人怎么跳，反正要知道大概怎么回事应该还是没问题的。——烦躁的译者】**歌曲轻柔的从音响的喇叭中传出，all blurring into one single dimension where things like plaster casts and alleys no longer exist. **【完全看不懂——译者】**在两个人分辨出来之前，曲目已经进行到了第九首歌了，Megumi Hayashibara 的“Alchemy Of Love”缓缓的在房间响起。

真嗣：“真奇怪...你觉得吗？这歌手的声音听起来和凌波一样。”

明日香：“呃...什么？”

真嗣（温柔的）：“仔细听！”

明日香：“是的，你说的没错。这真有趣。我以前从没注意到...”

房间中的灯光已经被调到了最暗，这使得很难发现两个身影慢慢的但是却很顺利的穿过了这个房间。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的脸是离对方那么近，简直可以说是像只有一个人在跳舞一样。他们不停的挑着，直到 DAD 播放到了第十九首歌。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已经跳了多久，比如真嗣的腿很疼，又比如美里已经回来了。**【前面的两个身影中的一个已经揭晓，但还一个呢？加持？——译者】**对他们来说，时间已经停止了...他们紧紧的抱在一起。

明日香（温柔的）：“真嗣...？”

真嗣：“恩？”

明日香：“让我们去你房间休息下。我...有点累了。”

真嗣（点头）：“好的。”

【后面18X，未成年绕行，呵呵】

他们慢慢的放开紧紧抱着的对方，然后走进真嗣的房间。在真嗣进入房间后，明日香锁上了门。

明日香：“躺在床上，然后闭上眼睛，好吗？”

真嗣不清楚明日香想做什么，不过他还是那么做了。

明日香：“一直闭着，别睁开。”

真嗣照着明日香所说的那么做了。他躺在床上，让他的腿能休息一下，然后闭上了眼睛。他的好奇心很想偷看一下明日香到底要做什么，但他的理智告诉他应该闭着眼，就像明日香所要求的一样。不过周围的沙沙声让他越来越好奇。不久，沙沙声停止了，他能感受到又有什么东西上了床。当真嗣感觉到有人吻他时，他睁开了眼睛。明日香正激情的问着他.....

真嗣（眼睛向下看）：“明...明日香。”

明日香（轻吻着他）：“这就是我给你的生日礼物，真嗣...”

当真嗣再往下看时，他发誓他的心脏当时停跳了那么几下。明日香一丝不挂的压在真嗣上面。真嗣即使想逃走也没有机会了。**【个头，应该反客为主——XE的译者】**当真嗣恢复意识时，明日香已经解开了他的衬衫，现在她正在解开他的皮带。

真嗣：“明日香...你真的觉得那...”

明日香用一个热吻堵住了真嗣的嘴，这次她把舌头伸进了他的嘴里，并且深情的爱抚的着他。过了一会，明日香结束了这个吻。

明日香：“这难道不是一个美妙的礼物吗？”

真嗣：“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有点太早了...”

明日香：“每件事都有第一次...这个第一次...我希望是你...我爱你...我要证实这个...”

真嗣：“你确定你不会后悔吗...？”

明日香：“哦...不...我不会的...我确定...真嗣...”

说完最后几个字后，明日香再次轻吻了真嗣。

真嗣：“但是，那个...”

明日香爬到床头柜那，从中拿出她早些时候买的避孕套。真嗣呆住了，他至今从没买过这个东西。但明日香买了...而且还是为他买的。

明日香（温柔的）：“别担心那个...我考虑过那个...”（微笑着）“我的意思是，我不会有任意意外的...”

真嗣：“那...如果我们不必为了那个担心...那我想我也该让你知道我是多少爱你。你是不

是有点害怕？”

明日香：“害怕？我为什么要害怕？我相信你。我知道你不会伤害我的。”

真嗣（在明日香耳边轻声发誓）：“我不会伤害你！永远！”

真嗣开始像明日香刚刚那样轻吻她的脖子，不久，惣流·明日香·兰格雷和碇真嗣越过了那最后一步，告别孩童的天真纯洁，得到的是相互的爱与信任。这对于过去的他们是那么遥远，但这却正是他们现在的真实写照。他们不仅仅如刚才一般紧紧的靠在一起，还将对方紧紧的抱在自己怀中，因为他们得到了他们以前从没感受到的感觉——归属感，对彼此的。一首上 80 年代的歌曲荡漾在房间中...

I'll stop the world and melt with you I've seen some changes but it's getting better all the time
There's nothing you and I won't do I'll stop the world and melt with you The future's open wide...

标题：结尾 2

【是对上面结局的叙写，不是另一个不同的结局——译者】

第二天早晨。明日香在穿上她的红色晚礼服后，悄悄的离开真嗣的房间。但在她回自己房间的路上，她看到美里趴在厨房的桌上睡着。

明日香：“她怎么睡在这里？”

明日香走过去看了看，发现盘子里只剩下两份蛋糕了，而旁边还放着一个空的啤酒罐。她马上就明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明日香（叹息）：“Ach, Gott. **【哦，天啊。】**”

明日香走到美里旁边，用力的摇她的肩膀。

明日香：“美里，起来了。”

美里（半梦半醒的）：“HMMMMMMMM...”

明日香：“我说，快起来。”

美里抬头看着明日香。

美里：“我做了什么？”

明日香：“你把真嗣的生日蛋糕吃掉了一大半，你个笨蛋!!!”

美里：“哦，这是给真嗣的...哦（惊讶的声音）...”

明日香：“你会变胖的！”

美里（哈哈大笑）：“哦，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吃了。当我拿着啤酒回来时，我看到这些看起来很不错的蛋糕，恩，吃起来也很不错。”

她用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嘴（里面），那啤酒和蛋糕的残留气味让她皱起了眉头。

美里：“Um，虽然现在尝起来似乎不怎么好。”

美里（认真的）：“你为什么那么早穿着（打哈欠）晚礼服？你又睡他那了？”

明日香转身走向自己的房间。

美里：“为什么？”

明日香站在那，但并没有转回来。

明日香：“因为我爱他，美里。我全心全意的爱着他。”

明日香再次走向她的房间。

美里（微笑着）：“我猜我得到了我曾经想要的答案。那么你在外面做什么？回去看看他在房间里做什么，怎么样？”

明日香站在那看着她那正微笑着，别有用意的对着她不停眨眼的监护人。

明日香笑着跑回了真嗣的房间，迅速的脱下衣服后钻进了真嗣的被窝，她尽可能在不吵醒真嗣的情况下向他的怀中挤。明日香就那样在床上躺了五分钟，随后，在他深爱的人的怀中幸福的睡去。

—————THE END—————

译者后记：

终于翻译完成了 从翻下第一个字到打下最后一句话都快过去了半年了

不过期间有4个多月处于荒废状态...

记个流水帐 也算对自己第一次翻译那么长的文章的一个纪念把

最早看完这篇文章的英文版大概是去年4,5月份的事情了

当时就有想把它变成中文的冲动

不过当时的时间不允许

6月份要高考...呵呵

在最后几个月还看这个也算够"轻闲"的

正式开始翻译是在去年8月头的事情....

那时高考成绩出来 不好不坏 正常水平 2本录取

心情还是不错的

一下心血来潮就翻译前三分之一的内容

不过后来因为学车,开学之类的事情停了下来

人是有惰性的

期间想起过很多次要继续翻译

都懒的去动

这一拖就到了今年了

1月21日 又看到这个帖子

看到lyc8854111 试图用翻译软件翻 结果出现乱码

往上翻帖子 看到自己曾说过要试着去翻译

从电脑里找到原本翻译的那些

粗略的看了下 不仅发现很多错误(有些错误还很搞笑)

也觉得自己该把后面的翻译出来

算是有始有终把

这几天上海天气一直挺冷的 所以就一直窝在家里

翻几段 然后做做别的事情

没想到没几天就快翻完了

自己都没想到那么快

昨天晚上11点(2008/1/25 晚11点) 终于敲下最后一句话

当时一下觉得很开心 终于啊 终于完成了

随后经过1个多小时的粗略校正

修正了很多错别字和一些不太连贯的地方

总算是完成了 算农历总算是在一年里完成的(小安慰自己一下^_^)

真的是长长叹一口气啊

完成后真的好多感想.....

总结下就是 这文章真TMD长啊.....

中文和英文能力都有限,如果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大家告诉我

而且其中还有很多看不懂的句子.....

最后大叫一声

终于TMD翻完了

打完 收工 睡觉

Go back to sleep, precious

原作：AngelNo13Bardiel

翻译：杰哥

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今晚大概已经不下十次。我再次失眠，我的思维不会让我有足够长的放松时间来入睡。

简而言之：我的生活正处于极其糟糕的状态。

好吧，这样说已经算是轻描淡写了。但情况就是这样。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情况只能说是每况愈下。三号机和东治发生的事……我不知道那天我更痛恨谁：利用我的双手去做他那肮脏工作的父亲……还是没有做任何事去阻止他的我。

不，绝对是我自己。

然后我逃跑了，但最后还是回来和一个几乎摧毁了地下都市的使徒战斗，结果差点永远和初号机融合在一起。我不记得那些日子里发生了什么，只有隐隐约约的景象和声音出现在我的梦中。我不知道我没有留在那里是不是好事，现实世界里似乎没有什么地方比那里好。

一个多星期前，我听到美里小姐在听了加持先生的留言后失声痛哭。从她伤心的样子……我可以确信，他死了。我没有证据，但是……我可以从她的痛苦程度来判断。

然而我什么也没做。再次的，我成为了世上最没用的人。现在，她回家的次数比平时还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她不在的时候，这间公寓几乎一片死寂。

从房间的薄墙上传来的声音，我不用仔细听也知道那是什么，最近三晚我一直能听到。“明日香……”我低声说。

我也伤透了她的心。

最近一次来袭的那个使徒，对她……造成了某些影响。美里基本没有告诉我什么，只是

说它直接攻击了她的精神。我无法想象她经历了什么。可是，我仍然没有做任何事去阻止它发生。一个月前发生的事导致初号机被冻结，而司令拒绝了我出击去帮助她的请求。又一次，我对他的仇恨只有对自己无用的痛恨能与之相匹敌。从那天起，她求救的哭喊声就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回荡。

她的房间里传来更多的抽泣声。它很轻柔，几乎无法辨认。这种不愿被别人听见的哭声只有我能听出，我确信。我翻了个身，用枕头死死包裹自己的脑袋，试图忽略那些声音，除此之外，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帮不了她……我帮不了任何人。

她的房门轻轻滑开，伴随着细微的脚步声，我从床上坐了起来。明日香三天来几乎没有离开过她的房间。当她这样做的时候……我不愿看到这样的她。她的行为和状态让人感觉，她的身上似乎少了些什么。不仅如此，还有她的眼神，它们是如此……涣散，仿佛与周围的世界脱节一般……这让我感到恐惧。

当她穿过公寓时，我离开床垫，仔细倾听着，她的步伐缓慢而沉重。我拉开自己房间的门，进入走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监视她。

不……不对。我知道为什么：和她一起生活了这么久，我逐渐开始在意这个女孩，不只是作为朋友的关心。不知从何时开始，尽管她对待我的态度并不好……我还是爱上了她。但是我对现在的状况无能为力，我永远无法……

我摇了摇头，静静地跟随她，从拐角处靠近浴室。从她看不见的角度观察着她。门没有关，她把一些冷水泼到脸上，然后打开水槽。她穿着通常的夜间服装，但头上没有戴着 A10 神经连接器，我似乎从未见过她将它们摘下，仔细回忆后更加确定。（译者注：仔细看 TV 版就会发现，明日香一直将 A10 神经连接器当作发卡用，几乎从没摘过。神经连接器是 Eva 驾驶员的象征，而明日香一直以驾驶 Eva 为荣，因此才会一直戴着它。）她凝视着水池，呼吸有些沉重，将视线缓缓转向镜子。

还是那样的眼神，她的眼中仿佛只有一片空白。我怀念那双眼睛曾经包含的情感，即使只是对我的愤怒。“同步率 0……”她平静地说，我心里一惊，躲回转角处，然后意识到她是在自言自语。我知道她之前去总部做了一些测试，检测她的同步率是否受到了使徒的影响。她简短的一句话让我的心沉了下去。身为 Eva 驾驶员，对于她来说一直是最重要的事，而现在……

就算我之前还没有为她感到痛心，那现在我也会了。

“我想他们不再需要我了，”明日香继续自言自语。我躲在她的视线之外听着，希望我能走进去……说些什么。可我实在太愚钝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即使说了也无法改变现状。还是这样，我是如此的没用。

“没有人需要我。”她继续说，声音听起来极度失落，“这里没有任何人真正需要我。”停顿了一下，我慢慢地移动到拐角处，看到她的肩膀抽动着，零星几滴泪水从她的脸颊滑落到地上。她说：“我又哭了，明明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哭泣了。”她的语气痛苦而毫无生气。“没关系，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她站在那里，低头看着地板，一切都变得如此安静。我想走过去……

我又摇了摇头。我无法帮助她，我甚至帮不了自己……

几秒钟后，我转移了一下重心，脚下的地板发出咯吱一声。在如此安静的环境下，这点噪声相当明显。明日香缓缓转向噪音的方向，在我迅速躲回拐角之前，我们的眼睛对视了一秒钟。自从使徒袭击以来，我还没有直视过她的双眼……我希望刚才也没有。那迷茫的目光似乎只是穿过了我，但并没有真正看到我。我不确定她是否注意到了我，但我的心跳还是到了慌乱的程度。

“真……真嗣？”她轻声问，随后沉默了一段时间。“他……他不会拒绝我的……”周围如此安静，我却几乎听不到她的声音，或许这只是她脑海中的想法。我不明白她的意思……但在我仔细思考之前，她已经朝我的方向走来。

我努力抵抗着逃回房间睡觉的冲动。我屏住呼吸，从躲藏的地方出来。我没有直视她的眼睛，我不想看到它们。“嗯……嗨……”我支支吾吾地说。好极了……再次的，我什么也没做。

我听见她走过我身边，但我只是低头看着地板。不过，我仍然可以感觉到她在我身后。“看着我，”她轻声说，声音从我正后方传来。我叹了口气，为自己可能遭受的愤怒做好准备。实际上，那样总比没有情绪要好……

我终于转过身，抬头面对她的目光。我还没有为看到的一切做好准备。她的眼中又有了

情感……但那只是悲伤。一种不应该出现在明日香眼中的极度的悲伤，这点我很清楚。“你听到我说的了？”她问，我犹豫着点了点头。“那你应该知道我再也不能驾驶了。”我试图说些什么，但是当她继续时，我闭上了嘴。“别说什么，我知道这是事实。”她向前迈了一步，我出于未知的恐惧后退了一点。“我们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她持续向我靠近，我则不断后退，进了浴室，最后我感觉到了背后的墙壁。我从未对她感到如此害怕。“所以我会给你尝点小小的甜头。”我看着她伸手抓住我的衬衫，“我们来做些有趣的事……”她靠得更近了，头就在我旁边。我几乎无法呼吸，我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我--

当我感到她轻轻地咬我的脖子时，我的思绪回到正轨。我说：“明-明日香…”，感觉自己的决心正在迅速丧失。

“嘘……你只需要接受。”她小声说，双手在我的胸部摸索着。“我们要做一些成人的事情……”她伸手摸了摸我的左腿，使我试图思考的大脑完全陷入混乱。“……然后，我们将看到末日。”她的手向前伸了一点，“一起。”

我花了一会儿抵制这种快感，而后她的话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其中包含一些令我恐惧的东西。“你--你在说什么？”

“让我感到特别，真嗣。”她贴着我的脖子说。“然后……和我一起死吧……”她抬起头，再次看着我，眼中充满了绝望和恳求……但那不是她。“拜托……”

不，不能这样。

“停-停下……”我咬紧牙关低语，试图摆脱她的手，但她抓得很紧。明日香无视我的渺小的抗议，并继续靠近我。

“停下。”这次我大声地说，但是她继续无视我的话。我终于有了力气，将手放在她的肩膀上，用力推开她。“我……说……停下！”我大喊着，猛地靠向背后的墙（反作用力？），成功摆脱了她。我凝视着地板，试着控制呼吸，我感觉自己快要昏倒了。我回头去看明日香，但她只是站在浴室中间，表情很惊讶。我打起精神，用颤抖的腿站了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或者将会发生什么。“明-明日香……”我喘息着说，“你在做--什么？”

还没来得及思考，我注意到了她的目光。那冰冷而空洞的凝视又回来了，但似乎还包含着别的東西。悲伤和惊讶只持续了片刻，然后……她看上去非常狂野。“你…你……”她重

复了几次，然后咬牙切齿地朝我走来。

在我看到她的攻击前，我已经感觉到她的膝盖与我的腹部之间猛烈的接触。我紧紧捂着肚子，重重地倒在地上。我艰难地呼吸着，看到她慢慢地走出房间，依稀听见她的话：“看来我只能自己去了……”我重复了这句话几次，然后才感到腹部的痛感，同时极度的恐惧充斥了我的内心。

我终于站了起来，向厨房望去，正好看到明日香从抽屉中取出了一只大刀。她话语的含义在我脑海中愈发明确。

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不知从哪来的力量，冲进厨房，抓住明日香拿刀的手。“明日香，不！”我大喊，我的声音沙哑而沉重，仿佛撕碎了空气。

她转过身来，摆脱了我的控制，向我的方向挥舞剑刃。“滚开，姓碓的！”她吼道，“如果你不打算和我一起，那就像你平时那样，什么也不做！”

我下定决心，向前迈进。她拿着刀向我挥来，我感觉到它切穿了我衬衫的布料，轻轻地划过我的胸前。该死，她是认真的。“我说真的，我会杀了你！”她哭喊着。当我犹豫的时候，她把刀转向了自己。

我冲向前，从她手中抢下刀，丢向厨房另一侧，但她已经狠狠地在我的右前臂上割了一刀。我痛苦地咕哝着，看到鲜血不断从伤口滴落。明日香没有丝毫犹豫，对着我的上腹部来了一拳。“为什么你要阻止我？”她大喊，踢向我的大腿上部，然后一拳打在我的脸中央。我畏缩了一下，但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肾上腺素，我仍然站立着。当她再次试图去拿刀时，我伸手将她的胳膊缠绕起来，把我们两个钉在一起。

“放开我！”明日香在与我缠斗的同时咆哮着，“滚开，你这个混蛋！”我竭尽全力紧紧抓住她，让她能做的事只有扭动和踢打她能触及的一切。她猛地向我撞来，我们扭成一团撞向橱柜，盘子和玻璃杯碎了一地。我把我们从破碎的厨具旁边移开，继续紧紧抓着她。

明日香将头猛地向后仰去，击中我的鼻子。我感到鼻梁骨在她的撞击下断裂，但我仍不放手。我现在应该很痛苦，但是我身体里的肾上腺素让我没有任何感觉。她拼命扭动着身子，

现在面朝着仍然试图抓着我的我。“为-为什么？”她问，她的攻击不再急速而猛烈。“为什么你不……只是让我……”她终于停止了对我的攻击，但是仍然在我的怀里挣扎着。“放开我。”她用凶狠的声音低语道。在正常情况下，这足以让我屈服，但今晚不会。这次不会。

“不……”我说，我的声音微弱而生硬，因为我终于开始感到痛苦。我的整张脸和身体很多地方都有瘀伤，而且我能感觉到鼻孔里流淌着点滴鲜血。

“我说放开我，”她说，这次更大声了。这可能是我听过的她最愤怒的语气。

“我不会。”我重复道。我的声音十分坚定，但是我的腿开始发软。我觉得我以前从未以如此坚定的态度说过任何话。“不会了，明日香。再也不会了。”我咽了口水，准备说出我从未想过要告诉她的话。“你对于我太重要了。我……在乎你。”

明日香停止挣扎，紧张了片刻，直到我感到她开始发抖。起初只是轻微的颤抖，但逐渐变得剧烈。

终于，AT 力场消失了。**【原文：Then the dam finally breaks.】**

明日香把头埋进我的怀里，开始悲伤的哭泣，我不觉得有任何人能悲伤到这种程度。当她扑向我时，我跌落在地板上，终于感觉肾上腺素离开了我的身体……但我一直抱着她。从未放手。

我没有碰明日香，让她尽情哭泣。我想起手臂上的伤口，伸手从抽屉中拿出一条毛巾，把它紧紧地包裹在前臂上。毛巾立即被完全染红，可能永远毁了……但我并不在乎。我把注意力转移到在我怀里哭泣的那个女孩。我摇摇晃晃地抱住她，并尽最大努力抚慰她。“嘘……没关系，明日香……”我重复了好几次，抚摸着她的背部和头发。“我在这里。安心哭吧……”

过了一段时间，我意识到我也在哭，尽管不像她那样明显。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流进了衬衫，但我并没有在意，厨房一片狼藉也无关紧要。现在，只有明日香是最重要的。我紧紧抱住她，闭上眼睛，开始和她一样猛烈地颤抖。

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我不能再消极地呆在一旁，看着她逐渐崩溃。我绝不会再逃避她了。

而且，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我太爱她了。

Sing this corrosion to me

原作：AngelNo13Bardiel

翻译：杰哥

Go back to sleep, precious 的后续——译者注

我睁开双眼，眼前一片黑暗，如同已经一无所有的我。回想起那个熟悉的噩梦，一滴眼泪从眼眶中滑落。始终是同一个噩梦：年幼的我是一条长廊上向着那扇门奔去。**【译者注：详见 TV24 话开头】**

妈妈.....为什么你没有带着我一起走？那样我至少过的比现在好.....

我轻轻地移动身体，转向另一边。这时我惊讶地发现，真嗣躺在我的床边。刹那间，上次清醒时发生的一切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失去了存在价值的我，试图和真嗣寻欢作乐，还差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还有他的。真嗣正在熟睡，可他的脸让我感到惊恐。准确来说，是我对它造成的伤害。他的鼻子肿了，一只眼睛下面有一大块淤青。Mein Gott **【天哪】**，我对他做的那么过分吗？

我摇摇头，试着用自己平时的方式思考。哼，他活该，偏偏在这种时候，他没有选择什么都不做！我差点就能从这所有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或许还能和他一起离开这个世界.....而他就这样毁了我的计划。不过这个想法并没有持续多久：毕竟过去的那个我已经死去了。

但之后发生的事确实令我震惊。我不断地攻击他，可他却始终站在原地。他.....没有逃避.....他抱住了我。而我，在他的怀里哭的像个无助的小女孩。Gott，如果被他这种人同情，那我真是无可救药了。**【22 话台词】**

但是他的话.....那个笨蛋真的在乎我？不可能，他甚至都不喜欢自己，他怎么可能.....

他的翻滚和呻吟声将我拉回了现实。我坐起来，怀抱着膝，尽可能试图远离他，虽然只是隔开了几米。他一清醒，头就转向了我。“明日香.....”他平静地说。

“你在这里做什么？”我问，试图让声音中多几分威胁，然而声音中的颤抖却无法隐

藏。我希望他不知道我现在有多想哭。

他叹了口气转过身子。“我……我只是想确保你不会再……试图伤害自己。”他停下来，回头看着地板。“你睡着后我把你送回了房间。然后我清理了厨房和浴室……”

“还有你自己？”我打断了他。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拿着刀向他挥去。

他微微点头。“我用纱布和绷带处理了一下。实话说，这不是什么严重的伤。”我的目光移到他的手臂上，看到红色的斑点蔓延着，尽管他试图掩盖。可他接下来的话令我猝不及防。“你……你想谈谈吗？”

“不。”我说，更紧地蜷缩着，直勾勾地盯着前方。“现在离开。我不需要你，或是你的同情。”

出乎我的意料，他摇了摇头。“不，明日香。”他的语气比平时更坚定，几乎令人毛骨悚然。“我再也不会逃避你了。”

“为什么？”我问。“这可不像你之前对我的态度……”他退缩了一下，意识到我说的没错。他之前所做的一切只是蜷缩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而让我独自面对一切。

“因为……”他咽了口水，表情变得僵硬。“因为这是我的决定。我已经失去了太多。我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个我身边的人。”他转过头。“尤其是你。”

我的目光转向他。“就像我说的那样，你以前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我重复道，我们都清楚这句话中的恶意。

“我知道……”他叹了口气，“我知道我以前总是伤你的心。”他抬起头来，和我的眼神交汇。“但是……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我……保证。”

“别去承诺那些你做不到的事情。”我回击道。

“但这次我能做到。”他回答说，他的声音几乎是耳语。“我再也不要当以前那个懦弱的碇真嗣了。”

“那祝你好运。”我摇了摇头，“你无法摆脱过去的自己……”

他没有立即回应，只是将目光转向了地面。我们之间的沉默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难以忍受。“你准备好谈谈了吗？”他再次问道。

我正要张嘴反驳，但他的语气阻止了我。它柔软又关怀，真切地想要理解我之前的行为。我试图抵抗告诉他一切的想法……可是他已经见过在最低谷的我。他看到我哭了，十年来没有人见过。我已经失去了一切，为什么还要在意这该死的尊严？

“我……妈妈，”我开始说道，吐露我不愿说的事使我的声音很紧张。“她参与了二号机的开发。在实验过程中却发生了意外，她……”我试图忍住眼泪，但那是徒劳的：它们还是夺眶而出。我把头靠在膝盖上，希望真嗣不会注意到。“从那以后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她对我不理不睬，把一个洋娃娃当成是我。”这些话脱口而出，仿佛不受控制一样。“当我被选为驾驶员的那一天，我奔向她的房间……”我停下来，忍住没有啜泣。“她……她吊在天花板上。娃娃在附近，头和身体分成两截。”我听到他有些喘息，但我继续着。“她曾对那个娃娃说希望我和她一起死。我当时应该在那里的，我应该和她一起死的，我--”

“别说了。”真嗣坚定地说道，声音却充满悲伤。“永远不要告诉我你想要那样。”

“为什么不呢？我……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真嗣。”我回答，抬起头看着他。这次我没有掩饰眼泪。“Eva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切，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其他人呢？”他问，显然对我的自我评价感到沮丧。“美里？或是光？”他垂下头，不再看着我。“或者……我？”

“你们到底在乎什么？”我反驳道，将双腿向后放低。“我只是用各种方式将别人从我身边赶走。”

“可我们不会！”他大喊，让我们都感到惊讶。“虽然你不希望与他人接触，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想。”我凝视着他，想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这么激动。“我……也不想让任何人靠近我。”他说道，这次温和得多，“我怕他们会抛弃我。以前一直都是这样，为什么这次会有所不同？”他再次抬起头，看着我房间远处的墙壁。“但……那还是发生了。别人开始接近我。我开始真正在意他们，担心失去他们。”他摇了摇头，同时闭上了眼睛。“你可以尽一切可能避免与他人接触，但是你不能改变别人与你产生羁绊的方式。”

我回想起一句老话，说道：“一旦让别人进入你的内心，你的生命就不再属于你。”这句话用来形容我现在的感受再贴切不过了。我苦笑着，转过头：“说的就是我，在所有人中，我选择向你倾诉了我的一切。现在，我已经完全没用了……”

“不要再说了，明日香。”他恳求道。“你不是无用的……”

我坚持道：“不，我是没用的。”音量逐渐提高，“我再也不能驾驶 Eva 了，而这是我的全部价值所---”

“你不是毫无价值的，明日香。”他打断我，这一次几乎生气了。“你比你想象的重要的多！”

“哦？”我质疑道，再次面向他。“那么看来你知道我有多重要？”

“我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他犹豫着说道，站起来。

“那你为什么这么在乎，真嗣？”我回敬道，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执念如此之深。

“因为我爱---”他开始大喊，然后突然沉默。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因为我就是在乎你。”他静静地说，目光略微向下。

我默不作声地听着这句几乎脱口而出的告白。他是否真的对我有这种感觉？“胡说。”我说。“你甚至都不喜欢自己，为什么会在乎我？”

“因为我不想失去你，”他说，不再看着我。“我也不想失去别人，但是你……”他停下来，坐在我的床边，终于再次凝视了我的目光。“你和他们不一样。就连想到你……都让我感到心痛。”

我移动到稍微离他近一点的地方，移开视线。“真的，你不应该说自己做不到的事。”

“但是我可以。”他说，稍微转向我。“上次作战期间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令我痛心。我痛恨自己什么都……不做。”他抬头看着我，然后看向床垫。“在那之后我也不愿看到你。从那以后你就再也……不是你了。”

“那个我已经不在了，真嗣。”我回头，盯着他。“她在那天战斗结束后就死了。”【译者注：指22话和鸟天使的战斗】

他说：“我不希望这样。”我困惑地看着他，他解释道。“无论你怎么对待我，我都仰慕你的技术……你的自信……你的决心。”他对我微笑。“我只是想让你变回以前的样子。”他屏住呼吸。“尽管你说你讨厌我。”

“……我真的这么说过吗？”我问，随即回想起上次战斗后我说的话。我叹了口气，说：“你知道……那不完全是实话。”现在轮到他困惑了，我继续说到，“我……我从来没有真正讨厌过你，你知道，我只是讨厌你做事的态度。”

“以及逃避的态度。”他补充道，我点点头。“抱歉……”

“不许道歉。”我厉声说道。“我们俩都搞砸了很多事情。”我深吸一口气，酝酿着我的话。我低头看着床单，不想在说下一句话时面对他。“关于之前对你做的事我……很抱歉。”我的脸上发热，但我继续说道，“我只是想尝试……那件事。而且我还提出结束我们两个的生命。但是你拒绝了我，我以为-”

“可那不是……你，”他打断了我，我抬起头看着他。“所以我阻止了你。”他伸出手来握住我的。“但是我……我永远不会拒绝你的，明日香。”

他的语气，他的话……完全超过了我现在的承受能力。我感到眼泪又开始在眼眶中积蓄，但我没有试图抑制它们。我低下头，开始在他面前哭泣。“你这个笨蛋……”我哽咽着。终于，我伸出手，把头埋进他的衬衫里，放声大哭。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摇摇晃晃地抱住我。他的紧张让我露出一丝微笑。今晚他已经见过我最糟糕的状态，但我只是这样仍然让他有些恐惧。

“嘘……已经没事了。”他揉着我的背，轻声说。“安心哭吧……”我听见他忍住了自己的抽泣声。他倚靠着我哭泣着，我也是……我们现在肯定看起来一团糟。“至少，你不必一个人哭泣。”

我们像这样维持了几分钟，只是靠着彼此轻声哭泣，听着我们的心跳。如果以前有人告诉我有一天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会一拳打烂他的下巴。而现在……我只是感觉这样很好。我

可能处于低谷……但至少我并不孤单，现在这样就足够了。今晚，我看到了真嗣全新的面貌，我一直期待他展露的面貌。如果这一切早点发生该有多好，可惜……好吧，对本可能发生的事感到遗憾毫无意义，不是吗？

“真嗣……”很长一段时间后我终于说道。

“嗯？”他轻声说。

“不……不许离开我。”我的声音低到几乎听不见。

“我不会。”他停顿了一会后说到，“再也不会了。”他亲吻我的头顶，我轻轻地喘息着。
“只是……别再做那样的事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只是把头埋进他的衬衫，尽管它已经被我的眼泪浸透。当然，我们都不在乎这点小事。享受此刻就足够了。

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不能重蹈过去那个自己的覆辙……但除了那个人，我不知道还能成为谁。但是也许，也许……我可以再次振作起来。再次参加同步测试，努力成为最好的。我必须这样做，尤其是在经历了这些之后。

而且我必须再次振作起来，不仅是为了我……也是为了他。我之前说过的那句话一点没错：当你的心里有别人时，你的生命就不只属于你自己。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就已经在我的心里。但在他将自己的心意传达给我后……我再也不能忽略这种感觉了。

但是我不能告诉他，现在还不行。我要让自己成为他迷恋的人，曾经的那个我……或许，一个更好的我。

我终于不再颤抖和哭泣，但我仍然紧紧抓着他，深情拥抱他。真嗣……你这个笨蛋……大白痴……我也爱着你……远比你想要的要多。

I mustn't run away

原作：Andrew Huang

翻译：kwin

家里东西吃完了。

而我呢，才不敢让美里小姐去采购食物。这一点我跟明日香早就同意好了，所以她决定陪我一起去买。这个主意刚开始听起来还不错...但唉，历史上有很多烂主意也是“刚开始听起来还不错”。

“我们为什么不能买些‘真正’的食物啊？你知道吗，譬如说...唉，我看你这个白痴也不可能知道‘真正’的食物是什么。你吃的饭一定是往你大脑堆积的...”

就这样一路到超市，在超市中采购时，到结账付钱时——也就是这一整趟她都在吵。可恶，有时候她也真是有够烦。

我一直很努力的想转变话题。真的，很努力。叫她去想想星星的奥秘，云的多彩多姿...

※啪※“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啊？”

唉，显然没成功。“你不要烦我好不好？还有你不会习惯一下日本食物啊？真是的！”

“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又是面又是饭又是鱼的。怎么没有鸡肉牛排呢？我是说啊...”我不知道她是从那学来的，但她能把声音调到刚好让我快受不了的程度。

“...真不知道我一直理你干嘛，你这个懦弱胆小的自闭儿...”

现在变成人身攻击了。当我发现我已快受不了时，我又尝试的把话题转开。她好像在路过服饰店时有安静了一下...我也不确定，因为那时我忽然注意到了凉爽的夜风、叶子的沙沙声、还有那洁白的月光...

洁白的月光...人家都说满月对人的行为会有影响的...应该就是因为这样吧...

在回家路上她还是一直喋喋不休，到了最后我也实在受不了了。平常她抱怨时已经够烦了，但那些个人的攻击一如她这次骂我的，什么“幼稚无能没资格驾驶 EVA 的白痴”——已经让我无法忍受了。我转身面对她，张口准备回骂她一句...然后就呆住了。

银色的月光轻巧地洒在她的秀发上；纤细地描出她那还在不停抱怨批评的嘴唇和脸蛋；从她的蓝色双眼闪闪反射，在黑暗中似乎映出一种我无法以文字形容的神秘感...

她好美。

我好像在这时察觉，她已经不在抱怨了，而是在问我什么。好像是“嘿，你还在吗？哈罗？”这一类的话。同时她也在我的面前挥着她的手。

我没有回答；反而，我伸手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拉近...

“咦——你干嘛啊...”

...然后吻了她的双唇。

这似乎也是叫她闭嘴的一种方式。

我还记得住每一丝细节：她全身都僵硬了起来，湿润的嘴唇贴着我的微微发抖；我感觉她的头发轻轻的在我的脸颊上飘浮，她的心跳加快...

我还听到原来挂在她的右手上的一袋食物‘哗啦’一声掉到地上。这一声终于把我打醒了。我忽然记得了我在那里；更重要的是，我忽然察觉到我与明日香的相对位置。那一刻我对我自己的行为所感到的惊讶应该跟她所感受的一样。

我一定是被什么附身了。

我退后了一步，在月光下看著她的脸。在被她秀发围住的漂亮脸蛋上，呈现出她的惊讶，逐渐转变成稍带红晕的害羞，然后极速恢复成熟悉的愤怒。但是我似乎有看到—

“啪”

“变态。”她低声的骂到，然后捡起袋子转身向我们的公寓跑去。过了一会儿我才回了神，把自己也掉到地上的袋子捡起来，一只手无意的摸着已红起的脸颊。

但是...刚才我还看到了什么？在一丝红晕和怒气之间，她的脸上....好像呈现出深深的伤情？

我开始追她。

那天晚上的晚餐过得蛮尴尬的。我记得明日香一直不愿意理我—真不知道我怎么会注意到，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也不敢看她。

幸好那天美里小姐又醉得不醒人事了。她好像什么事都没察觉到，如她煮的青菜有多么难吃。

整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一直避开对方，一直回想所发生的事...至少我有在回忆。我似乎还做了一些作业，看了些电视后才上床睡觉，但我发誓我对这一点都不记得。

我瞪着已熟悉的天花板，在脑海中看到月光下，我吻她前明日香的脸蛋。我也记得看到在她脸上，一瞬间闪过的深深伤情...

为什么...？

再这样下去我明天一定会起不来的。真讨厌睡不着。犹豫了许久后，我决定还是去找明日香谈谈，好把这件事...弄清楚些。我心想她应该跟我一样受到这件事的影响...至少我是这样希望啦。

我静静的离开房间，走过美里小姐的房间—她的灯还是亮的，所以我得很小心—然后到了明日香房间的门口。鼓起勇气，我轻敲了一下门，然后进去了。

“明日香，我想跟你谈谈...”

她已睡着了。

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在这种不寻常的情况下跟我接吻后，她竟然那么快就睡着了？也许是我有点自大，但我还是感到一阵不理性的气怒。真可恶，她怎么一下就把这件事给忘了？显然她没有跟我一样，睡不着的想这件事。哼，好啊，如果你都不在意的话，我也不在意。心里夹杂着一些气怒和忧伤的我转身准备离开。

“不...”身后明日香突然低声哭道。

“不”这个字眼含着强大的力量，不论是用命令的语气吼着的还是低声念出的。但有时低声说反而更有力。

明日香又低声的哭了一声。

要不是这曾发生过，我也许会以为是我幻想的。好久以前的回忆重浮了。那次我正要亲她时，她在梦中说了一句“妈妈”，一滴眼泪从脸颊滚了下去。她也只是个孩子。只是个孩子...

还真会挑时间。就在我要生气的回房间休息时，她突然给了我留下的原因。那一刻我的心感觉好复杂啊...

我轻轻的把床边她的衣服和一本大学物理课本移开，坐了下来。她侧面躺著，双手紧紧的把薄被子握在胸前。我可看到她脸颊上有一条湿润的条痕，是一滴眼泪从她眼角流到披在她脸上的红发的痕迹。她又低声的说了一声“不”；伤情再次显示在她的脸上，只是这次没有那么深而已。

我记得决定留在她身边，陪她熬过这场恶梦。我要等她睡得安稳些后，再回房就寝。我伸手轻轻的把她的头发从她脸上推开。她突然动了一下，简直把我吓个半死，但幸好她没醒来。我坐回原位，静静的看著她的脸。如此的纯洁，如此的美丽，又如此的脆弱...跟醒时的明日香，是个截然不同的女孩。高傲凌人的一面，只是她的盾牌、面具？看著熟睡的她，我又迷住了。

说迷住，不如说我睡着了。我所察觉的下一件事，就是床边闹钟在响的声音。刚开始我还尚未清醒，但很快的，我记得自己的处境：在明日香房内，坐在睡著的明日香旁边。我赶快在还有机会时跳起逃跑，但也许是命中注定，我的坐姿让我的双腿麻了。

一只手臂从一团枕头、棉被、红发、和睡衣中伸出，往闹钟挥过去。显然她在睡梦中翻了身；由於闹钟的位置离我比她所面对的墙较近，她那一挥没有完全命中，反而把闹钟从桌上打的飞出去...然后打到我的脸。

“唉哟！”

惨了。

那团睡衣与秀发被推开，显出还未睡醒的明日香。她转头面对我，模糊地眨了眨眼。然后她又眨了眨眼。

我想我当时的表情一定是锁在无力的惊慌下。

明日香瞪着我，好像还不清楚她是否还在做梦，然后低声问道：“真嗣，是你吗？”

我的喉咙好像卡着什么似的，无法回应。最后我放弃了，只有点点头准备领死。我似乎感觉到血液流回我的腿中。在这种情况下那蚂蚁爬上爬下的感觉只带给我更大的不安。

她依然轻声细语，但现在较像一只肉食野兽的低吼声。“你在这干嘛？”

我的恐慌一直增加；显然，明日香已经越来越清醒了。我现在想逃也来不及了。我勉强地清澈喉咙，发抖的答道：“我想... 想要跟你谈谈...但你已睡了。在做... 做恶梦。我，我不想让你一个人.....” 又是结结巴巴的，就像那次跌到绫波身上一样紧张。也许我不开口还好些，但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干吗？

一丝惊讶从她脸上闪过，紧接著害羞的表情，然后转向气怒...而在那之间，我又看到了极度的伤悲哀悔。那到底是何...？

到现在，我还是一直在回忆那天晚上。

当然，我以前都一直被她所吸引。她是我们 2-A 班中最漂亮的女生...但她人也很烦。一直那么盛气凌人的...

但当她露出关心他人的一面时，她可是如此温柔的...

而当她露出脆弱的一面时，她又是那么不堪一击的。

所以我不能留她一个人不管，对不对？

不能逃，不能逃，不能逃.....

那我吻她又是为什么？我们已前是有接吻过，但那次只能用“极不舒服”形容。这也只能怪她在接吻时把我的鼻子捏住，因为她说我的呼吸会让她觉得痒痒的。哼，就因为她这小小不舒服把我搞得脸色发青。所以我吻她干嘛？我的意思是，我只是我而已。碇真嗣。我自己也很清楚我这生没什么英勇事迹可言。所以为什么...？

到了现在，我依然不知道。

我一身无法发洩成力量的怒气，瞪著萤幕。那个使徒在侵害明日香的心灵，而我却无法救她。爸爸不愿意解冻初号机，让我出击。

“不!! 不!! 我不想回忆那些事！我想把它们永远忘掉！”

她的喊叫从通讯器传出，如铁鎚般鎚著我的脑海。我好愤怒，都快吐出来了。可恶！为何在这种时候我无法伸出援手！

“求求你不要看我的心思...！不要!! 不要!!”

当时我没察觉到，但我已气愤的哭出来了。明日香被使徒精神污染，而我却无能帮忙！“不能让初号机受到污染”就是爸爸冷淡的解释。

这种时候我真恨他的无情...和自己的无能。

唯一阻止我不背叛命令，自己出击的原因，就是爸爸已派绫波去拿个叫什么朗基努斯之枪的武器来对付使徒。

我看到零号机从地上出来，手中紧握着一根双尖锋的血红长矛。零号机在贰号机后方做好准备姿势。我突然察觉明日香已经不在哭叫了。我好像感觉脖子被谁勒住的样子。

绫波瞄准了使徒，仰身准备以全力抛出长枪。

突然，贰号机把身体从使徒的光线中拔出，转身冲向零号机，伸手要抢长枪。零号机一时呆住；绫波怎可能预料贰号机会这样做？我的心跳似乎停住。那是明日香...还是使徒？

我的疑问很快就消失了。贰号机从毫无戒惫的零号机手中抢出武器，转身朝光线瞄准，然后把长枪丢了出去。血红的枪瞬间转变成一束耀眼的能量。

直接命中目标。

我差点被自己的惊讶呛到。

“明日香.....”

我轻声的接近她，低身走过四周围绕的黄色布条。

“太好了，明日香。”

她没回答我。明日香双腿抱在胸前的坐在地上，下巴靠在膝盖上。她不停的轻轻摇动身体。

“明日香？”

没回答。没声音。她好像根本不知道我就站在她后面。她唯一可称为反应的动作，就是身子摇了用力些。

虽然之前我那么的...激动，现在本性又回来了；我转身要走。

然后我听到她颤抖的吸了一口气。这可不是普通的一口吸气，而似乎有其独特复杂的节奏。它好像跟我说：“刚才那差点就是一声哭声，你知道吗？”一丝丝声波轻轻的传入双耳，随著脑神经深入脑中，更深入，直到传过大脑，越过心灵，接触到只有人拥有的，可把人与世上其它动物分开，让人有资格自称人类的一处——然后拉了一把。用力的拉了一把。

不能逃 不能逃 不能逃 不能逃 不能逃 不能逃 不能逃 ——

不，我不会逃的。

还真会挑时间...

我回头走回她身边——她仍然一直前后摇摆——然后停在她身边。我吸了一口，为可能的后果做好心理准备，然后抓住她的左手臂，勉强的不让滑滑的战斗服从我手中滑开，用力的把她拉起来。

虽然我本来是想轻细些，但我想这样是无法达成目地的。

“明日香！”天哪，她的双眼...竟如此的空虚。一时我又感到不知所措，但只有一刻。我鼓起勇气，抓住她的肩膀摇着她。“振作点！你一定要振作起来！”

她无表情的脸改变了。不只是脸上恢复了感情，而双眼的确也恢复了生机。再次，她的表情从惊转为羞，连接著切入人心的悲伤，结束於愤怒。我等著一巴掌。

但接下来的不是愤怒的一巴掌，而是伤痛的眼泪。

那份伤情再度全部呈现在她的脸上。我看到她这样子自己心中也好伤痛。十四年压抑的悲伤一瞬间，全集中在她的脸上。我自己看了都快哭了出来——不，我真的哭出来了。她的表情，就是那么伤心。

“真嗣...”她哭着说，“真嗣，真嗣，对不起.....”

突然间我满怀抱着发抖哭泣的女孩。明日香一直重复的说着：“对不起，对不起...”

我尽量用自己也在抖的声音安慰痛哭的她。“明日香没关系，没关系...我在这陪你，我不会离去的，我发誓...”我感觉到她的身体放松了，慢慢的跪在地上，让她能靠在我身上。她双腿已失去的力量；她依然抱住我，好像为了生命似的紧抱住我。“我在这。”我抚摸她的秀发，紧紧的抱住她，让她的头靠在我肩上休息。她的眼泪溼透了我的衬衫，但我不在意。

她的话，如终于释放的瀑布洩了出来：“我看见我看见我妈妈我不想看但它却逼我看我逃不了好痛苦我好想死不想被她救真的好想死但我...”

如果是别的时候，我也许早就被这种情况吓死了。真奇怪，坚持的力量能在你需要它时突然出现。

“...我看到了你然后就不再想死了真嗣我对不起真对不起你....”

但无论如何，这可真把我吓到了。

我一时不知如何开口。“我在，明日香，我在。我不会让你孤单独处的...我会照顾你的。我很关心你。”而这也是事实。

我的话好像有魔法似的：她的哭声逐渐变小；她的呼吸声平静了下来。我好像还听到她小声的说了几声：“喔，真嗣。”我一直抱住她，感觉到她的心靠著我的胸口跳动...还是我的心？我不知道，也不去理会。她没事了。那最重要。

我怀中抱着位天使——一位正常的天使，不是那种不定期攻击人类的残酷天使。我的脸颊轻靠著她的头顶。我闻到眼泪、丝丝的 LCL 蒸气、她所用的洗发精...我闻的到她的味道。这对我来说，有如她那贴在我脸上的秀发，和我所轻轻抚摸的白嫩脸颊一样真实。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她睡著了。我很小心的把她抱起来，一只手臂支撑她的头，一只绕住她的双膝。她的体重似乎惊人的轻。

她多重不重要。如果必须的话，我会把她从地狱抱出，就算有恶魔追着我也要把她抱出

来。

她的头还是靠在我的肩上；我看著她熟睡的脸。如此的纯洁。如此的美丽。如此的脆弱。

但不再悲伤。她的嘴角往上翘了些，一丝微笑飘浮在那熟睡的脸上。

她只是个孩子。而我也是。

不能逃...

不，不再是“不能”。我不会逃。不会逃。

我们只是孩子，但小孩们会长大的。

撑着点，明日香。我要带你回家。

我轻柔的亲一下她的额头，然后开始往 NERV 总部走回去。我尽量小心的低身走过黄布条：抱著她这么做实在不简单，但她没醒来，而这才是重要的。我看到美里小姐从附近的门走出来找我们。

我向她微笑，向世界微笑。

〈终〉